

小 說 新 報

第 三 年 第 三 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明傳西代
軼聞大觀
出版

「說者不可不讀
攻掌故者更不可不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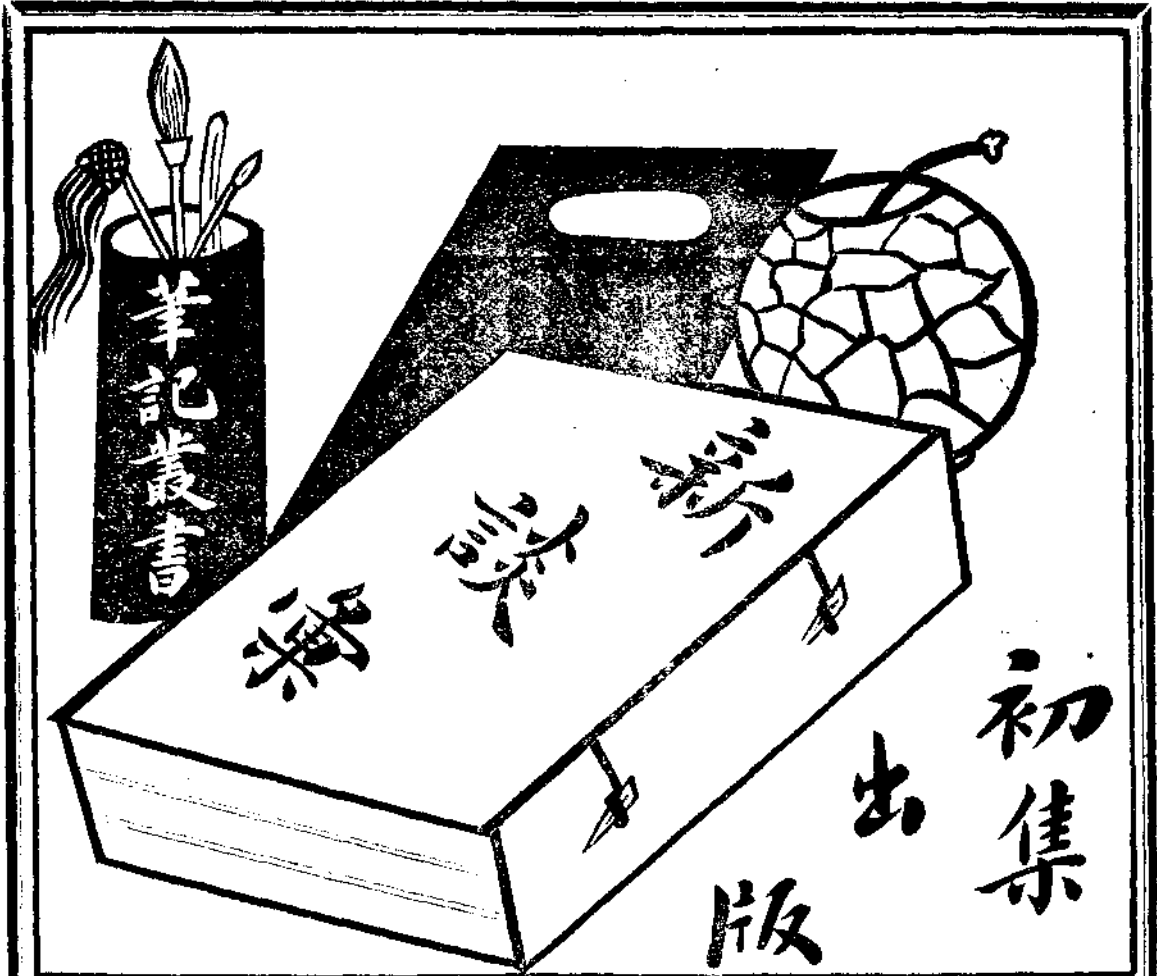
目 總

- 第一編 明代
 - 卷一 孤臣殉國志
 - 卷二 義民泣血錄
 - 卷三 列女列傳
- 第二編 清代
 - 卷四 勝國撫談
 - 卷一 宮闈雜記
 - 卷二 臣工軼事
 - 卷三 紅羊拾聞
 - 卷四 江湖瑣載

明 說 單 簡

軼聞大觀為定夷先生總纂空前者傑作也費數十名家之心血搜羅兩代之軼事遺聞不抄則雖不段一則他家一段自則雖不段兩代之掌故已什得八九矣其豐富固為出版界所罕有奇秘尤足令讀者拍案叫絕全書凡五百餘頁分訂兩大厚册計足三十大餘萬言定價大洋一元三角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總目

- 卷一 人海黑幕
- 卷二 江湖述異
- 卷三 名人軼史
- 卷四 巾幗拾遺
- 卷五 孝友傳
- 卷六 貞節坊
- 卷七 武術談
- 卷八 神怪志
- 卷九 市井瑣載
- 卷十 瀛海珍聞
- 卷十一 豆腐棚閒話
- 卷十二 風絲雨片

明 說 單 簡

年來坊間出版之小說煌煌鉅冊外觀未嘗不佳然大率選輯前人刊行之作若專讓之稿頗不經見是書為毘陵李先生總纂分讓者有山淵一厂乙廬無愁劍山花奴瀨森傲廬寄恨藥舞諸君紀述新穎趣味濃深足以獨步坊間或於公餘之暇或於旅行之時手此一編洵無上之良伴全書分訂兩大厚冊足二十萬言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小說新報 第三年 目錄

●封面

胡律園遊戲冊頁第三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插畫

諸升墨竹真蹟

上海名花天香閣小影

上海名花巧雲仙館小影

李醉鷗書畫真蹟第二幅

蘇州名花良如玉及侍兒老五老三合影

上海名花妙香及侍兒秀珍巧官合影

王廉州山水真蹟第四幅

北京名花賽花奎及其妹合影

蔣恒軒翎毛真蹟第一幅

天津名花沈蝶香小影

●短篇小說

目錄

清代服之不衷

清代談拳餘痛

民國史邯鄲倩影

醒世說余之罪

滑稽說乞墻瑣語

武俠說錫簫俠影

清代形庭花影

洪憲聞新華么麼

俠情說幾重磨折

節義說苗婦苦節記

●長篇小說

情說同命鳥

名家說日神娶婦錄

滑稽說饑兒遊瀝記

名家說天作之緣

(定夷)

(指嚴)

(吁公)

(恨人)

(秋水)

(花奴)

(綺緣)

(星若)

(瘦梅)

(劍山)

(定夷)

(茗狂)

(少芹)

(之棟)

●談會

目錄

爛柯山房瑣記

(爛柯)

清風明月廬隨筆

(一廬)

技擊述聞續錄

(鴻壽)

技擊拾遺

(明道)

別離後之雜記

(癡生)

●豔藻

揚州傷春曲

(東園)

落花詩

(睫盒)

寄雲香校書書

(詩隱)

寄金寶校書書

(詩隱)

擬某女士勸夫書

(秋水)

●藝府

文選

(定夷)

詩選

(定夷)

詞選

(定夷)

●傳奇

星劍俠

(東園)

●彈詞

林婉娘

(醒獨)

●諧藪

閨花朝重祭花神文

(秋水)

送烟霞嘯傲生歸芙蓉城序

(秋水)

今年禁烟節之烟鬼賦

(詩隱)

自由吟

(詩隱)

娼寮銘

(詩隱)

滑稽新語十七則

●劇話

脈脈劇話

●謎海

別有會心室談虎

(惟一)

謎錄

●補白

名不備載

行

畫

著
超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新遊
書戲

諧文辭

纂類

業已出版定價七角

總目

附刊	卷八	卷七	卷六	卷五	卷四	卷三	卷二	卷一
遊戲文	紅樓夢	雜記類	雜著類	辭賦類	論著類	碑銘類	傳記類	書啓類
								詔奏類

簡略說明

古文辭類纂集古文之大成諧文而以類纂名則其內容之豐富可知是書作者俱屬名家如李定夷吳東園許指嚴陳秋水倪軼池朱詩隱等皆一時作者筆歌墨舞極談諧之能事全書凡三百餘篇附刊紅樓夢遊戲文為前清才子朱作霖遺著風華辭藻兼而有之此諧文中之香豔品價值尤為名貴全書分訂兩厚册計十四萬言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諸升墨竹真蹟



吳興陳氏珍藏

上海名花天香閣小影



上海名花巧雲仙館小影



李醉鷗書畫真蹟（第二幅）



就雲明滅射深波石壁共
青水翠多手拍闌干思
佳事浩歌傳燕未消磨

棲直生悲黍離增感偶然落

墨情見乎詞

醉鷗



蘇州名花良如玉及侍兒老五老三合影



上海名花妙香及侍兒秀珍巧官合影

王廉州山水真蹟（第四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影合妹其及奎花賽花名京北



蔣恒軒人物真蹟（第一幅）

傲骨元吉封侯在車 南沙蕭月圖



吳興陳氏珍藏



天 津 名 花 沈 蝶 香 小 影

短篇



小



說

小說新報閏月增刊 特別啟事

定價實洋六角外埠加郵費五分

本報增刊本定閏月出

版茲因徵搜材料一時

不及齊備特展期二三

月准與第五期(或第

六期)同時出版先將

內容佈之

插畫 較平時多二

分之一

小說 短篇十二篇

長篇一篇(刊完)皆

屬名著

史料 南巡秘紀外

編(定夷)

攷證 宇內名勝誌

略(定夷)

名著 日繁不及備

錄

花譜 青樓感舊錄

劇本 杜宇聲(定

夷)

雜俎 日繁不及備

錄

瀟湘室老人包陳淑眞畫例

堂幅四尺四圓五尺六圓六尺八圓(橫
幅同對開減半)

屏條四尺每幅二圓五尺三圓六尺四圓

三尺單張掛屏三圓

二三尺炕屏每堂四幅六圓(琴條同)

帳銜每尺一回(册頁斗方手卷同)

純摺扇一元半

翎毛草蟲磁青泥金加半點品小景加倍

油金劣紙紅綠綾絹不應

遇未經定潤之件及大小不符者隨議

潤資先惠約期取件

民國六年四月重定

收件處 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短篇小說

清代軼聞 服之不衷

(定夷)

聞之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氣機所感。每於起居服御之微。而窺其朕兆。事有莫知為而為者。不得目之為迷信。附會之說也。有清之季。輦下貴胄。皆好作寒乞相。或幻為女子身。一時爭相效尤。莫解命意所在。始則王公貝子。創之繼。則漢大臣之子孫。亦復如是。如畢東河之諸孫。無人不以化裝遊市為樂。雖父兄不能以此禁其子弟。是何異唐末之天水碧。宋季之女真裝。非所謂國家將亡之妖孽耶。藉曰妖孽兩字。涉於迷信。然清末用人偏重貴胄。朝散秩而暮公卿者。比比皆是。使此乳臭甫乾之頑童。驟柄國家大政。政事焉得而不腐敗。即不自為妖孽。而此輩官邪亦足亡國而有餘矣。

某貝子者。於德宗為昆季。行亦宣宗之孫也。為人倜儻風流。不拘小節。工漢文。能吟詠。有八旗才子之目。且豐姿美秀。姣好如少女。嘗幻作漢女裝。招搖過市。長裙短衣。天足革鞜。見者莫不疑為女學士也。一日貝子女裝出遊。龍媒翠蓋。錦繡玉勒。從以豔婢。貝子躬自執鞭。馳騁長安道上。見者皆目逆而送。之道經琉璃廠。一汽車迎面馳至。掠貝子之車而過。馬忽驚躍。貝子幾自車中墮地。幸一丐者在旁急前扶之。得免於危。貝子殊弗為忤。且贈以金。丐者欣然領賞。頓首而謝曰。金玉財帛。吾自有之。惟汝仙人所賜。敢不

服之不衷

拜嘉貝子時已揚鞭前進。丐者所語未嘗聞也。丐者木立道左。目送貝子入飛塵深處。復喃喃而歎曰。吾家諸妾。疇有如彼美之豔麗者。其大家眷屬。耶抑韓家潭人物乎。然箇中女兒。吾都有素。彼美面貌。殊生意者。新自南中來乎。喃喃不已。狀幾類癩。

一日某貝子又作時世妝。往遊錦秋墩。墩在陶然亭之北。都人呼之曰窰臺。壘然小阜。高二丈。其頂平面寬可畝許。雜樹環其周。葦塘繞於外。清風明月。無復烟火俗氣。每歲重五。而後輒有人設肆。於是茅舍竹籬。清茗野酒。別有風味。故都人之往遊者。亦復不少。是日貝子乘輿而至。錦墩向鮮婦女。足跡一朝來。此靚妝少婦。遊者莫不側目。乃貝子正獨坐品茗。聞鄰座忽來一少年。衣服襤褸。面目黧黑。且袒裼赤足。下躡草履。揆其容態。爲卑田院中人。當無疑義。其人坐定。酒傭奉之。維謹奔走。略無停晷。貝子漸訝之。屢顧其人。似曾相識。其人亦頻盼貝子。不已。貝子忽有所悟。彼何人。斯非卽琉璃廠所遇之乞兒乎。胡一旦如此闊綽。可見託鉢生涯。亦復不惡。方胡思間。其人忽高唱小調。語殊淫褻。若以貝子爲女子。而故施之。勾引之術者。貝子怒其無禮。思有以懲之。忽見其人腰間懸一荷包。黃金爲練。碧玉爲墜。數百金物也。乞兒烏得有此。卽從他處。祛竊而來。亦斷不敢公然懸掛。於是恍然大悟。知其人已相等。今茲之狀。非虛山本面目也。顧旣識破。此玄機益思有以嘲弄之。因時逗之以目報之。以笑其人。益爲顛倒。躍躍欲試之態。時露於外。貝子轉慮自己。隱私亦爲彼所窺。見則又端坐。斂跡不敢多視。其人尋與酒保耳語。數言。酒保唯唯而去。亡何有五品服之差官二人。一捧錦匣。一持盃。詣其人之旁。鵠立而啓曰。某大爺在某妓處。小飲。邀公爺同席。與已駕矣。公爺可卽整冠也。語音殊高。貝子聽之。良確。復私睨之。殊不相識。蓋貝子

性傲岸。意宗室子弟。白丁爲多。坐是往來頗疎。今之不識其人。殆亦此故。

差官白事。已其人立躍而起。酒保奉水至。其人取巾。覆面則向。黧黑如墨者。驟變爲潔白如玉。特效豫讓之漆身吞炭。自毀其容耳。盥漱既竣。差官爲之易服。寶石頂而雙眼。翎儼然一品之服。貝子益信所度不謬。而其人易服之後。並不他去。時躡步至貝子前。欲有所語。卒未發言。終乃遺一名刺於地。而去。貝子會其意。拾視之。則鎮國公某。旂都統也。即使從者傳語曰。兒家家住棉花胡同某號。倘荷寵臨。兒之幸也。都統笑頷之。曰。期以今夕可矣。亡何。差官擁都統而行。貝子注視臺下車水馬龍。儀仗極盛。一轉瞬間。形影渺矣。都統深喜天臺有約。好夢可尋。而不知正中貝子之詭計也。

貝子所謂棉花胡同某號者。非貝子之邸第。乃其別業也。試以邸第告都統。假面具或立揭破。一齣絕妙好戲。必然不及終局。今請以幽會之所。宜都統絕不見其破綻。及夕。貝子歸其別業。重理新裝。更增嬌豔。使人邀其兄某。郡王至。語以故。郡王撫掌大笑。謂急色兒雙目盲矣。宜有以痛懲之。貝子曰。都是自家人。何苦懲彼。但須小設計。謀令彼服禮而已。郡王便問何計。貝子又告之。且曰。吾家袈裟僧冠。俱全。大哥可束髮於頂。倉猝之間。彼必不及詳視。則吾計售矣。惟事宜從速。急色兒涎臉甚行。且至矣。郡王笑從之。裝成窺鏡而立。赫然一頭陀也。乃笑曰。吾苟披髮入山。亦作如是相耳。從者見郡王兄弟之化裝。莫不掩口匿笑。貝子旋使從者備酒。殺與郡王對飲。繼之以奕。且飲且博。意殊閒適。貝子笑曰。使真箇如此者。大金吾又可多一收入矣。郡王曰。和尚挾妓。事極尋常。現在所謂高僧者。疇不倚紅偎翠。耶。但能巴結。乃公縱有天大的禍。亦可化爲無事。大金吾奈。乃公何。怕爲區區案件。便貿然向宗人府告狀乎。語甫終。而從者

報都統至。貝子囑延入。從者領命去。貝子仍與郡王飲博如故。

從者引都統入中門。踞而啓曰。主人方在花廳酬客。公爺可以逕入。都統方欲審客爲誰。遂潛步獨進。從五色明窗中遙窺之。則見意中人。方與一秃奴對酌。酩酊微暈。醉意生春。不禁爲之髮指。私念和尚破此戒律。不守清規。胆大妄爲。可爲己極。立即出呼衛士。呼嘯而入。郡王貝子俱故作驚訝狀。都統不問情由。飭衛士縛郡王衛士狐假虎威。其勢洶洶。幾欲飽郡王以老拳。郡王急去其冠。冠去髮現。厲聲顧都統曰。老二獨不識某王爺耶。都統方驚詫間。貝子之家人已羣趨而至。或持棍或執索。就都統及衛士一執而縛之。家人勢衆。衛士固勿能敵。都統此時猶未識貝子之本來面目。祇知某郡王僧裝尋歡耳。復向貝子曰。吾與汝未嘗無香火情。胡獨不念耶。又顧郡王曰。吾不知此地爲公禁樹。無意犯冒。公當能恕咱們。都是自家人。有事總可從長計議。何至於斯。郡王嚶笑曰。使吾家人遲至。吾早斃於拳足下矣。汝爲現任大員。而如此橫行不法。辱殿宗室。重臣。吾卽入宮稟老佛爺去。都統聞言。惶悚萬狀。叩首乞恩。奔角有聲。郡王視若勿見。都統曰。事果據實。奏聞。公亦不免有挾妓之咎。吾本未嘗辱公公。作僧裝以自苦耳。貝子嗤之曰。汝以吾爲妓乎。罪當更加一等。吾兄弟聚飲。共奔卽去。對老佛爺講。亦無不是處。都統聞兄弟之語。益墮入五里霧中。一時不解其故。貝子卽命從者取冠服。至易釵而弁一美少年也。郡王亦同時易去僧服。貝子乃語都統曰。汝識乃公否。以妓女辱沒貝子。該當何罪。都統曰。原來是你撲朔迷離。真令人雌雄莫辨。貝子曰。大爺化僧裝。吾作時世裝。汝亦扮寒乞相。此爲今日相尙之遊戲。大家無不是處。第汝不當視吾爲妓。更不當辱殿大爺。汝今已爲階下囚。吾當飭人送入宗人府去。都統汗流浹背。叩頭如

搗蒜貝子視之額上紅塊。起矣。乃笑曰。卽此足以懲急色兒矣。饒汝去罷。郡王亦曰。後其慎之。如此便宜事。以後不復可得也。因飭從者釋諸人縛。縱之而去。郡王兄弟目逆其影。相與撫掌大笑。

定夷曰。此事得之久居京師者。事在庚子以前。言之鑿鑿。信而有徵。清之末葉。載振。載洵。載濤。溥倫輩。次第柄政用事。終清之世。與國同盡。固知此輩親貴之才。不過如某具子之具小聰明耳。清之覆亡。豈偶然哉。

花如芳。維揚產。張轍申江。卜居於民和里。年已花信。丰韻猶存。善唱鬚生。尤工房術。紹友某君戀之。朋輩屢勸不聽。竟以消渴死。朋輩輓以二聯曰。

花氣襲人。憶昔年眷戀芳叢。都如春夢。

忠言逆耳。痛今日招魂故里。倍切傷懷。

花氣襲人。人氣絕。

芳魂。迷。客。客。魂。銷。

清代俠聞談拳餘痛

(指嚴)

客秋予乘津浦車入都過滄州同座客皖人謝某者忽歎曰此間今日固無恙耶十五年前拳亂時乃一片傷心地也予固樂聞軼事亟殷勤問所謂客欠伸曰當年吾之戚串全家畢命於此故過之而生感君欲聞其詳吾輩卽藉此醒睡可乎但慘甚君毋嫌敗興也予表示願聞意時方啜粥啜竟客乃續續言之先是拳匪由山東界竄入直隸境漸以端王剛毅等之王張延入京師而大禍作矣然初猶騷擾京津間未至蔓延直省各地自裕祿逢迎上指拳大師兄張德成入署於是各邑各鄉之狡悍士痞聞習拳可以獲富貴則明目張膽公然於通衢設壇授徒外則符咒誕慢仇視外人內實借端劫掠操戈同室有司不敢詰又因魯境內爲袁撫所扼彈禁極嚴遂相率以隣國爲壑其初率黨橫行鄉曲擇肥而噬迨土著搜括垂盡乃循禦人國門殺越取貨之慣技肆毒行旅有曹某者本胥役以事革卯賦閒無俚日與惡少年欲博椎埋無所不至衆以其狡黠且習知官吏內容也推爲大師兄曹某乃宣言於衆曰南省人沈迷於洋鬼之字下服其魔藥不知中國古道爲何物故拒絕我等神兵山東以南都洋鬼之魔窟也此輩作官者挈眷居京甚多一聞神兵起義自知罪重天地不容於是紛紛南竄欲歸魔窟以受洋鬼之蔭庇吾輩本宜仗劍斬蛇直搗鬼巢因北方部署未定糧餉未足尙須展緩數月與魔軍帥袁某一戰然後可以濟事今宜先用截留接濟之手段凡官吏攜貲挈眷南下者無論官級高下貲財多寡一概截取以充糧餉其人口則或收爲先鋒兵隊或殺以祭旗總之務使不放一人越此邊境則南中無接濟其力自弱洋鬼無漢奸相助亦必失勢而我軍衆勇糧足彼鬼軍師袁某復何畏哉宣令畢拳衆咸大呼萬歲於是自津

沽。至。德。州。之。間。荆。天。棘。地。白。晝。殺。人。矣。

予(客自稱)戚章某及汪某俱京曹官兩家同爲寓公同居一宅章有老母年已七十妻妾子女十餘口家故豐於財蓋藏頗重汪亦有妻妾子女積貲不及章而亦小康拳禍旣作京中風聲鶴唳一夕數驚章以母老處此危城中大憂戚至廢寢食亟謀奉母避居津沽願親友自津沽來者俱言洋兵攻打礮臺朝夕且失守居民四竄險象章扼腕曰津沽亦非乾淨土也然則非回南不可正擗擋部署聞而中旨驟下凡京官擅自離職及挈眷南下者崇文監督及各地方官查明扣留貲產充公本身逮問治罪三品以上官尤不應以身試法切切毋違等語章故三品京堂也在專制朝大義士人出仕以身許國不顧私親今君國危急之秋旣有職守自不當先去以爲民望章自命君子人平居砥礪忠孝常謂一旦臨大節願以一死表忠貞激勵薄俗加以朝命如彼焉敢冒天下之不韙徇私恩而背公義然母老矣終不忍坐視演此慘劇忠孝勢難兩全躊躇再四寢食俱廢汪知其意因請曰君以職位較高業已受國厚恩義難忍然先去若僕者則無足重輕之官鈔胥走卒所爲耳吾將挈眷南返君爲老母計憂之至忘寢食吾之於君義猶手足安忍坐視不爲分憂君第以此役付我我自能奉君母致之桑梓或暫避滬濱俟事平君南歸或更北上聽自酌之可也章躍起九頓首以謝曰吾不敢以吾之私親重累君耳意已盤旋特未敢宣諸口今承君自請風義誠不讓古人吾不幸終鮮兄弟惟我與爾木瓜葛又相契今直以屬毛離裏求君矣君誠至性人吾敬以老母以下累君此恩德非言語所能報也汪慨然義形於色直任不辭乃束裝戒途僞爲商人以免查詰凡器物衣服者稍涉西式或新範製造者俱不敢挈之行且多服布衣褐屨以掩富

貴之迹既抵津沽咸相慶曰自此三日程趨過德州入魯境可安然抵家殆必無患矣蓋途中屢遭拳匪阻難咸以質樸狀免禍謂此家服用多士裝必非二毛子也在津留一日拳匪往來甚夥或覬覦箱篋之重時時窺覘顧其時以裕祿優待拳衆自以爲既受尊禮當知自愛故時揭保護行旅之幟不肯公然仿盜賊之行爲雖或間有劫掠必有華煥眩人之標的方假私用洋貨之名以截奪之否則逢人倒篋翻箱恐妨名譽尙有所不屑爲也而於是汪君乃獲倖免不知其禍根所伏足召前途之慘痛者亦正坐是此兩家避難之眷屬除章母與汪外有章妻妾各一子二女三汪妾及子女各一婢僕三人分乘大車七輛行李附焉將至滄州僕忽前報曰聞逆旅人言前途拳衆甚盛且截留南下之行旅無得免者勸吾儕不如姑留此以探消息若果信何必以全家入虎穴若其不信更行未晚汪允之返則言拳衆劫人事信且歷言某方某官眷屬被劫狀以實之汪尙猶豫繼見僕與逆旅主人耳語狀至可疑汪旋呼僕入更詳詢探事情形僕意似怒主之不信任且言事已至此主欲冒險則請去奴輩實不敢從正語時逆旅主人亦入僂語力勸汪勿冒險汪性好逆億疑僕與逆旅人朋比請留或懷他意因決意欲行曰吾一日可至德州奚爲留此若彼須查詰者吾行李中實無洋貨可啓視也僕曰此間義和團非津沽地比彼不惟挑剔洋貨且須扣留人物行旅爲所困者屢矣主奈何固執不信若必以身嘗試則奴恐不能爲主分憂蓋彼義和團輒驅所得行旅爲先鋒是何異送命也汪知其挾制愈憤憤曰爾不往亦可吾當別覓一僕以行復曰吾知爾意在寧家然胡不直言必如此曲折以欺人耶蓋僕固景州人也家去逆旅甚近僕見汪有怒意遂不敢辨但云誠願請假一視吾母汪曰何如吾今給爾工貲可速歸毋以危語恫喝人也僕既

去。汪。囑。逆。旅。之。人。另。雇。僕。逆。旅。主。人。知。汪。疑。已。遂。反。其。言。曰。如。公。者。並。無。洋。習。誠。不。害。彼。實。欲。歸。視。乃。欺。主。明。日。公。行。吾。必。能。爲。公。覓。一。幹。僕。汪。乃。獎。勉。之。令。卽。日。雇。僕。至。備。明。日。雞。鳴。卽。登。程。逆。旅。人。唯。唯。去。汪。又。往。縣。署。索。護。兵。四。名。遂。膽。壯。爲。明。日。曉。行。計。謂。章。母。曰。僕。之。不。忠。一。至。於。此。彼。自。欲。視。家。乃。百。計。截。留。我。等。彼。假。吾。資。斧。以。至。此。計。亦。巧。矣。乃。更。欲。我。儕。辛。苦。以。待。彼。其。狡。黠。不。可。誅。耶。衆。咸。詈。僕。之。欺。詐。無。何。逆。旅。人。送。一。僕。至。頗。樸。愿。汪。曰。雖。拙。亦。佳。巧。者。輒。弄。人。固。不。如。拙。也。晚。戒。婦。孺。令。早。寢。曰。明。日。須。以。鷄。鳴。行。晚。卽。可。宿。德。州。也。衆。咸。遵。教。及。中。夜。章。母。忽。作。喘。章。妻。妾。俱。起。汪。亦。不。寧。擾。攘。達。旦。行。期。旣。誤。遂。延。一。日。及。晚。章。母。稍。爽。健。喘。亦。遂。止。汪。請。更。休。息。一。日。章。母。曰。否。否。此。百。里。程。爲。一。難。關。宜。早。過。勿。以。吾。一。人。故。致。彼。等。皇。皇。也。吾。今。夜。如。無。恙。必。可。成。行。吾。心。在。此。亦。滋。感。反。不。若。登。程。之。快。慰。也。汪。謹。受。命。以。俟。夜。中。母。不。復。喘。乃。戒。僕。馬。蓐。食。登。車。沿。途。覺。有。指。而。目。之。者。曰。此。一。宗。好。買。賣。也。比。曉。常。見。有。人。至。車。旁。探。望。新。來。之。僕。復。時。與。人。接。談。汪。疑。之。然。亦。無。如。何。因。戒。章。妾。及。己。妾。又。章。二。女。及。己。女。俱。坐。布。圍。內。層。勿。探。首。外。視。蓋。恐。冶。容。誨。淫。益。生。意。外。之。虞。也。豈。知。肘。腋。之。旁。大。有。人。在。箇。中。消。息。纖。悉。皆。知。汪。殆。無。異。引。狼。入。室。矣。

車。行。輾。轉。碾。石。上。過。傾。側。者。屢。爲。狀。至。鈍。緩。無。何。來。窺。視。者。漸。多。汪。命。速。驅。將。日。中。忽。前。途。數。十。人。阻。去。路。曰。過。大。師。兄。壇。前。須。盤。查。汪。乃。坦。然。下。車。言。並。不。攜。洋。貨。且。大。半。係。婦。孺。請。免。檢。以。保。體。面。一。壯。男。子。以。巾。纏。首。衣。紅。衣。有。八。卦。形。執。刀。而。前。狀。頗。凶。猛。大。言。曰。子。京。朝。官。乎。曰。否。係。商。人。曰。原。籍。何。方。曰。江。蘇。曰。然。則。與。洋。鬼。通。氣。久。矣。恐。有。藏。匿。且。往。南。方。必。勾。連。洋。鬼。衆。速。檢。其。行。李。并。扣。留。其。一。切。人。等。憑。大。師。

兄發落語未及答數十人擁而前輿夫已舍車而去不知所之汪乃踣懇壯男子勿驚老母行李任所啓視衆亦不省凡車中婦孺老幼率一一牽出哭聲大作慘不忍聞汪亦不暇顧及其他但扶章母以行彷彿見已妾及章女爲三人曳去曰此美人當獻大師兄必獲上賞又有吐舌驚歎者又聞竊竊私議曰商人安得有是必京朝大官彼誑言罪當死於是有以刀背擊汪者汪肝腸摧痛暈絕者屢知力爭必無幸姑扶章母入室以觀其變時章母色變身顫淚落如縷糜不能成語曰果……遇……此……奈奈何汪曰是吾不信僕言遂至於此頃見新來之僕助若輩運箱篋乃實同黨也吾負好人矣顧視所立之室乃一土壁翦茅所成者狀至穢陋有二人執刀立門右係防守者時章母已仆於地卽地上倚壁坐汪亦從之章母曰君伴我無益不如覓大師兄求其釋放汪覺其言甚是乃起欲出執刀者阻之曰子尙得自由行動乎少頃大師兄自能召爾此尙非其時也汪乃倚門而立微聞後室有呼號聲甚慘諦聽之則已妾與章女之聲相雜少選聞一聲尤悽激者則已女也章母亦聞之以頭觸壁曰吾死於此矣遂暈絕喘不能已汪力扶之良久似已不醒汪乃奔門欲出謂母已死須告大師兄執刀者欲殺之汪延頸就戮不之懼曰死則同死耳何作態向人正搶攘問一人傳大師兄命請入見遂牽曳至一處設壇燃香烟霧繚繞見已之眷屬等俱踣地下不忍視大師兄南面高坐問爾何官汪矢言商人非官大師兄曰卽此一端爾已死有餘辜爾女乃聲明爲朝中大官爾復誑言以欺我耶又指地下示之曰凡誑言者吾已治其罪爾試視之汪一回顧則章長女橫臥地上血泊如罽一臂已失其腕知拳黨奪取金釧所致謂誑語者僞也時汪猛憶頃間最慘之聲浪欲覓已女則已不知所之蓋女膚色玉皙復目加金鏡必爲拳衆所指目

故得禍亦最酷也。復見一婢扶章妻跪壁隅泣不成聲。獨章妻北人顏色憤烈怒罵不已。拳黨竟割其舌。猶嘆血噴噴之仆地矣。汪太息稱善乃復不悲。大師兄斥之跪亦不應。大師兄笑曰：爾自作孽，尙不知懺悔邪？當令爾目擊全家死狀而後死，更縱爾婢歸語爾親族，俾知爾之作孽受罰也。汪怒目視大師兄，不復作答。大師兄曰：吾知爾怙惡不悛，必無懺悔之望。令爾視吾代天行罰可也。乃命其徒舉刀殺章子。及汪子復殺章幼女呼號聲徹心肺。汪躍起奪刀欲斫大師兄左右，擁至汪力不敵，傷拳徒一人而刀已墮地矣。無何汪已就縛，兩拳徒夾持之。忽汪妻號哭而起，求大師兄爲之脫罪，否則願殺已以代汪。大師兄笑曰：吾偏不殺爾。頃之所以令爾跪者，欲爾懺悔洗心禳除爾夫之穢惡也。今乃知爾心跡實好，速去勿畏死。吾自有處置，任爾吃着不盡也。汪妻大怒躍起欲奪刀，自刎。大師兄命徒牽往後院，勿聽出。汪未死時，猶聞哭罵聲也。徒衆將推汪出室，汪哀之曰：願一視老母而後死。大師兄領之曰：此亦孝心，倘平日能如此甚好。可惜死在臨頭爲善已晚矣。汪怒罵曰：惡魔爾何知孝？意生不能擊此亂賊，死必爲厲鬼以搏汝。吾見汝之不出三日，卽爲官軍所齏粉耳。大師兄曰：此人惡根未除，甫有一線之明，便又作惡。殆萬不可赦也。爾等姑令一視其母，然後行刑。吾旣許之矣。衆乃擁汪至前室，見母猶倚壁坐，兩目眶中含淚，痕然撫之則已僵矣。汪大哭曰：吾受章兄之託，不幸遇此惡魔，身陷至慘極酷之地，不能自脫，力難庇護。老母使此白髮高堂，猛遭慘死，命也。雖然，吾罪大矣，不能見機事，先負氣急進，輕陷危地，死不足以蔽辜。嗚呼！兩家眷屬爲吾一人葬送，吾則已矣。章兄之仁明有德，亦罹此禍，尙得謂天道有知耶？已矣。吾累章兄吾不意乃死於此。語未畢，拳衆以刀背擊頸，促行。忽章妻亦號陶至，呼曰：吾姑已死耶？吾何生爲？

且哭且罵。頗不似前之異。懦蓋一則激於章妾之義憤。一則痛於姑輩之慘死。以爲等死耳。畏葸。徒貽人戮笑。曷不痛詈此惡魔。抒我鬱憤。彼小星者。猶差強人意。况吾爲命婦耶。此念一橫。遂有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談笑而就之氣。概拳衆亦甚訝此婦之忽。餒忽勇。但不忍其詬。遂以刀柄築之。洞頰。暈絕。此時汪之一家。惟存妾及女。女不知所在。章之一家。則惟章之次女與汪妾尙存。後院求死不得。而汪則爲拳衆簇擁出門。先剝衣服。次乃令跪。汪植立不動。以刀柄築腰。腰斷仆於地。刃數十下。不得殊。雖繪地獄現象。無其酷也。

當大師兄命縱婢令歸語爾親族時。拳衆果釋一婢。婢方抱汪幼子。卽妾所生也。拳衆方令以子付後院。意汪妾尙在大師兄。或宥其子。婢乃得乘間抱子而遁。婢年十五六。北人也。識前僕。乃輾轉求人。導往僕家。僕憾汪欲鬻婢。婢呼於衆。有某甲者。鄉之好義人也。聞之。數僕之罪。而斥之。因事至京。親往訪章時。聯軍在京中尙安靜。章亦閉門待死。無生志。以爲母得免。則心願已畢也。無何某甲與婢及汪子。歛門入時。距汪之死已月餘。章驟聞其事。如宣告死刑。精魂爲之殫。木哭不能成聲。久之乃頓首謝某甲之惠。并謝婢之存汪孤。婢泣曰。吾不能再抱一阿舒。以出吾之過也。雖然。兒心碎矣。阿舒者。章之幼子也。章曰。此尙能責爾耶。且汪無端遭慘禍。天憐而存其孤。宜也。此中有鬼神焉。因問婢以當日死狀。一語一淚。凡三日。夜而畢。婢所見者。蓋較予所道甚詳。章後亦不忍言予故。不忍更述也。惟章長女事及汪女所在。婢能知之。且亦嬌嬌可傳。予故又不得不言。

章長女初爲人所牽曳。卽憤然絕裾。不聽牽者疑其欲遁。出索縛之。長女曰。毋庸。吾必不遁。但爾輩不許。

近吾身耳。牽者初畏其鋒利稍稍。意却忽。髮爲索所亂。乃舉手整之。腕間燦然作黃金色。牽者遂捋其臂。欲取得之。實無意於狎汚也。章女疑其欲辱。詬厲不聽。近牽者怒。乃舉刀截其腕。取釧去。或牽其尸置壇下。故汪見之。又汪女貌至美。喜加目鏡。其匡金也。拳衆不知其贗。金以爲奇珍。爭欲取之。復戀其美。頗有獻媚。大師兄意有惡。少年某者。大師兄弟也。爭攘臂曰。此祭者必與我。我尙無室。吾兄且數十婦。胡不均。若是速與我。大師兄若詰問者。卽以吾娶爲婦。對可也。衆不敢爭。惡少年遂獨攫之。汪女聞言。知且不免。乃驟起。奪惡少年刃。向頸。刎之。血溢而仆。惡少年亟抱持之。則噴血。噴其面。目光如炬。惡少年驚悸遁去。大師兄率未知也。其慘毒如此。

章後往其地。覓諸人尸。不復可得。或言有義士掩埋之。於某村土墩下。乃封樹之。終身素服。不再娶。旋納婢爲室。舉一子。愛汪子如己子。今長成。出洋游學矣。章每爲人談拳事。未嘗不流涕。椎心也。

民國 邯鄲情影

(吁公)

西山產白櫻花。每照長安市上。幾如玉雪香海。相者嘗謂一股靈氣。必有所鍾。燕趙代生佳人。理或然歟。吾人過邯鄲道上。試與屠狗爲伍。其慷慨悲歌。有如古所云者。殆亦得白櫻花之靈氣耶。龔定舛詞云。願得黃金十萬。結盡天下美人。名士與夫燕邯豪俠。是殆騎鶴揚州之幻想。窮措大豈能如願哉。然而三河年少。挾彈相邀。幽燕美人。柔情若水。邂逅春明門外。郎才輪錦。妾貌驕花。投我木桃。報以瓊瑤。載笑載言。期歸於好。窮措大惟於豔羨之餘。且祝月圓花好。爲吉士佳人。晉侑一觴。安敢存定舛癡想。結縈紆之交。情擲纏頭之錦彩。以驕吾寒酸儕輩耶。乃有將軍馬上三尺寶刀。帳下虞姬酒杯。再勸借萍花之遇。合結鸞鳳之因緣。筆底畫眉。雖非京兆。胸中堆錦。却是才人。君豈輪楚項羽。舉鼎拔山。不歌騷逝。妾甘作梁紅玉。騎騾湖上。爲步韓游。吾人述其劍影脂痕。乃知李藥師紅拂故事。不徒爲當時佳話也。

征馬無端儘日忙。不堪回首萬山蒼。春風却被秋風妬。去路已增來路長。願拾乾坤歸寢處。好將龍虎作鴛鴦。爽心詩句卿知否。尹子揚揚左執簧。

吾人試回思五年以前。不有橫槊征西之尹將軍乎。當其披堅執銳。叱咤風雲。而猶敦詩說禮。緩帶輕裘。論者比之謝太傅。東山圍弈。此詩卽將軍征西時所作。觀其柔情俠意。繚繞筆端。始信將軍不減晉人風度。當其銖礪誓師。秉旄西下。士壯熊羆。氣凌河嶽。將併百蠻。而吞之。讀其題平西橋詩。可想見當時氣概也。詩云。

鐵索橫江水。金戈出塞門。天心驕將帥。人力鎖乾坤。入穴虎難得。臥波龍欲奔。臨橋叱飛馭。此去百蠻

吞。

無如上疑於元首。下疾於同僚。師老糧空。大功難奏。將軍乃卸甲東歸。順瀘水而下。慨然有五湖返舟之想。猶記以詩云。

范蠡功已就。嚴光心自賢。好隨三峽水。流入五湖烟。槳動常挑日。舟行欲上天。不宜騎白鶴。舉袂自成仙。

大丈夫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博來斗大黃金印。懸諸腰下。策馬昆侖橫。槩賦詩。固一世之雄也。奈馮唐易老。李廣不封。朝晉三韓之爵。暮作未央之囚。所謂飛鳥盡。則良弓藏。狡兔死。則走狗烹。書丹券。鈇受命。剖符徒增他日之罪案耳。將軍既卸除鞍馬。肥遯山林。彼梟傑佞人。猶慮龍性難馴。不易制服。則惟有離之山谷。落之陷阱。遂以莫須有。三字。下將軍於獄。海內人士。都爲將軍冤。羣作詩爲將軍鳴不平。東海詞人有擬古四章云。

西北望高樓。盈盈一少女。與夫常相違。置諸水之漣。回念結襦初。合訂鴛鴦譜。君爲妾。畫眉妾爲君。守戶十指縫君裳。辛勤到夜午。爲邀君之恩。不顧妾之苦。奈何棄中道。不念蓬葆姥。君非薄倖郎。薄倖乃如許。

明月何皎皎。心妾如沸煎。憶君何所事。正抱麗人眠。長安多麗人。妖豔夠消魂。迷君心。與志勞君精。與神縱妾陋。與蠶不合伴。晨昏至今乘癡情。猶爲君守貞。

青青陌上桑。採之喂春蠶。春蠶自作繭。乙乙抽正酣。少婦拈嫁線。個個賣諸鹽。吁嗟乎。蠶蛾死。心不

甘。

標上舊燕巢。對之妾心酸。母燕哺其雛。乳燕正酣眠。妾乃不如燕。巢覆卵不完。

將軍於縲絏錮鎗之際。遽讀此纏綿悱惻之辭。正如火宅生涼。解悟一切。乃雄心斂抑。深自韜晦。決不作淮陰少年高論將兵。以多多爲益善。致啓梟傑之疑忌。用處豺豕之中。囚首喪面。自作癡頑。間或發爲詩歌。則言淡辭純。如欲解脫煩惱。不食人間烟火。彼耿耿逐逐日侍將軍左右者。亦以將軍爲雄心已死。弛其防範。梟傑雖酷。亦不敢冒天下之不韙。送功臣烈士於斷頭臺上。將軍之得延殘喘於獄吏尊嚴之下。蓋亦幸矣。

元黃丕變。天地重開。將軍遂亦脫黨人之禁。舊時同志。彈冠相慶。相慰無恙。然四顧蒼茫。舊游寥落。或膏斧鉞。或死兵戎。碩果之僅存者。惟將軍及其他數人而已。將軍乃屠刀放下。參透禪關。以爲人世間功名富貴如曇花之一現。燕然之石。南越之纓。渡江之楫。雞鳴之劍。烈烈轟轟。自豪一世。迨事過景遷。遷陵谷邱壑。亦徒供後人之憑吊。贊嘆而已。惟時三月洛陽花繁。於錦南朝金粉北地胭脂對面。紅樓爭妖鬪媚。將軍以憂患餘生。亦與墜鞭公子走馬王孫爭逐。其間馬櫻花下。紫駟驕嘶。朝繡白紵之歌。夜暖紅綾之帳。將軍自謂此鄉溫柔。我老矣。有殷太真者。以良玉樓三字爲豔幟。年華荳蔻。初識風情。明慧善人。斌曼解意。生來薊北之鄉。移到上林之院。一時雛鶯乳燕尊之盟主。枇杷門巷。車馬喧闐。鉅賈王公。都欲一親芳澤。顧小妮子慧眼識人。一見將軍丰姿洒落。氣概英俊。卽知其爲非常人。酒酣燭跋。情語綿綿。笑指雙星期以終好。將軍亦以人皆欲殺卿。獨憐才洒紅淚於青衫。逗春心於秋士。自笑數年來。縞紵訂交佩刀。

解。贈。誓。與。生。死。要。之。同。仇。而。屢。遭。反。眼。落。阱。下。石。則。何。如。此。胭脂。隊。裏。尙。有。素。心。嬌。女。足。話。肺。肝。且。悔。當。時。之。斬。將。奪。旗。追。奔。逐。北。爲。多。事。也。將。軍。於。此。且。謀。金。屋。爲。貯。阿。嬌。而。太。真。亦。心。堅。於。石。期。待。巾。櫛。無。奈。好。事。多。磨。良。緣。難。湊。阿。鵝。方。視。太。真。爲。奇。貨。安。肯。以。錢。樹。子。遽。送。侯。門。中。耶。幾。經。磨。折。好。事。始。諧。青。幕。花。開。畫。堂。春。永。將。軍。左。抱。嬌。娃。右。揮。椽。筆。爲。作。幽。燕。美。人。歌。以。自。快。太。真。則。微。滿。雙。頰。嬌。聲。曼。誦。詞。畢。笑。曰。脂。粉。不。能。輒。化。人。且。令。邯。鄲。壯。士。心。醉。也。其。歌。曰。

幽。燕。美。人。顏。如。畫。男。子。爭。誇。女。子。罵。一。朝。失。足。墮。平。康。王。孫。銷。盡。黃。金。價。容。華。絕。代。初。長。成。小。姑。十。五。未。能。嫁。我。來。相。遇。不。相。知。但。驚。秀。色。如。蘭。芝。洛。水。風。光。情。脈。脈。漢。宮。朝。暮。景。非。非。可。憐。碧。玉。真。無。主。可。惜。名。花。委。塵。土。寶。帳。爭。教。隱。鳳。鸞。開。籠。誰。放。白。鸚。鵡。此。時。有。淚。不。能。揮。此。際。有。心。向。誰。語。將。軍。生。性。惜。紅。顏。忍。令。相。逢。不。相。聚。長。夜。漫。漫。達。清。曙。敘。盡。平。生。極。傾。慕。小。鬟。徒。惹。可。淹。憐。紅。拂。不。隨。李。靖。去。知。卿。有。意。不。能。言。知。卿。有。情。不。能。訴。頻。向。燈。前。問。所。思。萬。語。千。言。不。一。顧。荏。苒。韶。光。百。餘。日。誠。開。金。石。芳。心。悟。隔。帳。偷。聞。鶯。母。聲。拳。幃。復。探。阿。姨。處。阿。姨。鶯。母。寂。無。音。依。依。猿。臂。真。情。露。妾。生。斯。世。閱。多。人。深。愛。如。君。曷。能。遇。一。心。怨。妾。妾。無。權。百。日。慢。君。君。莫。怒。妾。生。本。姓。確。非。良。京。西。百。里。殷。家。渡。十。齡。九。齡。無。所。知。妾。家。隱。受。娼。家。賂。十。三。四。潛。津。門。懷。抱。琵琶。歌。玉。樹。鶯。兒。胆。肝。狠。於。狼。十五。迫。教。爲。夜。度。逢。君。走。馬。入。章。臺。羞。顏。聊。進。合。歡。杯。誰。知。繭。絲。重。重。縛。竟。促。鳴。鷗。日。日。來。君。來。花。月。何。歡。會。忽。忽。風。雨。成。悲。哀。始。知。君。意。無。輕。薄。始。識。君。身。可。終。託。但。教。今。夕。誓。鴛。鴦。定。許。明。朝。射。孔。雀。我。聞。此。語。驚。復。悲。卿。心。如。此。何。隱。爲。傾。囊。願。許。千。金。價。對。鏡。休。嗟。兩。鬢。絲。憐。卿。此。意。何。密。密。惜。卿。此。語。何。遲。遲。呼。來。鶯。母。梧。桐。院。便。向。

阿。姨。問。所。願。阿。姨。鵝。母。共。一。言。此。心。却。與。君。心。判。我。家。錢。樹。日。日。搖。價。重。連。城。薄。千。萬。風。流。慢。詔。汝。南。
 王。明。珠。十。斛。難。相。見。我。聞。此。語。淚。如。珠。已。謂。卿。身。不。可。圖。縱。教。白。藕。吟。成。句。那。許。扁。舟。入。五。湖。從。今。絕。
 裾。南。歸。去。此。身。不。與。重。相。遇。千。古。堅。心。石。自。全。一。生。比。目。終。難。逢。征。途。萬。里。何。迢。遙。楚。水。奔。騰。漢。水。驕。
 臨。渡。那。知。情。如。海。望。洋。誰。謂。不。容。刀。簡。書。畏。我。去。復。返。鳥。聲。鶴。唳。空。嗷。嘈。蒲。輪。輕。車。駛。若。電。復。送。將。軍。
 見。秋。扇。相。見。無。言。各。自。傷。相。思。再。見。中。情。亂。杜。門。何。處。可。騎。驢。倚。枕。不。堪。重。聽。雁。儘。將。十。日。鎖。春。懷。漁。
 郎。再。渡。桃。源。開。卿。心。慘。惻。儂。心。碎。一。念。蒼。涼。萬。念。灰。只。覺。夢。中。魂。縹。渺。那。堪。月。下。影。徘徊。孤。鸞。獨。鶴。飛。
 鷓。鴒。相。將。相。慰。復。相。憐。兒。女。有。心。成。鉄。石。英。雄。無。路。覓。金。錢。惟。見。淚。痕。淹。錦。枕。不。聞。歌。舞。度。華。筵。天。外。
 飛。來。三。壯。士。英。風。烈。烈。佳。公。子。石。上。前。緣。信。有。之。一。見。傾。心。便。相。喜。應。知。鉄。獸。本。無。倫。換。罷。金。龜。纒。入。
 市。將。醉。易。歡。悲。復。來。四。座。愴。然。爲。之。起。將。軍。曠。達。出。風。塵。何。事。依。依。竟。如。此。我。聞。瞠。目。一。唏。噓。此。念。似。
 非。亦。還。是。四。海。爭。談。爲。國。家。獨。我。胸。中。惟。一。妓。咫。尺。天。涯。盼。紫。雲。安。得。分。司。如。御。史。壯。士。聞。之。再。舉。尊。
 區。區。鎖。事。何。足。論。上。客。自。能。爲。鮑。叔。右。軍。偏。令。作。昆。侖。果。是。禪。心。牽。柳。絮。肯。教。墜。溷。落。蘭。蓀。我。聞。一。舉。
 連。三。爵。清。樽。滿。引。爲。君。酌。片。言。九。鼎。重。於。山。一。日。三。秋。更。爲。約。虎。頭。戴。月。望。牽。牛。鵬。翼。負。天。卽。靈。鷲。壯。
 士。聞。之。皆。欣。然。願。將。赤。手。補。情。天。驅。車。北。里。甯。爲。俠。掘。玉。藍。田。不。待。仙。須。臾。喚。得。美。人。至。當。筵。俛。首。留。
 金。鈿。願。爲。明。鏡。照。肝。腸。願。爲。皎。月。常。團。圓。阿。姨。鵝。母。不。敢。阻。脫。驂。攜。去。黃。金。鞭。美。人。自。此。隨。桴。鼓。慷。慨。
 風。流。各。千。古。爭。誇。同。契。薄。金。蘭。賺。得。明。珠。歸。合。浦。秋。色。猶。疑。蝶。夢。春。宵。眠。不。覺。鷄。聲。午。將。軍。樂。事。在。蛾。
 眉。搔。首。茫。茫。天。下。苦。

鐘詩軒雨話

(葵 蔭 郭)

金龜莫把香奩負
三日入廚王建詠
初諧鴛侶妝偏豔
低頭暗壁羞難語
于歸詠罷桃夭句
無端莫把香奩負
祇有羞顏頰向壁
初試衣裳金綫燦
濃妝初把雙眉畫

新嫁娘

墨

銅雀誰攜瓦硯磨
十年如石茂瀹稱
久署龍賓字亦香
染翰晴窗迹未乾
既醉濡來草聖頭
多聚寧嫌古硯凹
倘需濃汁欲傾壺
常親筆硯玉泉香
婚禮尤宜九子陳

(分詠格)

小 說 世 餘 之 罪

(恨 人)

嗟夫。擊由自作。悔無可追。多病餘生。去死不遠矣。然余正自恨死之不速。敗名辱身。覩顏人世。求死不得。苦乃滋甚。蓋余之所行。實爲社會之魔。道德之賊。至今日伶仃一身。遭人屏棄。溯厥由來。莫非自取。顧茫茫塵海中。豈遂無一念之差。如余者。故不惜忍辱含垢。以草是編。自暴半生。墮落皆因。妄念使然。過來人語。較爲確鑿。迷津一棧。或者不無裨益乎。

余罪人也。侈尙自由。至有今日。故余之歷史。不惜披露。而余之姓氏。則雅不願道。余家世居吳江縣屬之三多鄉。余母早世。余父業農。胼手胝足。勤勞終歲。秋收所得。以養余及弟妹。而有餘。故收入雖菲。家道亦云小康。余家東鄰。有王姓者。鄉中富翁也。王翁爲人慈祥和藹。與余父最相得。余幼時。卽許字於翁子紫垣。及余母既歿。翁憫余無依。特言於父。就養翁家。值庚子以後。清廷變法維新。振興教育。翁雖鄉人。而心地開通。深以提倡學校。灌輸文明爲己任。邇時蘇地女學。尙極幼稚。惟教會創辦者。略具規模。翁卽命余入校讀書。一切費用。由翁擔任。而余之資質。亦尙不劣。每有考試。輒冠其曹。故翁之愛余。益復眞摯。嘗語人曰。得此佳婦。正無愁其不爲不櫛進士也。

余入校數載。學業彌進。而余之心志。亦相隨俱進。數年來。童養翁家。起居飲食。甚滿余意。第略有不愜於懷者。則以紫垣爲人。貌陋而心拙。如此。耶君不堪承教。難言之隱。未免耿耿耳。及入校以後。志望大侈。以爲王家田舍郎。原只合偶農人女。今余乃神聖高貴之女學生。嬌嬌不羣。豈猶故我降心相從。甯不自辱。况現今世界。講求自由。舊制婚姻。貽譏識者。改良之責。是在我輩。紫垣既不堪相偶。正何妨解除前約。別

求新特也。一念之差。而余之命運。遂墮落於阿鼻地獄中矣。

余既不愜意於紫垣。然使當日苟無有可愛者亂我心曲。則一時之幻想難成。事實而終身之幸福。或可保全也。乃余念甫萌。魔障遂至。校之左側。另有市立高小一所。相與對峙。星期出遊。必經其前。一日。余從二三同學。赴市肆購書籍。薄暮歸來。行過其地。見一學生。適自內出。頎然而長。挺然而秀。神采俊逸。雖方以曉風楊柳。殆不是過。斯時余之雙目。若中電氣。不禁震眩。而此生見余。亦復立止其步。凝眸注視。若不勝情。一剎那頃。而余命宮之魔蝎。乃即伏於其中。

斜日銜山。倦鳥休樹。鐘聲鐺鐺。告罷課矣。諸同學三五結伴。散步操場上。而余獨歸寢室。藉溫舊課。忽聞履聲囊囊。推扉而入。則同校之初級生姜續常是也。手持一編。含笑相告。謂此係其表兄周子所作。現正肄業某校。且夙知我姊於文學。一途深窺。堂奧故出其校課來相就。正姊如不憚煩者。請一予指示也。余驟聞此言。殊覺突兀。窮詰究竟。始知前所遇者。即其人也。噫。當日一遇。早已事過境忘。乃又以文字因緣。無端牽引。重題舊事。殊令人未免有情也。

此數篇文字。直不啻為我一生幸福之革命軍。使我當時果能拒絕惡魔者。則亦何至今日。乃愛才之念。人所同有。而女子尤甚。故對於來文。不但不以退還。且欣然接受。捧讀一過。覺珠璣錦繡。學問淵深。可為我友。可為我師。由是而萬惡之情魔。乃來相擾。以為某生學問既如是。而丰度翩翩。更可人意。况又門第清高。家道富厚。以視紫垣。殆有天壤之判。私心怦怦。竊謂擇人而事。非此莫屬。毀棄婚約之念。遂至是而決定。

自是厥後。余之心緒。乃大不甯。兔起鶻落。瞬息萬變。蓋彼時志願雖決。而天良難泯。對於王氏。既難忘。鞠養之恩。而欲毀婚約。亦無可藉口之語。進退維谷。神志自不能不擾亂也。余父鄉人。識見素陋。且與王氏情誼隆厚。求其代表余意。決難允許。而余弟余妹。年齒幼穉。微論其不足勝任。卽或能勝。而人微言輕。斷難集事。若是則仔肩之任。舍自謀而外。無可假借。顧自謀既難。自謀而欲求善爲說辭。更難轉籌。思莫衷一。是遷延半載。而余之結果。終無希望。

余與周子。自當日一見而後。始終未嘗謀面。然書函往返。月必數次。雖在假期中。郵筒傳遞。終未愆期。青鳥之責。皆有姜生一人任之。有此一轉。圓故箇中秘密。終莫能窺見底蘊也。一日課罷。余獨處寢室中。正檢點周子前後書札。反覆展玩。而校中女侍。傳監院命來召余。比往。則監院正獨坐書室中。手持巨函。舉以相示。函爲余翁所發。而內附周子來函一通。蓋姜生轉來。余適入校。此一紙書。遂落翁手。展閱之下。羞慚交加。無可申辨。繼念事已至此。盍若據情直陳。雖未必能動翁氏之聽。而區區之心。略予表示。日後交涉。亦可有着手。因以己意。逕訴監院。且盡出視書函。求予維持。余在校中課程。一切均能超越。儕輩素爲監院所器重。而與周子往來函牘。愛而不狎。未越正軌。故陳情以後。不特監院曲予優容。且允往見。予翁代爲聲請。

余既得監院之助。數月來難處之問題。一朝解決。私心自幸。以爲因禍得福。初不料日後經歷。乃與願違也。予以道阻。故每星期六。恆不歸省。一日監院傳語。囑余使歸。余彼時亦知監院是命。殆有用意。然斯事成否。監院終未嘗少吐詞氣。既無端倪。何由揣測。第春光漏泄以後。苟面我翁。何以自解。雖醜媳婦。終須

見翁姑而余於此時恐懼羞澀紛至沓來強自鎮抑終覺赧顏既抵王宅則父亦在座面含怒意若嗔余不肖玷辱門楣者而翁則言笑自若一如平時相對數小時而始終未嘗道及此事晚膳過後各返寢室斯時余姑密告謂翁已與余父商妥解除婚約易翁媳而爲父女周氏之事業已遣媒往說計無不諧至於嫁時需用均當由翁力任以成爾志余聞姑言覺翁氏體貼之意無微不至而余之主力主離異更覺難以相對既愧且感不禁淚下姑復殷勤慰藉視余就寢始扃戶去

我翁之寬厚仁恕惠我無私可云僅有惟其然而余之罪孽乃益深重蓋翁之愛我一出誠懇而屬望我一生幸福圓滿愉快尤爲切摯故不惜破已成之約以遂我願獨憾我後此之遭遇不特與我願相違卽翁之所期亦歸泡影嗟夫余當日苟不萌奢念後來幸福自必不可限量奢念一萌幸福二字早已舍我而去辜負恩施良心上之痛苦較之肉體所受者殆倍蓰也周宅姻事王氏既遣媒往說而余亦密函周子使朝夕慇懃於其父母之前雙方進行不及匝月早有成議余與周子遂自朋友之地位一躍而爲夫婦矣

紅葉爲媒白頭訂約良緣作合自謂一時無兩不料結褵伊始而拂意之事早已逼我而來蓋門第之觀念實爲中國社會上之惡習而世家巨室此種觀念尤屬牢不可破周氏本貴胄先世又多顯宦論其階級與我農家相較誠不可以道里計當日議婚之初余之家世余夫對於父母初未明言而王氏遣去之媒妁亦含糊吞吐未曾道破故周氏當日但知余爲王氏女耳自余于歸以後此一段秘密史遂乃和盤託出余之底蘊本爲余夫所深知且木已成舟卽余夫父母亦祇能相安於無事惟是富貴之家每多勢

利。余。之。身。世。既。爲。周。氏。所。知。而。侮。辱。之。事。遂。乃。紛。來。妯。娣。鄙。我。奴。婢。輕。我。訕。笑。起。於。前。指。摘。隨。於。後。四。面。楚。歌。眞。令。人。置。身。無。地。矣。

社會交際繁文縟節。惟富貴之家。討論研究。不厭詳盡。一趨一步。左盤右旋。莫不有刻板之儀注。稍一錯誤。引爲奇恥。蓋彼等道德之過失。雖至於偷盜淫行。而戚黨中之有關係者。或且迴護之。包含之。使不至暴露外揚。獨於威儀上之過失。則人人傳爲笑柄。大庭廣衆。藉供談助。一遭播揚。不脛自走。富貴之家。虛尙其表。卽此一端。可概見也。第此種儀式。在習之固屬甚易。而我輩女學生。則舍挺胸凸肚。高視闊步。而外均非素習。且語言之際。率直無文。寒暄敷衍。又苦不耐。平日家庭團聚。談吐風生。幾如百轉黃鶯。流利輕圓。滔滔不絕。而一爲酬應。所拘束。遂乃反舌無聲。噤若寒蟬矣。余之翁姑。以小家女。故親戚弔慶。從未嘗一使余往。幸賴有此。遂得藏拙。然歲時伏臘。親族之來我家者。車馬紛紛。絡繹不絕。此種酬應。余固無術可趨避也。余歸周氏之次年。元旦賀歲。諸妯娣戚集堂前。叩祝翁姑。余夫婦亦相隨其後。拜跪萬福。胡亂對付。此種禮儀。實爲余破題兒第一遭。蓋余輩平日。見人行禮。僅止一鞠其躬。一旦舍此就彼。自覺生澀。雅不相稱。當日翁姑。雖未嘗相責。而妯娣奴婢。固皆已掩口葫蘆矣。早膳甫罷。賀客已來。余恐貽笑。亟亟迴避。幸來者爲男戚。雖亦曾問訊及余。而一經余姑代辭之後。亦遂稍坐卽去。得免窘辱。私心竊幸。第念來日方長。苟或有女賓至者。則又且奈何。

新正元旦。家人奴婢。歡笑嬉游。狀至愉快。余乃蟄伏閨房中。深居簡出。自苦寂寥。而房以外之骹聲牌聲。親友恭喜。娣姒喧笑。聲紛紜雜沓。觸我耳膜。於是覺今日之日。倍苦其長。安得有彀弓射此一輪。落前

人佳句正不啻爲我咏矣。黃昏以後，余夫歸寢，而余乃舉今日之簪，以相告訴。怨懟之氣，露於詞色。余夫深加慰藉，且舉拜跪之時，腰若何扭，手若何拱，現身說法，親爲指點。余斯時潛聽默識，一一領教。又復加以演習，約二小時許，自謂能之矣。次日晨起，理妝旣已，往省翁姑，退與妯娌同坐一堂，以待來客。斯時家中之人，羣相詫怪，以爲一日不見，何遽倜儻若此。相對移時，而賀客又來，甫卽見余，趨前一揖。余彼時猝不及防，卽拱我手，捧胸萬福，願以習練未熟，運動不靈，兩袖初拱而客已他往。斯時余之娣，似不禁啞然而余亦慚沮萬狀，無可自容。因卽起立，趨返臥室，甫出戶闕，但聞余姆喃喃語曰：田野村娃，甯嫻禮節，以視余家婢子，尚不如也。五叔乃有此婦，真大倒楣。

嗟乎，崔駟不樂，終以損年。吳質長愁，豈能養病。余於翁姑妯娌間，旣已積不相能，平日間所藉以自慰者，猶幸我夫愛我之心，迄未少殺耳。第一人之溫慰，豈足勝一門之攻訐。人窮則反，本經此挫折，不禁追念往日，苟不肯王氏者，則何至受今日之窘。求榮反辱，情豈能甘，而大錯已成。雖欲振拔其道，無自因愁而恨。因恨而悔，憂鬱恚怒，交戰於心血肉之軀，何能受此。不一年間，而余遂奄奄成疾矣。

以色事人，色衰愛弛。女子薄命，良堪自恨。然亦由成婚之始，播種未善，故爾結果不良也。余與夫已氏之締婚，原憑一時間之熱忱，彼此性情旣未深悉，而後來結局尤味三思。率爾成事，無怪後此之悔恨交來矣。當余病初起時，余夫爲余延醫診視，稱藥量水，至爲忙碌。然余之病源，根於心境，心境不舒，則病魔不退。誹謗之增，我疾其力，乃勝於藥石之療。我病雖有和緩，無能爲役。纏綿經年，余之貌日以減，而余夫之愛情亦隨以日薄。男子性情本如不羈之馬，至難駕馭。維繫之道，端賴愛情。愛情一去，則何事不可爲。始

而漏夜方歸。繼而經宿不歸。終且流連忘返。日月一至。獨擁寒衾。孤燈臥對。思潮萬斛。兜心而來。默念余未婚以前。固一自由活潑之女子也。乃以自由結婚之故。反自陷於不自由地位。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哀我不幸。適當其衝。將何以對一已。何以對父母。而王翁之種種成全我結局。乃如是慘酷。不特無以相對。抑且負罪莫贖。言念及茲。不禁柔腸寸裂。痛哭失聲。一剎那間。遂乃昏然暈去。

斗室一間。窗櫺四闌。杲杲秋陽。自簾櫳透入。映於地上。作水皺紋。而枝頭小鳥。鞦韆磔格。嘈雜齊鳴。余於是時恍若夢醒。張目四顧。則此身已在病院中。床前看護婦。手持小盤。中貯牛乳麪包之屬。含笑向余。請少進食。彼時余意雅不欲食。第彼看護。溫厚和藹之容。爲余二年來所絕不經見。感其盛意。勉進少許。看護婦復引一婢來。謂係王氏遣來伴予者。嗟夫。余負王氏罪。乃彌重。而際此窮窘之時。猶蒙憐恤。不特使人感且足。以使人悔。余思至此。不禁復泣。

婢名阿星。善解人意。第來王氏未久。故余之事實。彼都弗知。見余悲慟。輒述王氏瑣事。爲余解悶。婢言小主今年新娶。婦婦貌。僅中姿。而少主乃視若天人。愛情美滿。行坐必偕。少主現已就職某學校。修脯所入頗不儉菲。每至月初。必以薪資之半。爲少主婦購置衣飾佳耦一雙。正不知我主婦幾身修到。乃有此福也。阿星云云。原係信口開河。絕無成見。而余則根觸前事。入耳驚心。覺彼所言者。不啻一字一刃。刃刃剗余心頭矣。因此激刺。疾乃益劇。

噫。余死之期。殆不遠矣。幸今日於殘喘僅存之時。將余半生歷史。盡情罄吐。以誌怨恨。以當懺悔。余所自述。皆確爲當時實事。願言之綦詳。不少隱諱者。非真恬不知恥也。正欲使天下後此。知余之所行。乃大可

恥。則。略。事。原。情。余。書。之。作。或。不。失。懲。勸。之。意。耳。

余 之 罪



小滑稽
說 乞 播 瑣 語

(穎川秋水)

話說戰國時候富强大邦却推齊國齊國最大都會却推他京城臨淄每日間肩摩轂擊熙往攘來真是人山人海有高車駟馬氣宇軒昂裝出顯宦身分的有擔簦履屨風塵面目露出旅客形容的又有肩挑背負的小販糶賤販貴的商人那賣藥賣拳謳歌等走江湖的更錯雜其間據當時調查員報告臨淄人家約有七萬多戶倘與今日上海地方比較起來真是不相上下而東門一帶却是荒煙蔓草滿目淒涼有幾處松柏森森碑碣翁仲夾住神道的大家冢墓令人起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邱之感只因平日間人跡罕到故亦不甚著名即城內西北一帶亦漸漸市面荒涼人煙稀少所能點綴風景的只有流水一灣危橋幾曲一到春天亦不過桃紅柳綠聊寫春景罷了其中所住的不問而知都是些苦百姓及破落戶了。

那苦百姓中有種田的有做工的有作小買賣的通是住在低門矮屋中不必細表如今單說一家破落戶住在一條陋巷中間房屋是幾間東西歪破舊不堪的本來却是瓦房近因越弄越窮只得披些茅柴又是祇存一半大約去年秋天爲颶風所破主人沒錢尙未雇匠修葺咳此等窮漢還有何人瞧得起他而屋中主人說也奇怪雖不是吳國人却蘇空頭似的最愛裝着幌子日日酒氣醺天醉時更南腔北調口撒藍青官話大言不慚家中再有兩件寶物一件是一個太公九府古錢據主人自說他十八代先祖曾爲太公上卿蒙恩賞賜的真是價值連城一件是一襲敝裘又說是相國晏平仲遺物晏子當時曾

與他家祖老太爺拜過把子脫來相贈的這等說話是否齊東野語好在那鄰舍人家俱是不見世面的窮精只好由他說嘴不敢駁他但見他囊中羞澀時恐人小覷他便取出來在人前把玩好似男人戴上漢玉搬指不時翹起大拇指女人戴上金鋼鑽戒指不時露出手指一般到得西風一起即將敝裘披在身上顯顯威風天氣轉煖就將舊皮拆去加上些綿花夾裏改做綿袍據他的意思恨不得綿夾單三種通通借重於他但因勢所不能只索罷了而家中却有兩個婦人倒俱是荆釵布裙各安本分毫無浮蕩習氣有時躬操井臼有時共做針黹據他鄰舍人家說一位年紀在三十開外的是主人的大夫人一位花信年華的是主人的如夫人大約住居相近素來知道說話斷不會差的

一日夕陽西下羣鴉啞啞倦飛歸巢隔壁務農作工做買賣的皆荷着鋤兒挑着擔子回家喫夜飯去大夫人看在眼裏便對如夫人道此時已萬家燈火平日之間伊雖醉態可掬却已回來多時今日不知何故尙不見到來如夫人道可不是呢據他前晚在房中說過彷彿聽得今日蓋大夫人驪奉得齊王聖旨將往滕國他與駙馬淳于大夫等公分饒行又是什麼東郭大夫家遭了喪事今夜是翦蔬候教大約是在這兩處應酬亦未可知恐怕等到他三更還未必來呢大夫人一聽此言登時起了疑心便歎氣說道咳此話他對着我亦曾屢次說過但是我總不免狐疑公分必有知單知賓亦有請帖如今通通不曾到來那官場中人最重不過是些繁文縟節難道今日官場脫略到如此地步再者他平日口頭所說的偉大人物除了大夫王驪駙馬爺淳于髡還有背後戲叫他小丑的景丑大夫喜戴高帽子的陳戴大夫據說通是他要好不過肺腑相親的朋友前天吾因回到娘家去路遇諸大夫鳴騶喝道前呼後擁真正威

風此時吾心中亦歡喜得了。不得以爲吾丈夫有此知交朋友。於吾狠有輝光。你不記得前數日吾告訴。你麼。吾家嫂子因我嫁得窮了。吾去時屢屢加告白。飯都不燒。我姊妹們亦嫌我。我跟了窮酸。儘管織布。睬也不睬我兄弟。更恐吾不時回去。累及娘家。一言不發。怒氣滿面。如今却可以借此威光。威光嚇嚇他。們那勢利人。不怕他不低頭下氣。姊姊妹妹叫得吾應天。約響。但是話雖如此。諸位大夫從不曾光顧。一次難道。華門圭寶不屑。停顯者之車。麼如夫人道。吾也在此疑惑。他們既然瞧不起我。良人不應該同他做朋友。既經同他做了朋友。豈有個個嫌他。居處不好。不肯紆尊降貴。使我蓬壁生輝的麼。大夫人點頭道。妹言極是。如今我要想法去試試他。你看如何。如夫人忙問如何試法。大夫人含笑說道。妹是他心上人兒。素來說得投機的你。可於他出門時。要他領你一同前去看他。如何。如夫人紅漲兩頰道。羞人答答的。交際場中亦容我輩女子。直出直進麼。大夫人笑道。你亦太守舊了。如今的女子。婦工兩字。可以丟在腦後。應酬交際。倒是第一要務呢。如夫人低頭不答。大夫人知他雖作妾媵。却尙端莊穩重。不曾丟去三句。閨門訓的。不再去勉強他。便說這話說罷了。你究屬年紀太輕。一個人兒同着男子出去。知道的呢。還好不曉得我們是一家人的。怕不以訛傳誤。冤枉你是自由女子。我們雖窮。究竟清白人家。不是頑的。還是我年歲大些。這偵探差使。不如我自己去當的好。正說間。齊人適子而歸。嘔吐一回。說得無數。話。真是天花亂墜。其間却不免露些馬脚。一妻一妾聽在耳中心下。雖有些明白面上。却仍裝作不知。任其沉沉睡去。一宿無話。

次日天色破曉。齊人酒醒起來。妻妾兩人亦隨後即起。如夫人忙忙的與他灌好面湯。服事盥洗梳櫛。此

時大夫亦在甕上煮好稀飯送與他喫。齊人忽然發作起大少爺脾氣來。一時嫌粥湯太薄。一時又怪羹菜太淡。說道這等殘羹冷炙似的。豈是我輩腹中消受。幸虧今日是閏花朝。良辰美景。淳于棼馬請喫花酒。坐有南威西子之美。肴有山海錯之奇。不然一天到晚如此喫法。不是教我挨餓麼。如夫人一聽此言。不覺心中一股酸氣直透腦門。只是不便發作。暗中對大夫遞了一個眼色。意欲教他從中阻止。此時大夫因聽得西子二字。心中亦不甚謂然。暗想聖賢人說得好。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那西子是何等樣人。我們婦人家見聞少也不敢斷定他。但是我們這臨淄地方繁華富麗。嫖賭之風最盛。什麼南朝金粉。北地胭脂。都高張豔幟起來。并有從淮徐一帶來的妖姬蕩婦。他不潔的害比較西子不下百倍。偏偏急色兒不顧利害。還要惹草粘花。風流自命。到得後來不是沾染梅毒。命喪黃泉。拋撇却家中嬌妻稚子。便是牀頭金盡。壯士無顏。做一個乞食唱蓮花的乞丐。那時纔知懊悔。恐怕來不及呢。不意吾丈夫一個窮鬼。如今軋上官場。亦這等荒唐起來。真算得不自量力。但今天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說也無益。論不定還要反目一場。天下男子的性情。最是難弄。往往有愈激愈變。一發難收的。吾不如裝做不知。由他自去。慢慢用偵探手段。緝訪明白。再說想罷。便笑嘻嘻答道。要去儘管請去。不必向我們攔。齊人聞言。亦怕多說下去。反為不便。就此彈了彈帽兒。拍了拍鞋子。整了整衣巾。昂然出門而去。齊人既去。如夫人問大夫人道。你何以不說一聲。竟放他去。大夫便將心中計畫。略述數句說罷。忽忽忙忙。暗中跟隨他丈夫前去。初時行人稀少。大夫夫人懼怕他丈夫往後回顧。斜着身子。遮遮掩掩。好不着慌。行過一里多路。此時行路之人漸漸加多。店肆亦俱開門。一路向東。只見六街三市。熱鬧非凡。家家商

店挂上特別照貼。不是說價廉物美。比衆公道。便是說要緊。脫貨格外通融。更有說關店在卽削碼售現的。弄得大夫。人莫明其妙。暗想可惜。吾家沒錢。不然這便宜貨。落得買的。南首一家。懸壺行醫的。自稱是齊王御醫。曾奉王命診過大賢孟老夫子的大夫人。又暗想道。有此等高明大夫。在這臨淄城內。吾近來因丈夫終日昏昏不顧家室。所犯肝胃氣症。一定會看。只可惜沒有銅錢。不得上門罷了。想罷不免暗暗墜淚。自歎遇人不淑。北面空地上。更有左手持弦索。右手持醒木。善唱古今傳奇小說的。綿駒賣拳。要刀口稱脚踏黃河兩岸。拳打南北兩京的。北宮黜齊婦亦無心細看。只恐他良人遠去。兩眼釘着不放。行行重行行。不覺鬧市已過。轉成荒僻。此時脚脛已酸。滿身乏力。要想回轉家中。又念既經到此。豈可白走一騎。發一個狠脚裏緊了幾步。不覺竟出東郭之外。

說也奇怪。這東郭一帶。有名是荒僻地方。如何今日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竟合着兩句古詩呢。原來節屆清明。正是人家上墳時候。其中往來人物。有攜紙錢的。有擔祭品的。有身穿孝服。手攜孤兒。婦女哭喪着臉的。有塗脂抹粉。呼姨喚姊。忘却掃墓。是件正經大事。香車寶馬。藉此踏青。拾翠當游玩。春景的大夫人想道。怪不得他今日如此起早。原來除了淳于駙馬一處應酬之外。還約着垂鞭公子。走馬王孫。在此間作遊春之舉。倒也風流跌宕。得很。但不知今晚請喫花酒的。淳于駙馬亦在其中麼。他是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出名的酒鬼。不要今天我丈夫與他賭勝。又弄得爛醉。糟蹋身子。不是玩的。又想王家的姑爺。必定比別人漂亮。倒要瞻仰瞻仰他的豐采。但聽說此人最善滑稽。不要被他知道。我跟隨丈夫出來。向我丈夫打趣。爲三朋四友。曉得那時將鬧成笑話哩。正自言自語間。一陣風來。人家墳上燒化的紙錢。片片作

蝴蝶舞。撲上身來。耳中復聽得嚶嚶嗚嗚。淒淒切切。婦女哭聲。暗中亦不覺陪上幾點眼淚。復想道。據老成人傳說。向時華周杞梁兩大夫。戰死於莒。其妻善哭。城爲之崩。國人化之。亦皆善哭。今日聽來。此話極確。話時不覺亦哭出聲來。既而轉念道。吾真癡了。吾雖夫也不良。並不生離。他們却鴛鴦拆散。早成死別。如此說來。我比他還算略勝正心口相商。問他丈夫。忽不知去向。齊婦這一驚非同小可。詫異道。難道他知我在後。向墳山脚。躲避去麼。還是又遇見掘墳故事。學那莊子向他家婦女問訊。麼。細心向四面一望。咦。怪事。怪事。這播問向人家乞祭餘的。不是我丈夫是誰。咳。他不是發瘋麼。不是遇見邪崇麼。他是堂堂一表體面人物。難道不如入市吹簫沿門托鉢的乞兒麼。吾不信。吾不信。咳。豈知儘你不信。他丈夫儘把把柄送在他夫人眼裏。乞過一處。又是一處。其形狀恰與乞憐昏夜白晝驕人的鄙夫一樣。可惜生得命苦。不然。倒是一位鑽營運動的出色人材。齊婦看的眼裏。裏苦在心頭。亦不忍再看。只得回轉身來。一步一步的回家去了。

如夫人一見大婦回來。忙起迎接。說今天辛若。快請坐下。說畢。忙卽倒一盞茶。雙手遞上。笑嘻嘻道。今日看見什麼笑話。大夫人咳聲歎氣。只是搖頭。弄得如夫人呆了。催他快說。大夫人始將途中所見。一五一十。連哭帶喊。訴說一遍。如夫人亦不覺掩面而泣。哭個不休。幸虧兩婦很要面子。那號啕大哭。頓足捶胸的惡相。尙未施展出來。因此不爲東鄰西舍所聞。而齊人回來途中。亦無人告訴。與他以致仍舊糊裏糊塗。大搖大擺。滿面大老官神氣。好打算嚇他大小兩老婆。擺擺場面呢。

此事後爲孟老夫子所聞。以爲人之無恥。一至於此。便把他載在書中。儆戒儆戒。一班妄求富貴利達之

徒。這。是。孟。子。一。番。維。持。世。道。的。苦。心。小。子。無。才。無。德。毫。沒。希。賢。希。聖。的。資。格。如。何。舊。事。重。提。再。來。饒。舌。呢。但。是。小。子。另。有。一。種。見。解。眼。見。着。一。班。空。心。老。官。家。無。擔。石。而。好。說。大。話。愛。繡。場。面。屋。裏。騙。老。婆。外。邊。騙。朋。友。居。然。跟。着。人。家。標。賭。喫。著。考。其。來。源。不。問。而。知。是。類。於。孟。子。一。個。乞。字。一。個。求。字。甚。或。如。小。子。所。說。的。騙。字。亦。未。可。知。但。因。手。段。高。妙。不。容。易。看。破。罷。了。咳。賢。者。識。大。不。賢。識。小。其。中。却。有。一。把。辛。酸。淚。在。呢。

鐘 詩 軒 雨 話

(葵 蔭 郭)

恨。到。焚。詩。生。死。決。
 片。石。前。身。曾。庇。汝。
 託。庇。神。瑛。原。是。夢。
 一。生。空。有。詩。和。淚。
 顰。含。越。女。卿。真。似。
 恨。到。焚。詩。心。已。死。
 定。知。仙。草。前。身。是。
 湘。女。似。卿。惟。有。淚。

黛玉

癡人

愁。從。說。夢。古。今。多。
 一。瓶。破。體。合。名。君。
 能。呼。兄。石。卻。成。顛。
 三。絕。同。稱。畫。與。才。
 獸。賣。吳。兒。我。亦。憐。
 愁。如。醉。酒。性。猶。存。
 卻。笑。戎。葵。此。輩。同。
 吳。兒。賣。汝。合。呼。名。

(分詠格)

武俠小說 錫簫俠影

(花奴)

吳有賣錫者。年七旬餘人。咸以老松呼之。痾僂龍鍾。癯弱若病夫。手捧錫盤。重三十餘斤。雖盛寒暑不輟。余數數遇之於茶肆中。問其姓名。不言而笑。顧其性慷慨。好論天下事。嫉官吏若仇敵。以爲皆貪利無恥之輩也。或語之曰。若勿多談。苟聞於貴人之耳者。縲綬入囹圄矣。老松必瞋目叱曰。貴人奚懼哉。使余如彼輩之沒心肝者。則面團團作富家翁。坐堂皇而爲民父母。如探囊取物耳。貴人何足道哉。余奇而問之曰。若何能曰。我無能也。後以告友人嚴君。嚴君曰。老松膂力絕人。於內外家均得門徑。其少壯時。曾率八千子弟。嘯聚江湖。往來大江南北。間聞名者。咸服其任俠。以時命不濟。不得已而隱於賣錫。非吾與子坐擁書城中。空談天下事所可比也。其一生事跡。吾知之甚詳。子亦願聞之乎。余唯唯。側耳聆其言。旣已不覺肅然改容曰。有是哉。老松之義俠。洵足多矣。因亟泚筆誌之。

老松姑蘇台畔人。世居七里山塘間。幼秉異質。七八歲時。膂力已如成人。武舉某見而愛之。遂以平生技擊。悉心授之。不數年。技已精熟。勝乃師。性豪俠。甚遇不平事。輒攘臂起曰。有強凌弱。衆暴寡者。小子敢以隻手死之。人畏死。咸莫敢撻其鋒。後武舉膺軍職。挈老松與俱。捕盜淮泗間。得功甚偉。不次超擢。任統帶職。淮泗夙多鹽匪。遇官軍。輒開槍迎敵。官軍之怯懦者。反結納梟匪。以保祿位。老松聞之。忿然諭徒衆曰。文臣愛錢。武人惜死。此國家之所以日弱也。懼梟匪猶如此。遇勁敵將。何如一旦疆場有事。使盡人以全軀。爲念望風先颺。則將何以克敵。何以致果。今茲梟匪縱橫大非。民生之福。凡吾同袍。旣不能戮力同心。滅此朝食。已覺可恥。奈何復溝通若輩。滋患地方。不亦謬之甚耶。自今以後。務各專心義務。合力以除彼

暴徒。勿貽地方以戚。勿重國家之憂。則庶不負國家養士之恩。徒衆皆諾諾以爲然。顧口雖諾諾。陰實膽小如鼷。不特望風先颺。抑且通風報信。老松聞之。喟嘆而已。然其爲國爲民之本懷。絕不因之而少減。常獨擺輕舟。泛蕩於荒汶僻巷中。以偵盜蹤。遇盜舟。能以隻身殺賊。或且獲以歸營。因是而瀕危者屢矣。而老松方以爲樂也。嗚呼。松之勇武。蓋可知矣。

月黑星稀。孤雁唳天。非秋冬之天氣耶。蘆港分叉。輕舟出沒。非老松與其部下之弋船耶。星火點點。行動濡遲。刀槍森森。人聲嗷嗷。非盜匪之氣象耶。身長而偉。面紫而碩。藍睛暴露。筋骨皆努。非盜匪之巨魁耶。一人當前。衆皆譁噪。隨之。白刃飛去。血花飛濺。騖何事。騖何事。則老松與羣盜格鬥時也。羣盜偷連私鹽。見一舟蕩搖不定。固不知爲老松舟也。迨兩舟相並。老松雙刀舞起。躍登盜舟。盜恃人衆。執械相迎。於是天昏月黑之中。乃凝成一團。殺氣老松。刀光閃爍。渾如雪練。飛空當者。莫不退避不移。時傷者。傷死者。死見機者。墜水而竄。老松乃檢點匪舟。除軍器外。盡屬私鹽。價值頗巨。死傷若干人。努目紫面之盜魁。亦與焉。歸營後。夜已深。老松獨置酒痛飲。一似自詡其勇。而自勞其功者。縛盜於旁。數其罪。以暢酒懷。衆盜聞言。咸閉目垂頭。不能答。或有泣下者。惟盜魁則面不改容。昂首他顧。似不屑聞。老松言者。老松語至痛快處。必目張髮指。鯨吸其酒。而盜魁輒仰天大笑。聲振屋瓦。老松見其笑。怒罵益甚。而盜魁笑亦益甚。老松乃怪而問之曰。若豈惑不畏死乎。抑別有說乎。盜魁格格作鷺鷥笑。頗露渺視老松之狀。旣而曰。君以武藝論。洵不媿爲勇士。惜乎用非其地也。吾等所作所爲。絕非打家劫舍者可比。販鹽亦經商之一耳。君奈何仇視吾等若此。若謂販鹽爲法令所不許。則吾等爲昂藏好男子。素曉大義。決不肯違犯法令。願吾等

所違犯者。特不法之法。令耳。汝乃爲虎作倀。真叔寶之全無心肝者矣。老松怒曰。國家之皇皇。詔命烏得云不法。余爲國家盡力。又烏得云爲虎作倀。若頑劣成性。反叛爲懷。今擒矣。尙欲逞若妄詞耶。盜魁嘖之曰。君非漢民乎。非軒轅皇帝之子姓乎。列祖列宗於二百年前。非食毛踐土於大明皇帝之宇下乎。迨夫滿族入關。蹂躪殺戮。慘無人道。列祖列宗。死其刀斧之下者。正不可以計數。思之能無痛心乎。乃君靦顏事仇。非全沒心肝而何耶。吾故將軍翼王石達開。揭竿起義。不幸敗死。吾等爲其部下。淪落江湖。無術自贍。不得已。藉販鹽爲業。而志在結識草澤英雄。欲圖報仇雪恥耳。從未有不義事。加諸小民。小民亦絕不怨及吾等。而反於君輩所爲。時有怨恨之詞。其故安在。君曷三復思之。言已。怒日向老松。老松於是遂無意飲酒。置酒卮於案上。引其精銳之目光。熟視盜魁。久旋曰。若果石翼王之舊部耶。才藝想亦不弱。胡竟遭擒。吾今釋汝。敢與吾一角武技否。盜魁笑曰。敢。速來。言時。身已躍至屋檐下。蓋縛索已寸寸斷矣。老松爲之咋舌。徒桌椅於室隅。提傷盜於室外。卽返身舉兩拳。逕奔盜魁。盜魁亦急合雙手。分其臂復直撲老松胸。老松又作勢迎拒。於是此往彼來。既左復右。或上或下。如神龍之奪珠。臥虎之爭食。猿揉之騰躍。輕燕之飛翻。傷盜鵠立觀。目瞠口哈。幾不能辨孰爲渠魁。孰爲老松。心惴惴焉。惟恐渠魁之或敗。斯時也。寒風撼樹。作呼呼聲。一似助彼等之鬪。興者衆。傷盜齒牙相擊。兩股發顛。痾曲其身。惟祈禱上帝之默佑而已。歷一時許。盜魁右足爲老松所握。傷盜見狀。皆大驚失色。繼見盜魁反身伏於地。乘老松不意。右足飛起。則老松手鬆而仰仆矣。傷盜乃大樂。盜魁亦笑曰。君視吾族爲無人耶。須知頃時之被縛於汝手。乃吾一時之失措耳。老松亦一躍起。拱手向盜魁曰。壯士藝誠不弱。敢問姓氏。盜魁曰。我姓武。小字漢祥。

老松曰。武兄。盍與吾同飲。言次。重取桌椅酒卮等。置室中。漢祥不辭亦不讓。昂然入坐。復往解衆傷盜縛。命來同飲。席間與老松談論。武術滔滔不絕。老松諷以投誠。漢祥曰。高官厚祿。我豈不願。但男子出處。首重節義。一則漢滿不兩立。二則受石翼王厚恩。義不能背。恩人而仇敵。老松領首曰。壯士言是也。漢滿之仇。固當報。然一木之力。難支。不如隱身軍隊。相時而動。萬一所志不逞。則迹其本心。固猶是爲國民保障。非爲滿人効力也。吾意如此。君謂然乎。漢祥曰。吾羽黨衆多。安能一一招之來。吾子果有同情。願結金蘭之誼。老松曰。甚善。於是歃血爲盟。洗盞更酌。東方已漸白矣。漢祥遂興辭。老松送之出。一舟私鹽。亦隨衆盜以俱去。他人皆不知也。明日。老松僅以死盜報官。

光陰迅速。如駒過隙。老松閒居營幕中。忽忽四五月。已屆烏啼花笑。柳綠桃紅之天氣矣。對此明媚韶光。大有年華老大之感。於是召集徒衆。演試武術。藉以陶遣愁思。消磨長日。忽有持書者至。額汗泔泔然。似有急事者。既見老松。猶喘息不止。老松視其人。則漢祥之心腹也。亟展誦其書曰。

盟弟漢祥致書義兄足下。昨夜由淮渡江。遇軍官甚衆。視其旗幟。知爲兄師所率。二軍鏖戰多時。死傷相若。有楊漢威者。亦與弟有歃血之盟。誓同生死者。不幸遭擒。同袍情誼。豈容坐視。卽欲一鼓奪回。以全大義。繼思與師動衆。未免塗炭生靈。而又念及兄與尊師誼關師弟。或能設法保全。如彼執拗不從。仍望以大義爲重。敬候回音。再定行止。

老松閱竟。謂來者曰。歸覆爾主。云我決不負託。三日以內。當有佳音報知。貴上勿勞懸念也。來者諾謝而去。徒衆爭問何事。老松以他事掩飾。卽駕舟至其師處。既見師。卽問獲盜幾何人。師悉告之。老松曰。中有

楊漢威者。吾願一見其人。我友武漢祥。與之有生死盟。而我與漢祥。亦有金蘭之誼。漢祥之友。卽吾友也。今吾友被拘。義不能不設法營救。不特願見其人。吾師能釋放之。則尤感。師怒曰。余夙以汝爲好男子。奈何甘與梟匪爲友。汝知國法尊嚴。通同梟匪者。罪列何等乎。老松曰。否。彼非梟匪。彼乃翼王之舊部。吾師恒謂翼王賢。賢人之舊部。必非梟匪。且梟匪以殺人越貨爲事。而彼等僅販鹽耳。詎得目之爲匪。况彼等有時救濟貧困。扶持危急。是反有益於人民者。吾師恆以保民詔。吾今彼等亦保民也。保民者。尤不得目之爲匪。其師仍忿然曰。若輩旣以保民爲念。何不投身軍籍。爲用於國。而乃爲此不法之事乎。老松乃以漢祥語之者。語其師。其師始嘆曰。汝天分誠不薄哉。人以大義告汝。汝卽依大義而行。余恕汝矣。但已將悍虜事詳報上官。奈何。老松曰。吾甯以身殉。必釋歸吾友。事或爲上官所知。當必命吾師捕吾。吾亦必挺身而出。不累吾師也。其師聞而嘉之曰。義哉子也。但上官欲捕汝。其責在余。余又安忍捕汝。汝釋彼後。其行乎。老松亟跪地謝曰。吾師大恩。永不敢忘。他日果能成大事。皆出吾師之賜也。謝畢。告別而出。遂約漢祥等於夜半。劫營未傷一人。而獨劫漢威去。蓋兩方皆默約也。上官得信。果命其師捕松。師後以查無下落。答覆事。歷年餘。卒以不了了之。老松則從漢祥。漢威等同歸草澤。居恆置酒痛飲。縱論天下事。慷慨激昂。英風凜凜。大有把劍問天。拔刀斫地之慨。越數年。義俠風遠近皆聞。無名英雄之來歸附者。有數千人。老松方以爲大事可圖矣。孰知昊天不佑。漢祥漢威相繼沒。孤掌難鳴。用是灰心。於是盡其資財。遣散部勒。勸以勿復鋌而走險。天下事尙不可爲也。已則重返故鄉。業買錫爲活。遁跡風塵。不問世事。而壯年時之豪俠氣。猶髣髴可於弈。弈雙瞳中見之云。

墨 漫 廬 隱 墨

劍 簫 俠 影

● 逃 荒 營 業

湖。北。黃。梅。縣。民。俗。向。以。逃。荒。爲。一。種。營。業。無。論。歲。穫。豐。歉。每。際。新。穀。登。場。則。羣。推。一。土。紳。爲。首。各。出。錢。二。百。文。市。酒。肉。大。酺。求。首。事。者。錄。名。入。冊。冊。成。首。事。者。出。錢。數。十。千。賂。縣。衙。門。稿。求。得。移。牒。復。市。酒。肉。讌。慶。謂。榮。行。酒。每。戶。皆。留。弱。者。司。閹。餘。則。盡。從。以。行。首。事。者。率。之。渡。江。至。大。通。境。分。爲。二。隊。一。由。青。陽。而。石。埭。而。太。平。一。由。青。陽。而。涇。縣。而。旌。德。約。至。歲。底。齊。集。徽。州。所。過。村。鎮。騷。擾。不。堪。地。方。官。以。其。人。衆。無。如。之。何。尤。可。怪。者。以。逃。荒。爲。名。而。首。事。者。竟。乘。四。人。肩。輿。少。婦。亦。多。乘。輿。者。如。此。惡。俗。不。知。今。日。革。除。否。耶。

清代

彤庭花影

(綺緣)

昔寓虎林時。與滿人文某相善。常述清宮瑣事。以資談笑。滔滔不倦。蓋其先固曾值內差者也。余性好奇。每泚筆誌之。都若干言。擱束已久。今搜舊篋。殘稿尙在。因加以點綴。使之成篇。雖不能據爲信史。要亦清宮之軼聞也。

高宗個儻風流。不拘小節。且工詞翰。善談吐。南巡豔史。久傳人口。卽其在宮時。亦喜怒無定。放浪逾恒。臣侍或邀嬖寵。不難立擢公卿。或拂其意。則斧鉞隨至。平居多暇。喜輕衫便服。屏絕從者。周行宮內外。偵悉隱事。以爲樂。宮監雖疲於奔命。終不敢出一怨言。某年春夜。高宗與諸妃弈。略倦。因輕裝入園。步月。僅二監掌絳紗燈前導。時萬籟久寂。惟餘溶溶皓月。高照當頭。花影披拂。清芬襲人。美景良辰。不可多得。高宗顧而樂之。叱二豎使退去。且曰。往詔某妃勿貪春睡。盍靚裝以待今夜。可望羊車至也。監諾諾。攜燈去時。已午夜。高宗倦意益甚。因入園亭之西廊下。踞錦墩而坐。支頤對月。微吟唐人小詩。以自遣。爲狀。彌樂。方自負爲絕代風流。一腔文采。雖李三郎不足相埒。特今日之夕。有花有月。乃無素心侶。在未免辜負良宵。將毋爲人哂。宮闈俗地。乃不若竹籬茅舍。閒轉有雅人韻事。在耶。纔念及此。忽聞閣內有喁喁私語。聲纏綿不絕。心竊驚詫。疑爲狐鬼。顧膽力絕壯。略不畏蕙。方自謂聖天子百靈相輔。彼小醜么魔。當亦莫敢爲厲。立躡蹤潛入。乘月色窺之。則小臣福祜。方與一少年並肩坐榻上。狀甚愛暱。諦而視之。粉痕隱約。脂香馥郁。蓋易釵而弁者也。福翩翩年少。固高宗所寵暱者。今並肩小坐。撲朔迷离。渾不可辨。烏之雌雄。高宗俟行漸近。突執之曰。若曹乃敢污吾禁地。卽萬死不足以貸。罪行召校尉速付典刑。以儆後來。福

等聞之。始稔爲帝。神喪胆落。長跪乞恕。曰。潛入禁闈。固應萬死。然奴才久蒙抬舉。不無微績。可錄。偷蒙廣開法網。恩赦螻蟻。奴才當世生生。爲犬馬以報。高宗忽起笑曰。前言戲耳。汝曹盍起。同來禁掖。必有隱衷。速直陳無誑。可望勿罪。福叩首以謝。不殺之恩。且述前事曰。奴才私宅頗廣。而無眷屬。恒苦寂寥。因張帖戶外。謂有來分屋以居者。當廉其值。後有漢人某來卜居。乃小京官而來候差遣者。家况清貧。夫婦而外。更有弱息。時相過從。與奴才頗相洽。無奈情根纒種。孽果遽萌。意欲訂婚。以了夙債。謀諸嚴君。以滿漢不通婚爲嫌。大加申飭。女父亦自謂齊大非偶。不敢作非分想。因而好事多磨。然小兒女情好。迄未嘗絕。心心相印。每遇月下花前。得窺半面。猶復惴惴然。慮人或偵伺。久忽籌得一策。以所居離宮禁匪遙。司閤者又屬相識。寂寂上林。雅可暢談。九重深遠。彼女父縱防範綦嚴。當亦無從探悉。因囑女飾男子。而導以俱來。今既敗露。罪該萬死。福述至此。女已羞不可仰。舉袖障面。高宗曳其袖視之。果光豔宜人。因笑曰。玉膚雪白。花鬢緋紅。娟娟此豸。我見猶憐。何以漢兒多生佳麗耶。福祜福薄不足消受。盍歸之。朕女聞言泣曰。陛下宮中多屬天人民女。蒲柳之姿。何足以充宮選。高宗怫然曰。朕勢傾宇內。富有天下。詎不若一侍臣耶。女復叩首曰。情之所鍾。富貴不移。民女與福久訂白首。今甯忤陛下旨。一死以謝。福耶。福亦曰。陛下有粉黛三千。何爲強劫人妻。奴才等死志已決。願乞陛下之恩。賜之雙死。高宗忽并挈之起。笑曰。苟非小試。不見真情。汝等真無愧情種。今當玉汝于成。亦心感否。福曰。固所願也。其奈臣父不遵。何。高宗曰。有朕在。更何慮。卽於亭外乘月色。草詔予福。福歸而呈諸父。父終勿懌。亦無如何。女父則欣喜殊甚。且以嬌女之得歸滿族爲榮。締姻之日。高宗贈以黃金千鎰。可謂殊恩。福等感激涕零。告假一月。迨期滿入宮。高宗詢

以新婚彌樂。已忘朕耶。福唯唯。迴視守闈諸監。方伏地受杖。血痕殷然。福欲爲之緩頰。未及出語。而高宗已曰。此輩大可惡。因顧私誼。不加盤究。殊屬有忝厥職。昔日偕若者。幸爲女子身。設屬奸徒。朕且殆矣。能勿盡攆之耶。福爽然若有所失。格格不出一辭。退而嘆曰。非人負我。乃我負人。伴君如伴虎。動輒得咎。斯言良不我誣。今而後。吾知所免矣。卽日上疏乞歸田里。高宗曰。若兒女情長。非富貴中人。朕當曲全爾志。福後挈女出都。茅舍竹籬於焉終老。亦無愧爲濁世之佼佼者矣。

憶紅樓主曰。徧閱各家野史。無記此事者。然言者殊鑿鑿有據。當非向壁虛造。殆事嫌瑣屑。不足記述。而遂無知者歟。

鐘 詩 軒 雨 話

(葵 蔭 郭)

處 女 生 殖 器

春 冊 (分 詠 格)

苞。含。豆。蔻。香。猶。蘊。
桃。源。有。路。封。雲。霧。
開。闢。鴻。濛。猶。有。待。

架。鬧。葡。萄。酒。半。酣。
洛。浦。深。情。託。畫。圖。
歡。娛。魚。水。儘。教。看。

瞎 子

字 紙 箋 (分 詠 格)

進。行。遮。莫。憑。孤。杖。
騎。馬。臨。池。身。世。險。
重。明。採。得。空。青。後。
已。及。席。階。嫩。指。示。

敬。惜。由。來。僅。一。籠。
塗。鴉。殘。墨。箇。中。藏。
片。段。收。將。著。墨。餘。
未。投。爐。火。儘。收。藏。

洪憲新華么麼

(星若)

話說籌安會發生的時候。我正在北京。滿腔抑鬱。無處發揮。作了幾篇論說。送到各家報館去登載出來。倒也痛快。誰知不到兩星期。各報館都受了籌安會的運動。凡遇反對帝制的文字。一概不登。我因此也就不談時事。無聊時。到茶樓戲園裏去消遣。有一天。朝上下雨。我不得出門。到了上燈時間。來了一個朋友。約我出去遊玩。兩個人一同出了旅館。信步望前門大街走去。看那趕夜市的。擺着許多攤子在地上。甚爲鬧熱。看了一會。我兩人轉出廊房二條。繞過取登胡同。走到一家門前。只見放着一輛汽車。三輛馬車。門上安着兩盞電燈。燈光之下。照着一塊紅牌。寫着財政部史宅。五個黑字。我兩人正在注意。不提防對面來了一輛極新式的馬車。將路塞住。只得站在史家門首。讓馬車過去。誰知這馬車又是到史家來的。留神細看車中安着電燈。坐着一個婦人。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面龐十分俊俏。妝飾極其時髦。後面跟着一個手拿胡琴的男人。一望而知爲妓女。直等馬車走進史宅。我兩人纔慢慢的走出取登胡同。這個朋友道。你知道這姓史的歷史麼。當時我聽了這話。便說道。我那里知道。你何妨說給我聽。這個朋友便把姓史的歷史說出來。姓史的四川人家裏開着鹽行。有三四十萬的家私。他的名叫史宜。號香泉。在滿清時代。捐了個候選道。坐在家中當鄉紳。專與一般官場中人來往。因他爲人和平。又兼富有金錢。同他要好的朋友。也就不少。成都官界題到史香泉。是無人不知道的。在旁人替他設想。這一輩子可算得快活過去了。不料到宣統三年九月裏。武昌起義。各省獨立。成都亦懸旗光復。這個時間。軍隊暴動。乘勢搶掠市面。所有成都的富商大戶。無一家不遭損失。史宜又是個有名的富戶。損失更鉅。足足的被亂兵

搶去二十幾萬銀子。把他一所極講究的洋式房也燒了。史宜此時氣得死去活來。他的妻子再三寬慰丈夫。說是雖然損失現銀不少。別處還有田房。搜羅起來。尚有十來萬銀子的不動產。也可以過日子。史宜聽他妻子的言語。一想不錯。也就把愁懷放開一半。仍想出來應酬。無奈光復以後。官場都是一般新人物。從前的舊官僚。大半桃之夭夭。此時政界中的人。一個也不認識。史宜太覺無聊。也不出門。終日坐在家裏抽大烟。他妻子又勸他出外走走。或到茶園裏去消遣。免得坐在家裏。悶出病來。因此史宜每天三四點鐘。過完烟癮。便到茶館裏去喝茶。這天在茶館裏坐着。無意中買了一張報紙。翻開一看。不由得眉歡眼笑。立起身來付了茶資。大踏步走回家中。看官們試猜一猜。史宜因何看着報紙這樣喜歡。原來報上載着大總統命令。特任某某為奉天將軍。這位將軍是他的父執。并且對於他也很有感情。曾經借過他三千塊錢。尚未償還。史宜既見着這個命令。也就發了官迷。便同妻子商量預備了幾千塊錢。收拾行裝。帶着家人。王升擇日起程。到重慶搭輪船。到宜昌。由宜昌到漢口。在漢口住了一天。次日一早。到車站。叫王升去打車票。一張二等。一張三等。王升自到三等車去。照料行李。史宜上了車。獨自一人靠窗坐着。此時距開車的時間。尚有一刻鐘。二等車上。僅有他一人先上車。正在出神的時候。一個中年婦人。扶着一個絕色女子。年齡不過十七八歲。後面一個男子跟着走進車來。坐在史宜對面。聽婦人同女子說話的聲音。是天津腔口。末後搬進箱籠。大大小小。其形不一。男子伸手去接。忽聽豁哪一聲。一個竹籠吊下地去。蓋子碰開。裏面裝的是唱戲的珠冠。史宜心中明白。這個女子是唱髦兒戲的。正想去同他扳談。忽聽有人賣報。觸動心事。買了一分漢陽日報。翻開細看。不看猶可。這一看。直把他的一團高興。送到東

洋大海去了。原來報上載着奉天將軍因病辭職准免本職。史宜此刻猶如一瓢冷水從頭直淋到脚。呆的坐着好不掃興。既而轉念一想。我已經出來。難道還轉去不成。好在身邊有的是洋錢。到北京逛逛也好。猛聽一片人聲。伸頭往外一看。却是搭車的客與搬行李的脚夫。口角遠遠望見四騎馬擁着一輛馬車。飛奔的來。馬車到了車站。下來一個老者。年紀大約四十多歲。一口八字鬚。氣魄很大。跟着四個騎馬的人都穿軍服。軍服上的肩章也有中級的。也有下級的心。想這人一定是個闊老。正在胡思亂想。頭等車內走來一個軍官。在史宜背上一拍。道：香泉兄。你要上那里去。史宜不防有人拍他。嚇了一跳。回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表弟李可亭。現在湖北將軍府當參謀官。史宜喜出望外。握手寒暄。此刻火車已開動。可亭問史宜此次出來的宗旨。史宜道：我此次出門。本是想到奉天。不料奉天將軍又開了缺。我今天纔見報呢。這不是白走一遭嗎。可亭道：老表兄不用着急。你我至親。遇有機會時。一定幫忙。我今天是同將軍一路上北京去。不瞞老表兄說。兄弟在將軍這里。很承青眼。我且對將軍去說。看他如何。將軍是老頭兒。（指項城）的人。最喜歡的是舊官僚。老表兄在前清也曾捐得功名。兼之官場的禮節很熟。我介紹你去見他。或者碰着機會。也不定。史宜連聲應諾。喜之不盡。又說了幾句感激的話。可亭謙讓一回。立起身來。要走進頭等車去。忽聽對面坐的婦人招呼可亭。可亭重新坐下。問婦人道：你們幾時出京。到這里住了幾時。如今還是到北京去嗎。怎麼你們在車上。我竟其不見呢。婦人道：李老爺進來的時。我看見便想招呼。後見你老同這位老爺說話。我便止住了。女子聽着婦人說話。扭回頭來。望着可亭笑道：李老爺。你怎麼穿起軍服。我就認不得了。可亭笑道：我進來的時候。沒有留神。你又是背着身子。我實在

沒有看見你別多心。這個時間車上的人都釘住可亭與婦女三個人看。婦人笑道：你老不多心。就是我們的造化了。說罷，抿着嘴笑。史宜忙問可亭：這個女子叫甚名字？可亭道：這就是現在北京坤班裏大名鼎鼎的劉喜奎。婦人是喜奎的娘。北京城的人題到劉喜奎，無一個不知道的。去年在三慶茶園唱新茶花新劇，賣到一塊二毛大洋一座，還有幾多去遲的人買不着票呢。因此北京一般社會上的人便送了喜奎一個徽號，叫他做坤伶大王。喜奎的身價不用說是極大的了。每月唱戲的包銀是三千六百塊。比總長的薪俸差不多。北京有句話叫不重生男重生女，便是他呢。此次喜奎因為何事出京，原來喜奎的顏色是人皆欽仰的，想同喜奎親近的人却也不少。無奈喜奎抱定閉關主義，要想認識他的，非有人先為介紹不可。一般輕薄浪子，朝思暮想不得法子，便想挺而走險。有一天喜奎唱完戲出園來，剛走到門口，恰待上車，突然走來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將喜奎攔腰一抱，行了個接吻禮，却被警察看見，走來干涉。將這個少年扯到警署，罰了五十元。少年不特不懊悔，反笑說道：這回有定價了，五十塊錢一個乖乖的代價。我是極願意出的。過天我還找喜奎要乖乖去。喜奎受了這一場辱，回家哭了一夜。第二天三慶茶園掛了停演的牌。不幾天便出京。因喜奎的娘有個妹子在漢口，喜奎到漢口看親，借此避一避風頭。這三慶茶園的園主又派人到漢口，再三的說項，務必請喜奎回京。喜奎的娘却不過情，也就答應回京。屈計到了漢口，不到兩個星期談罷，可亭慢慢的踱進頭等車裏去。約有一刻鐘，忽見可亭站在門邊，招呼史宜。史宜連忙離坐，走到可亭面前問訊，纔知道可亭已經在將軍面前替他介紹。此刻叫他去見將軍。史宜忙取出一張官銜名片，隨着可亭走進頭等車內，將名片交與副官，帶着他進去。史宜一看就是

早上見着的人。史宜恭恭敬敬的行了。一個鞠躬將軍到也。謙虛卽忙還禮。請坐。史宜斜了身子坐着。將軍問一句答應。一句約有二十分鐘。將軍端茶。史宜告辭出來。找着可亭的坐位。談了一會。可亭道。老表兄就在頭等車坐罷。不必轉到二等車去。好在車上的茶房。我都認得。可以通融辦理。不過多把兩個小錢給茶房罷了。史宜便同可亭坐在一處。可亭又喚茶房在頭等女客車內。找了兩個座。讓喜奎母女二人到頭等車內來坐。須臾喜奎母女走到可亭車室來。可亭笑道。我看二等車裏人太複雜。不如頭等車清爽些。說着讓婦女兩人坐下。恰好茶房來說。女客車中有一間空着。可亭便送喜奎母女到女客車。史宜也跟着到喜奎車室中來。可亭對喜奎指着史宜說道。史老爺是我的親戚。他聽我說起你。也是很仰慕你的。喜奎看了史宜一眼。點一點頭。史宜趁勢問他在京住的地點。喜奎不曾開口。他娘代答道。住在三眼井門牌三號。史老爺到京。可請到家裏去坐。史宜道。自然要來拜訪的。正在談得高興。將軍叫人來請可亭去說話。史宜也跟着出了女客車。走到自己的座上坐着。心想等可亭來。請他去吃大餐。不料直等到八點鐘。可亭纔從將軍那里回來。已是吃過夜飯了。史宜一人只得叫茶房要了一樣牛尾湯。一樣炸脆肝。一盤木樨飯。獨自一人喫完。可亭又到將軍車室中去了。史宜看表已是九下二刻。打開皮包。取出一本偵探小說。歪靠着看。直到十二點鐘。可亭纔推門進來。史宜問他怎麼去這半夜。可亭道。將軍接着京裏的信。同我商量說了半夜的話。史宜最是知趣的。聽可亭是商量公事。便不再問。有話便長。無話便短。第二天下午。火車到了前門。車站邊停了十幾輛汽車馬車。都是北京重要人物來歡迎將軍的。可亭約着史宜到將軍車門外站着。候他出來。看他走了。再走將軍向史宜點點頭。對可亭道。我此刻先到。

公府停會。你到第一賓館來。可亭答應是將軍坐上汽車如飛的進中華門去了。可亭道：老表兄不用住旅館。一直到舍間住下。史宜正想同可亭親近。此言深中下懷。便吩咐王升在後招呼行李。一直到西長安街李公館來。原來可亭住在北京西長安街。史宜與可亭一同坐上馬車。馬夫把車兜轉恰好喜奎同他娘坐着馬車從後面走來。與可亭的車打個照面。彼此招呼一聲如飛而去。史宜問可亭：你幾時認識喜奎的。可亭道：是去歲公府裏有個姓陸的朋友約我到他家裏碰過幾場和。因此與他相熟。史宜道：你說起打麻雀。我聽得人說有個議員贏了十幾萬塊洋錢。究竟是真是假。可亭道：怎麼不真。如今的北京別樣不得進步。獨有這嫖賭兩字是大有進步了。還有一個議員在韓家潭西林坊包了十幾個姑娘。專招待機關上的人物。借此運動。放了巡按使呢。滿清時代的賄賂公行。尚不至於如此的卑鄙齷齪。我看這時局簡直要被這一般昏蛋鬧糟的。史宜正待說話。馬車已到可亭公館門外。兩人下車。史宜走進院內一看。是長五間的正房對廳。也是五間。兩邊廂房俱是長三間。一色的洋式窗格。房屋極其精潔。史宜的房間就設在客廳套間內。可亭與史宜用過點心。說道：我此刻要到公府裏。老表兄不是外人。要甚麼東西只管喚家裏的人。千萬不用客氣。史宜道：是。然後可亭彎彎腰出門去了。史宜吃過晚飯。過完癮。坐着無聊。便喚王升吩咐道：我要到前門外去走走。恐怕來晚了。你聽門當心些。王升答應着。是史宜步出大門。僱了一輛膠皮車。言明由長安街拉到前門外。李鉄拐斜街。一毛小洋車夫見史宜是個外省口腔。有心欺他。將車拖到前門大街停住了。史宜問車夫：這里不是李鉄拐斜街。還未到地頭。車夫道：你先說是前門外。這便是前門大街。史宜道：我先對你說。是拉到前門外。李鉄拐斜街。拉不到。不給錢。車夫聽說

不給錢。睜着兩眼，一手扯着史宜的領口，其勢汹汹，硬要給錢。史宜怕車夫野蠻，即忙摸出一個角子遞給車夫。車夫接着角子，說道：「還要添五個銅子。」史宜着急道：「你不是瞎敲竹槓嗎？講的地頭未曾拉到，反問我多要起錢來，北京城是不講理的嗎？」車夫嚷道：「你叫咱拉你到前門外，如今把你拉到前門大街，多走了一節路，你不添錢嗎？」史宜正待發言，恰好這個時間走來一個警士。史宜急忙招呼警士過來，把僱車的緣由說了。警士睜着兩眼罵車夫道：「混帳！你得了八角錢，還不滾蛋嗎？」舉起手中棍，要打車夫。車夫不敢作聲，拖着空車走了。史宜向警士說了一聲有勞，一步步走到大柵欄。這大柵欄一帶，算是前門外最鬧熱的地點。史宜不住的東瞧西望，走過三慶茶園門外，見掛着一塊木牌，粘上紅紙，上面金粉寫的三個大字，是「劉喜奎」。底腳並排寫四個字，是「擇日開演」。史宜心想：「一個唱戲的女子，一月能拿幾千塊錢，這纔是真本領呢。如今新學家動輒說獨立性質，我看要像劉喜奎這種人，纔算是有獨立性質。像這一般作官的人，那個有甚麼真本領？不過是依草附木，攀龍附鳳，得了一官半職，便汽車馬車的抖起來了。一面想，一面走，不覺到了李鉄拐斜街。此地距八大胡同甚近，只見許多汽車馬車往胡同裏去。史宜信步走到石頭胡同，繞出陝西巷百順胡同一帶，看那各家小班門外，都是馬車往來不絕。又走到韓家潭，見武陟班門前停着四輛馬車站崗的警察，走來吆喝，不准車子停在胡同內。攆走了三輛，內有一輛最華麗的馬車，仍然不動。馬夫坐在車沿上，任警察吆喝，只當不聽見似的。警察大怒，走到車前，呼喚馬夫，睜着眼，惡狠狠的向警察罵道：「死亡人瞎你娘的眼，你看是誰的車？要在太歲頭上來動土，嗎？警察被馬夫罵得不敢做聲，訕訕的走開。史宜暗裏好笑，這般警察也是怕有勢力的人，想這輛車一定是個

最有勢力的。關老坐的馬夫。纔敢這樣放肆。走到蘭仙班門首。抬頭看那門上的牌子。內中一塊金底黑字牌。寫着花金紅三個字。史宜心中一動。原來史宜宣統二年。到過北京。認識一個姑娘。也是叫做花金紅。此時心中想道。不要就是我的舊相知。且進去看一看。不知不覺的走進蘭仙班的院子裏。跑廳急忙招呼。到一間最精絕的屋子裏坐下。問道。老爺有熟人沒有。史宜道。你們這裡不是有個花金紅嗎。跑廳的回道。有個花金紅。此刻過班應條子去了。老爺請到金紅屋子坐着。叫他回來好嗎。史宜站起身。走出門。說道。回頭來。大踏步出了蘭仙班的門。看表已到十二點。叫了一輛包車。回轉可亭公館。付了車錢。用手按門上電鈴。王升出來開門。史宜道。李老爺回來沒有。王升道。十點鐘回來的。已經睡了。史宜也不做聲。走到房間裏開了烟燈。抽上十幾口烟。慢慢的立起身子。王升將鋪被牽開。候史宜睡了。方輕輕的走出房去。次日十二點鐘。開過早飯。可亭約史宜一同到將軍處。談了一會。史宜先回公館。直到晚飯時。可亭回來。對史宜說。將軍對我談起。老表兄來。很喜歡你。規矩。我看你。不如拜了將軍的門。借此可以進行。史宜大喜。說道。難得老表弟如此關心。自然遵命辦理。但是送將軍的禮物。要以何樣為好。可亭道。將軍倒也不在乎此。但是不能不各盡其心。便湊近史宜的耳邊說道。我看老表兄。帶得有烟土。據我看。不如就用這個東西。作贊敬。再配幾色禮物。老表兄不知道。近來北京的重要人物。倒有大多數。抽洋烟的。凡是鑽路子。望缺的。便用烟土作禮物。比送他金子。還希奇呢。史宜道。我現在帶來的。土約計也有二千多兩。我的意思。送將軍一千兩。你看何如。可亭道。就是這樣罷。史宜正待說話。這個當兒。電話機噹噹的响。可亭連忙走到電話箱邊。去接電話。却是將軍在韓家潭春豔院。玉英的屋子。擺酒約可亭。即刻便去。

可亭叫人招呼馬車一直出門走了。約有一個鐘頭，只聽電機噹噹的响個不住。可亭的管家因主人去吃花酒，料想一時不得回來，一個個都出外逛茶室去了。史宜叫人不應，走到電話箱邊接電話。原來是可亭拍電話回來，請史宜到春豔院去。史宜急忙換了一套簇新的衣服，坐着包車，一直到韓家潭春豔院來。一進門，問玉英姑娘的屋子跑廳的，以爲是玉英的熟客，招呼他到一間屋子，高聲呼喚玉英。姑娘史宜正想走進這間屋裏，恰好可亭向玻璃窗內一瞧，見是史宜，連忙走來招呼他到玉英本屋子裏。只見將軍同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者，靠在床上吸煙，兩人身傍俱有姑娘陪着。將軍見史宜進來，起身招呼，同將軍靠着的老者也起身招呼。史宜可亭向老者道：「這是舍親史香泉，又向史宜道：「這位是某總長。史宜重行鞠躬，然後坐下。不一刻，擺上棹面，將軍是主人，只有這位總長可亭。史宜三個客人，可亭叫的姑娘是武陟班的花醉芳。史宜沒得姑娘，可亭薦了一個，與他却是王廣福斜街北班的大翠。紅總長賞識的這個姑娘，名叫花雲仙。將軍的酒量很大，總長不能吃酒。雲仙代總長打了一個通關，輸了十二拳。雲仙代吃將軍，又同衆人豁了一轉。這一檯酒，直吃到十二點鐘方散。第二天，史宜就到大翠紅屋子去擺酒，請的客仍是原人。從此史宜與總長將軍拉搦不到一月，竟得了財政部的事，租了一所極寬大的公館，儼然與一般政界軍界的人往來。他住的房子就在取登胡同門外，常放着汽車馬車，的便是籌安會發生。史宜便入了籌安會當個理事，統率辦事處。也有他在內。不料到民國五年五月以後，我同這個朋友再過取登胡同門前冷落紅牌上，只有史宅兩個字，非復從前之馬車喧闐了。

墨 漫 廬 隱 墨

新 華 公 麼

(夷 定)

趙季珊之善政

趙爾豐殘忍好殺禍川歷史談者夥矣願亦有善政足錄當趙任四川邊務大臣時以邊防空虛力主移民實邊之議下令所部兵士准娶蠻女為妻以安其久於行役之心一再告誡且嚴訂專條凡既娶蠻女者報名註冊而後永遠不得遺棄每月須酌出餉銀若干以養家室如有私合而不報者查出重究此實實邊善政惜令下未久趙遽升署四川總督後遂無人復言此事矣

沈鵬曾之持正

拳禍未作以前沈太史鵬曾嚴疏劾剛毅等疏入為廷臣所阻不得上聞太史忠憤激發毅然掛冠而去走天津更草萬言書訪國聞報主筆(日人所辦華字報)請為刊載主筆從之既刊為剛毅等所見大恨欲獲太史而殛之乃指太史為保皇黨徒挾外自重心存叵測下令各省通緝且恨國聞報益甚欲封禁之則權力有所不逮乃取締官民閱看時上海同文滬報(亦日人所辦)載西后廢立之謀亦多指摘同受取締西太后之惡國聞報不殊洪憲皇帝之惡順天時報也

小言情
幾重磨折

(瘦 樸)

浙東戎文賓。以鹽販起家。積貲巨萬。溫飽無憂。性更慈善。里有貧乏者。推食解衣。無吝色。年六十。猶無出。人咸代恨天道無知。戎知無可如何。惟諉之於命。嗣納鄰兒蔣祝生。爲螟蛉。易其姓曰戎。無聊之舉。惟藉娛暮境耳。祝生性聰穎。能以事得父母歡。戎大慰。視之亦如己出。無何。戎夫婦相繼死。祝生哭泣盡哀。如喪考妣。初戎之易簣也。曾遺囑祝生。襲其所有。故祝生部署喪葬。畢卽守貲。續戎氏血食。戎族無賴。羨其貲。鳴於官。并重賂之。謂祝生非戎。出不得爲戎。後開庭一訊。祝生不得直。遂被逐。時祝生生。父母早物。故祝生。行。道。途。遽。爲。無。依。孤。兒。

祝生旣被逐。徬徨無所之。惟暗彈珠淚。及暮。益無可爲計。不得已。入城外蘭若。求一宿。寺僧某。詢得其情。憐而納之。僧固通翰墨。因教之讀。而祝生聰慧。越二年。四子五經咸卒業。僧大慰。益培植之。會四月四日。土地神誕。寺中香火奇盛。遊人如織。遐邇男女咸集。祝生亦出而與其盛。寺門外本有大河流。通四明等處。祝生散步河畔。見一舟迎面來。纜焉未幾。一男子登岸。年可五十歲。一婦人亦隨之。俱登并相偕入寺。少焉。四五婢子擁一麗人自艙中出。亦舍舟入寺。祝生遽尾之。已而男子失一摺扇。祝生拾之。及見其拜佛。拈香畢。卽以奉。趙男子嘉其誠。頗感。謝祝生日。物各有主。烏用謝。男子益嘉其語。詢以姓氏。生以告。男子曰。君旣越產。曾知此間戎文賓否。祝生答以知之。男子曰。悉其近狀乎。祝生以死告。男子聞言。異而且惋。良久。乃曰。若人遽不起耶。天道無知。此言良不謬。祝生聆其語。不覺悲從中來。淚珠雨下。男子異曰。君與戎爲姪。耶抑通家耶。祝生以螟蛉告。男子異曰。然則君乃余之中表甥也。祝生卽拜呼姑父。并見姑。

母焉。蓋男子乃婺水富商姜作均與戎氏爲中表親。惟山川修阻不通音耗者凡四五載。此次挈妻女來越進香。滿擬順道一訪。及聞此耗。驚極似疑。嗣生復告阿父死後狀況。及己身被逐。寄居寺中。事姜更晞。噓不止。翌日。姜擬返棹。邀生偕歸。曰。古刹長留。非永遠計也。生曰。辱承吹植。感難言喻。然寺僧有教。養恩一飯之德。不敢忘。烏得不告。而別。姜曰。然。以白僧。僧不可。姜強之。僧執生手。依依生亦揮淚不止。姜催促再四。生不得已。乃載拜曰。微吾師。烏及此。所以半途而別者。非好新惡舊也。實重以姑父之命耳。今行矣。他日有成。決不敢忘。大德師其珍重。言已。偕姜下舟。僧涕泣送之。蓋僧與生非有夙緣。所以教之。養之。栽之。植之者。以生性誠慎。將來必成大器。而作均之所以愛生。重生。邀之。偕歸者。亦以生拾扇見歸。誠實可嘉耳。

生既抵婺水。作均關西齋爲生書舍。令其自修。生益勤奮。終日埋頭窗下。不妄出。亦不妄遊。明年。應童子試。得青其衿。姜大慰。因勉之曰。學問無窮。光陰有限。毋一衿自足。遽礙前程也。生謹諾。越年。復應鄉試。生勉力結構。及榜發。乃下第。生頗鬱鬱。恐負作均期望也。作均因慰之曰。天下事在反求。毋以一試不售。遽餒終身之志。吾侄青年。苟以此益加勤奮。前程正未可量。胡抑抑爲生終不樂。蓋時已弱冠矣。作均無出。僅弱女一字琴兒。卽前隨越州進香之麗人也。至時。作均以祝生勤且誠。將來必成大器。頗屬意。以期半子靠。微示婦。婦大不謂然。曰。窶人子。豈富室女所得配。擇婿無他道。但求門楣相當耳。汝年老神昏。事多顛倒。將來我家女不隨窮鬼作乞婦者。幾希。作均笑曰。汝眼力太淺。此乘龍婿也。言之再四。婦恚。竟與夫壻存意見。作均性本剛愎。至是乃曰。汝既輕視祝生。若是吾必嫁之。婦益恚。曰。祝生如發達。決

我眸子去。吾以爲一領青衫。猶僥倖而來也。姜於是與婦意見大抵觸。幸琴兒周旋其間。得不決裂。明日姜竟超生舍。問其聘也。未生日。未也。姜曰。吾家琴兒。與侄年相若。吾意將屬汝。可乎。生聞言。惶悚無地。木立久之。始羞澀答曰。辱承栽植。已荷殊恩。更何望其他。况彩鳳隨鴉。齊大非偶。得不折死乎。姜固負氣而來。如不達目的。反遭閨中人匿笑。比聞生語。拂袖起曰。是否。兩言決耳。烏用是迂腐語。生載謝不敢。姜怒曰。是太輕視吾父女矣。小子不識好歹。請從此辭。生知意急。曰。事固無不可。所爲者門楣耳。姜曰。汝吾甥也。舊親重結。新親胡門楣之。不當如果可也。則諾之。他非所計。生遽諾焉。姜欣然起。攜生案上摺扇去。臨行。顧生曰。此卽信也。生思麗人。余曾一覩。他人求之。且不得。余却爲念至此。頗自慰。

姜入內。以摺扇示婦曰。好嫻緣。今竟成就矣。聘物在此。汝其觀之。方知余之言出必行也。婦恨極曰。老悖作事。顛倒害吾琴兒不淺。他日。窶人子如不振翼飛。吾將挾汝眸子。言竟復大肆咆哮。姜亦出怒言。喧譁聲達戶外。幸琴兒踉而請罪曰。榮辱有命。阿父母以此爲喜。阿母亦毋以此爲慮。致以兒一身事。累堂上。憂貽外人笑。適足以增兒不孝罪耳。婦聞之。氣稍餒。姜亦憤憤出。然生固不知此中奧妙也。

他日。婦復謂琴兒曰。汝父太昏瞶。陷女於苦海。母必有以奪其事。琴兒含羞答曰。食言不可。過慮毋庸。毋弗與阿父負意。氣聽之可也。婦聞言。知琴兒亦屬意祝生。與己意均處。反對地位。心益不樂。而其反動力。適足增對於祝生之惡感。於是日加白眼。恨不欲逐之。以爲快。適鄰有趙嫗來。謂同邑龔某子。門第與姜家埒。欲下玉杵。願與琴兒作撮合山。蓋嫗固不知琴兒之已爲羅敷也。婦聞之。恨益中來。乃爲道琴兒已許祝生。并夫婦意見懸殊事。嫗固善奉迎。喜饒舌。信口雌黃。是其本來面目。知婦之無意於祝生也。卽曰。

若家姑娘。乃天人。恐俗子得之。無福消受。轉足爲小姐累也。婦曰。然吾固計之稔矣。其如老悖堅執何。嫗曰。是易易耳。聞祝生係孤兒。飄泊無所。君家乃以嫗名義納之。待之不可爲不厚矣。今若是逐之可耳。婦曰。吾曾計及此。其何老悖耳目何。嫗曰。然則容我圖之。思索良久。曰。得之矣。婦曰。計將安出。曰。酖之可耳。婦蹙額作狐疑狀。嫗復鄭重言之曰。舍此毋他策矣。夫人欲拯姑姑於他日。非此不可。婦意決諾焉。嫗臨別復諄囑曰。如得計。姑姑卽常應襲子雀屏選。婦亦諾。送之出門。將待行之來夕也。婦有小婢名珠娥。性聰穎。隔屏聞其語。急走告生。生初不之信。珠娥曰。夫人之於不利於公子者。已非一夕矣。大禍臨頭。而猶不覺生死兩途。公子自擇他日。當知婢言之非妄。婢恐受夫人責。不敢久留。公子請速行。言已。匆匆去。祝生駭曰。事若此。吾猶如墮五里霧。微此婢。命在旦夕矣。卽把筆作書。留別作均曰。姑父鈞鑒。侄頃應友人之召。已遠行。栽植之恩。將以報之於來日。臨行匆匆。不克面辭。相見有期。諸祈珍重。書竟。置案上。匆匆拔關出。翌日。姜覓生於書舍。勿獲。得其書讀之。乃曰。祝生素誠實。此次不別行。其迨有意外事歟。以叩家人。咸答不知。急倩人四出追尋。亦勿獲。無可如何。只得禁僮僕勿以告琴兒。婦旣聞生遁。亦深喜。以爲較遜於酖之耳。惟知琴兒曾屬意於生。亦禁諸婢勿爲琴兒言。

生旣出婺州。行行重行行。越宿而抵松川。囊空金盡。壯士無顏。不得已。鬻書以餬口。一日。有鄭浩然者。踵門索書。坐談旣久。各詢姓氏。鄭乃生之父執也。憐其遇。因舍之。并令教其子讀。生以一枝可借。深自慰。旣思已之所以見棄於姜婦者。實因一襲青矜。加以出身微賤。不足炫耀於他人耳。嗟嗟人情世態。誰不趨熱避涼。於是益加勤奮。力求上達。課讀之餘。輒孜孜窗下。無何。浙大水。平地浪高數丈。田疇廬舍。盡入駭

浪洪濤。人民之身葬魚腹者。數以萬計。松川居近山陬。地勢較高。得無恙。邑之慈善家。集巨貲。雇巨舟。并善泗者數十人。以撈拯之。惟邑人性狡猾。怠於從事。乃請生任監督之責。一日。上游飄來一巨木。上附數人。生急命救。無何登岸。則作均與婦及琴兒也。見生。大泣。生不遑置問。急令其更衣。而琴兒質弱。遭此奇災。已不省人事。生急灌以薑汁。覆以重被。始甦。作均一家戚感。生再造德。并白受災狀。嗣復詢生何來。此生以婢言。告作均。怒欲殺婦。經琴兒哀求。始已然。婦已慚恨。交并生頗大度。不以爲意。出束脩。賃屋居之。越數月。生應鄉試。舉孝廉。明年成進士。授六合縣令。先是作均感生德。益加親愛。屢欲使其與琴兒行成婚禮。生却以未及其時。至是乃曰。可矣。遂先行合巹禮。然後奉作均夫婦挈琴兒以履。新作均以祝生貴。乃謂婦曰。前言若人貴。可挾汝眸子。今果如何。生力爲緩頰。琴兒亦恐事決裂。踞而請曰。阿母。前言戲之耳。父必堅執。胡爲者。今若是。徒增兒之罪。作均始已然。婦已愧煞矣。

生既履新。行經蘭江。寓逆旅。少焉。逆旅主人婦進膳。熟視生及琴兒。久不去。立炊許。忽放聲大哭曰。主人與公子。姑娘。誰適耶。余卽小婢珠娥也。生等聞言。驚失色。視之。良信。詢之。則曰。前遇水災。與主人別。飄泊至是。幸獲救。刻已嫁逆旅主人矣。生以珠娥對已有再造恩。令其隨同赴任。既抵六和。賃屋舍之。月給薪米焉。

生宰六合凡五載。政聲卓著。明年擢太守。復越四載。始乞歸假。事作均夫婦如父母。與琴兒伉儷尤篤。無何。作均夫婦相繼死。生禮葬之。生生子四。孫更繁。至今猶業儒。咸卜居於發水城西。當生之宰六合也。曾倩人詢越州僧。知已圓寂。生哭拜其墓。并春秋祭之。嗣令其子若孫亦如之。聞至今猶勿替云。

· 幾重磨折

六

瘦。樸。曰。生。之。境。遇。亦。奇。矣。然。僧。也。婢。也。作。均。也。琴。兒。也。能。識。生。於。末。路。獨。器。之。重。之。是。更。奇。矣。若。彼。婦。者。趨。熱。避。涼。頻。加。白。眼。見。識。眼。力。何。淺。若。是。遇。災。獲。救。隨。同。履。新。宜。乎。汗。流。遍。體。惶。悚。無。地。而。其。不。爲。作。均。扶。眸。子。去。猶。大。幸。也。吾。友。一。厂。曰。世。風。日。下。至。今。更。甚。炎。涼。趨。避。誰。曰。不。然。君。何。獨。責。彼。婦。之。深。也。吾。語。爲。之。塞。

節烈苗婦苦節記

(劍山)

黃長癸。湘之益陽人。椿蔭早謝。萱草中凋。家道小康。衣食自不足虞。長癸幼依季父。長則業商。操勝算。精營術。家境由此益豐。欲往山中。與苗獠相貿易。收其棉出售。以圖厚利。

湘省居長江右岸。本古三苗地。苗民蟄伏山中。巢居穴處。茹毛飲血。其風俗與上古無異。性剽悍。矯捷善走。時出擾民。官軍捕之。則竄藏山谷間。羊腸鳥道。紆曲縈迴。非習於地勢者。莫敢深入。故歷來官吏對於苗番。未有不取敷衍主義。擯之化外者。苗地種植以棉爲大宗。第產棉雖多。不知供機織。專以待漢人之收買。而收棉者非老於此中。及熟識途徑。則不能入。間亦有未諳途徑者。則必娶苗婦以爲介紹也。漢人欲娶苗婦。其事甚易。不行六禮。不必媒妁。待時而動。一發卽合。長癸既欲入山。苦無介紹。再四思維。乃決計娶一苗婦以爲利用。

苗俗男女婚禮。大異中土。每值暮春。男女相率出行。號歌郊外。以示求偶。設歌聲相應。意氣偶合者。則愈歌愈近。如珀拾芥。由是親戚往賀。父母來迎。而一雙佳偶。攜手言歡。百年好合。定於茲矣。

李娟娘者。苗女也。居於谿間。事親以孝。聞娟娘雖生長苗俗。感受苗風。而生性孤僻。不與凡同。常嗤苗風之陋。而嘆漢俗之嫻。故年已及笄。猶居深閨。待字父母。雖欲爲之擇壻。而娟娘出遊數年。其所聞者。皆蠻歌所見者。多蠻子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婉轉珠喉。自未甘輕於一試也。某年春日。娟又出行。至郊外。但見桃花如醉。楊柳招人。觸景生情。徒增感慨。而蠻腰微展。蓮步徐行。適足爲天然圖畫。增其點綴。斯時遊人遍野。士女如雲。攜手談心。交肩而過。是殆新偶者矣。前者歌。後者應。欣欣之意。萬衆若狂。娟娘恨人能不

悵。觸。正。無。聊。間。而。夾。岸。綠。陰。深。處。歌。聲。清。脆。抑。揚。可。聽。白。雪。陽。春。一。時。絕。唱。是。必。漢。人。來。求。新。特。意。者。天。假。之。緣。竟。我。初。志。耶。一。點。芳。心。怦。怦。躍。動。不。禁。亦。引。吭。高。歌。且。歌。且。行。旁。近。水。涯。而。隔。岸。歌。者。亦。出。林。外。四。目。相。視。咸。愜。心。懷。伊。何。人。斯。長。癸。是。也。長。癸。自。立。志。娶。苗。婦。故。每。屆。三。春。朝。夕。出。遊。隱。身。深。林。間。藉。以。窺。伺。而。不。肯。輕。於。一。唱。自。遇。娟。娘。頗。遂。素。願。一。見。傾。心。而。婚。事。成。矣。

成。婚。以。後。偕。入。山。中。目。的。既。達。專。俟。棉。子。成。熟。收。買。以。歸。光。陰。荏。苒。轉。瞬。數。月。溽。暑。已。過。秋。風。徐。來。苗。人。結。伴。相。與。採。棉。田。中。長。癸。亦。往。以。助。其。婦。田。事。既。畢。乃。盡。買。山。中。棉。作。束。裝。返。鄉。之。計。往。商。於。娟。娘。父。母。不。之。許。固。請。而。後。可。以。告。娟。娘。娟。娘。本。淑。女。雅。不。欲。以。倡。隨。之。愛。阻。男。子。遠。大。之。期。故。不。獨。不。阻。且。慫。恿。焉。特。娟。娘。方。娠。故。於。長。癸。行。時。指。腹。以。示。意。長。癸。曰。爾。我。雖。爲。異。族。而。伉。儷。之。情。則。有。過。也。俟。卿。分。娩。之。日。卽。我。再。至。之。時。天。日。昭。昭。矢。不。負。約。於。是。遂。別。

長。癸。自。出。山。後。意。不。忘。娟。娘。故。山。徑。縈。紆。我。行。濡。滯。日。之。夕。矣。猶。在。苗。境。也。方。欲。作。頓。裝。計。忽。聞。呼。嘯。一。聲。十。數。苗。蠻。蜂。湧。而。至。聲。言。不。取。長。癸。命。誓。不。休。長。癸。處。洞。中。久。習。苗。語。因。答。曰。夙。無。仇。怨。何。遽。相。逼。姑。讓。我。行。誓。必。相。報。苗。譁。曰。若。久。居。吾。鄉。熟。識。吾。道。今。任。汝。歸。一。旦。引。官。軍。來。我。輩。無。噍。類。矣。不。死。汝。不。已。也。長。癸。大。慟。呼。天。而。哭。曰。既。不。能。生。惟。有。死。耳。我。死。不。足。惜。其。如。娟。娘。何。遂。觸。石。而。死。苗。見。長。癸。死。皆。大。喜。埋。其。骨。以。去。

歲。月。不。居。時。光。易。逝。一。剎。那。間。而。娟。娘。分。娩。期。至。矣。及。產。舉。一。雄。三。日。之。後。娟。娘。之。父。母。遂。令。娟。娘。出。居。於。外。一。蓋。苗。族。男。女。成。室。男。則。居。於。女。家。迨。女。分。娩。三。人。方。得。同。歸。也。一。娟。娘。以。長。癸。不。在。無。家。可。歸。惟。

日與無識之雛相依共處。寂寞無聊。不可言狀。兒善啼。日夜無息。每啼則娟娘心益傷。思婦之淚斷續如縷。憶長癸去已八九月矣。屈指歸期。已乖夙約。而杳如黃鶴者。反不若江潮之有信也。積想既久。不免怨懟。而彼時長癸則已飲恨黃泉。幽明路阻。詎能相見也。

歲月駸駸。流光迅速。娟娘撫孤已七八載矣。孤名承漢。聰明伶俐。亦未知無父之苦。第有時出門。或受人侮。則必號哭而歸。以狀白母。甚欲覓阿父。以求相助。釋子何知一切舉動。惟知率真。而自娟娘聽之。不禁觸耳。驚心。淚隨聲下矣。一日承漢自外歸。則娟娘方掩袖哭。見而大號。問母所苦。不之對。再三問。乃以長癸事告。且決計往尋。承漢曰。母女流。何能遠出。兒欲往尋。又苦未識父。無已。其母子偕行乎。娟娘許之。遂即日行。而承漢所愛白犬亦固請於母。攜以相偕。一日行亂山中。犬忽伏地哀號。作人立狀。承漢揮之。亦不去。娟娘知有異。命承漢掘地覘之。則白骨纍纍。實滿坎中。娟娘見之。逆料其夫必遇害。不覺大慟。遂負骨返。某夜娟娘夢長癸至。嗚咽而言曰。我卿我死矣。與卿別後。薄暮抵某處。突來仇人十數。致我于死。嗚呼。賢卿從此訣矣。卿其善撫孤兒。長成後。攜回益陽。庶我出禮義之鄉。不至入無知之族。卿其誌之。骸骨已得。我無遺恨。明冥異路。請從此辭。言畢。遂隱。娟娘挽之。不可得。失聲哀號。瞿然而醒。枕畔啼痕猶未乾也。因決意率承漢回益陽。及至。長癸季父不之納。母子備於某富翁家者三年。卽以所得資。爲長癸覓地營兆。葬於益陽城下。某富翁知之。嘉其節孝。因分屋以與娟娘母子居。且令承漢讀。卒成進士。後具表爲母請旌。御賜一門節孝匾。鄉里榮焉。

劍山曰。右事爲湘友屠君所述。或謂明末事。或謂前清中葉事。總之苗族有此女子。誠爲難得。以視今日

女學生之滿口自由。動言離異者。相去奚啻霄壤耶。

娟娘。苗女也。苗民梗化。而其類猶能以節烈著。我中國素稱禮教之邦。不知讀是編者。其感想何如也。

孔子曰。禮失而求諸野。觀於娟娘事益信。

定夷誌

篤長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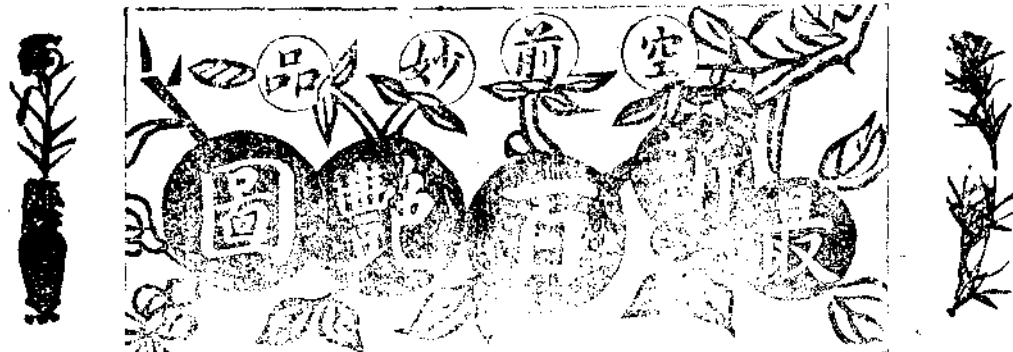


說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技擊為吾國武術之國粹近年以來愛國之士見國勢之不振極力提倡尚武技擊之學良而復盛此書為寶山朱鴻壽先生著先生精於拳術商務中華兩家皆有先生所著之技擊專書極為風行此書則探本溯源言之津津有左右逢源之妙每冊定價三角



元 一 價 定 版 出 版 三

此書係本局選擇北京天津上海蘇州南京揚州漢口廣東各地名妓小影百餘幅而製成近數年間之名妓多萃此一集中既讀之再選於精而又精南都粉黛北地脂粉嬌容妍並皆佳妙且製版精工印刷活潑此百餘美人尤個個栩栩欲活如見其人以視描寫之畫更真更令人神往初版再版俱不及一月即全數售罄於此是見內容會之歡迎茲特加工趕印三版現已裝訂成書布面金字洋裝厚冊裝潢亦極美觀書印無多欲購從速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小說 同命鳥

一名後仇僂福

(續)

昆陵李定夷著



第六章 納涼夜話

南風熏矣。荷香熟矣。午節既近。一轉眼間。已是盛暑。新寓雖非渠渠夏屋。然視去歲渡暑情景。已覺爽颯許多。和哥放學家居。擯絕酬酢。日惟栽花種竹。以行樂袒胸跣足。意殊適也。渠嘗語余曰。人生如朝露。富貴若浮雲。吾自爲社會服務以來。擾擾十餘年矣。閱世雖不爲深名心。却已早冷。幸而得妻如汝。尙有生人之樂。否則天地間之事物。無一足以使吾繫戀。吾早與世人斷交矣。余規之曰。和哥理想太高。使人盡如汝之抱厭世主義。成何社會。成何國家。余以爲吾人在社會上生存一日。卽應爲社會上服務一日。汝殆以半生潦倒。故壯志盡灰乎。諺云。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進一步言之。固足灰心。退一步思之。似汝方今地位。亦未嘗無樂觀也。和哥笑曰。妹言如此。令人感悚。交并吾見世之爲人。婦者。每不愜於其夫。或病名或病財。總之爲虛榮心所驅策。因之而反目者。余目覩不少矣。汝獨無此習氣。常以好言慰吾。吾能勿感汝耶。雖然。吾爲丈夫。子不作萬里封侯之想。而甘老死牖下。今日聆妹嘉言。則又爲之悚然矣。余曰。虛榮心三字。固爲女子之通病。然讀書明理者。不當如此也。女子旣嫁。職在相夫。凡如哥所云者。直可置

爲不良之婦。世風日薄。此輩日多。其能盡婦道者。人遂珍爲鳳毛麟角。實則凡爲人婦。皆當如此。和哥深以爲韙。謂此言足爲今日婦女之藥石。所恨不能執人人而感悟之耳。

一夕天熱。芙蓉影姊妹俱已寢息。余夫婦納涼於園中。瓊娘亦至。繁星萬點。閃爍長空。晚風陣至。暑氣頓消。余乃請和哥述故事以資消遣。和哥曰：近十年來。吾所知之官場笑話。或爲耳聞。或爲目覩。頗屬不少。妹願聆之乎。余曰：宦海現形。饒有趣味。哥能述之。爭不歡迎。和哥乃演講曰：某孝廉挑選縣令。籤分廣東。初謁藩司。倉猝無以酬對。忽問曰：大人尊姓。藩司駭甚。姑應之曰：姓某。孝廉俯思有問。又曰：胡大人之姓。獨不見於百家姓上。耶。藩司益惡之。漫聲答曰：本司係旗籍。貴縣甯不知耶。孝廉復詢曰：大人在何旗。曰：正紅旗也。曰：正黃旗極佳。大人何不改籍。藩司勃然大怒。問貴縣何省人。曰：河南。曰：汝明日可改山東去。孝廉唯唯而退。明日藩轅牌示。勒令改教矣。余聞之。笑曰：此人可謂愚極。此與某委員問袁端敏姓名事頗相類。藩司能虛與委蛇。而不拂袖離坐。尙係大度恢恢者。和哥曰：余今再述一事。一學究讀書不能。青一衿。聞開捐例。乃納粟爲知縣。得權汴省。某縣篆將試士。問幕友曰：凡作文果以何者爲佳。何者爲不佳。幕友以其言殊泛。一時無從回復。乃曰：文章第一須看用筆。用筆能好。便是佳卷。令恍然大悟。場期唱名給卷畢。召多士而訓之曰：汝輩作文首宜講究用筆。用筆不好。文即不佳。考生素知令胸無點墨。今忽聆此斯文。語方相與。錯愕令復曰：某少時作文亦極講究用筆。每置一管。非一二元不辦。衆聞之。始明其誤。爲之哄堂。和哥語既。余與瓊娘俱爲齒粲。和哥沉吟少頃曰：此事尙不滑稽。今猶有視此更可發噱者。官場之中。形形色色。洵是無一不備。蓋一入政界。便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矣。某縣廣文年老而貪。諸生莫不

憾之會學使按臨學使固少年科甲最惡皓髮白髯者見之輒曰汝年已老當歸頤養必黜之以故年高者無不憚之廣文此時急求烏髮藥而又不肯破其慳囊勒派諸生代覓之諸生中有黠者乃告之曰門生之戚某官於閩有奇藥名透骨換毛丹初染則紅三染則黑澤如髮滑潤有光無價寶也生感師恩讓得少許師果需此當以奉敬廣文大悅索其藥生予之廣文如法點染一染而紅再而絳三而紫赤愈洗則愈鮮明尋其門人不知何之於是匿不敢出學使至亦勿稟見遂致仕歸長爲紅鬚子矣余笑曰此事不僅可笑却亦快意余昔聞人言以龜溺與紫草同熬可合成一種顏料染髮纓卽用此色門人所贈廣文者殆此物乎和哥曰余未日覩想當然耳今余已說三事妹能交換一則乎余思之重思之搜索枯腸幸得一事卽發言曰某縣令性猥鄙蒞任以後絕無政績可言日惟媚上是務會同鄉某來撫是邦令足恭彌甚上轅投謁時百僚咸集令於儀門膝行而進及堂叩首如搗蒜額上盈起如卵絕不惜也叩畢袖出珠串潛置撫軍座下又伏地不起見撫軍面有怒色又曰大人是卑職之父卑職是大人之子卑職伺候不周大人訓誨可也撫軍勃然變色曰汝欺本院太甚取珠串擲座前叱之使退同僚代爲解免撫軍曰汝等不知彼非趨奉直玩我耳我與彼同鄉彼素懼內每日晨起必具衣冠於寢門外叩首問安盥漱既畢則膝行至妝臺畔伏地獻珠玉以作簪珥妻有不憚則俯首求訓誨不止適見景象宛然相同彼殆以細君戲本部院也豈不令人髮指衆唯唯亡何某令竟爲撫軍參劾而去余談既和哥曰如此上司如此屬員真一對妙品也瓊娘笑曰滿清官場之卑鄙齷齪爲公子夫人形容盡致矣今余亦憶及一事可以續貂余喜曰瓊妹亦有所述乎曷勝歡迎瓊娘曰此事非余所耳聞亦非余所目睹余不俟其言畢

急問曰。異哉。妹言不出之耳。聞目睹。更從何而得知耶。瓊娘笑曰。余故先作奇言。以驚人耳。實則余亦得之目睹。不過爲間接之目睹耳。余笑曰。妹言益不可解。目睹從無間接直接之分。所謂間接之目睹者。必爲耳聞。然則妹却早言事非耳聞。果何說乎。和哥不待瓊娘答。余卽曰。我知之矣。彼所謂間接之目睹者。殆得之自書中也。瓊娘驟然曰。彼公子猜破矣。余亦恍然。自謂悟性遲鈍。乃爾思之。能不啞然失笑。旣而瓊娘述故事曰。清朝武官強半白。丁然輒好賣弄文墨。以掩其短。提督某嘗治軍江南。武廟落成。提督自撰聯語曰。忠義勇謀志高安天下。英名一世成佛萬古傳。又譏戲臺聯曰。文官百姓喜的是風調雨順。武將兵丁樂的是國泰民安。聯成質於提學使者。學使固圓滑者。讚口不絕。記室固略解文墨者。請提督再行斟酌。提督怒曰。吾已就正文宗。汝獨以爲劣耶。記室不敢復言。竟爲書之。粉成金字。高懸廟內。見者莫不捧腹。此事余得之某筆記中。確否不得而知。然以意度之。武員鬧此笑柄。當亦極尋常之事。如余之不通文墨。視之尙不可解。試使通人讀之。當毋絕倒和哥笑曰。余腹所儲之官場笑史。若窮搜之。雖竟夕不能盡。今晚矣。吾輩可歸寢。余曰。今夕所聞。皆極有趣之談。余當實諸日記也。

鬢紅曰。首段所談。足爲近世婦女之藥石。不當以小說論。卽以小說論。亦極有功德。世道人心之醒世小說也。吾於是見作者之苦心孤詣矣。到處有用意。亦到處抱一救世主義。同命鳥之價值。當在伉儷福之上。

所述政界各笑史。儼然一部官場現形記。淺測之。不過供人一噱耳。實則此亦傷心人之語。國之不競。此輩民賊實尸。其咎作者曲爲形容。殆亦有慨於中乎。嗟乎。勝國已矣。今日何如。尤而效之。更有甚焉。

沉沉黑幕安得有心人一一揭之而使有所顧忌耶。

第七章 嘉賓從遠來

潯陽。擊鼓。蕩地。傳來。是歲之夏。贛都督起兵討袁。以項城有帝制自爲之心。宋案發生。其端益露。故武甯李公首先發難也。國人警於辛亥之恐慌。紛紛逃避來滬。視十里洋場。不啻安樂窩也。時則而甯而皖而粵而閩。民國二年六月九日。項城魏贛督李烈鈞官。以其有不臣之志也。七月十二日。李在湖口宣布討袁。十五日。黃興入南京。宣布江蘇討袁。十七日。柏文蔚獨立於安徽。十八日。陳炯明獨立於廣東。二十日。孫道仁獨立於福建。次第響應。滬上一隅。亦復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和哥慨然語余曰。華界不可久居矣。甫獲安宅。遽生變故。奈何。余亦愁慮萬分。答曰。現在警署爲維持治安。防制謠言。計不許居民遷徙。吾家卽去。亦祇可攜細軟而行。此間房舍。惟有付之銖將軍耳。和哥曰。吾往外間探詢。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或謂前滬督陳某已設立總司令部於滬日內。將奪取製造局。或謂革黨已與北兵團長鄭某訂有密約。上海可無煩兵革。甚且謂領事團已照會華官。離租界十英里以內。不准開砲。違則駐浦各國兵艦。當然出而干涉。是上海已不能用兵。華界亦可安然無事。凡所云云。各有見地。吾殊勿能決。妹能爲吾決之乎。余曰。余婦人不知外事。哥不能決。余更安能決。和哥無語。余又曰。鄂渚何如矣。辛亥之役。砲火臨門。一夕數驚。此地爲水陸要道。兵家所必爭。瞻望家山。殊令人繫念不置。和哥曰。吾邑有黎副總統坐鎮。此公以穩健著。決不忍糜爛其民。余唯唯。時則余家之果否遷徙。卒無確切之決斷也。

越一日。市面之俶擾如故。議論之龐雜如故。余嫡庶兩人。急先爲逃難之籌備。聚集各種細軟於一處。以

便可隨時攜之而行。日中，午飯未半，忽來不速之客。三余等見之，驚喜交并。三人爲誰？華哥夫婦及芝香也。此皆余意中所憶念之人，而不圖晤面於今日。患難相逢，更增親熱。余於愉快之餘，幾并酬應而忘之。樺姊先言曰：「事禍矣！此地寧可久居？洋場在邇，余等風塵僕僕，猶不遠千里而來，矧汝家僅一舉足，間即可避危就安。胡今猶戀戀不去耶？」余置不答，轉詢樺姊以來滬情形。樺姊曰：「湖口軍聲傳來，吾邑鄂贛，連道路相顧失色，驚弓之鳥，聞弦聲則胆落，勢固如此。余翁余姑鑒於今則革軍聲勢浩大，袁家兵力亦非清廷可比。雙方之酣鬪，正無已時。大軍已由京漢鐵道次第運鄂。吾邑不幾又蹈前禍耶？因是決意他徙。初本擬赴漢口暫居，嗣以漢口在武昌漢陽之間，離戰區實近。雖租界仍多危險，同是一邊遠，近無異故易地來申。今晨抵埠，現寓平陞旅館。余翁余姑及蘅香頃悉在寓，余以念妹故，急來此。幾經訪問，始行尋得……余已不耐再聽，急問之曰：「朱家俱無恙乎？」阿父阿母康健猶昔。否？樺姊曰：「余行時曾往省雙老阿母頗欣然，謂『汝此去，姊妹完聚，蓉兒客中可不患寂寞矣。萬一鄂事緊急，吾家亦須他遷。』巖山夫婦亦俱安適。良姊嘉妹兩家亦復閤宅康強。時華和兄弟方如吾姊妹之聚鬪，華哥力勸和哥暫避，和哥意爲之決，祇以租界有人滿之患。余家人多，此時何從覓宅？若就客寓棲止，固勿論。旅資數倍於昔，卽不爲儻來物計，嚙來空屋以居，余輩且也。時局之擾攘，正不知何時甯息。旅館又豈久計乎？爲此問題，煞費躊躇。余此時忽失聲曰：「華哥，樺姊已否？午餐乎？」余心神不甯，腦筋昏瞶，并此事而忘詢問矣。樺姊曰：「吾等尙未進膳，但際此粟六之時，雖食且不下咽，妹毋別備，他殺卽此鼓腹足矣。」余頷之，瓊娘乖覺不俟，余言先潛往廚下去。

膳既議定。余夫婦先偕華哥樺姊至平陸旅館。省視叔父孀母。然後華利兄弟出外探聽消息。順道尋覓房屋。所有已經搜集之細軟衣飾。則攜往樺姊家寄存。此議既決。余輩遂行。芝香視蓉影長。二齡已十二歲。余素愛之。平時輒好逗之笑。此次來省。未嘗與談一語。比行始獲間吻。其額亦足見當日之歷落矣。抵寓。余夫婦同向叔父母道安。蘅香與瓊影同庚。年已七齡。余離家半年。蘅香亦長大幾許。今日依依。余側似亦知久別重逢。爲可戀者。華利兄弟尋出。余遂偕孀母樺姊閒話。越三時許。渠兄弟返寓。和哥急告余曰。華界居民挾箱籠而行者。絡繹於道。余且訪得確耗。革軍總司令陳其美。已發密令。令鈕永建爲司令。分道進攻製造局。非今夕。卽明宵當舉事也。北兵團長鄭汝成。已協同海軍總司令李鼎新嚴陣以待。砲火一動。戰事必劇。蓋此次革命之成敗。胥於此卜之。革軍得上海。浙必立時響應。閩粵間之聲氣。亦可連而爲一。故必出死力以奪之。余頃在大豐旅館。覓得一室。今准偕妹返家。挈瓊娘等同行。余諾之。立辭叔父母等而歸。

余歸。盡以和哥所談者。轉告瓊娘。囑彼佐余擇日用之品。攜之同行。不料瓊娘答余之語。大出於意想之外。渠云。此事余已細度之矣。余雖不知外事。然逆料一場惡戰。終不可免。公子既定計。他徙自是。大佳。但余決不行。余決不可行。余與和哥聞此語。深爲駭怪。瓊娘曰。余聊以報公子夫人之恩耳。此間斷不能付之鐵將軍。余當任管守之職。幸而無恙。固是如天之福。萬一有變。亦余心之所甘。決無悔心也。和哥曰。汝此舉太無意識。人與物孰重。以人殉物。寧有是理。余亦曰。妹意固極可感。但爲余與公子計之。果能安於心否。妹不行。大家不行。可耳。瓊娘曰。公子夫人。尙未知余之心事。質言之。余本贅流。公子之娶余。非以育

兒。屬。望。余。乎。那。知。入。門。八。載。僅。產。一。女。公。子。夫。人。縱。勿。余。罪。余。亦。當。負。慚。矣。且。七。年。以。來。公。子。待。余。至。厚。夫。人。視。余。尤。同。一。體。由。前。言。之。余。已。負。人。由。後。言。之。人。又。厚。余。大。馬。尚。知。報。主。獨。謂。余。不。知。耶。言。次。聲。淚。俱。下。如。見。赤。忱。和。哥。曰。汝。一。弱。女。子。烏。能。一。人。獨。守。予。總。期。期。以。爲。不。可。余。亦。勸。之。曰。貴。重。物。件。盡。已。攜。去。妹。可。毋。復。以。此。間。爲。念。瓊。娘。曰。夫。人。毋。誑。余。余。固。知。所。攜。去。者。無。幾。此。志。已。決。幸。公。子。夫。人。允。之。瓊。影。年。稚。當。使。他。往。敬。以。此。託。夫。人。矣。余。見。其。狀。潛。告。和。哥。曰。余。當。歸。寢。室。檢。理。物。件。哥。其。偕。瓊。妹。至。其。臥。樓。再。以。好。言。勸。慰。之。斷。不。忍。任。渠。獨。留。也。和。哥。以。爲。然。余。遂。至。寢。室。約。半。時。許。和。哥。來。告。余。謂。瓊。娘。生。性。素。剛。者。番。立。志。尤。堅。余。已。許。之。矣。余。曰。余。總。勿。以。爲。然。吾。嫡。庶。之。間。愛。好。不。殊。姊。妹。先。民。有。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施。於。人。尚。不。可。施。於。與。余。朝。夕。相。處。者。轉。以。爲。可。乎。且。令。他。人。聞。之。必。疑。余。不。能。容。彼。故。置。之。於。死。地。如。是。余。何。以。自。解。和。哥。曰。戰。否。尚。不。可。知。盍。姑。從。之。倘。妹。亦。復。固。執。余。又。何。以。解。決。不。將。左。右。兩。難。乎。余。不。語。往。視。瓊。娘。堅。請。同。行。謂。余。甯。盡。棄。屋。中。所。有。不。願。犯。此。大。不。韙。瓊。娘。被。余。力。逼。始。允。偕。往。是。日。傍。晚。余。家。羣。赴。大。豐。旅。館。九。畝。地。之。宅。遂。什。鉄。將。軍。矣。

鬢紅曰。小說雖小道。然用心不細。不可作小說也。見識不廣。亦不可作小說也。本章忽記癸丑之變。是正作者能用心處。亦即作者有見識處。假令忘却此事。仍寫江家家庭事故。讀者不細加考究。固亦可過得去。倘稍思索。試問槍林彈雨之下。仍復熙熙攘攘。不着一語。有此情理乎。故能想到癸丑一役。確是作者用心之細。層層寫來。入情入理。且處處依傍事實。落筆恰合當日情狀。又是作者見識之廣。末後一段。抬高瓊娘人格不少。然抬高瓊娘。愈見蓉華女士之人格。正面寫瓊娘。反面實寫蓉華。項莊

舞劍意固在沛公也。

第八章 滬江擊鼓聲

旅館之室。至爲逼仄。楊凡二和哥占其小者。大者則余等四人據之。僕婦兩人則席地臥。時方盛夏。簇擁一室。汗氣相蒸。於衛生固極不宜。然而無如何也。此時之客寓。無一不利市百倍。貧者固無力久居於此。即富者能出重金。亦未必可以安適。甚至一榻之地。日須房金元半。有從遠方來者。於客堂後。覓得一地。窄不足以容榻。蟻伏終宵。亦出番佛一尊。此事實爲創聞。然當其屆者。以爲得此。已勝於露坐待曉多多矣。古人云。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卽此理也。是夕。余等乏甚。鐘鳴八下。卽行就寢。不知睡幾時許。和哥猛從被底躍起。聞室中人聲鼎沸。諦聽之。開花炮之聲。隆隆機關鎗之聲。兵知戰釁已開。卽不復臥。時余等亦驚寤。和哥謂余曰。今日之事。可謂巧極。否則余家又飽受驚慌矣。余曰。是聲也。非與前年所聞者相類乎。回想往事。輒爲胆寒不圖。今日又臨此境。和哥旋啓戶外。出則街談巷議。喧擾異常。且人人言殊蓋皆在局外胡猜也。歸以告余。謂此時無從探得要領。不知在何處接仗。姑待天明可耳。言次。取時計視之。已將四時。又曰。轉眼卽破曉矣。時鎗炮之聲益劇。澈夜酣戰。未稍息於此。可料死傷之衆。不知幾許。好男兒於此時犧牲其熱血而去。兵誠凶器哉。蓉影姊妹聞此。巨聲怖極。欲啼。瓊影蟄伏其母懷中。蓉影則傍余而坐。目瞪舌結。如中魔然。無復絲毫活潑氣矣。

明晨戰事猶未停止。和哥又欲外出。余力尼之。謂租界內恐有流彈飛入。汝去余等益多掛慮。不如其已。瓊娘亦謂吾等既完聚於此。外間之事可概勿問。和哥諾之。且曰。妹等胆小如鼷。余勿忍重累。厭憂不復。

行矣。傍午戰聲頓輟。和哥曰：昨夜華界火起多處。余當出外一探。今可勿慮。余曰：時將午膳。盍於膳後前往。和哥以爲躑。膳後適華哥來寓。渠兩人遂同時而去。余與瓊娘無所事事。則閒坐而已。其後和哥歸來。始悉昨夜戰爭發端於龍華。革軍猛撲北兵。屢前屢退。晨次在石灰港戰。二小時許。西門一帶民房所受損失頗巨。流彈擊毀之屋不下數十處。更有江北小民之茅屋。受炮彈遺火時有被毀者。吾家如何。則此時無從往視。北兵與革軍現方各守其戰線。今晚聞擬續戰也。余曰：吾家刻下當無所慮。所慮惟戰後之結果。雙方必有一敗退者。革軍而敗。或可不至劫掠。若北軍則漢陽天津之陳蹟。彰彰在人耳目。間必然飽掠而去。和哥曰：妹言至當。租界捕房亦慮及於此。故於華洋交界處嚴陣以備矣。瓊娘曰：敗兵所取非屬銀錢。卽爲飾物。吾家之物。彼必病其累墜。非目的物也。余曰：言雖如此。余則深慮縱火洩憤耳。余言竟和哥等皆嘿然不能答。

革軍與北兵連戰五宵。卒不能克。此五夜之驚恐情形。殆非楮墨所能描寫也。旋民軍退據淞寶之間。劫後狀況。倣擾益甚。而謠言蜂起。尤令人寢饋難安。雖明知其實。然亦不敢遽斷其無此事。余輩寓居旅館。不克卽還。此時之無聊真度日如年也。已而湖南又宣布獨立。民軍尙力圖進行。余輩念時局之治亂無常。覺華界不及洋場之安適。和哥又作遷居之想。徵余同意。余曰：洋場房屋。余實不耐久居。去年渡暑何等侷促。今歲覓得新屋。方謂遠勝於前。不圖忽來戰禍。刻下棲身之所。更不如去年。余真無幸福矣。雖然。新屋之經營。余已煞費苦心。未及享用。又遽棄之。此心耿耿。忍爲之耶。和哥曰：然則仍還華界乎。余曰：余意革軍者。番若無所成。項城一網打盡之計。已告成功。革軍一蹶之後。至少休養四五年。方有再舉之

能力。此後正可安居華界也。和哥聞之，深以爲是。曰：不料妹有此透關之議論，卽從妹意可也。又經旬日，各省獨立次第取消，大勢業經粗平。余家始行遷歸，雖僅兼旬，隔別而種種觀感，一一湧上心頭。而來和哥語余曰：鸚鵡振翮，欲飛尙有欣欣之色，似彼亦知無恙歸來之爲可慶者。余聞語，急至園中視鴛鴦，嗟乎傷哉傷哉！此同林之豔鳥，竟雙死矣。鴛鴦何以死？其死於絕食耶？抑死於失調耶？余不得而知。總之謂死於兵可也。余急往語和哥，且曰：此兆大不佳。余素勿迷信，今日之事殊覺有特別之感觸。此兆誠大不佳也。和哥趨往視之，亦爲惘然。顧猶設辭以慰余曰：死則死矣，於人何干？妹果愛鳥，余當復購以歸。余嘆曰：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伏線）人尙不可知，矧鳥乎？余奚暇爲之戚？和哥曰：此事可置勿論。家中積塵盈室，正待妹之督理，盍速爲之。余知和哥之意欲余拋却此不歡之念，顧余終以爲勿祥心之憂矣。何日忘之？自後余於安享幸福之時，當常存一日盈則昃，月滿則虧之心。此心理之作用，卽余亦無以自解也。

鬢紅曰：此章重在末段。前數段不過承上章而寫亂時情景而已。末段所云爲題紅館伉儷結果之朕兆，卽爲『同命鳥』小說末章之伏線。嗟乎，能得雙死亦未始非伉儷之福也。

（未完）

銷魂語

(玉 庭)

● 春怨

(般涉調哨遍) 疑怪楊花無力曉來雨霽東風軟春事又成
空好光陰無計留連過禁烟雲鬢彈綠霞臉消紅玉腕慳金
釧生怕傷人驚問自言清瘦不似今年落花流水景遲遲芳
草斜陽恨綿綿寶鏡羞觀綉榻慵臨冰綃倦翦

(么篇) 金撥空眸任從塵滿琵琶面簾幙深深悄無人惟餘
燕語鶯喧怎消遣雙眸落淚纖手搯頤往事思量遍幾度凭
高凝望妝樓十二客路三千漫空和月倚闌干却甚無人伴
鞦韆寂寞了小花庭院

(尾聲) 歡會少緣分淺音書欲寄憑黃犬無奈關河路途遠

現代名家小說 日神娶婦錄 (續)

開士東樓路著
召 狂 譯

卷之三 并力窮追

第一章

是日迭克方徜徉於柯萊瀾間。比夙約之時將屆。始徐徐向立麥行。則適自大生諾船廠中出。廠中工程師曾語以失意之消息。謂據現狀而言。恐於喀石柯之探取金苗。殊有阻力。蓋日來戰事已肇矣。行且愈推愈廣。蔓延全國。人謂搆雪方作盛會於埃魁。帕實則早已潛身而出力攻駐於喀石柯及西坎熱間之國軍。而謠言尤四起。謂喀石柯已入其手。斯言果信。則於迭克所營之業。殊不利。彼得侯爵之助。其探金公司已批准成立。搆雪一勝事等無效不特此也。戰事一日不止。其事將無進行之望。此日之無所事事。鬱鬱閒居。又寧少年人所能耐耶。行次已近肆中。乃出時計視之。則爲時尚早。心念彼美現尙治事未畢。雅不忍往擾之。因至美術俱樂部中。是間雖名俱樂部。實一極巨之茶寮及書報室耳。時人已大集。咸以國中近事爲談助。嘈嘈不休。而喀石柯尤人人言及之。尤有披髮之賣報童子一羣。高喊最新出之官報。分報收錢。往來如穿梭。而報爲茶漬。輒淋漓然。卽亦勿顧。中有一客。則高踞案上。宣讀總統之布告。大致謂喀石柯失陷之消息非確。詔衆安堵。毋擾搆雪之衆。則已被困埃魁。帕舍北走沙漠。南入海。將無出路。而塞拉全境仍完若金甌。末復謂土人之種種騷動。實亦太陽節期內之恆事。初無他故。讀竟。歡聲乃轟然雷動。忠義之忱。油然奮發。人人爭謂國軍足恃也。卽迭克明知官報初不足信。語近誇誕。然離俱樂部時。亦微露喜色。時暮色已沉沉下罩。迅行而前。憶前此初來時。亦循此曲道而行也。已遙望見此臨街之

廣室窗櫺洞闢如爾日狀。記得爾日女當綠皮帳籍而坐。狀至楚楚。今日當仍如是。乃呼曰哈羅瑪利亞。不應。急趨窗下。復呼曰瑪利亞。仍寂然。無聲。疑女相戲。探日室中。覓其匿處。則倩影杳然。闔焉無人。不禁驚呼曰。天乎。瑪利亞何往。耶。急奔入室。則見書案覆地。典冊狼藉。窗帘已掀。去窗上玻璃碎矣。而諸戶洞啓。勿見一人。凡此情狀。一入其目。不啻語以此事之始末。立時愕然。莫知所可。喃喃呼曰。瑪利亞。瑪利亞。旋忽奔入庭中。瞬復回室。默念此事必出哈斯卡等所爲。此狗女頗信託之。且狀極戀女。不圖其竟有是也。於是憤懼交并。皇皇然四覓遺跡。恍惚如見女爲哈斯卡所擁。呼救無從之狀。毒詈之聲。不期遽出諸口。深悔俱樂部之行。苟在是者。當加拳哈斯卡之胸矣。而前茲之徒信荒唐故實。不防斯人思之。殊爲失策。斯人之有戀於女。當悻悻入室時。已微見其隱。今則益瞭然矣。迭克面壁木立。沉思有頃。莫知所出。尋始奔入街中。亦無線索可得。僅各戶緊闔。朦朧一片而已。方悵惘間。忽有人聲入耳。神爲立旺。則此萬籟俱寂之街中。燈光射處。一酒肆在焉。卽奔至其前。踢門入。遽與一人相觸。幾仆。是人名圖明谷。女肆中之值夜人也。因詢之曰。女公子何在。耶。圖明谷聆言愕然。喃喃作答。似謂女公子殆已歸耶。彼纔見摩托車馳過也。迭克曰。何人之摩托車。耶。圖明谷略聳其肩曰。此不待言。女公子之車也。立麥中類此之車。固不多見。迭克曰。然則何人御乎。曰。卽彼童子。迭克曰。殆立勃泰乎。曰。誠爲其人。迭克曰。當車過時。彼曾否與汝作語。曰。無之。彼固未嘗睹余。迭克復曰。汝亦見女公子否。曰。爾時車行過迅。車篷又下。乃不能觀。凡此皆屬實言。余敢誓之。迭克乃捋其人之領。猛搖之。詈曰。汝在此何作。何爲舍其職守。他往耶。則皇恐答曰。細那。余以爲初必無事耳。而一土人適招余小飲。因至是。問細那。此。迭克不待其言竟。卽曳之越街至。

肆中圖明谷既觀諸狀則大驚失色縱身欲逃迭克力摔其頸推之壁中細辨其眸子旋復連發諸問圖明谷作答殊迅初不猶夷因知其入與此事無關也惟立勃泰則必與聞其謀然女待之素厚不料其變心至是而來劫之時適當星期六之下午向例是時工人皆散書記亦退值則知主謀者必爲深識內容之人此時迭克復詢曰當汝外出小飲時車已待於門外乎曰然時已待至一旬半鐘矣迭克曰篷已下乎曰否見立勃泰兀坐其上也迭克乃釋手趨出向大街而奔念女劫去時果乘已車則迹之至易矧據圖明谷言類此之車固不多見耳當自街隅轉出忽與一人相撞其人乃怒聲而詈迭克固識其人蓋柯萊瀟之警察長也則謝曰先生恕余余名迭克爲賴託拉女公子之未婚夫彼頃已爲土人輩劫去矣警察長曰汝謂女公子瑪利亞乎余思必無其事迭克乃略撮其事告之警察長始信不覺憂形於色卽曰余今方赴一友人宴惟其人非余所喜今當往謝之子遲余一分鐘同行也遂匆匆去迭克亦盛怒向船埠而行念警察長特託故而去必不復來矣沿途以車狀示人僉云可半句鐘見其馳過方行可百武忽聞有履聲起于其後則見此軀體短小之警察長揮手呼曰細那汝不待余耶余拿鉄薇淡之爲人固恒喜爲人効力耳警察長本名白列士惟人皆呼之以此言其美如天使也則亦怡然受之卽用以自名其於土人憾之殊甚謂其凶頑刁悍靡所不爲嘗思所以懲之焉已而行至聖魯倫街之隅距船埠近矣警察長斗挽迭克之臂至牆隅則見街中寂無行人如豆一光自前端一玻璃門小屋中射出門方半啓一人探首外望迭克一覩是人幾失聲呼蓋哈斯卡也望已鼓唇作嘯聲卽有戴闊簷草帽之二人自街之他端洞黑中出趨向其處哈斯卡卽與匆匆作數語闔門逕入二人亦卽馳向船埠而去警察長時益匿

近牆隅。緊握迭克之手。禁勿聲。迭克低詢曰。此果何事。箇儂或在彼間。警察長作勢止之。卽蛇行。借至小屋門。次引目玻璃門上。以窺迭克。亦由其肩際內。矚見室中。悉爲土人。肅然靜坐。勿有所作。哈斯卡則蹀躞往來於室中。屬思殊深。尋忽上樓而去。此時警察長已盡覩其狀。卽亦引迭克行。匿於鄰近一簷下。言曰。余乃不審其何屬。以余聞之。每當太陽節期。土人咸往山中計後。此旬日中。當無一留此者。今者彼輩咸集於此。果何所圖耶。惟哈斯卡於女公子被掠事。必無所涉。良以此事果出。所爲必已挾之遠颺。固不須謀之於衆耳。迭克曰。君姑拭目以待。會當知之。余敢決哈斯卡必識彼美所在。余儕萬不可交臂失之。而追跡彼美之摩託車事。亦非難耳。時忽有喧聲自街盡處傳來。警察長曰。余儕萬不宜久待。此間頃土人驅空騎來矣。不知其果何所圖也。言次。蹄聲愈近。且極雜遝。知爲騎衆也。二人卽避入小屋對面一巷中。旣足匿身。尤可外矚一切。當騎至時。小屋之門立闢。門內土人咸肅然起立。如有所待。於是哈斯卡首自樓下後隨者。卽卡傑麥卡。故宮中所見之紅袍講師。最末一人。則能透也。當其旣下衆。卽蹠伏其前。爲狀至肅。如禮王者。二人乃相向愕視。莫知所謂。已而屋中人籠燈盡出。能透首上騎。哈斯卡爲之執燈。然後偕紅袍講師各以馬隨之。左右夾衛如衛士。然尋復迴首。面衆有所示。於是衆皆敞啓其袍。燈光映處。見其內咸襯一鮮豔奪目之紅袍焉。警察長覩及。堅握迭克之手。喘聲曰。嗟夫。此紅袍隊也。於時街口發一嘯聲。約近大生諾船廠處。復有一聲應之。羣騎遂行。迭克意欲躡其後。警察長挽之止。低聲曰。且待余當往聆之。余儕必當識其何往耳。

第二章

警長乃蛇行而前。竊聆隊中人語。尋即返告迭克曰。衆蓋往卡列落也。余思彼輩此行。必追隨女公子之車。自審此測。必不謬。迭克曰。盍前。余儕宜追躡其後。何處可得馬乎。警長曰。可隨余行。余儕當通電彼間。以尼之。然後乘火車行。固不需此耳。言次。又喃喃曰。嗟夫。此紅袍隊也。迭克詫曰。汝此言何謂乎。紅袍黑袍固等耳。此輩意必爲哈斯卡助惡之徒黨。余固瞭然無惑。警長且引迭克向車站行。且言曰。善哉。善哉。少年先生。余今亦首肯是言矣。此誠瞭然無惑。凡此御紅袍者。皆……日神教中之僧侶耳。末言一發。迭克大愕。步斗止。復憶及阿金斯等之所述。則慘聲呼曰。天乎。天乎。遂復奔奔時。語其伴曰。余儕還當躡之。君必一一囚其人。警長曰。余固當竭其綿薄。惟彼輩衆可三十人。而城中之兵多開赴塞拉防。留者僅足駐守。不能爲吾輩用。奈何。迭克曰。君可電都中求援。警長悻悻曰。苟是人。且目余爲癩。不幾蹈十年前覆轍乎。迭克曰。然則余儕能先彼輩至卡列落乎。曰。能。車行至迅也。迭克曰。自余思之。似仍以騎躡爲妥。庶能識其所往。君不云彼衆可三十乎。然而皆無勇之士。人不足道。余當一人往。曰。君徐思之。余策善也。又喃喃自語曰。嗟夫。吾言乃不見直於十年之前。今果又見是事矣。迭克時方匆匆前行。瞑思此一羣之士。人即亦不聞其語。旋喃喃曰。吾恐將不爲余儕所得。曰。君可勿慮。彼輩所行之道。與鐵道爲平行。苟見女公子摩託車者。可止車立。下。否則亦必先抵彼間。徐待其至。矧復有軍警爲之伺守。當必無失。既抵站。警長即電致卡列落警署。有摩託車過者。止之勿行。遂往停車處。方與站長款語間。一車適抵站。見侯爵福倫雪斯小克三人相繼而下。侯爵一見迭克。即狂奔而來。高呼曰。瑪利亞何在。瑪利亞何在。不有他變乎。孺子趣語。余時則小克亦緊依其側。絮絮追詢福倫雪斯。則環諸人立處。而走狀如中癩。迭克方欲

作答而警笛已鳴。警長即推衆上車。車軌行矣。迭克曰：然彼已爲土人輩所劫掠而去。然余儕業識其處。蓋往卡列落也。言次復用言慰藉之。并撮其事以告。侯爵聆狀大怒。誓言必盡囚此邦土人。一。手。刃。之。小克知其姊被掠亦悲不自勝。已而侯爵亦舉其來此之故告。蓋今日阿金斯等赴舉度明禮拜堂夕禱。忽見供奉案前之旭日金釧已失去。乃大驚而歸。則侯爵正驚恐萬狀。先是侯爵以數日未往俱樂部。乃抽閒一往。竟於會中得一匿名書來。已數日矣。大致警其當太陽節期內宜日夕善護其女。星期六。尤不可令其赴肆。而書中字跡則與卡傑麥卡逆旅中所得之一書同。其時已近七旬鐘。侯爵即皇皇歸視。則女及迭克皆未返。而同時失釧事復入其耳。於是驚極憂極。立偕福倫雪斯出。小克則堅欲同行。不能斥之。去則亦聽之。迭克聆竟寂然。無語而衷腸擾亂。幾將成癡。默念當此尙有文化之地。乃有此奇怖莫名出人意意外之事。良初念所不及料也。警長則幾經侯爵苦詢。初非長於訓令者。頗引以爲苦矣。惟頗露一種得意之色。似謂前此余請一究此奇異之風俗。盡法懲治人。乃不信。且詈余爲狂。今則紅袍隊果復肆虐。余言何如耶。及見衆露失望之色。則復善言釋之。謂土人必不能挾女遠颺。凡塞拉全境咸駐有國軍。足爲警察之助。彼輩必不克越之。過所慮者。火車或後時耳。此時車傍海而馳。水光一片。映以皓魄。有同琉璃世界。至足玩焉。一旁則時見破屋傾於地上。或竹屋疎疎而立。有頃入一沙磧之地。衆自入車後。即倚車窗開望。小克則摟於迭克臂間。力制不動。顧時時欲起立。兩目引向窗外。悲聲呼曰：嗟夫。瑪利亞。嗟夫。瑪利亞。彼輩何攜余姊而去耶。未幾衆忽同聲而呼曰：摩託摩託。則此摩託車適止。一農舍門外。警長即力掣車中警鈴。繩幾爲脫。車遂徐徐而止。衆一躍下車。警長揚聲語車守。令其遵程前馳。以軍警。

來母稍延濡迭克時已狂奔而往警長乃喘息隨於後呼其善自爲備比近車止處迭克即出手槍意見人即死之顧車空無人農舍庭中亦寂寂惟清光瀉地而已大門則軒然洞啓迭克躡足逕入見沿庭之屋間有圯者中皆曠廢右爲一倉左則似爲住室門亦洞闢迭克乃取出車燈燃之導侯爵及警長人比入第一室異香辛辣噴然撲鼻迭克本前導狀至留神至是忽驚呼後却則室中家具皆凌亂無狀有同盜劫之後而鮮血尤淋漓地上侯爵迭克不期同聲呼曰嗟夫瑪利亞已矣顧呼已即寂隱似有一呻吟之聲入其耳迭克呼曰聲出樓上即狂奔至扶梯之次時則聲益可辨而迭克行次忽失足仆迨起面灰敗如紙兩手咸染殷紅之血。

第二章

樓上前二室皆闕焉無人惟室中人匆匆出走之狀至不能掩而細加辨察知嘗有人格鬥於是足跡歷亂焉忽聞有呼救聲自梯側一黑櫃中出震屋作回聲迭克乃懇侯爵攜燈爲助僕身探之出一人則黑奴立勃泰也刃傷遍體搖搖欲仆去死近矣衆昇之入室中并闢窗以納清氣迭克即攢然詢曰女公子何在耶黑奴但顛指向塞拉所嚮而指迭克即翩然而奔念得此答語已足傷哉箇儂竟爲土人略向羣山中矣奔及道上則福倫雪斯及小克偕立彼問小克曾於摩託車中得其姊所御之外衣乃擁之而泣一見迭克即攀臂欲上迭克時方憤怒交併推之於旁思今茲往追其以驟耶馬耶然此物急切莫能得而山道復狹摩託萬不能往彼輩棄之於此其明證也此時小克忽張目側耳而聆似聞一喧聲發於屋旁念此曠野中乃有馬耶顧蹴地得得明明爲馬蹄聲已而嘶聲又作迴顧迭克等則已不知何往因循

聲往覓之。則一小屋之門半啓。中有駱駝三頭。骨立毛脫。年事已老。不能任重。卽小孩亦且不勝。然是獸固不作嘶聲也。則復循牆四覓。頃之見數碼之外一人挺坐於騎上。向屋凝視。足磴之旁隨一駱駝頸長而精壯有神。佳獸也。背負行囊如義犬之追隨。小克乃止步不進。顧馬已聞其足聲。則頻揚其蹄。騎士勒止之。喃喃而囁。囁聲未已。相去數武之外一黑影躍然出槍。亦隨發而騎士立仆。此黑影卽挽韁一躍而上。小克乃奔往視之。則見迭克馬上廻顧曰。往告汝父。余已斃其黨之一人。言已卽向塞拉馳去矣。小克略不作答。力追馬後。之駱駝尋遂攀得其頸毛。則以止駱駝術止之。躍而上緊隨。勿失福倫雪斯時方間立道上。見二騎飛越而過。乃噤不能聲。木立者久之。

中間立勃泰曾有所供。警察長視之殊重。蓋彼夙欲懲此惡俗。惟苦無佐證。今則證據得矣。矧復有侯爵臨證其間乎。因是不恤黑奴之傷重。力逼之言。黑奴乃喘息而述。靡問勿答。時復間以呻吟之聲。於是其事大白矣。蓋此事定謀已久。而瑪利亞之膺選。則至少當在節期二月之前。當二月前有人來說立勃泰願以二百索兒（西幣名）爲壽。預交五十。僅須某日遵約御車至某處。不問所事。若何耳。彼貪其金。則卽允諾。警察長曰。然則說汝者何人耶。曰爲一銀行之書記。時亦來訪女公子。厥名凹維度。侯爵乃大愕。心念所謂凹維度者。非卽爾日卡傑麥卡旅行中所遇之士人耶。彼殆決在柯萊過行其詭謀。頗以卡傑麥卡之旅行爲非利。故嚴伺其行。復隱諷卡傑麥卡之警長勸之速返。警長時復曰。汝何時始知行事之期乎。則且喘且答曰。卽在今晨。凹維度來視余。語余以今日有作安麥拉語向余道『日安』者。則當恪遵其人之命。而掉首竊視。採取秘密。初非所許。至時雖不敢偷視妄動。然女公子室中抗拒之聲。固已聞之。第

爲時已晚。不復能悔所約。及若輩命出。則卽馳往聖魯倫街。止於一小屋之前。可一分鐘。哈斯卡出。與車中人作數語。卽命向卡列落之道。行至翁辯大農舍。始止。車行間靜極。不有所聞。比至農舍前。車中人乃下。余因偷睨之。見女公子昏然如暈。由首作怪形之高僧。三人扶掖而入。余遂靜待於外。心惴惴然。冀一得資卽行矣。未幾復有土人一小隊。至皆衣紅袍。凹維度爲之首。哈斯卡亦在其中。乃命余入。則見御黑面羃之婦六人。侍於一門之前。爾時頗以爲詫。警長乃喘聲曰。此卽所謂嬖嬖也者。余儕今無復他疑矣。立勃泰趣續言之。上帝當赦若。則咻咻然曰。然是卽嬖嬖也。然余初不知……上帝恕余……女公子尤當恕余……先生必當拯之出……女公子待余厚……余竟以二百索兒而賣之。嗟夫。彼輩嘗不作安麥拉語。謂阿泰吼帕。又得一美婦矣。余聞之竊笑。殆謂余不諳其語耳。而當女公子行經其前時。衆皆踴首行禮。侯爵曰。然則汝見女公子矣。言次。僕身辨其答詞。則聞低聲曰。然固見之。女公子爲人厚。余竟以二百索兒而賣之。嗟夫。警察長卽攬言曰。其語余以後此之所遇。女公子時已暈耶。則斷續而言曰。當自室中出時。嬖嬖二人掖之。餘四人簇擁其後。怪首者三人則環之。而跳女公子似昏然。固覺蓋彼輩所燃之異香。固恆足暈人耳。面上則御一金面羃。因之但見其二目。是時彼輩任余立室外。不之注意。余因得盡覩其狀。卽見置女公子於一騾上。而以一嬖嬖抱之。餘婦隨於後。怪首者三人又繼之。全隊行矣。綜余所見。蓋與素所傳聞者不甚相訛耳。而屋主人必已盡膏其刃。主之者或凹維度也。余時以資未取得。則復守候。然此紅袍隊已蜂擁余女公子而去。行且於太陽廟中舉行嘉禮。嗟夫。先生義當往拯之。上帝赦余言至此。兩目斗闔。勢將氣絕。顧瞬復略振。作片頃之留目。亦復啓。警長曰。厥後汝又何所遇乎。殆嘗

擬一救女公子耶。則展轡作苦笑。更欲又指作十字臂。已勿能舉。乃曰。尋見哈斯卡。入余因向之。索資言所酬殊薄。余苟夙知爲此事者。必不肯遽以此數。尤時則索兒已置案上。僅一舉手耳。詎彼聆言後。詢余果夙知者將若何。余答稱必倍其數。復詢尙有何事。遂出刀刺余。驚而逃。彼執刀而追。曾一次被中。顧復得逸而彼仍狂追。勿釋。則向梯次奔而上。於是連被數刃。竟仆。彼以爲已死。即去。不料尙得保此殘喘。爲先生一述焉。言次。遂逝。侯爵等乃僂身矚之。鱗傷遍體。慘不忍觀。亦即黯然而下樓。行至車旁。見福倫雪斯口哆目瞪。向道上而望。詢其迭克小克何在。竟瞠目直視。初不作答。似不解所言者。二人乃循其目線。所注處一望。則見二黑影一乘馬一跨駝。疾如彈丸掠道上。月光而過。冉冉沒入深谷中。揆其形似一爲迭克一爲小克也。正於此時。又聞蹄聲雜遝。自卡列落道上來。則騎士一小隊至矣。

第四章

警長欣然曰。騎至矣。余儕得此。即可成行。彼輩不往喀石柯。即往鉄鉄卡卡河境內。要不能越國軍之線。余儕計必能於鉛五鉄或劈斯柯追得之。言時。騎已至。蓋自卡列落調來。遵所命也。於時福倫雪斯向侯爵略有所詢。侯爵不答。關懷愛女。聽而不聞也。旋奮然而興。奪一騎行。雪蹄飛處。遂向迭克馬後之塵去矣。警察長喟曰。若而人者。皆癩作矣。即追得土人。或且反爲所害也。福倫雪斯曰。然則余儕將若何。蓋亦精神奮發。彌爲此事所鼓動矣。警察長曰。今祇可遙遙尾之而行耳。福倫雪斯色然喜曰。善哉。善哉。斯庶足直搗其巢穴矣。而尤足飽我見聞也。警察長曰。先生。余儕固有軍警爲援。固非有畏於土人者。言已。即回顧方來之四騎。以彼間兵力單。僅有此數可調耳。福倫雪斯於遙尾一策。已極贊同。益之以騎隊伴行。

則尤欣喜。此時復有警士三人策騾自柯萊滿道上來。警察長一見。卽命以騾供其上道之用。瀕行。匆匆修一書。上總統。言是事。蓋當十年前。今總統適任警察長。彼以此事上告。請懲治。乃被嚴譴。今茲略以洩憤耳。卽付一警士賚之往。餘二警則命之搜查農舍。然後偕福倫雪斯各上一騾。以餘一騾畀之騎士之坐騎。見奪者。諸騎聞將赴塞拉。則羣作怨語。警長不顧。立命之行。於是擁向山谷中而去。警長顧福倫雪斯曰。余儕之趕道。當必不遜於嬖嬖輩。福倫雪斯聞言。興趣立增。卽引騾並之行。曰。嬖嬖乎。彼輩殆亦在隊中耶。曰。誠然。更有廟中高僧三人。蓋僅此數人。可給事於選女之左右。先生。此十五年中。余已盡悉箇中之秘密。然人皆不余信。目余爲癩。嗟夫人。特謂土人之風俗已變耳。然其飲食之制。婚姻之典。非皆一遵百五十年前之舊風乎。夫此淺者。顯者尤不能變。疇謂其一旦能舉教中之秘典。革之。然而人不余信也。當十五年前。余已聞此惡俗。迹其所爲。借宗教以報國仇。而慘無人理。因上書當道。請其究治。乃被嚴譴。越五年。克理斯鉄女郎失踪。余因復以爲言。仍置不理。於是余不復求信於人。矻矻獨行。余志。今則土人之語。匪所不嫻。尤諳安麥拉語。斯爲彼族秘密言語之一種。通行於喀石柯及鉄鉄卡卡河一帶者。而上二地。實此惡俗之所出。尤多淫廟。爲人所不能覓。征服迄今。未嘗稍毀焉。福倫雪斯聆言。乃向之作愁視。警長則狀至鎮靜。雖倉卒成行。仍笑容可掬。福倫雪斯猝詢曰。余儕究能追得其衆乎。警長曰。此何待言。先生。汝可勿慮。此去不外山道海岸二途。而皆有國軍扼守。固隨處可爲余儕之聲援。彼衆又何能逃言。次略止。復曰。先生。何不上外套乎。夜寒殊砭骨。柯笛拉斯近矣。君不見。此去祇有一途。彼衆萬不能舍之。不由晨曦。一上當可辨其蹄跡。特恐彼癩人輩。敗我事耳。勇哉小克。余實欽之。試觀似此。曉曉羣峯人。

非猿鳥。又嘯能夷然飛渡。哉。正絮語間。福倫雪斯忽失聲笑。因詢以何事。則喃喃曰。我審之。我審之。然警長實茫然未審。則瞠目向之駭視。已而行近恩第斯山。天破曉矣。乃止於道旁小村中。可二句鐘。進飯秣馬。已復上道行。遙見羣峯連亘。高插天際。曉日映之。金光萬道。村中半開化人。於土人行踪。未肯質言。警長知不能有所得。則僅以官中名義向之。索健騾二。以馬爲之。易行次。見蹄跡。歷亂叢草。被踐而覆。知所躡之道。非誤也。警長曰。先生。余儕距之近矣。於時福倫雪斯屢屢作乾咳。神思不屬。警長頗爲惴惴。恐其病作。尋見道上似勿有侯爵等之蹤跡。則尤引爲憂。顧福倫雪斯則不然。瀏覽風景。陶然自若也。及入山道。益險巖。左右盤旋。莫知所終。而嵐翠天光。圍成一片。頗饒奇趣。山羊二三。則閒立於巖石之上。天趣盎然。山風搏擊。寒氣殊重。衆兵乃怨言。大作。警長卽諭以此行實爲國家効力。匪應規避。始快。快而行。福倫雪斯詢曰。彼輩能爲汝用乎。則作樂觀之言曰。然。必爲余用。福倫雪斯曰。彼輩何地產。非皆土人乎。曰。然。咸爲魁欽土人。余儕固不能於他處得兵。福倫雪斯曰。吾觀其人之入伍。似非所樂。曰。否。君誤矣。彼輩皆願隸兵籍。福倫雪斯乃探懷出手冊。曰。然。則爲志願兵矣。曰。否。非屬是類。蓋招募時。政府以兵四出。捕村中壯男之能從軍而無作亂之行者。編爲義勇。福倫雪斯曰。佳哉。然授之軍械時。獨不慮反兵爲抗乎。曰。否。決無是事。彼輩纔入伍三數日。卽願而樂之。不復思家。而操法極精。咸願爲國効死力。他日當能補充爲正兵。惟憚山行耳。福倫雪斯冷然曰。乃如是耶。然則何必強之行。余儕卽任捕一二土人。令爲余用。亦無不可耳。警長乃愕然。私念此人。殊譎詭不經。已忽呼曰。觀之。彼輩非嘗小憩於此乎。則山道漸廣。作平原形。有行帳之新蹟。留遺其上。而灰燼尙存。未盡爲風颺去。殘簡賸骨。亦雜見地上。知彼輩嘗小止是間。

也。尋復曰：此事絕奇。侯爵等三人之蹤跡，沿途竟未之一見。福倫雪斯冷然曰：此何足慮。余僭遲早終當見之。警長詫曰：何謂耶？曰：余謂必有一日見之耳。言次，又驚曰：噫嘻！余坐騎不肯前耶？顧此次不如前旅行時之驚皇失措，仍力自鎮靜，驅之前，而驟仍堅不欲行。警長乃驅驟前視之，見一路駝橫臥於狹徑之上。因下驟細察一過，即舉而投之山壑中。曰：此小克所乘之駱駝也，已力竭而死矣。哀哉！此兒今何在耶？福倫雪斯時方展冊急草，雅不為意，即夷然曰：或與余姪偕耳，即不然，其父必追及見之。警長遲疑曰：事或爾爾。福倫雪斯猝詢曰：是間人恆喜騎駱駝乎？曰：否。惟兒童乘之以為樂。富人輒以賜其兒輩。小克或亦嘗畜之耳。福倫雪斯曰：駱駝能耐遠行而迅疾，似此者實為僅見。警長曰：尋常負重者良不能，惟此為佳種，能奔越如飛，似用以常乘童子者，此及令姪之馬，不知其何自而得意，或取之農舍廄中耳。行有頃，轉向一灣，忽覩侯爵迭克二人，侯爵騎而迭克步行，小克獨不之見。

第五章

警長察二人狀，迭克面白如紙，侯爵亦憔悴特甚。獨福倫雪斯時以未上目鏡，乃無所覺。侯爵悲聲言曰：奸黨并略余兒女而去矣。於是乃追述其事。蓋騎行山中，殊感困苦，頗難追及去騎，屢思棄之不乘，又恐後此或有用，則復留之時，或下騎牽之而過。及旦行抵土人新紮行帳處，細加檢察，仍未確審其女之生死。惟審保衛極密，已而見一路駝之尸於道上，但以小克與迭克偕行，則亦不甚置慮。前行未久，乃見迭克則一人獨行也。據云親見小克為彼輩擄去，彼以相距尚遠，莫之能助，并云當其上道未久，路即險惡。小克之駱駝飛掠而過，控馳至急，瞬即不見。二句鐘後，其馬失足墜谷中，彼亦翻騰下鞍，幸力攀一石得

無恙。乃徒步而前。厥後復見小克狀已憊極。所乘之駱駝則血管破損而仆。因遙呼之。小克初不略止。仍狂奔而前。且呼曰。瑪利亞。瑪利亞。時則此輩奸賊已至高處山峯之上。可遙睹之矣。小克之追往。似已觀及。則勒騎徐待。其至於是高僧中之一人下騎抱之上。全隊復飛馳而去。時彼去其地尙遠。瞬即與之相失。而余適至。警長乃慰之曰。侯。幸勿失望。頃所來之消息。初非絕惡。彼輩固未遠颺。必勿任其漏網。矧哈卡維列卡爲必由之徑。尤可得軍警爲余儕之援。言次。即命一兵以騾舁迭克。其人頗愜。行時。時時作隱語而詈。頃之。至一歧路。一支向山而走。一則下趨至海岸。衆乃遵向山之道。行徒行之兵不復肯隨。折向海岸。云當爲報告其事於在地官府。警長無奈。亦忍怒與之道別。其人遂行。顧瞬復攜一軟氈帽而返。侯爵喟曰。嗟夫。此小克之物也。於是皆迴馬向海岸。行深慶有此物爲識。乃不誤趨。惟警長仍猶豫。恐中土人之狡計。乃命遲遲而行。尋見沿岸沙泥上印有無數蹄跡。始知非誤。警長曰。彼輩必已知山下各口有兵扼守。故折向是途。度或往錯。五鉄耳然。途中必稍止。余儕固不難追得之。於是下騎略憩者。可一句鐘復疾馳而前。而徒行之兵乃落後。馳次。福倫雪斯笑詢警長曰。汝亦思余儕終無追及之望耶。曰。先生何作是想。若云追及。今即其時矣。余雅不欲瑪利亞姊弟久落賊人之手也。福倫雪斯曰。小克處境亦危乎。曰。先生幸勿高聲。此尙未能遽知。福倫雪斯曰。事究若何。曰。君輩當猶未能審其真相。須知彼中人至殘酷無倫也。苟僅此紅袍隊者。則事亦不難忖度。而知顧猶有所謂高僧者。三人在人。乃莫能窺其藩。此三高僧者。恆并見之於古塚中。是邦向例。三僧中死其一。二人即當同殉。國王死。又必以三人殉之。即至今日。此高僧之制猶存也。福倫雪斯曰。嘻。今猶存耶。則復續曰。君爲博學之士。當知有所謂死神之廟者。然

亦知從殉國王卡拍克者。共若干人乎。嗟夫。爲衆乃至四千。中有自殺者。縊死者。尤有自刎或閉息而死。者。此外更有蛇室。然……余不欲舉其事。語君矣。福倫雪斯曰。他日幸爲余一言。余儕此行得君之益甚多。歸時必爲貴國政府言之。謝其有此博學之警察長。益余匪尠。則微愕而詢曰。先生言出中忱乎。福倫雪斯曰。否。聊以相謔耳。警長乃大慍。狂笑引驪行。福倫雪斯亦笑。而沿途所經。一溪一澗。似皆有前王之遺蹟。然而其人久逝矣。其國久亡矣。顧在今日。此死王之遺民。猶挾白人中一女郎一童子而去。以獻於世。已共忘之大神前。真令福倫雪斯神往不已。此時山道已盡。風亦不吼。山麓綠疇中。一小村宛然而立。清流一道。則自柯第拉斯下注。其聲淙淙。林木交蔭。萬綠如海。凡此諸景。一入福倫雪斯之目。心花都爲怒放。然警眼卽過一平原。復臨其前。於是馳益疾。時勒騎詢道旁。絕無消息。可得蓋村落既稀。村人尤多以佳節而出。問遇一二土人。雖禮貌至恭。然無肯以實情告者。惟半開化人。尙肯傾吐一二。因知哈斯卡等趕道至急。惟紅袍隊不見。或以此爲法服。僅盛典時一暴於外。餘時乃匿之衣內。而行時至疾。雖有一女郎一童子。雜其隊中人。乃不及辨。此外仍無所知。則以稍一多詢。又皆故作遁詞。或且望望然而去。而哈斯卡等之經此約在二句鐘前。戒備極嚴。云嚮晚侯爵等始抵鉛五銖。迭克之騎仍居首。是日似爲一大節日。火炬熊熊。隨處皆是喧聲。四徹如沸。作蓋居民強半沉於醉鄉之中矣。而視察所得。則全鎮洶洶。狀至不穩。是鎮古蹟極多。工商業尤甚。巨廠之烟通高插天際。輒林林然。渠河尤縱橫皆是。流注四處。古堡之遺蹟則歸然猶存。是堡絕巨。毀於二百年前。時適當孟特洛佛戰勝之後。取其材以爲柯萊瀉衛城之用。警長一至。卽往訪鎮中市長。詢知鎮中今日之盛典。實爲獅雪祝勝。革黨近已摧敗國軍。佔得喀

石柯城。及告以賴託雷侯爵子女被略事。市長頗示躊躇。謂土人既作此事。必不敢經鎮中而過。警長曰。然彼輩必不止於塞拉中。意或欲遵水程。故往埃魁帕耶。此亦赴喀石柯之一道也。市長苦其刺刺。則曰。其事容然。實告君。誠有形至奇異之土人一隊。經此。稍置餼糧。即匆匆赴劈斯柯。度有舟待彼也。余愧不能有所助。是問兵警。盡往討穉雪。乃無一留。正於此時。見有好事者一大羣。從市長之窗下而過。或歌或舞。至爲熱鬧。蓋鎮中出會也。而同來之四兵。亦在其中。警長因開窗呼止之。顧置若罔聞。及歸至侯爵等所待處。憂形於色。亦不煩言。即命追向劈斯柯。於是復行。侯爵聞在劈斯柯。則希望復生。以侯爵在彼中。至有名望。設有專賣肥料之支所。尤有數廠。近船埠而飲雀之工。站亦距鎮勿遠。凡有所言。市長畏其勢力。無不謹遵也。既抵劈斯柯。衆皆德極。獨福倫雪斯鎮靜異常。似夷然勿有所苦。衆疑其將癩。因時時注意之。時穉雪戰勝之消息已傳到。羣情騷動。視鉛五鉄爲尤甚。侯爵旋即導衆至廠中及店中。則皆闕無人在。司事工人等皆早逸。乃怏怏曰。今惟往市長署耳。四人乃徐行至大街之上。將近中央方場。忽聞烈火爆裂之聲。則土人方聚。燒玉蜀黍葉。以爲穉雪祝賀。四圍之屋。一爲其烈燄所引。則立兆焚如。而屋主人非遠颺。即匿居室內。其人皆半開化人也。時衆適劫一酒廠歸。攜得馬拉加名釀無算。則爭以自壽。於是酒氣烟氣氤氳爲一。不可嚮邇矣。警長乃引首四覓。欲得一導。則見一半開化人。蹶伏一門中。嗚咽而泣。度嘗受土人之害者。因至其前。詢市長所在。其人即答曰。可隨余行。遂引之循一石道而往。比至。見爲一方場。古棕四樹相間。而列其下。火光熊熊。衆圍之而跳。一高枝之上。懸有一物。其人指謂曰。此卽市長也。衆乃大驚。步頓止。其人復向警長低聲作數語。警長即迴身而奔。呼曰。趣行。趣行。福倫雪斯夷然曰。

何事亟亟耶。其人曰。汝不知耶。彼輩將烹食市長之肉矣。福倫雪斯曰。此言不虛乎。然則余儕將何往。願警長已飛奔而去。不及聞其語。蓋警長當少年時。曾一度見其事。暴民等竟懸人於禮拜堂門前。封而炙食之。故一見其狀。今猶慄慄也。其奔乃至。迅侯爵迭克二人。皆不能追及。福倫雪斯則尤落後。輒喃喃自語曰。此甚無謂。此甚無謂。彼輩固未嘗欲侵害余儕也。

(卷二完)

語 魂 銷

十願詩

捲起珠簾。罷曉妝。自矜花貌。立迴廊。願爲花上雙花鳳。領略風前兩鬢香。
環珮聲中眼界明。曾經幾度見雲英。願爲簾外青青草。軟襯弓鞦緩步行。
紫籐花下小蘭房。夏日光陰細細長。願作金針將線引。供他玉手刺鴛鴦。
畫長人靜鎮無聊。花裏閒行步步嬌。願作湘裙拖六幅。春寒緊護小蠻腰。
沉酣香夢。歛雙眸。貪看芳姿。未肯休。願作宓妃牀上枕。一生常並美人頭。
迢迢銀漢望仙娥。冷暖誰憐別恨多。願作銅鑪輕置膝。任他纖手日摩摩。
花香一縷好風吹。獨立亭亭乍出帷。願作屏風遮玉體。等閒未許外人窺。
枇杷花下記相逢。別後端應花褪容。願作妝台金鵲鏡。常教人面映芙蓉。
獨眠人自嘆形孤。夢醒更闌憶我無。願作龍文神錦被。好教夜夜覆香軀。
辜負蕭娘一片情。別來應亦夢魂驚。願作銀燭常相照。長夜燈前伴到明。

滑稽小說 傻兒游滬記 (續)

江都貢少芹著

第九回 假生辰胡麗卿做壽 真妙計邵伯龕賺金

不提一樵同這班滑頭碼子終日在胡麗卿家打混。再說那老管家王三自從在半途火車上和曾懷仁失散後雖然隨着一樵到上海住了好多日子他心中只記掛着懷仁究竟是何原故忽然不辭而別跑了。屢次催促一樵寫封信寄給老主人詢問懷仁是否回了鹽城。那知一樵直當做耳邊風一般只是不睬。一者一樵爲人向來是若瘋若顛慣了的祇要有人陪自家頑耍他便留戀着別的事情。遂一概不問二者一樵自幼兒時候雖說在家塾內讀過幾年書僅能略識之無提到動筆寫字好像生長到二十歲還不會幹過一次哩。因此遂沒有一封平安函件寄回王三好生着急。所幸小主人同伯龕成奇龍隄爾福等結了伴侶成日在外面白相加之。邵伯二人又不叫小主人化費錢文心中又是歡喜又是感激。此時王三心理上以爲老主人叫一樵出來本是給他散散心的。落得聽一樵自由自便些兒。所以王三並不諫勸。莫小觀王三這個人倒也忠誠樸實不過於閱世上却沒絲毫經驗。他也不知邵白諸人爲甚是要同一樵聯絡而且在花叢中插足又爲甚事不許他解囊破鈔糊裏糊塗的將這班滑頭當做好人以致弄到結局主僕兩個流落上海若不是他老主人邵友才親自前來尋找幾乎做了乞丐。要活活凍死餓死了呢。此是後話暫且不表。却說胡麗卿用勾魂攝魄手段真夠將一樵迷住一時一刻不能離開麗卿其實麗卿何嘗將他放在眼底只因他們暗中圖謀事機尙未成熟。這個晨光不得不同一樵虛與

周旋罷了一樵此番到滬本想討個人回去做妾如今既和麗卿要好他便不知高低向麗卿直道來意麗卿嘴裏自然不拒絕他等一樵回寓之後悄悄將伯龕找來將一樵的話告訴了他伯龕遂教傳麗卿將機就計的章程道你儘管應允到了臨時我有本事叫他人財兩空就是了於是附着麗卿耳朵口傳心授說了好半會麗卿連連叫好第二天午後一樵到了又提及昨晚事情麗卿滿口承認一樵這一喜非同小可正在高興之際忽見伯龕成奇龍隄爾福等四人進來後面又跟隨兩個粗使娘姨手內攜著好多禮物站在房門口嘴裏說道恭喜先生我家先生特地備些菲禮叫我兩個送過來務望先生賞收言訖將禮物放在檯子上轉身對麗卿福了幾福則見麗卿笑嘻嘻站起答道你家先生何必如此客氣小小生辰又累他破費使我心內不安我若不收呢未免辜負他的美意罷罷權且存在這裏隨後再說於是走到檯子旁邊檢起禮物相了幾相便叫大姐在櫃子裏取出四塊洋錢賞給來人回去一樵問麗卿道這兩個娘姨爲甚事來恭喜你他家先生又爲甚事送你禮物麗卿只是笑着不肯說一樵再三追問部伯龕道一翁你恁糊塗得很方才麗卿不是說過了麼你如何不留心他說小小生辰你可聽見沒有一樵嘆道我不曾聽見你休冤枉我麗卿笑道部大少你錯怪人了我適才同那兩個說的是上海話他如何得懂呢伯龕點頭道不錯不錯又向一樵道一翁我老實些告訴你罷麗卿今年還是二十大慶呢一樵聽見這句話用手指着麗卿道好好你過二十歲居然瞞住我你當真怕我吃你的酒嗎麗卿道不是我瞞你實因你同我要好若說出來你少不得總是要替我熱鬧熱鬧如果叫你化費了錢我心下委實不安所以不准部大少走漏風聲那知在此晨光偏偏花可吟和憐影兩個小妮子送這勞什

子物件來給你曉得哩。但有一層我萬萬不許你代我做壽。你若同我鬧虛文，便將我當做外人看待了。你到那一天，就在我這裏隨意吃杯酒，不着一星兒痕跡，那才是我的體己人兒呢。一樵聽了，並不知麗卿全是一派假話，他便信以為真，打算依麗卿言語。這時伯龕成奇輕輕走至一樵身旁，用手扯他衣袖，又向他丟了一個眼色，意思是招呼一樵談機密，心不使麗卿知道的情形，還算一樵大有聰明，居然明白。他兩人用意忙隨伯龕成奇往對面房間內去了。麗卿只裝做不曾瞧見。當下三個人到了空房裏，面坐下一樵問伯龕同自己已有甚麼話說。伯龕道：沒有別的就是麗卿過生辰這件事，你打算怎樣辦法？一樵楞了半會，說麗卿方才對我講過了，不准我代他做壽，你不是聽見的麼？伯龕道：話雖如此，然而在我兩人看來，這樁事萬不能依他呢。自從結識了他，直到如今，不會在他身上用過一文錢，他一總不肯另眼看待你，固然是你兩個真要好，原不在一點半點上較計。他刻下過過生辰，立意不許你替他撐檯面，一半是他客氣，一半是不忍心使你破費。但是你憑良心上想一想，當真能夠恭敬不如從命的嗎？你呢？初到上海堂子裏，規矩不大熟悉，但凡館人有甚麼大小事體，那些沒有交情的嫖客兀自送禮擺酒，碰和忙得一團高興。何況你同麗卿有密切關係，又預備討他回去麼？你果然聽了他的話，我們切已朋友都知你兩個真情不在乎浮文，若被他同業的姊妹們曉得了，好說這胡麗卿發癡呢。既然結識個恩相好，怎麼他過二十大慶，那嫖客都一毛不拔，難道是個蹩三碼子麼？那一來麗卿被人恥笑，你未免難堪。就連我等也有些難乎爲情哩。一樵聽了，問道：這樁事如何辦法？方才有體面呢？我的老哥哥，請你二人替我做個主。伯龕道：麗卿生辰，距今還有五天，聞得他平時一班恩客以及同業姐妹，除各人送他

值錢重禮外由明天起都挨次約他逛愚園張園等處地方並吃酒看戲麗卿已經應允了他打算正日
 那一天自己遍請男女眾客在屋裏大開筵席我代你籌劃莫如那日做壽一切用費都是你做東道不
 許他破費一錢你這樣辦法不但叫麗卿心下喜歡而且來吃酒的人都曉得是你撐這個闊場面又出
 風頭又有光彩不是一舉兩得的嗎這是你面子上的事至於實惠上呢你也合做一做總在他生日前
 兩天暗暗買幾件時式衣料購幾件精製首飾不用給別人知道你悄悄送給他表一表你的心……伯
 龕說到此處則見白成奇插言道此舉我看可以免了罷麗卿同一翁真心實意要好一翁既替他做壽
 我估量他必然萬分感激若再送他衣料飾物他一定不肯收的那時徒然累一翁將銀錢化費了又不
 能到舖子裏退換如何是好依我愚見就是正日將那闊場面撐得十二分闊氣也夠得很了何必又掉
 這些虛文呢伯龕道你的話雖然有理但我却還有個計較現今一翁不是想討麗卿家去麼大約此事
 不久總要成的我叫一翁這般辦法却有兩層原故一者麗卿雖然承諾跟一翁做妾我猜察他意思還
 有些遊移未決如果趁此晨光一翁不惜重資揀他心愛的物事買來送他他是玲瓏剔透的人物豈有
 不知一翁用意好說這位邵大少出手便如此闊綽假若嫁到他家還不是銀錢儘我用嗎試問不嫁邵
 大少却嫁誰呢那一來這段姻緣是十拿九穩的了二者麗卿過生辰一翁底面都提到解囊破鈔自
 然不消說得你怕麗卿不肯收一翁禮物叫他不必費事其實在我看來休說他不收即使收了一翁也
 不見得虧本的將來討麗卿回去時候那些所購辦的衣物麗卿自然要隨身帶過去試問這些物事不
 是邵家的又是誰家的我只怕還有好多珠翠細軟一齊交給一翁呢說着用手拍拍一樵道一翁呀你

莫小觀。麗卿他雖是當個信人，倒很有些私囊。你縱然是個精窮的窮人，只要娶了他，我包管你一生一世吃着不盡哩。一樵聽伯龕這番話，早樂得眉飛色舞，連連應道：「我就是如此辦……我就是如此辦。但有一層，購買那些東西，我一概不懂得，務請二位代我一手經理，你可不用推託。」伯龕道理合效，勞然而我却有句話，不得不先向你聲明。你代麗卿做壽，至少要用得若干錢文。若是些須微款，不是我兩個說句大話，總可先行替你籌墊，無如爲數甚巨，一時摒擋不來。你如果實行此事，須在今晚明早將款取到方趕得及。第一萬萬不能遲延。一樵楞了一楞，方欲回答伯龕，更不容他開口，便道：「我適才對你說的話，你不可怪我。實因和你不是泛泛交情，才將肺腑之言相告。」一樵道：「我並非捨不得錢，只愁不容易取出來。假若被我家王三瞧見，必然要問我拏這許多錢做甚事。我怎好回答他呢？」伯龕思索半會，笑道：「不難，我有絕妙章程。於是向一樵耳畔說了幾句。」一樵喜不自勝，商議妥善。三個方才出來，伯龕又囑咐一樵：「此刻萬萬不能給麗卿曉得一樵應允他三人復走進了麗卿房內，麗卿故意問道：『你們鬼鬼祟祟談些甚麼？』伯龕忙用別話岔開。麗卿便不再問，停了半會，麗卿往別處出局。伯龕成奇趁此當兒，同一樵抽身到快活旅館。王三見小主人和朋友回來，便忙着倒茶招待。一樵忽然嚷餓，叫王三買點心來吃。王三那敢怠慢，取了錢下樓去了一樵等王三走後，急急尋覓鑰匙，打開箱兒，三個人一齊動手，取出鈔票來，不及細數數目，各人先將衣袋內搽滿，然後又掏出手帕包得個飽滿充足。一樵道：「我們不吃那勞什子點心，快走快走。」伯龕道：「你又何必如此急法？若匆匆的跑了，反而叫王三覷出破綻，莫如坐一會兒的好。」一樵沒法，只得依他言語。伯龕又將箱兒鎖好，匙鑰交給一樵，叫他仍然放在原處。轉眼間，王三點

心也。買來了三個人胡亂吃了幾個便一同出來。

第十回 吃大菜刀割嘴唇皮 扳機輪車衝煙紙店

他三人出了快活旅館不往別處忙去購買衣料首飾。前一樵也不知帶出來的鈔票共有幾多。此刻索性將身上搥的紙幣把來一齊交給他二人使用。伯龕成奇又偷又賺整整撈了一大半一樵如何曉得比及各式物事買齊大家復到麗卿屋裏當下一樵將各物送至他面前說是特地買來送他的。麗卿故意急得不成個樣兒。決計不要。後經伯龕成奇代一樵說許多好話。麗卿才肯收受。伯龕暗中又對一樵說道：你正日替他做壽的那句話此時切不可提及一字。等到臨時我自見一樵連聲答應。打從這一日起果然送麗卿禮物的人着實不少。麗卿都是來者不拒。接着不是某老爺某大少請他看戲。便是某姐姐某妹妹約他吃大菜。真夠使麗卿應接不暇。反撇下一樵冷冷清清的沒有趣味。硬扯住伯龕成奇龍隄等陪着自己在麗卿家中閒坐。麗卿生愁冷淡了一樵。任憑如何忙迫總要偷個閒工夫溜回來。和他敷衍一頓。再走一樵私下問伯龕道：麗卿生日你們也合當代他熱鬧一番。才是伯龕道：前幾天是別人預祝正日。又是你代他做壽。如何輪得到我們爲今之計只好隨後再補賀罷。到了那時我們還要邀你做陪客呢。一樵道：這個自然。書不煩絮。轉眼間已到正日了。頭一天晚間伯龕悄悄告訴一樵道：你代他做壽的話。我已經同麗卿說過。他起初立意不行。後經我和成奇龍隄爾福兄再三懇求。他才應允。現今這樣辦法。明日早間不驚動別客。我們幾個切己的人先請麗卿乘汽車遊張園。愚園。然後到一品香吃大菜。吃過了回來。差不多有三四點鐘。那時男女衆客也許到齊了。接着便開晚席。好在上海灘上都

是晚間請客我們呢。落得乘上半天閒工夫。一齊出去。白相白相。開開懷抱。豈不妙哩。所有用度。你前天交給我的鈔票。還沒用完。我一發替你開銷。過後再算帳罷。一樵聽說有汽車。坐喜歡的。了不得。自然是滿口承諾。當晚一樵並未回寓。第二天早間。麗卿便起來收拾。真靛打扮得和天仙一般。梳洗已畢。忙在客堂裏焚香點燭。敬了神。男女班子都上來拜壽。麗卿皆有賞賜。這時伯龕成奇龍隄爾福也到了。並且又帶一位朋友。同來與一樵相見。彼此通了名姓。才知他便是前天在愚園打電話的那個合興洋行買辦。叫做全家福的。伯龕約他到這裏。因他名字甚是吉祥。不過使麗卿歡喜的意思。當下全家福和一樵說了些久慕的客套話。略坐一會兒。相幫進來。說汽車已在門外等候。大家便不耽擱。一齊出門登車。只聽鳴的一聲。那車子行動起來。似風馳電掣。一般。一樵見那個管車夫兩手扶着一個輪盤。兒不住左右轉動。車子便或快或慢。覺得很有趣。味兩次三番。想撥那機輪都被麗卿攔住。不多時。早到張園門外了。大家紛紛下車。一齊入內。先到安壇第坐下歇歇。腳兒隨意吃了些茶點。然後又向各處遊逛。半會伯龕又發起攝個肖影。做記念。衆人都贊成。於是招呼本園內照像館執事人。攜了器具。復行到安壇第。檐下一字兒排坐下來。一樵同麗卿共坐中間。不住的手舞足蹈。問長問短。照像人再三叫他不要亂動。一樵只是不聽。麗卿着了急。一樵方依從他。言語才算收了光。就一頓耽延。已到午後時分。伯龕道我們若再到愚園。恐怕遲了。倒不如先吃過大菜。看晨光。早晏再作計議。衆人點頭稱是。當下急急出來。上車吩咐先往一枝香。車夫便扭轉機關。早如飛駛去。比及到了餐館。那堂倌揀選一所極寬闊的餐間。引衆人入內。所有點菜各事。都是伯龕代。一樵作主。少刻堂倌到各人面前安放刀叉。一樵不知是何作用。向麗

卿追根問底，麗卿掩口只是笑，不肯告訴他。一樵好生着急，伯龕低低對他說道：「吃大餐和吃中國菜不同，你如果不懂，停一會兒等菜送上來，你依我們行事便了。須臾第一樣菜到了，無非是些雞、絨、鮑、魚、湯及牛尾湯等類。一樵學着衆人吃法，尙不會鬧出笑話兒來。伯龕又叫堂倌開了兩瓶外國酒給大家飲。一樵取了一瓶，倒在玻璃盞兒內，喝了一口，覺得又香又甜，很爲適口。忙問伯龕：「這酒叫做甚麼名兒？」伯龕嚙了一嚙，說是口利、吵一樵道：「倒好吃呢。於是接連吸了幾大杯。這時堂倌又上第二道菜，可巧一樵面前那洋磁碟兒內是炸牛排，正和龍隄的菜一樣。他便提起一副眼光，注重龍隄，則見龍隄左手舉叉，戳入那牛排裏，右手抓起刀來，細細攪切。然後用叉尖挑起，送入口內，大嚼一樵也是這樣辦法。提起刀子，砍了幾下，急忙叉住，送至唇邊。那知他未曾將牛排切斷，仍然黏連在一處兒。一樵忙持刀來割，不提防那刀尖兒向嘴唇上微微碰了一下，霎時間鮮血直流一點一點，滴在碟兒內。衆人兀自不覺得，惟有麗卿瞧見，忍不住好笑，又怕一樵發惱，遂在袖兒裏掏出一方手帕代他揩抹血跡。大家這才注意見他這個模樣，鬨堂大笑起來。一樵老羞成怒，陡然將刀叉向檯子上一擲，對龍隄嚷道：「是你害我的龍隄道：「誰叫你不當心，却怪那個一樵？」正待發作，麗卿舉起拳頭，假意要打龍隄，又向他暗暗目中會意。龍隄方不開口。此時堂倌已將牛排撤去，又換別樣菜送上。麗卿遂照應他吃。一時酒菜吃完，各人又喝了一鍾咖啡。茶接着，堂倌送上帳來。伯龕接過去，約略望了一遍，急急放入衣袋內。估量一樵不懂得大菜價目，落得欺他一欺，悄悄叫一樵另到一個空餐間裏，說道：「這席酒差不多用去一百幾十塊錢。你前天交給我的除買衣料、首飾及各項用度外，所賸無多。今天不夠開銷。此刻我這裏權且墊用，你須記清楚了。」

一樵連連答應其實伯龕係叫的每客一元二角公司菜一總不過七八個人至多用十數元也夠了伯龕從中又賺了若干暗中自去與成奇等人分潤不必細表再說伯龕匯過賬忙向衆人商議預備再往何處去龍隄道現今已有三點多鐘了我料麗卿家男女衆客也許陸續到了最妙我們一齊到他屋裏一來不致叫麗卿簡慢衆賓二來我等也可幫同他照料照料成奇道使得使得大家趕忙下樓到了門口招呼車夫仍駛回迷人坊車夫點頭答應等衆人登車坐定將機輪微微轉動那汽車便慢慢展過頭來可巧一樵坐位離車夫旁廂不遠他見車兒剛剛發動正橫在馬路當中便冷不防冒失的驀然抓着輪盤使勁向左邊一扳那汽車從斜刺裏如飛向前直行車夫忙嚷一聲不好急急掉轉機關使他停止那知早來不及說時遲那時快汽車橫衝到斜對面一家煙紙店櫃檯上只聽得似天崩地塌的一聲櫃檯早倒卸下來車兒上一樵已跌在地上其餘衆人幸喜四面有車棚兒攔住不然也就摔出車外了這時街上一頓嘈嚷便驚動巡捕前來查問見汽車機器損壞不能行動那烟紙店內夥計跑出來訴說前情巡捕遂向那車夫嚴詞詰問車夫便將一樵扳扭機輪的話告訴了一遍巡捕看一樵時見他一癱一跛的站起料着他不會受甚麼重傷忙一面叫衆人下車一面招呼附近車行備兩匹馬拖着汽車押着衆人逕向捕房而來好多閒人也跟着去瞧熱鬧一樵自知闖下大禍垂頭喪氣行走一言不發麗卿心下好生忿恨又埋怨一樵道偏偏揀在我過生辰這一天鬧下這種大亂子真是晦氣已極伯龕等人望着一樵只是乾笑走不多遠已到老巡捕房了巡捕先將一千人拘押然後進去對捕頭說明捕頭即傳衆人到寫字間詢問一切車夫自然將上項情事據情直說捕頭帶一樵上來詰問一樵並不抵賴

說我是扳了作耍子的那知這勞什子就會亂跑起來呢捕頭道你違犯租界章程又損毀人家物件須得解你到會審公堂研訊於是又略問麗卿伯龕成奇等人幾句吩咐將一樵和麗卿押下其餘各人權且取保候質又派包探到煙紙店察勘不提再說麗卿和一樵收入拘留所內急得只是痛哭伯龕甚是捨不得他遂同成奇龍隄商議打算央求看守的人向捕頭陳明麗卿願出保證銀暫且取保釋回候公堂提訊時再行到案原來那租界定章本有這條例子自然一說便行誰知伯龕趁這個當兒便巧立名目想撈一筆錢又忙向一樵悄悄計議道麗卿受了你的累無辜喫這場官司你如何對他得起何況他今天又是二十壽辰萬不能不設法給他回去我已經央人向捕頭好言懇商允送他一千塊洋錢權且釋放他既跟着你拋頭露面吃的苦頭也就說不出來若再教他破費不必說他一時拿不出這宗巨款即使拿得出好像你也不忍心令他化費罷一樵道自然歸我給伯龕道還有一層同外國人交涉須得現錢你呢款項都放在旅館內別人又取不到手如何是好我此刻已代你設一個方法託人向至好朋友轉借繳納放麗卿出去候此案完結了你須如數歸還一樵滿口承認伯龕得了一樵允諾的話故意現出忙碌樣兒和看管人往返磋商停了半會果然捕頭傳麗卿入內當面畫押取保隨伯龕等人回去至於當晚男女賓客是否到麗卿屋裏及麗卿如何款待我也可以不必一一交代了

第十一回 邵一樵公案當櫃檯 胡麗卿舊居遷新宅

停了兩天果然會審公堂傳案訊問伯龕先期又延請一位有名律師將前後情形說了個詳細預備代一樵到堂辯護所有使用各費都是伯龕擔任不必細表再說是日午後捕房將一千人押送至新衙門

這時麗卿伯龕成奇等人已遵傳到案了一樵同麗卿睽隔了兩日如今忽然見面彷彿肚皮內有好多話對他說只因兩下裏站立地點各在一邊又有巡捕在旁看守得嚴緊便不敢跑過去麗卿用一雙俊目瞟了一樵幾瞟忙低垂粉頸裝做不理會他的模樣一樵非常着急伯龕悄悄對他說道你停會兒上堂萬萬不能多說話各事都有律師替你代達假若放肆中西問官那是不肯饒恕你的你須記着一樵聽伯龕一派恐嚇言語連連應允少刻堂上審到此案捕差領着衆人魚貫入內到了堂口捕差叫衆人權且站下候問官點名再上去一樵兩隻癡眼凝神向上面儘瞧只見當中安放一張櫃檯約有四尺多高那櫃檯裏面坐着一個中國人和一個外國人在那裏交頭接耳談心他忽然掉頭往外就跑捕差眼明手快一把將他扯住一樵兒自家走不脫越發着急向部伯龕大嚷道你說同我來審案爲甚麼騙我到這典當內來我要去呢……那捕差橫眉豎目止喝他道官長在堂上須肅靜些如果胡言亂語便要責罰你了一樵道那坐在上面的何嘗是甚麼官長明明一個外國洋鬼子和一個中國人說話你如何哄我是公堂我記得我們鹽城知縣大老爺升堂問案好不威武中間設着公案本官高高上坐兩旁差役人等一字排開那板子鐵索練天平架兒擺列地上叫人瞧見駭怕怎麼這間屋裏又設這長櫃檯兒呢哦我知道了這准是外國的典當舖子須知我不是個窮人此番到上海帶了成千萬洋錢鈔票犯不着跑來當衣服就使將錢使用淨盡脫了盤川我甯可寫封信寄回去叫我家老子趕急匯錢來接濟我假若依從你們話糊裏糊塗當去衣服試問將來誰有工夫跑這遠路來取贖呢我不行我不行你們快些放我去罷一樵說這些不三不四言語衆人才知他誤認會審公堂的公案當做櫃檯因此將新

衙門也當做外國典當舖子了。因中西官坐在上面，只得忍住笑，不敢做聲。那堂上官長聽有人咆哮，不知甚事，忙叫左右禁止。幸喜正審官西人不懂中國語言，捕差用別話岔開，才算搪擻過去。此時堂上挨次傳各人訊問。那汽車夫自然將過犯全推在一樵身上。比及審到一樵，都是律師代他，百端解釋，無須一樵開口。尚未鬧出岔枝兒來，中西官會商一番。當時判斷，除那烟紙店櫃檯並碰壞汽車機器，責令一樵賠償損失及修理外，又罰他二百元。充公所有胡麗卿暨伯龕白成奇戈龍隄鄒爾福全家福等人各予申訴，立時取保釋放。西官意思說一樵有精神病，深恐在租界上肇禍，預備不准逗留，逐出境外。多虧律師代他辯論，多時方肯免予深究。案既完結，那值日捕頭押着一千人下來辦理各項手續。第一着先拘一樵到快活旅館取賠償汽車機器及修理烟紙店櫃檯兩項款子。一樵自然如數照給，接連伯龕也來索取代墊麗卿的保證銀一樵也不敢短少分文。看官租界上章程，但凡犯事的人，若非人命盜案，總可論案件大小交保證銀多寡釋回。候訊即如此番汽車衝毀烟紙店，分明是一樵禍首，即使他納銀交保，祇值了三五百元之譜。至於胡麗卿呢，不過有連帶關係，至多存幾十塊洋錢也夠得很了。偏生伯龕要小題大做，居然哄騙一樵假說非一千元不行。其實他只給了一百塊錢，證銀一樵如何曉得。如果公堂傳訊時，麗卿不肯到庭，那保金便照例充公。今天麗卿既遵傳前來，案結之後，捕房應仍將原金如數退還伯龕。欺一樵不知洋場規矩，便老實不客氣，一齊吞昧暗中。同大家分潤可憐。一樵連代麗卿做壽及購買衣料首飾並吃這場官司，足足用去好幾千元。你說可冤枉不冤枉呢？再說一樵經此次風波之後，越發同麗卿要好。麗卿估量他身邊還有多金，便假意說道：你替我做壽，鬧出亂子化費多錢，我

心下很有點過不去。但我住居這迷人坊裏不止一年。自從遭官司之後。那班左鄰右舍。沒一個不譏笑我。真有些難乎爲情。我想此處不能再住了。打算另行覓一所大些的房屋。不知你肯不肯。一樵道：我也。有這個意思。可巧你的主意。竟同我一樣好極了。既如此。說明天請伯龕成奇兩兄代你出去尋覓房屋。麗卿嘆口氣道：房子呢。倒不難尋。只是搬家一切使費。却不容易籌劃。今天早間。我有個乾姊妹來瞧瞧。我便中。我曾向他借幾百塊洋錢。暫用。據他說。刻下手頭甚是爲難。一時設不出法來。搬家一層只好再作計議。罷。一樵聽他這番話。便不容麗卿再說。連忙囑道：你不用焦愁。各事都有我呢。你儘管去找房子。如需用。告訴我。一聲說着。將胸脯子拍得響。麗卿斜瞋着一雙水冷冷秋波。笑說道：你待我一片心。我豈有不知感激。無如你這幾天爲我用去銀錢。着實不少。難道些須小事。也要你破費。叫我加倍不忍。言訖。兩隻眼睛轉了幾轉。似乎要吊下淚來的模樣。一樵道：你切莫如此說。我真心愛你。才肯在你身上用錢。你不准許。我便不是真同我要好了。快快着人請龕伯去我當面囑託他。麗卿笑道：你莫恁般着急。現在倒有一處房子。離此地沒有多遠。刻下正招租呢。一樵忙問在甚麼地方。你會瞧見過。沒有。麗卿道：就是適才伯龕來告訴我的。住落勾魂里二弄。共是三樓三底房間。又寬大。交通又靈便。比此處強得多。你既實心叫我遷居。明日等伯龕前來。我們一道兒去相相話。言未了。忽見門帘一動。伯龕成奇到了一。一樵跳起來。囑道：來得好。來得好。快快同我們去瞧瞧房屋。於是不由分說。硬催促麗卿收拾收拾。叫娘姨僱了一乘馬車。拉着向勾魂里來。伯龕尋着管弄堂的人。取過匙鑰。打開大門。大家進去。樓上樓下。瞧了一遍。伯龕問麗卿是否合用。麗卿點點頭。伯龕便問要多少租金。管門人道：每月一百元。先付後住。外有。

兩個月小租如租此房須先交三百塊洋錢才行。一樵嚇得將舌頭伸了幾伸向伯龕囑道：「照這樣房子若在我們鹽城至多不過六塊洋錢一月便夠了。如何他會要這許多價錢？甚麼小租不小租？我一概都不懂。再不然我們到別處去尋找那管門人將一樵瞞了幾瞞並不說甚麼，只是抿着嘴笑。」伯龕道：「一翁，上海灘上房價本來大得很，你嫌他租金大，在我看還算是便宜的呢。因此處離四馬路稍遠，房東不敢高抬巨價。假若是胡天里、胡帝里一帶，照常三幢樓上下每月租一百五六十塊錢，一樵忙問原故。伯龕遂將上海地皮如何值錢、建築材料及工價等項如何騰貴詳細告訴他。一樵聽了，樂得手舞足蹈，說道：「我家的市房共計有幾十處，租給人家住，每月每家租金總在三塊錢五塊錢不等，至多不得出十元之外。我常常聽我老子對我說那些租戶委實疲玩已極，說甚麼先付後住，即使到期的房金任憑你跑斷了兩條腿子說破了一張嘴皮，地總不肯給，更有由上月遷延到上月，由去年拖欠到今年，終沒有法子想。我家若是在上海別的進款不必講，單就這房租一層計算起來，每月都有好幾千塊錢入款了。伯龕道：「這有何難哩？一翁果然想到上海置辦財產不妨回去同令尊商量撥大宗巨款前來，所有買地、建屋等事兄弟願甘效勞，包管你又合算又取巧，又能夠賺錢好不好？一樵連連搖手道：「不行不行，誰有閒工夫費這許多事？我倒有個好主意了。伯龕忙問他有何主意。一樵道：「我家中放着現成房產，取不到人家大租金，又拿現款跑來造新房屋，這個算盤真正有些划不來。倒不如等我此次回去，慫恿我家老子將所有房屋多多僱若干笨漢一齊擡出城外，用大船裝運到上海，豈不省事？這幾句話不打緊，引得麗卿同那管門的人都大笑起來。伯龕知一樵又說傻話，便故意順他意思說道：「一翁，你這章程好極。」

了。但有一層。此刻麗卿急欲遷居。終是遠水不能救近火。莫如先賃這所房子住下。等到將來你家資產。攬到上海再議。一樵雖然應允。總在租金多寡上播兩掂斤的計較。禁不住麗卿同他撒嬌撒癡。一定非租此屋不可。一樵拗他不過。沒奈何只好依從了。當下給了定洋約準。明天搬過來。四個人方共乘馬車回轉。麗卿又敲一樵竹槓。說新房子地方比舊居大得多。須得添補些家具及一切陳設什物。方有場面。一樵滿口承認。於是不敢耽擱。急同伯龔成奇往快活旅館取了錢。央邵白二人代勞購買。他兩個又從中賺了若干。到了第二天。一樵和麗卿雙雙進宅。伯龔成奇龍隄爾福等人也送了些糕餛。鞭爆。貢燭等類。前來賀喜。一樵又大張筵席。請衆人吃酒。一切用度都是一樵開銷。約計用了不下好幾百塊錢。

第十二回 貪口腹乘車遺濁物 設圈套片語說癡兒

麗卿自從結識一樵以來。料着這壽頭碼子金錢。既多性情。又糊塗。如何肯放他過去。此番遷居之後。便同一樵加倍親熱。表面上將從前一班舊嫖客謝絕淨盡。只有伯龔成奇龍隄爾福等人往來。其實一樵不在屋裏時候。那些舊相交。仍然自由行動。一樵如何曉得。有一天晚飯後。伯龔成奇正坐在麗卿處閒談。忽然見龍隄到了。臉上很現着喜歡模樣。對麗卿笑嬉嬉的說道。上年梅蘭芳到滬。唱了幾天戲。你其時因在漢口不能趕回。瞧着心中很是發惱。如今天蟾舞臺已將他聘請到上海。不日便要登臺了。麗卿道。你休哄我。我不信你的話。龍隄發急道。誰欺你來。適才我會見個朋友。是他告訴我的。我是不信。便在馬路上買了一份報紙。將天蟾舞的告白給我。一瞧果然登了梅蘭芳三個字。有碗口大。說是休憩兩日。擇吉開演。後來我又走二馬路。經過見天蟾舞臺門口。早懸了他的牌。準於後日晚間獻藝。說畢忙向

衣袋內取出報紙指給麗卿看。一樵道：「好大個唱戲的！他到上海關你甚事，便喜歡到這般地步。」龍隄笑着道：「一翁，你倒莫小覷了他。論他技藝，件件俱佳；惟有扮青衣花旦，是他生平第一拿手。更兼他生就一副標臉，身段兒又苗條，唱工兒又好，做工兒又佳，算得最優等名角。不論那家園子裏掛了他的牌，一般戲迷家以及政商軍學各界，沒一個不趕了去瞻仰瞻仰。所以北京城裏人送他的渾名叫做「梅毒一樵」，問「梅毒」兩字作甚麼講，解龍隄道：「這是句比譬語，但凡男子們在風月場中陶鎔久了，難保不發花柳毒。那花柳毒別名就是「楊梅瘡」，一經沾染到身上，却非常利害，像梅蘭芳呢，人人都愛瞧他的戲，一聞他的名兒，便一齊趕來彷彿堂子裏新到了出色倌人。那班嫖客爭先恐後的照顧，以致北京刻薄嘴好事之徒，因他姓梅，便送他這個徽號。你可懂得麼？」一樵道：「原來如此。你說當倌人的身上有花柳毒，我試問你麗卿可曾發過楊梅瘡沒有……」話未說完，麗卿驀然站起，向一樵面龐上重重啐了一口道：「呸！你又來同我不三不四瞎說了。小心提防着看我打你幾記耳光。於是用手撐他兩脇，一樵笑得彎下腰來，打了一頓混方，各自就坐。遂約定準在後日一同到天蟾舞臺瞧戲。伯龕和龍隄背地商量道：「我們這幾時賺一樵的錢，文委實不少。問心有些對，他不過莫如後天看戲的東道，我們拼份子來請他。何況麗卿生日，我等曾說過改日補祝的最好。趁此時機化錢也不多，將這樁事做了罷。」龍隄頗以為然，又暗向成奇爾福等說了大家無不贊成。商議妥了，遂着相幫預先去定了特別包廂，坐位書不煩絮。第三天六點鐘後，僱了兩乘馬車，分坐着同往天蟾舞臺進了門。果然是人山人海，擁擠不開。案目見是包廂客人，趕忙引大家登樓安排坐次。此時第一齣戲已開幕了，那臺上正演轅門斬子。一樵疑猜裝樊梨花的，便是

梅蘭芳目不轉睛看了半會。見他模樣也不甚標緻。忽扯住龍隄。大嚷道：「你誇獎梅蘭芳。生得世界上少。有在我看也不見得怎樣體面。真是聞名不如見面了。坐客正看得出神。忽聽一樵狂呼亂叫。吃了一驚。於是衆人眼光向他射來。龍隄悄悄告訴他道：「那台上扮小旦的不是梅蘭芳。他出來時須在末了一齣。你忍耐性子慢慢等。不用多說。免得人家笑話。你一樵嘴內雖然應着。每逢換一齣。他都要問長問短。真穀令人討厭。」伯龕成奇。沒有法。只得極力敷衍。他好容易候到梅蘭芳登場。了一樵提起精神。注視他。縱然不懂得戲劇。然而瞧梅蘭芳的神情態度。自覺和別人畢竟不同。看戲的人聽蘭芳唱一句。擊一回掌。一樵也跟他们亂拍。伯龕等人再三攔阻。那裏肯聽。後來一樵看得高興。驀然逞使着喉音。大嚷道：「梅蘭芳……瞧梅蘭芳你們這些人。回去個個都發楊梅瘡……龍隄見他越鬧越不成話了。急急用手掩住他的嘴。不許他再說。一樵不依。又對龍隄嚷道：「我不曉得他有梅毒。是你告知我的。我一番好意。叫他們不要沾了梅毒。你爲甚事不准我開口。龍隄氣了。連話都說不出來。半晌方對伯龕道：「聽他在此胡鬧。我等先去罷。」麗卿見龍隄要跑。硬挽留住他。又責備一樵不是。說你如果再不依我。言語我也去了。從今天起。你不必到我家裏去。算了罷。一樵見麗卿動了氣。百種央求。麗卿故意不睬。一樵急了。要跪下來。陪罪。伯龕又怕他鬧出笑話。忙做好歹勸麗卿。叫他不用走。麗卿這才應允。一樵遂歡天喜地。復行坐下。略過一會。梅蘭芳的戲已演完了。座客紛紛各散。麗卿和一樵伯龕等人出來。覺得腹內有些餓了。便到附近一家廣東館子裏。消夜。叫馬車仍在天蟾舞臺門首等候。大家便步行前去。却好轉了彎。走不多遠。便到了大新樓。衆人登樓。揀了一張座頭。坐下。叫了幾客便菜。這時一樵饑火上炎。狼吞虎咽。儘性吃。

了。一個飽，啖完又嚷口渴。堂倌又送上一壺茶來。一樵颯了一大氣。伯龕匯過鈔說時候不早，我們快些回去罷。衆人於是折回原路來乘馬車。剛剛走至二馬路口，忽聽一樵叫聲不好，接着皺眉苦臉，將腰彎下。伯龕大吃一驚，忙問他道：「你怎麼敢是腹痛嗎？」一樵點點頭說：「我要大解，忍不住了。」就在此處撒了罷。說着急急去扯褲兒。伯龕低聲告訴他道：「使不得，使不得，租界章程馬路上禁止大小便，如果犯了罰了錢，還是小事，兀自要帶到捕房受罪呢，快些忍住了回去。」再撒一樵聽說要拖到巡捕房裏，却怕的了不得。於是硬挨着和伯龕、麗卿同坐一乘車子。龍隄、爾福、成奇三人又共坐一輛馬夫將繩一扯，那馬如飛的向前直奔，陡然一樵的身子欹斜過來，伏在麗卿懷內。麗卿正待推他，忽覺有一股臭氣鑽入鼻孔，裏直刺腦筋，幾乎要嘔吐出來。麗卿叫聲不好，邵大少撒下屎來了。伯龕道：「果然不錯，一樵到此地步，料也不能抵賴。」遂哭喪着臉說道：「我萬萬不能再忍哩。」麗卿也不同他說甚麼，忙招呼馬夫將車子停止，和伯龕跳下來，另外僱兩乘人力車，拉回勾魂里。那馬車跟隨後面緊緊趕來，比及到了麗卿叫相幫的扶一樵從車上慢慢而下，攬入室內。伯龕成奇、爾福、龍隄等人瞧一樵這般模樣，都仰前合後的大笑。遂一面開發車錢，一面着人到一樵寓所取短衫褲，又命娘姨泡了一提桶熱水給他洗淨，更換衣服，整整忙了好多時，方才完畢。漸漸天色微明，伯龕等也不回去，便在麗卿客房內胡亂睡下。直至次日午後，各人方醒，提到昨兒晚間的事，又笑得不止一樵也覺得面皮上害燥，獨自坐着垂頭喪氣，一言不發。麗卿怕他下不去，假意發作。伯龕一頓說你們還是朝夕不離的好朋友呢。他昨晚在馬車上撒屎，委實情非得已。你們便當做新聞傳述，假若說到別人耳朵裏，不是落個笑柄兒麼？從此刻起，我不許你們再嚼嚙誰。

不依我看我來擰誰的嘴言訖又敷衍一樵道你不用發惱我已經罵過他們了以後再有人譏誚你儘管告訴我自然有本事懲治他一樵聽麗卿這番話方才回噴作喜一把扯住麗卿道你方是真心想待我呢像他們這些人到底不是好朋友我昨晚撒屎實係挨不住誰肯好意做這樁醜事他們便刻刻笑我真是可惡幸喜你放下面皮攔着他不然有得同我鬧呢我的麗卿呀我真歡喜你上次我們談的那句話兒究竟如何說法麗卿故意問是甚麼話一樵道就是討你到我家去的這樁事你如果依從我到了我家金子銀子衣服首飾聽你要一樣我都給你一樣就是了麗卿笑道這箇自然我同你本有約在先包管如你心願實因我此刻還有點首尾事體尙不曾理結清楚再停十天半月我的事辦妥自然和你重申舊約縱然你不上緊我兀自要催促你哩一樵道你還有甚事不曾辦妥快快說給我聽麗卿含笑不答一樵再三催促麗卿又想說又不好意思出口一樵非常着急這個晨光伯龕從旁微微笑道麗卿心事我倒曉得呢只是他不便對你講一翁呀你要知其中情節何不來問問我一樵果然跑到伯龕身邊連連作揖道好伯龕哥哥你我不是一日交情你既然知他心事請你快些說罷伯龕急向麗卿瞞一眼麗卿會意假裝到房外叫相幫去買物事接連又招呼娘姨沖水來洗淨地板嘴裏嘮叨叨說個不止有心騰出工夫讓伯龕同一樵談心伯龕見麗卿不在屋裏方叫一樵靠自己坐下低低說道你可知麗卿此時想嫁你的心比你還急得十倍麼祇因他有幾樁難處所以遲延到今日他這幾天就爲嫁你的事背地裏受了無數悶氣啞吵了好多回數淌了若干眼淚若說告知你呢又怕你煩心因此在你面前一字也不提起一翁呀論麗卿這個人又賢淑又漂亮又知人甘苦不拘甚麼事總可商量

得。到。無。如。他。還。有。個。母。親。再。討。厭。沒。有。平。時。吃。的。着。的。使。用。的。都。靠。麗。卿。養。活。如。今。麗。卿。想。嫁。你。他。的。娘。
首。先。不。肯。說。自。家。已。經。有。借。大。年。紀。生。養。死。葬。全。着。落。在。女。兒。身。上。一。旦。麗。卿。嫁。了。你。他。何。能。跟。隨。女。兒。
到。你。家。去。縱。然。你。有。此。心。只。當。多。養。一。個。閒。人。試。問。你。家。父。母。能。容。得。他。麼。少。不。得。他。仍。然。是。住。在。上。海。
但。他。風。燭。殘。年。又。沒。本。事。混。飯。吃。不。是。要。活。活。的。餓。死。了。嗎。我。替。你。們。兩。邊。想。了。個。主。意。不。如。央。求。你。給。
他。一。筆。養。贍。費。也。可。將。此。事。解。決。了。再。不。然。……伯。鑫。剛。剛。說。到。這。裏。忽。然。聽。樓。下。有。個。婦。人。聲。音。哭。着。
說。着。道。好。好。我。把。這。條。老。命。賣。給。你。們。罷。伯。鑫。一。樵。聽。了。嚇。了。一。跳。急。急。推。開。窗。兒。向。下。面。瞧。看。(未完)

名家小說 天作之緣 (續)

第八十九章 受洗

(之棟)

婦人當分婉之後。精血虧損。宜善調攝。余不自知。兩星期後。卽出牀。行事初起。數日時覺暈眩。則扶牀欄。而暫立。余以愛兒之故。己之爲己。有不暇自顧者。得吾兒而沐浴之。而乳哺之時。而爲之解衣。時而爲之結帶。吾心之樂。不能告人也。夫余所以一樂至此者。血肉之愛。亦童穉之氣也。血肉之愛。動物所共有。余之所尤好者。則解吾兒之衣。赤體坐諸吾膝上。徧其體而吻之。不獨吾兒之肥。手必取之。以入吾口。卽其雙足不能忍。放過之。余年旣輕。童穉之氣未泯。與吾兒語。見吾兒不答。則如年長之兒。責年幼之兒。謂彼不答。使吾何以爲情。甚矣母子之愛也。此種深理。非上帝不足以知之。余于其時。恍如身在十六年前。嬉戲于吾母房中。以洋囀囀爲玩具。盤旋桌下。所不同者。今日懷中所抱者。目光炯炯。上下視余。耳余滿心愛慕。昏昏如在夢寐之中。不復知日之有長短。時之有早晚。一歲之中。倫敦天氣。本以此季爲最佳。跳舞之會。宴享之舉。到處舉行。有時余于夜間。隔窗遙望。見馬車汽車。首尾銜接。自公園牆之大屋起。直至吾所居之巷底。止澈曉始散。是皆待其主人主婦之車也。余對于彼交際社會中。婦人無羨慕之心。而有憐憫之意。憐者。憐其人之半老而膝下猶無兒。憫者。憫其樂之空虛。等于浮雲過眼。余得抱兒。以自遣。與彼較之不啻上下牀之別。尤可憫者。則彼富家之母。往往以所生之兒。委諸僕婢。或竟送入嬰兒保育園。而寒苦婦人如余者。反得享撫兒之樂。思之。思之余心之喜可知矣。縱使。壽立得黃金。其樂亦無以是過也。因之終日作歌。時而作頌聖之歌。時而作眠兒之歌。而眠兒之歌。尤覺勿厭。雖詞旨鄙俚。勿問也。鄰人間

余歌聲。往往至門外聽之。歌聲斷續之間。聞其微語曰。吾家蕾臺。心至樂也。心境既適。則面貌自揚。然余不自知也。一日坐窗前。微聞有人言曰。吾家蕾臺。自抱兒而後。貌美多矣。嗚呼。凡爲婦人。聞人贊美。無不色喜。余聞此語。苟不心動。余亦不爲婦人矣。因急至鏡中。照之。則面色果變。顯上皺紋。所最爲吾顏之累者。今亦盡去。髮澤有光。黑中呈綠。旣已恢復舊色矣。目光亦炯然。有生氣如幽暗之室。明窗旣啓。而日光內透也。然而吾兒之來。其有益于我者。尤不止此。自吾兒生而吾向道之心。亦轉上帝。以此女賜我。使我心中之世界。爲之一變。自覺帝力崇弘。天工非人力所能代。在例兒生而後。宜請祭師。行洗祓禮。余未實行之。故教中人當盡知之也。余欲吾兒早受洗禮。非畏吾兒之或殤也。乃以吾兒未生以前。吾旣艱苦。備嘗驚恐。不堪言狀。非吾兒受洗。吾心不安。故也。教中人當亦無不知之。兒生約半月。余作書致鄰近之教區長。詢以爲兒受洗之期。教區長以印成之普通信式答之。中填受洗之日時。并附來問事片一紙。囑余照式填報。及受洗期屆。余心樂極。天方破曉。卽起而佈置一切。爲吾兒穿戴。歷數小時之久。新幘錦襪。吾于吾兒未生之前。所置備者。莫不出而用之。裝畢。觀之。覺天下之美。無復有過于吾兒者。卽清晨承露之玫瑰。較諸吾兒。亦將自歎爲不及。因高舉其身。對鏡照之。使得自見其貌。嗚呼。吾之穉氣。卽此可見一斑矣。當時復自念曰。彼教區長。今日所見。必無勝于吾兒者矣。

先是。余嘗聞人言曰。凡不嫁而爲母者。產後初次出門。必面有慚色。一若途之人。盡知之。左右前後。莫非指斥之者。余固未嫁之母也。然出門時。獨未嘗有此種慚色。抱兒而行。吾心歡然。頗作驕人之態。途之人見余。若皆目逆而送之。余亦頗欲一一與之作酬酢。語禮拜堂僻在貧人聚居之地。距鬧市已遠。其對面

一屋。畫牆竣宇。則一大旅館也。余到禮拜堂時。見有無數工人之婦。各抱其兒。隨以教父教母待于門外。余先是但思他事。未嘗念及小兒受洗。須有教父教母以爲證。今始覺之。悔何可及。幸司祭器者爲余代請。二人令余各贈以先令一枚。未幾。祭師白衣而出。待者遂各抱其兒。環立廊下。行初誓禮。嗚呼。吾自出嫁而後。向道之心。未有如今日之熱者。司祭器者指余以位次。余卽正對祭師。中列而跪。目之所視。耳之所聞。專在吾兒之受洗。祭師對于他兒何如者。吾無暇問也。吾於行禮之時。不無過舉。然余未嘗以之介意。祭師先問曰。此兒何名。余卽取教區長之問事片。授司器者。并默然謂教母曰。其名爲惹賽美利。既而祭師問吾兒所求于教會者何事。則呼吾兒爲美利惹賽。是必余對教母誤說其名也。然余亦不以之介意。但願吾兒藉禱祝之力。免于未生以前一切驚恐。吾心亦足嗚呼。抱兒受洗。事極尊嚴。人苟真有信仰之心者。將見聖功之神妙。吾旣身歷其境。信之自深。自禮始以迄禮終。余目未嘗乾。記得當時曾爲吾兒脫其帽。持于與余口相近處。旣而視之。則兒帽頗濕。淚之多可見矣。及壓魔禮畢。祭師以袈裟之角。披于兒肩。引入堂內。衆隨之。同入洗禮場。余面水盆而跪。教母跪于前。他兒之母跪余左右。余後所跪者。亦皆兒童也。是時講經之堂已空。留者惟女傭兩人。灑掃祭壇旁之暗陬。旣而司器者復閉堂外之門。于是堂以內默無聲息。但聞祭師發問聲。與教父教母對答聲。問曰。美利惹賽。汝能屏拒魔鬼耶。則代答曰。吾實能屏拒之。汝不聽信魔鬼之言乎。曰。吾不聽信也。汝能不爲虛榮所誘耶。曰。吾不爲虛榮所誘也。祭師本爲吾兒行洗禮。在余視之。幾若爲余作禱。告吾之心。惻然雖身犯巨罪。爲教義所不容。然當其時。吾持吾兒之帽于口際而跪。此心之清貞。無垢他人必無我及者。我自知之上帝亦必知之也。祭師曰。美利惹賽。

我今借天父天子及諸聖靈之名。爲汝行洗禮。遂以水洗兒頭。撒鹽于兒舌。余但知吾兒微哭。他無所知。既而見巨燭一枝。持于教父手中。燭之取義。謂吾兒將爲光明中人也。祭師曰。行矣。一生安樂。帝永與汝偕。余始恍如夢醒。然久跪。血滯兩足麻木。及禮畢。祭師去。余起立而出。司祭器者承盤而前。余與以數枚。更以兩先令與教父教母。而抱還吾兒。出坐會堂中。爲吾兒整衣帽。且以紗蓋其面。及至禮拜堂外。見他家兒之母。各取歸途。結隊成羣。談笑方劇。聲浪之高。出於車輪馬足。諸聲之上。抵家之際。吾面上一種聖潔之氣。猶未盡去也。叩門而後待廚中。主婦採繩下門。時聞吾鄰人有言曰。吾家舊臺。今殆更遇一樂事矣。雖然。後事如何。吾又安得而知之耶。

第九十章 登記

余爲吾兒卸裝之際。屋主婦來談。探詢受洗禮式。余一一告之。屋主婦曰。洗禮受矣。其次則登記也。余曰。登記乎。屋主婦曰。必于三星期之內行之。勿能緩也。余之所最悻者。卽爲登記一事。教區長之問事。片余已盡情直填。不稍假飾。以禮拜堂之登記。聖潔之登記。勿宜作謊言也。而地方之登記。不然。苟以吾兒之來。歷公然宣佈。不獨余與麥丁受其累。而吾兒之受累。更有不堪言喻者。吾兒未生以前。余早計及之。今則事已臨前。非謊言不足以搪塞。擬謂麥丁爲吾夫。以見吾兒之生。爲法律之所許。既而思之人。可。天不可欺。欺人欺天。因以自欺。其心固不如直言無隱。使心無罣礙之爲。得計既決。卽抱兒出門。吾所居距登記所甚遠。抱兒而行。及抵其處。疲乏已極。屋之建築。類似私家之居。門外懸有一牌。黑地白字。作生卒登記所字樣。屋內一室。極類霍姆鎮愷福先生之辦事室。室中有賬櫃及大桌各一事。桌內紙扎無算。倚

桌而坐者兩人。一老叟。一少年。老叟手持報紙。高聲朗誦。曰。奇事奇事。人人疑爲沈沒矣。門與帳櫃之間。有二婦人待焉。其狀貧且慘。一則抱一兒。兒啼哭當衆。解襟乳哺之。殊不畏羞。一則兩眼盡赤。似大哭。方罷者。首戴草帽。已舊極。面蒙厚紗。其質至粗。少年既無所事事。始起而與待者相周旋。其人態度平庸。度其才力。不過一商店之掌櫃。滿面愴容。一若厭事之煩碎者。然所居之職。無日無時不在喪良心之地。位彼固未之自知也。櫃上有登記冊兩本。彼取記生者一本。先問抱兒之婦。婦之兒亦私生。婦踉蹌上前。言期期如不出口。少者切責之。既又取記死者一冊。問蒙紗之婦。婦出醫生證書一紙呈之。則殤一兩歲之女也。問對時。以一汗穢之巾承諸口際。若欲借此以自遏其鬱悶者。少年則聲色不動。其心亦忍矣。哉。余于是時獨慘然神傷。豈此二婦人之苦况。有以致我于然乎。余固不得而知之。二婦既去。其次及余。余心熱而身發抖。少年仰視見余。獨變態作敬容。鞠躬微笑。問余是否欲爲吾兒登記。余蹙之。少年囑余行近櫃前。問曰。請問令媛何名。余告之。彼卽浸其筆尖于金類墨水瓶中。又以筆尖吸水過多。則振落之。取勢作空畫者久之。始書曰。美利蕙賽。彼又微笑而問曰。請問其父姓名籍貫及職業。余稍一遲疑。卽對曰。父爲康麥丁。行海爲業。不幸亡矣。少年急仰視。復問曰。君不言。康麥丁乎。余喉梗。勉力致答曰。然。少年停筆。似有所思。又于紙上作空畫者久之。始書其名。書畢。反身面老叟。皺眉微語曰。似極矣。老者本坐于其後。重之曰。似極矣。遂放低其手中之報紙。俯首斜視余面。少年復問曰。請問夫人尊字及閨名。余曰。嚴美利。少者復仰首視余。余抱兒于左臂。指環適露于外。上鐫康美利二字。彼已見之。因曰。尊名當爲康美利。嚴其母姓也。余曰。否。美利名嚴其姓也。少年長嘆一聲。其色頓變。遂于冊中填之。并另填一單。屋中至此不復聞有人聲。但聞筆尖擦紙聲。老者翻摺報紙聲。牆上鐘擺聲。街上車馬聲。與余心跳聲。少年填畢。則

讀一過。指册底一行曰。署名是處。語氣不復如前。此之和善。余簽字時。手震震。不自主心。亦忽忽。不自知。及知覺恢復。人已在門外。撫吾兒而穩之。臂上取道而歸。自念今日之事。不啻以焦痕燙兒體上。終其身。無復退除之日。長途喪氣。垂首而行。不復左右視事物之過。我前者皆以不見遇之。及抵居所。眼珠酸痛。目光昏炫矣。

是日。余不甚唱撫兒歌。吾兒亦不甚安靜。及薄暮。吾爲兒解衣。將眠之牀上。見兒左首面上。有一紅色癍痕。初以爲拭之必去。及驗爲不然。卽自往樓下。召屋主婦視。余問曰。君前此曾見吾兒面上有癍痕乎。問畢。靜候其答。屋主婦曰。唯唯否否……見之矣。此卽所謂……胎生乎。余曰。胎生乎。屋主婦曰。君記得兒在胎時。君自己面上曾爲物所擊乎。余當時之答語如何。不復記憶。但往事重思。不禁面頰在蠟臺之末。夜所演惡劇。讀者諒未忘也。因自念曰。吾兒面上之斑痕。乃吾夫手指之記號也。惡跡不留於吾面。而轉留於吾兒之面。使吾兒負此記號。終身不脫。其母之淫恥於此。記號見之兒。是私生亦於此。記號見之兒。此記號吾之心痛焉。是晚也。余一再俯視睡兒之面。看此癍痕之退否。又一再跪而禱曰。吾罪重大。應受神譴。任吾自受之。勿累及吾兒也。旣而念及吾兒之受洗。則吾兒面上之癍痕。或卽由受洗而起乎。果若此者。則此記號之意。卽吾兒與生俱來之罪狀。與夫人世一切之孽報。彼生乎。吾兒之前之人。所不能解脫者。吾兒皆以此一洗解脫之。經有之曰。

於燦天章十形如戟。亦神亦聖。點子之額。相彼惡魔。其敢我逆。

上天之力。旣潔吾兒之心矣。人世之力。孰得而汗之。余用是心安。更視吾兒之面。則痕跡亦不復見。遂上牀而臥。

(未完)

談



奮

劉哲廬先生編輯

○ 友 良 之 生 學 ○
學 生 週 刊

中華編譯社發行

第一期非賣品 ○ 遠近贈送

本刊爲劉哲廬先生編輯內容爲各學校高材生著作而社說一門則聘請海內名家定夷、箸超、琴南、石遺、實甫諸先生分期擔任撰述文字明顯材料豐富學生讀之獲益不少誠近今雜誌界之霸王教育界之明星也每星期一册星期六出版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已於四月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八日次第出版茲將本刊定價列下(一)零售每期大洋六分(外埠每期另加郵費一分)(二)訂閱一月四期大洋二角四分(外埠每月另加郵費四分)(三)訂閱半年二十六期連郵大洋一元六角(四)訂閱全年連郵費大洋三元本週刊零售預訂一律大洋不折不扣

上海新重慶路慶餘里中華編譯社啓



談 薈



爛柯山房瑣記

(爛柯)

●無題詩

無題詩述兒女情懷者爲多。余爲詩輒喜白描。然白描至難事也。偶一不慎。則易流於俚俗。爲販夫走卒之歌。唱而非詩矣。每與白也輩談及。頗以爲然。春日不耐。頗有無題之作。對景懷人。能無悵然。詩中如「等閒不灑英雄淚。今日偏爲兒女流。」及「人間有味都嘗遍。只有相思味最辛。」同社皆以爲佳。余以爲非佳也。特俗而不鄙耳。又有「笑語人前淡。交情別後真。」一聯。白也最爲傾倒。以爲深得詩人之旨。不止升堂。且入室矣。余謂此好在描寫兒女情態。略得其真。詩人之旨。猶未敢也。亡友吳研人有無題二首云。『其一』嫩晴微雨總銷魂。默坐蘭闥獨掩門。楊柳學人慵欲睡。梨花如我淡忘言。心雖未死難尋夢。詩到成魔不著痕。寂寂無聊天欲暮。淡烟籠月乍黃昏。『其二』爲邀綺伴過鄰家。低簾香肩髻挽鴉。新換羅衫纔出浴。半提紈扇未成遮。嬌慵懶上秋遷架。笑語私簪夜合花。偶遇隔村蠶女到。未妨相與話桑麻。

爛柯山房瑣記

則未及上馬一首佳也。上馬云：未容策馬走長安，扶上驪駒淚不乾。病體似輕愁似重，欲將輕重問雕鞍。末二句警新，同社白也。近頗致力為詩，終日吟唔，舍五七言外，不知有寒暑飢飽矣。然時有可誦之句，如近作無題一首七律（上半首不錄）：下半首云：方信多情空餘恨，何堪好事到頭酸。薄魂應是未銷盡，夢裏還來續舊歡。到頭酸三字，用得新而妙，可謂半截美人也。吾終以我輩為詩鋒，鈍太露，設能加以蘊藉，則更進矣。若持不着一字，盡得風流八字之訣，而為無題詩，則未有不拔類超羣者也。

● 關 干

關干有三訓。如李太白詩：沉香亭北倚關干。及詩中朱關畫楯。此木關干，人人所習知。若曹子建詩：月落參橫北斗闌，干註闌干，橫斜貌也。則人未盡知。至長恨歌曰：玉容寂寞淚闌干。此闌干，眼眵也。時人以爲淚落，闌干不知韻會等書，本有眼眵之訓。按南詔苗獠不解營宮室，倚樹架木以居，四周用長木橫闌之，每面各三，禁猛獸不得越而入，夜則驅合家男女偃息其中。此所謂闌干十二也。後入唐人詩料，遂與流蘇珠箔相附而行，謂是富貴家長物，豈識爲蠻獠荒陋之用乎。偶閱聞見，扞言縱覽及此，因記之。

● 生子異徑

兒時不知此身何自而來，聞父母言裂腹而生，甚以爲信。成童思之不覺啞然。近來翻閱羣書，乃知此說不爲無因，且不僅裂腹而生者。淳熙中建康杜屠婦於左脅下裂腹生子（見夷堅志）此其一也。成化辛丑（祝枝山作甲午）鳳陽宿州張珍妻王氏有孕當產，臍下右側痛不可忍，一日忽裂生男，御史周蕃聞於朝，官爲給養（見客坐新聞）此其二也。嘉靖辛酉真定民婦於右脅下產一男（見從信錄）此其三也。

萬曆癸巳。吳中李翰林(大武)家。楊文妻。裂腹下右裏股。生一男子。母亦無恙。(見馬弋厂聞見錄)此其四也。晉義熙中。魏興李宜妻樊氏。懷妊過期不產。面額上有瘡。兒穿之以出。名胡兒。長為將。此其五也。腹部雖為懷妊之處。破裂而出。已屬異聞。乃有從脅股面額而出者。斯則異而又異者也。嗚呼。宇宙之大。何奇蔑有。

●玉蘭悼辭

女伶金玉蘭死於去年二月。一時悼詞紛集。自以樊易二君之作為最完善。今并錄之。樊山詩云。多少流鶯哭暮春。哭厂眼淚未全貧。九原粉黛多才思。並世芝蘭是俊人。無復渭城三換拍。誤教荀倩兩傷新。可憐殮玉埋黃土。猶是雲英未嫁身。昨日花朝月尚明。黃腸一夕葬傾城。淒其菊部春無色。嗚咽桑乾淚有聲。詞客多才猶少福。玉娘短命勝長生。君看金屋陳皇后。纔過笄年帝已輕。贏得韶顏死後看。枇杷門裏紙灰寒。欲親薈澤曾無路。纔附冰肌已蓋棺。豔曲巧偷霓羽易。芳容迴避蝶蜂難。從今花市春風信。不忍斜街看玉蘭。身長影好奈情癡。無色非空半信疑。世念未消惟念佛。自憐不暇漫憐伊。拔心草已生新隴。連理花終戀故枝。記否綠楊曉鶯語。相思無路莫相思。哭厂詩云。癸丑驚心至丙辰。三年噩耗竟成真。直將歎鳳傷麟意。來弔生龍活虎人。哭汝祇應珠作淚。無郎終保玉為身。百花生日纔過了。驀地罡風斷送春。按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時。已謠傳玉蘭萎謝。哭厂為詩哭之。有天原不許生尤物。世竟公然殺美人。句中外傳誦。故樊易詩云云也。

●洛陽花神

櫻 柯 山 房 瑣 記

洛陽李暎居郊外。流水谿橋。廣植花卉。偶秋雨乍晴。輕涼襲袂。閒步門外。見雙鬟冉冉而來。高髻靚粧。色甚殊豔。迎謂暎曰。娘子傳語郎君。特來相候。俄而青衣持茵席帷帳。陳設堂中。珠玉輝映。異香滿室。暎愕然。忽繡車一乘。一美人年可十六七。丰姿綽約。降車入門。與暎相見。暎甚疑懼。美人遽命從者。設饌陳杯皿。食物皆非人世所有。酒再行。語稍款洽。暎因問女郎何求。美人笑不答。固請之曰。吾洛陽花神也。頃謁紫宸妃歸。見此地多名花。欲與君作半日清翫耳。當此雅敘。何惜一詩。命雙鬟進碧羅箋。暎卽賦曰。花深竹塢傍幽溪。葉上秋光溼露低。歌舞留人天半月。玉眞何事楚雲歸。美人詠曰。金譙漏盡玉樓開。舞罷霓裳下楚臺。更憶人間秋色好。五雲縹渺一重來。咏畢。美人顧暎歎曰。良會未幾。後期無日。人天路殊。睽隔何似。今茲一見。固是夙緣。無煩想念也。遂命引燭升車而去。稼軒言之鑿鑿。未知果有是事否。

● 媲美明妃

持節和戎人。知有昭君。不知有馮夫人也。夫人名嫫。見漢書西域傳。爲漢宮人。善史書。習政事。嘗錦車持節和戎。外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楊升庵云。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詠者。惟劉孝威有錦車勞遠。駕句駱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徐堅雲。搖車節羽。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堅瓠集以爲此事可畫。可歌。勝於咏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多也。余謂不然。昭君自縊於胡者也。按單于求娶昭君。漢成帝吝而不與。取宮人近似其貌者。以往單于。寵之後。成帝欲殺毛延壽。延壽逃出國。單于用之。予以近職。後侍宴。昭君出。慕行酒。延壽進言曰。此昭君非眞漢帝嘗令臣圖其容。顯間有一紅痣。今則無之。其僞顯然。今何不動兵前去。必欲得眞昭君。其美更有勝焉。單于怒。以爲漢人不應欺我。若此。乃令延壽圖形。

以求昭君必得其真者。然後和親退師。漢帝無計。乃出真昭君。昭君至胡。單于逼為婚。不允。自經。此事載
霞鷗雜識。胡地多白草。而明妃墓草獨青。昭君真千古之烈女也。荆公詩。漢恩自淺。胡自深。冤哉。然持節
和戎者。昭君之外。又有馮夫人。前後媲美。映輝千古。漢人正不弱也。

●宮詞

明嘉靖帝臨御久。簡於視朝。日居西宮。奉道初用邵真人。繼用陶真人。皆官極品。后妃而下。法服以從。蔣
子雲宮詞云。君王親著紫衣裳。白玉冠簪。八寶光。夜半碧檀星。月冷九天仙樂下。鸞鳳離宮。複道接蓬
萊。雲繞千峯。五色開香輦。無塵珠箔。捲後宮。遙望上陵回。小年選入。蕊珠宮。紫閣玲瓏。十二重。日侍上
眞修。法事水晶盤。捧玉芙蓉。碧殿瑤壇禮。上清桂花。沖露浸銀屏。雙雙玉女扶青案。跪啓琅函。諷道經。
直活畫。一道君皇帝矣。近來閒閱夷白齋詩話。載有王雨舟宮詞三首云。駕幸長春。二鼓時提燈馳報疾。
如飛。上房供奉忙。多少才拭龍牀布地衣。昨夜閩中進荔枝。君王親受幸龍池。先將並蒂盛金盒。密賜
昭儀。盡不知。錦標奪得有誰爭。跪向君王自報名。宣索宮花親自插。連呼萬歲兩三聲。按王雨舟名
濟。人物高遠。奉養雅潔。刻意詩詞。其所著有宮詞一卷。水南詞一卷。谷應集。鐵老吟餘。夷白所選者。尤為
蘊藉可喜。染指一二。可知鼎中之味矣。

●錢牧齋貢品

清多鐸之入江南也。謙益率先降附。欲樹德於東南。遣其心腹周荃。資所具柬帖書曰。太子太保禮部尙
書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附以素所珍玩之流金金銀壺。法琅銀壺各一具。蟠龍玉杯。宋製玉盃。天鹿犀

杯。芙蓉犀杯。法琅鼎盃。各一尊。法琅鶴盃。銀鑲鶴盃。各一對。宣德宮扇。真金川扇。弋陽金扇。戈奇金扇。百字宮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以獻於軍。因授周荃。意言吳下民風。柔脆。飛檄。可定。不煩。大兵。荃受安撫。職歸。盛言優禮。於是望風。降附者。皆致重幣。虞山所獻。遂稱最薄。錢亦詔。以廉薄。自矜云。

●西河夫人

西河夫人謂毛西河所爲二十八字。皆借助於獼祭。其實非是。西河先生人極警敏。能五官並用。嘗右手改門生課。作左手撥算珠耳。聽背誦口答問難。目視小僮澆花。夫人之言。蓋出於詭譎時也。夫人姓陳名何。能詩。詩見閩秀正始集。而性攢悍。西河素悅古版書籍。宋元時物。藏之至夥。終日埋頭摩挲。不忍釋手。一日西河出。夫人全炬之。謂此老不事米鹽。生計而搬弄此花花綠綠者。何爲也。後西河有姬人曼殊。頗受憐愛。卒爲夫人凌虐。至死。其妬之奇酷。有如是者。

爛柯曰。船山夫人。西河夫人。皆工吟詠者也。而其攢悍。一至於此。詎脩。到才子婦。便當作獅子吼耶。然則近日之類於西河。船山者。其夫人亦有此雄風否。記之以博一粲。

清風明月廬筆記

(許一厂)

●赤面虎

赤面虎面如醉人有殊力能舉千鈞重嘗大言曰前者吾弗及見後者吾弗預知今世號勇士者殆莫吾敵也因盛氣凌人或謀斃之萬方終弗得訟之官隸役輒被夷虎益恣道路以目一日有行脚僧索米虎笑曰生平只食人不食人也和尚獨弗聞赤面虎耶僧合十曰固聞之矣乃即居士耶虎大噉且手推鄰垣倒和尚微哂虎怒曰若豈弗足於余耶僧笑曰居士大力賁獲所弗逮顧聞之大勇者若怯今居士自負奇勇輒矜張不可一世此特客氣未足語於技也虎大吼飛一足蹴僧僧略按虎奇痛不可當益慚怒狂撲僧僧伸臂挾之因數之曰吾惟弗自矜故託鉢求升斗若技弗吾逮輒敢凌虐人不速改必弗善終釋之去虎嗒焉若喪入而自嗟饋不食寢不眠數日忽大笑曰得之矣遂折節爲人牧弗敢再言勇故逗之輒笑謝詰以往事則笑曰不有曩事今日其可得耶益自克卒爲善人越三年曩僧復至索與俱去遂不歸

一厂曰此友人張君心庵語余心庵云事在滿清初年而鄉大儒張簡齋先生筆記載僧戒根事頗與相類事甚長今撮其大要附記之僧戒根面紅如血性和易與人無忤飲酒觔亦醉十倍之亦醉食兼人不飽餓數日亦弗飢人以是奇之然戒根殊落落無所表見明鼎革後始來浙住持某寺自言非幼時爲僧者少時常爲人傭作自負殊力頗凌侮人有僧見而愛之因收爲徒僧固少林派健者尤長於學問戒之

曰。好勇而自負其勇。必弗能善終。勇而濟之以學。學問深則心氣平。然後可言勇也。因教之讀書。凡十年。而驕蹇盡去。始授以武技。盡得師傅。僧曰。可矣。好爲之。無往弗利矣。僧尋死。葬之成山。時闖軍擾川陝。逼京畿。勢洶甚。去投吳三桂麾下。屢立戰功。三桂部下嫉其能。讒之三桂。三桂意亦漸忌之。知不可再留。遁入川。明社旣屋。剃髮令下。迺歎曰。吾師本毘盧也。遂被剃爲僧。轉輾入浙。得住持某寺。後亦弗知所終。按之心庵所言。疑卽赤面虎也。

一厂又曰。惟大勇者爲能大解脫。虎其有焉。若乃弗甘薙髮。甯作毘盧。其節操雖賢士大夫或多弗逮。虎苟在者。願得執鞭。

●歐陽生

生閩人。隨父宦浙中。父宦途殊蹇。聽鼓數年。方得差委。又以事去職。因鬱鬱而死。生旣喪父。又貧甚。貨其家具。草草葬父。課生徒自活者數年。一日有友人陸某邀游普陀。生辭以無資。陸曰。區區何足慮。吾能任之。生從之。旣至普陀。步行上山。中途遇一僧。以手招生。生卽痴立弗動。知覺盡失。陸疑生遇魅。解救無術。奔躡踏。僧叱陸。可速去矣。陸卽返身狂奔。不能自主。瞬息達數里外。僧以手拍生肩。生豁若夢醒。見僧大異。僧曰。吾某神也。與汝有緣。隨我來。當授汝以術。令汝吃著不盡。生隨僧去。僧授以點金之術。能化瓦礫爲黃金。凡數月。僧曰。可矣。卽歸去。更有要言。切記弗忘。凡術。濟人則爲神。利己則爲妖。願子學爲神。毋爲妖也。手揮速行。生回顧。失僧所在。膜拜而歸。以試其術。默記僧言。常存濟世心而已。亦鉅富。奴僕成行。妾侍充斥。享用逾王侯。有某妾。性黠。常謂生子懷異術。而以利人。使人人盡如子富。子又何足貴哉。生然之。

繡背僧言恃其多金。恣爲不法。事發。則行賄。以免。數年。道路。以日。生意。得氣。揚行。益縱。一日。偕友人。游郊外。遇繡背僧。生陡自慚。汗流浹背。僧至。前。瞋目叱之。生自覺魂不守舍。恫恫而歸。未幾。瘋狂而死。死後。妻妾星散。居室頓易。姓里人共快之。

一厂曰。事雖近於迷信。然可作寓言讀也。

●愛奴

吾鄉蔡炳臣先生。性愛犬。家中蓄犬十餘頭。中有一犬。毛色潔白。形態俊偉。先生尤寶愛之。先生嘗於日暮。訪其友王某於十里外某村。白毛之犬。搖尾隨行。揮之不去。抵一山崖。日將下。突有惡犬三四圍先生。而吠。先生窘甚。白毛之犬。進與鬥。當者罔不靡。咸四散。適白毛之犬亦傷腿。引舌自吮。其血復隨行。有無賴某。與先生有忤。方迎面來。見先生。立擒住。將挫辱之。犬怒。嚙其衣及股。無賴懼而遁。犬追一里許。復返。從先生至友家。因此先生益寶之。名之曰愛奴。試呼之。犬搖尾揚首。作得意色。先生每呼愛奴。愛奴輒馳至。某夕。有穿窬穴壁。諸犬狂吠。愛奴獨躍至先生室。猛力以頭撞門。先生驚起。愛奴嚙先生衣。往視穴所。賊遂遁去。先生鄰家爲豆腐作。不戒於火。火焚愛奴。吠先生家人共起。而豆腐店主妻素善視愛奴。時店中人盡出。唯主婦幼兒尙在內。主婦據石大哭。愛奴突躍入。以兩足挾幼兒。人行而出。遍身着火。毛焚殆盡。久之。創處潰爛而死。先生憐之。爲棺而葬之。豎碑曰。義犬愛奴之墓。

一厂曰。犬能報主。犬有人心。人顧背恩。人不如犬。烏乎。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張孝女

餘姚張服生。邑庠生也。家貧。課徒自給。有女年已及笄。顏頗豔冶。而聰慧。有學問。問字者不絕於門。服生愛女。令女得自相攸。而女眼界高。庸俗之流不足當其選。以故年二十餘。猶待字閨中也。里有土豪王大猷。結交官吏。橫霸一方。有子俊才。年二十。倚勢凌人。頗具父風。偶過服生門。女方出汲。俊才見而豔之。既探悉女姓名家屬。歸聒於父。欲娶爲婦。大猷自意門戶高度。服生不敢拒。媒往。服生竟却之。大猷大怒。欲報之。而未得當。服生侄海仁。有田與大猷田毗連。時方旱。海仁以車戽水。大猷開己田之口。水盡入己田。海仁與爭。大猷怒曰。吾開吾田。汝戽汝水。兩不相干。何得多言。因猛毆海仁。垂斃。服生往與理論。亦遭折辱。服生憤甚。訟之官。官皆大猷黨。置不理。大猷又賄監盜。誣叛服生同謀。官逮服生去。三木橫施。服生竟誣服。服生女聞之。流涕不已。籌思終夜。毅然登大猷之門。而告曰。吾父本無罪。而子誣之。吾父何仇於子。而下此毒手。今事已如此。若能釋我父。吾以身屬汝。子足以消汝憤否。大猷曰。妮子發言。何不遜也。雖然。吾爲愛子故。當從汝請。爲言於官。而釋服生。使使約婚。期至。女挾利剪。登輿度將。至以剪刺喉而死。大猷於女懷中得一函。云。汝恃勢而妄行。吾縱不能殺汝。亦當爲厲鬼。以擊汝。於是大猷家常有女魂出現。徧崇其家人。其始僅一女。後乃多至十餘人。男女大小不一。女自言爲其家族。大猷不能治。遷居他處。女隨行。不捨數年。大猷死。家中落。女始去。不復擾。大猷子卒淪爲乞丐。

一尸曰。大猷不法。罪可殺。獨不解儼然。民上乃與通聲氣。相狼狽。吾民何貴有此官也。孝女爲厲。事屬不經。然貞魂烈魄。其氣不散。發而爲厲。於理甚通。恨天下之驕橫如大猷者甚多。而舍冤屈死者。未必能盡如孝女也。

● 蔣生

蔣生名綏邦。鄰溪人。年少多才。美丰姿。十八補博士弟子員。明年至杭應鄉試。時尙未入闈。與其友間行市上。偶舉首上。眎見一麗姝。殷殷注視。生魂爲所奪。其友睹狀曰。可人意否。生聞聲始如夢醒。隨友歸寓。忽忽若有失。入闈應試。草草了事。出榜發。竟落第。而日夕往候女。終不獲一面。乃悵然而歸。其父令出試稿閱之。文殊惡劣。不逮其平日十之一。詢生以故。生俯首不知所會。而飲食銳減。體日消瘦。時其父已爲生聘某姓女爲室。欲爲之迎娶。生不以爲然。顧不能直陳於父。則語其母。母乃以語告生父。其父曰。兒意雖不欲。然無退婚理。且吾卽從兒意。而女家亦必不允。兒言萬不能行。生知父固執。不能挽回。且思不知女之姓氏。亦不能聯爲秦晉。乃漸不以女爲念。婚期旣屆。撒帳之夕。生睹婦貌。與昔所見麗姝酷肖。驚訝不置。婦見生亦訝。爲似曾相識。舉以問生。生具以告。始知杭城所見卽婦也。蓋婦亦鄰人。其父商於杭。病不能歸。婦隨其母往侍疾。一日。憑窗眺望。正生行經其下。時父病已愈。婦卽隨母歸里。故生屢往而終不能復一面也。生旣娶婦。欣喜特甚。伉儷綦篤。婦亦知書。嫺詠。閨中唱和無虛日。翌年。生復往杭應試。畢渡江而歸。舟至江心。大風忽發。舟覆溺斃。家中以生久不歸。遣人至杭探詢。終不知其所在。復詢其友。則云生先一日回。然不疑其已死也。後榜發。生中亞魁。捷報至家。生終不歸。復遣人四出跡之。輾轉尋訪。始知其覆舟而死。婦聞之。欲以身殉。翁姑力救護。不得死。時婦已孕數月。生母曰。媳欲殉夫。志固可嘉。然媳且晚分。媿得生一男。庶蔣氏宗祧不致由是而斬。卽便生女將來招壻。亦有半子之誼。媳不爲我二人計。亦當爲蔣氏血食計。婦乃止。後婦生一子。聰慧逾恆。有神童之目。

●偽道學

朱某。規行矩步。目不邪視。口不妄語。素負道學之名。設帳於邑廟。人震其名。來學者數十人。子弟中有已娶室者。朱禁其回家。而朱則夜必宿於家。弟子之黠者。作簡置之案上。曰。師一至晚。必急急回家去矣。而令某某輩必宿於塾。毋乃太不情乎。朱見之大怒。召諸生出簡。遍示之。曰。誰爲此者。諸生均無言。朱又曰。汝等上有父母。家事不必縈汝等心坎。且亦毋須汝等爲之。故可安心讀書。力求進境。吾故不令汝等宿於家耳。至如吾者。不能與汝等同日而語。吾不歸家。則事無人理。廢弛堪虞。汝等不諒吾心。以此相嘲耶。諸生悉唯唯。有趙生者。年最長。好作狹邪遊。以朱拘束嚴。欲不得逞。而性又甚狡。見師日宿於家。腹誹頗甚。案上之簡。卽趙所爲也。塾右數十武。有徐某者。有女年十九。顏美而性淫。面首之選。無慮數人。而與趙素有染。朱旣禁諸生不得出。趙與徐常不能暢樂。唯竢朱歸。諸同學咸寢。潛出赴徐所。日以爲常。顧朱自得簡後。亦慮衆怒難犯。漸宿於塾。於是趙大不便。乃與徐商。故以色相示朱。朱見之。果注眎不暇。徐見其可動。益引誘之。且微挑以語。朱大喜。殷勤致奮。於是朱與徐日稔。徐或來塾。與朱作長談。時諸生在旁。朱故道貌儼然。若美色當前。不足亂其心坎者。趙窺見其隱。暗喜。計將得售。數十年道學之名。毀於一旦矣。徐與朱往來。旣頻徐示意於朱。欲委身以報。朱甚喜。曰。此固願然耳。目衆多事。恐不易行。徐曰。夜午時。吾候君於園中。君可踰垣而進。朱狂喜。比晚。卽令諸生就寢。時至潛啓門而出。旣登垣。不見徐來。而牆下似有男子步履聲。朱心急不覺。下墮入於園中。卽有人大呼捉賊。曳朱起。縛之。而遍身木穉。香臭不可近。慚赧無地。口不能聲。時徐父聞聲自內出。見朱曰。朱先生來。此何作。朱無以會。徐父又曰。幸爲先生。不然。吾

當疑爲賊。送官懲治矣。卽引燈前導。送朱歸塾。諸生見狀。匿笑不已。於是道學之名。毀敗無餘。朱亦無顏。再執教鞭。未幾。隨其戚某游兩粵。卒爲某妓所惑。盡喪資斧。戚恚甚。資遣歸家。窮愁而死。

● 奇產二則

胡善理家有婢。名月英。其父母貧無以養。故鬻之爲婢。時方八齡也。月英旣爲婢。執役甚勤。能先主人意。故其得主人權。偶不稱職。稍撻之。亦不泣。故主人益愛之。不與常婢等。月英旣得主人權。益勤於役。事必爭先爲之。不肯稍稍落人後。時月英年十四矣。一日。方出汲。見途中狗連心微動。自是顏色憔悴。飲食銳減。狀殊異於前。數月後。腹漸膨脹。如婦女懷孕然。月英不自知其故。語之主母。主母亦莫明其理。以爲病耳。進藥亦無效。又六月而月英產矣。視之男也。於是主人怒。月英之不貞。然又念其年尚幼稚。似未解人事者。屢詰之。亦不得端倪。後月英自言見狗連而心動。餘無他事。并指天日自誓。今月英子六齡矣。與常兒弗稍異。而月英竟不復嫁。

俞廷芳言渠之鄰右達夫。同宗也。爲叔姪行。達夫有女曰娟娟。形貌美麗。見者訝爲神仙中人。父母擇婿甚苛。無一當意者。故娟娟年近花信。小姑居處尙無郎也。娟娟亦不以爲意。平居足跡不出庭戶。閨中習繡。日以爲常。時方溽暑。午餐旣竟。娟娟覺體熱。奄奄欲寐。乃上床而臥。甫朦朧睡去。有聲砉然。似物下墜者。娟娟爲聲所驚。醒仰首外眎。見地上有二蛇相交。娟娟睹此。旣驚且懼。卽以手擊床。唇以驅之。蛇聞聲亦遁去。自茲娟娟忽若有所失。微聞聲息。心卽怦怦動。驚惶之色。盎然現於面體。亦日益消瘦。非舊日丰神矣。父母睹狀。詢以故。娟娟亦不自知。就醫診治。醫亦不識其病源之所在。病態奄奄。黃花憔悴。垂二

年餘。父母束手無策。娟娟亦自知不久人世。一夕夜半。腹中微痛。繼且漸烈。覺有物蠕蠕而動。欲外出者。未幾。腹痛益烈。幾弗可耐。三時許。娟娟已痛而暈。良久。有一蛇自陰出。長尺許。身赤若火。蛇既出。立斃。而娟娟之腹痛亦頓止。翌晨病勢銳減。不數日起居如恒矣。

●二旅客

數年前紹縣城中某旅店。忽來二客。一操楚音。一操粵音。逆旅主人以其語言不通。頗深疑訝。婉詢其所執何業。客曰。吾無事。遨遊南北。自燕而魯。而蘇而浙。行蹤莫定。或勾留數日。或居數月。卽去而他適。二客既蒞。止終日居室中。未嘗外出一步。有時書聲瑯瑯。或伏案作擘窠大書。人見其書法勁適。羣以紙求其作字。客無拒意。隨意揮灑。數日來求書者益衆。客殊厭苦之。操楚音者曰。諸君既不以書法拙劣見棄。我輩寄身旅舍。在在需錢。不得不略取筆資。以資挹注。諸君如以金來。卽爲一書。否則不以薄情見責。於是來求書者日或一二人而已。二客居既月餘。終不外出一日。晨起。旅店主人見客久不啓門。疑之。至窗隙中窺之。則虛無其人。不知其何時出。日將中。復往視。則二客臥床上。鼾聲雷動。亦不見何時入也。於是疑其非常人。時於暗中察其舉動。顧二客殊無他異。又旬餘。二客忽互爭。幾致用武。旅店主人亟進而勸之。操粵音者曰。吾二人。事殊非外人所能排解。君來勸解。惟有心感而已。作楚音者曰。吾以爲彼人也。故與之同行。不圖直人面而獸心耳。言畢。卽以拳毆之一客。亦還報以拳。二客既互毆。勢均力敵。殊不能分強弱。格鬪良久。操粵音者受傷而踣。氣已垂絕。作楚語者亦受微傷。須臾粵語者因傷斃。旅店主人見肇禍。卽欲拘楚客。楚客怒曰。吾旣傷人。吾卽當自首。吾一堂堂丈夫。不能畏罪。遠颺以貽禍於人。雖然。使吾而

欲遁者亦非汝等所能追及。吾今當爲汝等告。吾所以斃之之故。吾與彼初不相識。時吾在鄂垣。一夕。吾方散步。見彼由富室逾垣而出。手挾革囊。似絕重者。吾知其必爲祛篋之流。上前掩執。彼力不敵。乞吾赦宥。并願以所得之半奉吾。吾卽赦之。從此與之合夥。今來此多日。所竊者已非一家。前日某巨室失竊。亦吾二人所爲也。願彼頓萌貪念。欲竊吾之所有而遁。吾覺之。故忿而相爭。而彼又欲死吾。吾不得已。故斃之。言訖就縛。旣之官。自認不諱。乃下獄。夜半逾墻遁去。無從緝獲。

●何氏婦

婦何鏡川妻也。鏡川商於外。歲或歸家一二次。數日卽去。或終歲不歸。婦殊不能耐。孤寂與鄰。右韓某通韓有妻。甚悍。聞夫與婦私。大怒。登婦門。逕批其頰。婦怒。詈之。且詰以批頰之故。韓妻責其與夫通。婦聞言大哭曰。吾夫外出。吾子身在家。兢兢自守。今竟受此奇辱。言竟以首觸韓妻懷。又曰。汝旣謂吾與若夫通。汝曾親見之乎。韓妻不能含氣爲奪。時韓適自外歸。見妻與婦爭。大怒。立握妻髮歸。痛毆之曰。汝無故與人毆氣。誠悍不可以理喻矣。蓋韓與婦私後。久已厭視其妻。屢欲置之死。以無隙可乘。故忍而不發。今見其與婦爭。故怒不可遏。且欲藉此逞其志。乃以杖痛擊之。體無完膚。且聲言非擊之至死不止。其妻憤無可洩。自經而死。其母家以女非命死。聲罪致討。韓轉輾調和。幾破其產。而何婦之交未絕。深以何歸爲慮。乃與婦商。欲乘其夫歸時。毒斃之。婦亦首肯。韓乃購毒藥以待。數月。其夫歸。婦故與殷勤。承應恐不及。鏡川大疑。蓋婦素惡鏡川貧。且怒終歲作客於外。故鏡川歸時。婦常視之若無睹也。此次歸來。婦之狀態大變。前後如出兩人。且微知其與韓有染。以未得確證。不敢冒昧發作。而不知婦已心懷叵測也。鏡川歸之

晚。婦。購。酒。數。斤。肴。數。碟。爲。夫。洗。塵。而。暗。置。毒。藥。於。酒。中。以。進。鏡。川。甫。欲。舉。盞。婦。忽。曰。此。酒。有。毒。飲。之。必。斃。言。時。目。瞪。弗。動。狀。如。遇。眚。而。足。顫。動。不。已。未。幾。仆。於。地。大。聲。自。言。與。韓。通。及。謀。死。鏡。川。事。甚。詳。數。時。而。醒。詢。其。所。言。茫。然。不。知。自。念。隱。事。已。洩。羞。愧。無。地。蹈。河。而。死。

自蔣生一則起至何氏婦一則止。凡五則。俱瘦廬原稿。一厂爲之修正。

編者誌

技擊述聞

續錄

寶山朱鴻壽著

●彭武

彭子英。月浦鄉農也。家小康。年踰四旬。猶虛嗣續。妻沈氏。夜夢偉丈夫向之笑。因有孕。生彭武。生時哭聲震四壁。目炯炯有光。身軀肥碩。不類常見。見者咸驚爲英物。既長。多力好角。與羣兒戲。輒優勝。父畜牛。令之牧。一夕。武牽牛歸。坐牛背上。戲以兩足夾牛腹。牛負痛仆。武亦仆。傷一足。醫半月。而痊。牛亦十餘日不能起。子英以其多力也。使師彭起石學拳術。起石技絕精。頗負時望。從學三年。諸同學者。拳術皆精熟。而武則但奉三步鞭開（拳術名）一首。朝夕揣摩。同學咸非笑之。以爲愚。而武充耳若不聞也。某歲天酷暑。師率衆弟子出游。武亦與。憩止隴畔茅舍中。衆咸技癢。躍躍欲一試。乃以石柱爲樁。互相拳擊。而石終不動。末至武。亦舞三步鞭開。以手向石一搥。石砉然斷。衆見狀。乃大驚服。起石因謂諸弟子曰。拳術貴精不貴多也。汝輩所得。虛有其表。若武者。則已深入堂奧矣。後起石諸弟子。皆以逞強得禍。獨武終身無驕矜之色。鄉里稱之。

●羅子璜

羅子璜。嘉定人。性慷慨。輕生死。初習技於楊步。未竟其技。不肯卒學。出爲槽坊夥。以力雄其儕。某年嘉定來一僧。手持石羅漢。每逢店肆。輒以石羅漢置櫃上。且大言曰。有能提此石羅漢。而置諸階下者。老僧卽去。不索一錢。否則非若干金不他適也。人以其橫。皆畏之。所至輒如願。至坊中。仍如前狀。子璜揮以手。羅

漢。應。手。倒。碎。成。數。段。僧。大。慚。恚。面。有。愠。色。曰。一。年。後。再。相。見。訂。期。而。別。僧。歸。寺。苦。練。習。期。年。技。益。精。至。期。子。璜。祭。祖。往。意。謂。無。望。生。歸。矣。抵。寺。僧。出。迎。取。鐵。杖。一。桶。二。令。璜。至。某。槽。坊。擔。酒。途。遇。一。人。謂。之。曰。爾。尙。不。知。耶。彼。惡。僧。將。以。汝。爲。酒。饌。矣。子。璜。駭。曰。然。則。奈。何。其。人。曰。寺。西。半。里。許。有。茅。屋。數。椽。內。居。老。嫗。瞽。而。多。力。其。二。子。技。尤。精。汝。苦。求。之。當。可。相。助。子。璜。往。嫗。方。績。因。白。來。意。嫗。諾。之。乃。鳴。鐘。召。二。子。語。以。故。二。子。亦。惻。然。允。爲。助。時。僧。以。子。璜。久。不。至。知。有。變。途。人。傳。言。子。璜。在。嫗。所。因。往。覘。之。見。子。璜。欲。曳。以。出。嫗。子。乃。助。子。璜。與。僧。角。半。時。許。未。有。勝。負。嫗。乃。持。子。璜。所。攜。之。鐵。杖。出。擊。僧。中。其。頭。顱。遂。殪。子。璜。乃。謝。相。救。恩。結。爲。婚。姻。以。歸。自。是。不。敢。復。言。武。技。矣。

●石堅

石堅。雲南人。其鄉貧瘠。恆多盜。官吏無如何也。堅少時。軀幹偉雄。其父命之習武。苦無師授。乃挾貲出。至黔界。聞有胡氏者。嫻內功。卽造其宅。自願執贄。門下。胡教以鍊一指法。以全身之力。由丹田達於肩窩。再由肩窩達於一指。堅朝夕使運。十年後。指堅逾鐵。石胡曰。可矣。堅乃歸。則母已死。父亦老而耄矣。某年。堅與村人因事相爭。村衆羣集。皆持械擊堅。堅以指當之所向。靡不仆。餘衆驚走。自是不敢再相侮。一日。有盜十餘人。夜入其家。堅以紙團彈之中。盜目盜以目盲不能辨東西。多墜河死。嗣後盜經此村。莫敢復入。鄉里咸賴之。

●劉仁武

劉仁武。寶山楊行鎮人。家貧。生平擅拳術。遨遊江浙間。喜雪人間不平事。其父粟鄉。恐禍及。竟出仁武。當

洪秀全未入南京時。向榮部下兵。每虜掠民間財物。事爲仁武見。因斥之。兵士怒。羣奔仁武。與爲難。仁武連擊之。皆踣地。兵士歸。以狀白管帶。轉訴向榮。向榮下令捕仁武。購之急。仁武因自投。見向榮。歷陳兵士搶劫狀。命之跪。不跪。且厲聲曰。我何罪。乃跪。耶。向榮奇其人。因詢家世。仁武俱以告。向曰。突圍潰陣。斬將奪旗。能乎。曰。能。曰。既能之。可留軍効力。仁武曰。留効。非所難。第軍中號令不嚴。令人羞與。噲伍耳。亂事方亟。正宜用兵紀律。不明。烏能平亂。且將軍爲江南重鎮。蘇省數百萬生靈。實皆賴之。向榮曰。微子言。幾誤我事。乃梟犯法。兵士示衆。全軍肅然。以仁武留軍中。爲百夫長。衆見仁武之驟得官階也。咸嫉之。言於向曰。彼何能。乃使治兵。盡一試之。榮乃召部下。擇雄健者百人。分爲二隊。排列演武場。持械以俟。然後傳仁武。謂之曰。聞汝善拳術。苟能擊散場中人衆者。當升汝秩。仁武卽脫外衣。結束入場。手長槍。旋轉舞槍。所向風聲。呼呼。砭人肌骨。無敢抗者。旣又取大刀。重百餘斤。舞之輕如揮扇。衆見狀。皆咋舌。向榮亦稱嘆不已。乃擢升仁武爲守備。後以克復南京功。由參將轉升總兵。乃嘆曰。我父向。以我任俠爲慮。今得官。不可不一歸省。以慰父望。乃乞假省親。及歸。其父方在鄰村春幼弟。仁生以仁武榮歸。奔告父。父曰。吁。彼尙在耶。我聞人言。彼久爲盜。今茲之歸。不將累及老父耶。午饌後。余當歸汝。可先往。仁生愚未解父意。第以將歸告仁武。待父久。乃就鄰人共談話。各道別後。狀鄰人以仁武貴顯。頗歆羨。咸謂劉氏有子矣。旣見粟卿。踽踽來村之好事者。告以仁武榮歸狀。粟卿曰。彼旣得官。隨從而歸者若干人。鄰人曰。無有也。粟卿曰。然則若爲彼愚矣。以彼多力。爲盜魁。或近之。安有統領而無隨從者耶。言畢。卽直奔其家。仁武見父歸。亟迎出。粟卿取檐下鐵耜。出不意。擊其頭。腦裂而死。長隨見狀。乃大哭。粟卿曰。我殺不肖子。汝何哭焉。對曰。

大人官總兵。祇以離家久。急於歸省。漏夜馳歸。屢從砲船行。且至矣。粟卿猶不之信。既而果有砲船數艘。來船長登岸。謁仁武。見狀大哭。粟卿至是始知仁武貴。深痛孟浪已無及矣。

楊世英

楊世英。寶山六祁塘人。孔武多力。矯健異常。人嘗與諸少年較武於市。中有石白重二百餘斤。世英手舉之。旋轉如飛。衆皆咋舌。時旁一皓首翁見而嘆曰。個男兒力大矣。而工則未也。世英遂負笈從之。至一古刹。人跡罕至。寺惟一門。以鐵製。世英推之不可闢。翁觸以指。門遽闢。世英異之。受教惟謹。翁授以易筋經。二年後。力較前且十倍。翁復命之開寺門。隨意叩之。而門已啓。翁曰。可矣。子歸勤練習。當無敵者。世英歸家。憶翁言。日練習。旁及各種器械。技成。乃往河南爲鏢客。時大盜田某力敵百人。官兵莫敢撻。募有能捕之者。賞萬金。世英乃改名入盜黨。田大喜。將於某夕。讎世英。酒肆中。世英潛告官。伏兵肆旁。以爲助。及期。飲方酣。世英擲杯。落地上。官軍聞聲。至田起欲逃。世英抱其腰。不少釋。遂就捕。囚下之獄。而留世英爲軍官。當嘉慶間。教匪大熾。河南地方多被蹂躪。世英率軍。勤之。每戰。身先士卒。凡有所賞。必共分。無敢自取。以是士益奮。所向無不克。歷功升總兵。所部士卒亦多習輕身法。鳥飛獸走。矯捷逾恒。每戰。輒別爲一隊。以襲敵。後世英戰績得力於此者爲多也。時同官中有少年。自詡大力。忌世英與較槍。觀者甚衆。少年以撥草尋蛇。勢擊世英。世英以大鋒勢還擊。則少年槍斷。而人亦仆矣。自是部下服其武。無敢叛者。

木念祖 木友龍

木念祖。本河南人。自康熙初移居於崑山東南之文家弄。村中多劉姓。以其單也。羣欺之。木姓不與較。忍。

受之既久。人亦不之欺也。自此遂爲婚姻。木姓子弟多習武。至念祖。仍世其業。人有詢之者。則曰。世受人欺。遠祖被害。家產見奪。所以習武者。欲報此仇也。或以事隔多年。報非易爲言。則曰。不報此仇。爲子孫者。又何面目。復奉祖宗。邱墓乎。海枯石爛。永矢勿忘也。問者莫解。亦置之。此道光末年事。及洪秀全克南京。念祖及木姓子弟之能武者。咸往投之。秀全卽派隸北伐軍林鳳祥部下。蓋林爲太平天國之健將。因率偏師直搗燕京。孤軍深入。後援不繼。遂敗死。木姓子弟惟念祖僅存。旣逃歸。乃大慟。事平後。仍以武技教子弟。之年幼者。故崑山木姓拳技。爲世所稱。然技雖精。未嘗恃力欺人。人有相侮者。輒斂手避。惟一遇吏胥害民。則挺身而出。作不平鳴。以故鄉人咸德之。後念祖遷徙蘇州。比鄰爲某錢店。營業頗盛。一日。忽接太湖盜魁某乙書。欲貸千金。乙素以剽悍著。部下甚衆。主人得書。驚駭無計。或獻議曰。鄰居木某。精武事。而性豪俠。往聘之。必有計。如其言而往。念祖果慨然允諾。卽囑店主。作書覆盜。謂所商欸。當奉贈。惟須定期來取。及期。盜魁果單騎至。以爲莫予毒也。抵門。見念祖。手執雙鐵鞭。以俟。知其非尋常人。乃指其腰中雙刀曰。若何人敢我抗耶。念祖曰。我木某。汝能勝我千金任汝攜取。否則不能也。盜魁聞言。怒卽拔刀。撲念祖。念祖以雙鞭禦之。鬥良久。無勝負。念祖倏然飛登屋檐。以鞭直擊盜魁。不及備。遂斃。店主入德之。贈以金不受。且曰。鄰里相助。義當然也。其任俠有如此。念祖死。其子友龍亦以拳勇稱。惟家况赤貧。而性又嗜酒。乃遍走江湖。賣技售藥。以自給。其售膏藥也。每張取資一角。童叟不欺。賣去十張。則止不售。有傷者。購貼之。罔不瘳。貧而受傷者。則與以藥。而不取值。以故市人咸敬之。相與爭購。有莽少年者。自恃武力。亦就其旁設攤賣藥。人無過問。少年怒。乃與友龍約期比武。友龍曰。何比也。自明日始。不再營業。讓汝獨

享其利可乎。莽少年疑其怯。多方罵詈。謂汝果身負絕技。盍與我一較。否則下次來。當重創汝。友龍笑曰。余何所開罪。乃至於此。莽少年曰。吾輩武人。不知禮義。汝有技。不妨一較。及期。莽少年用單頭長棍。友龍則用雙頭短棍。決鬥逾時。無分勝負。莽少年乃以騰空鑽穴勢。迎友龍。友龍以俊鷗摩空勢。當之。莽少年顛仆。尋丈外。伏地不起。乃謝過。友龍掖之起。傷若失人。以是奇之光復後。聞已遷往河南原籍云。

鴻壽曰。此事爲友人滕某所述。且云。木姓爲明桂王後裔。故其子孫不習文而習武。余觀其遠祖被害。家產見奪二語。或者非誤傳焉。

●葉士成

葉士成。馬永貞之徒也。少時卽孔武有力。學技於馬永貞。性驕傲。好出言凌人。人無如何。遇人談武技。輒輕視之。或欣然請較。故人輒避。或以告馬永貞。永貞戒之不聽。某年。有母女二人至市中賣技。母年已老。而精神矍鑠。女亦風雅有大家範。不類江湖賣技者。每日觀者頗衆。士成聞之。怒以爲彼女子乃於我地佔勢。殊辱沒人。卽就場中與較。技。女曰。男女攸分。不可輕接。士成曰。無礙。母女二人知不免。且以爲馬永貞之徒。遇之無幸。母女爭相較。旣而女先與較。士成方伸拳迎。進女以食指格之。士成已兀立不能動。因謂之曰。爾去死期不遠矣。士成知有禍。跪而請罪。女曰。爾師知之。士成歸。以此事語。永貞。永貞急與丸藥。食之。吐黑血數碗。幾殆。自後不敢以武力驕人。

●李勇

李勇。寶山人。雄偉多力。不喜讀。惟專攻武術。其父乃延師教之。年十七。已盡其師傅。一日。師欲一試其技。

與之較。勇敢。二百餘斤。大刀舞之。泰然。師舞長槍。莫能進擊。乃曰。可矣。然不可妄試。遂辭歸。勇守師訓。朝暮練習。未嘗一輕試。以故鄉里咸重視之。某年。其家方建屋。小工兩人。肩負一木。氣咻咻如牛喘。勇曰。爾輩真無用哉。衆曰。請君一試。勇手挾兩木。行輕疾。異常。衆奇之。皆嘆服。逾年。太湖一帶盜蜂起。屢勦不絕。勇聞之。曰。此烈士立功之會也。即日詣撫轅投効。乃命巡遊太湖。某夜。有盜船前來襲。勇適舞刀。刀揮過處。盜魁已落水中。勇未知也。盜大呼救。衆盜鬻集黑暗之間。自相攻殺。勇仍舞刀如前。而盜之溺水者不下十數。未幾。皆引退。及晨視之。則盜屍四人。橫臥湖中。如是數夜。衆盜皆懼。以狀報渠。渠聞之。卽夕亦攜大刀往。與勇交鋒。不頃刻。盜刀折矣。遂亦溺死。盜喪渠。遂各散。太湖之盜。於以平。

●仇德成

仇德成。寶山劉行人。少有力。性頑劣。年十四。父令之讀。不肯。父鞭之。德成抱父足。力拖之。父仆。德成大笑。父怒。嚴懲之。未幾。頑性漸脫。因命其習武。數年後。槍刀弓箭。皆嫻熟。尤精槍法。舞時。則風鳴鈞響。寒風刺人。射矢。則能貫石。穿楊。每發必中。二十二歲。入武庠。父大喜。德成亦頗自得。某年。有自號善射者。聞德成名。欲與較射。德成曰。請君使人立百步外。吾當射之。無傷毫髮。其人嗤以鼻。蓋笑德成之大言也。德成卽挽弓射之一矢。在其頂上。過第二第三矢。穿其二耳。旁某驚且妬。德成乃向之曰。我立百步外。請君射我。以獻君技。何如。其人意謂德成之命不難致矣。乃張弓射之。德成於其第一矢。以左二指挾之。第二矢。以右二指挾之。第三矢。以口接之。其人知不敵。駭而遁。德成之名。遂大著。

● 自題墨梅詩

(孫夫人)

冰。心。偏。耐。冷。雪。骨。不。知。寒。宋。相。梅。花。賦。描。摩。出。手。難。
約。略。寫。梅。枝。暗。香。生。硯。池。一。般。古。松。柏。總。到。歲。寒。知。

● 又題四言

(孫夫人)

鐵。石。其。心。冰。霜。其。氣。靈。秀。所。鍾。側。身。天。地。

技擊拾遺

(明道)

技擊之學爲我國尙武之遺風。惜乎流傳不廣。寔成廣陵散矣。曩者畏廬先生著技擊餘聞一書。風行海內。紙爲之貴。嗣梁溪錢君基博繼畏廬之後。著技擊餘聞補亦能稟稟獨造。膾炙人口。珠聯璧合。洵雙絕也。余於技擊一道耳聞目睹。頗多可記者。爰乃掇拾成篇。以公同好。名曰技擊拾遺。東施效顰。貽笑大方。自知不免耳。

鄺勇

鄺勇趙人也。孔武有力。兩手能提二石。鼓重可三百餘斤。又善舞。雌雄劍綠林豪傑皆畏憚焉。紅羊之亂。勇受村人推築。稠樓練鄉勇。爲自衛計。髮匪北犯。攻其村。鄺勇匹馬雙劍。率鄉勇當先陷陣。劍光所及。紅雨飛濺。匪衆皆辟易。鼠竄去。村人還。咸置酒爲賀。勇意賊必再至。乃遣急足求救於省。大吏不之應。而髮匪果增兵分四路攻圍。衆寡不敵。後路被陷。村人莫不驚亂。望風潰。勇率壯士數人死戰不退。會匪中有猛將姜易者。恃勇攔截。勇大怒。與之劇鬥。戰斬之。是時勇受重創。血污被體。猶奮勇衝突。賊酋驚其神勇。乃合衆圍射之。勇目皆迸裂。力斬數賊。中亂箭死。濟南楊某爲予言。

俠兒曰。或謂鄺勇徒恃其血氣之勇。螳臂當車。寡不敵衆。宜乎全軍覆沒也。然其扞衛鄉里。忠義之氣。彰彰貫日。想其怒馬殺賊時。英武之概。抑何壯邪。惜當時清廷將吏。無有爲將伯助者。以致孤軍被圍。全村淪陷。而勇亦資志以沒。可勝歎哉。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若鄺勇者。可以當之。

●銀髻翁

在昔輪軌未通以前。長江流域。多爲盜藪。篙工舵師。無不嘆行路難焉。皖商高某。有要事於長沙。乃雇舟往。舟次洞庭湖。水光接天。煙波浩渺。君山八百里。盡在洪濤巨浪中。方賞玩湖景。忽聞叱咤之聲。自後至一小艇飛駛而來。舟子驚呼盜至矣。正駭愕間。而一盜已躍登舟。手持明刀。叱高某。獻行囊。高莫敢抗。於是篋中八百金。悉被劫。呼嘯而去。高某見盜已去。遠自思。旅資已失。計維速至長沙。稱貸於友。乃呼舟子。趨程行。忽聞欸乃之聲。扇舟一葉。迎東前來。舟內坐一老翁。銀髻皓髮。引壺自酌。見高某面色慘白。隔舟遙詢。得無遇盜乎。高唯唯。老翁在艙中。聞言撚髯笑曰。小醜乃敢白日行劫。必重創之。遂命舟子停橈。延高入。告彼勿急。所失資。行歸。趙高某謝曰。丈恐非盜敵也。翁仰天大笑曰。我視若輩。殆腐鼠耳。試停舟至蘆葦深處。靜以待之。彼必入我網中矣。於是二舟並進。擇蘆葦深處泊焉。半時後。聞水面有拍拍聲。果見一小舟疾駛過。船頭立一盜。紅巾抹額。手執託天叉。意氣自豪。翁正飲疾發一箸。盜應聲倒。艙中出二盜。問誰敢傷人者。翁出登鷁首。謂盜曰。鼠輩識得而公否。一盜大怒。取彈弓擊翁。翁以手接之。還中。其額墮水死。一盜欲遁。翁一躍過其舟。盜舉刀刺翁。翁飛一足起。賊盜出丈外。落水中。旣殲三盜。掀髯向高曰。何如。高某及舟子皆拜伏。翁乃取金還高某。指示途徑。謂之曰。前途平坦。去長沙不遠矣。遂高唱大江東歌。叱舟子鼓棹去。

●山魃

明末崇禎年間。商人來往庫倫北京間。往往無故失踪。衆驚異之。時江南大俠汪寶適在京。遂請與偕。以

覘其實。蓋衆人初意。疑有盜焉。寶許諾。同其僕陳天應束裝偕爲衆人衛。出張家口。彌望皆荒原。行二十里。時已薄暮。見有古廟。遂投宿焉。入廟中。則枯骨纍纍。堆積如京觀。衆大驚。汪曰。有我在。且毋懼。長途勞乏。可飽眠矣。衆喜諾。至三更。忽大風自外來。毛骨俱竦。一怪物全身綠毛。目光睒睒。伸巨爪欲攔人。汪呼曰。此山魃也。山魃見人。狂吼直撲。汪抽刀迎砍。中之鏗然。有聲。及不能入。大驚。陳急發一彈。魃怒接之。還擊。汪亦側身閃避。相與抗拒。山魃攔人不能得。怒吼如雷。狂撲。勿前。衆驚醒。見狀大駭。震屏息無敢動。汪故善射。發矢中魃左目。魃痛而躍。再發。又中右目。陳亦舞短刀刺入魃臍。魃大吼而倒。汪乃呼衆起。燃火焚之。自是行道者無復被害矣。嗟乎。山魃害人而財物無取也。今有人焉。覘然具人面而流毒。所被乃并人財物而取之。其爲毒不更烈於山魃歟。山魃除矣。而肆毒之烈於山魃者。乃與世不滅。安得汪寶其人。以去此害耶。

●鐵丐

中國拳術著名者。厥惟武當少林兩派。其技皆已臻上乘。而武當派尤勝。拳師霍某者。自謂得少林絕傳。流寓蕪湖。衆少年咸拜其門。下一日。有某丐踵門求教。霍某易之。與鬥於草場。初交鋒。卽傾跌數丈。外觀者叫絕。霍大慚。乃謂丐曰。我技誠低。敗固宜。但若果勇者。一月後當會於峨眉山。某寺中再決。雌雄。丐笑曰。爾欲求助耶。我非怯者。如爾言可矣。遂揚長去。霍乃束裝之川。乞其師某僧爲復仇。僧詢丐狀。霍詳答之。且言丐左額有癍痕。甚巨。僧搖手曰。是武當鐵丐也。技神妙無匹。昔曾遇之於燕。非彼敵也。霍哀懇。僧乃曰。必欲與角。暗傷之。或有效。至期。師徒伏佛龕後。見丐從容入。高聲呼霍。僧突躍起。以兩指探其腎囊。

丐不防爲僧所傷。怒曰：少林禪師暗計襲人，非武也。我雖傷，猶足以取若命。遂奮鉄臂捉僧，僧側避，飛足蹴丐，丐還手接之。分僧爲二，霍大驚，拔刀奔丐。時丐已重傷，尙奮躍牆外墮地而斃。

俠兒曰：鉄丐先爲僧襲，猶能奮力復仇，其技不可謂不高矣。然而好勇鬥狠，輕入虎穴，死於非命，豈不惜哉。

● 俠尼

吾友海子文光之祖，與嶺南大俠陸離爲執友。陸離擅高技，足跡徧海內，而所遇之事又多奇特。前嘗記其在旅店遇鄭逸翁事，登諸崑山月報。今歲春，文光以寒假來蘇，剪燭西窗，談俠尼一則，頗足驚人。爰記之如下。

前清道光季年，有某宦挈眷回省，途經貴州時，雲貴多盜，大刀段鵬者，陸離之友也。知某宦行囊中多黃白物，中道劫之。時道旁荒庵中，出一尼，年可二十許，合掌高呼曰：阿彌陀佛，盜乃在佛地，猖獗耶。鵬見尼大笑曰：出家人不作壁上觀，欲爲和事老乎？幸卽去，否則手中寶刀不識人也。尼笑曰：乳臭兒，乃口出狂言耶。鵬素負驍勇，舞刀奔尼，尼身微側，起兩指夾刀，堅不可動。鵬大驚，欲收刀而尼飛一足起，踢鵬出數丈外。叱之曰：我佛慈悲，姑饒若命。鵬鼠竄逃，途遇一印度勇士，笑謂鵬曰：子何亟亟若是？鵬告以故。印度勇士微笑曰：子真胆小於芥者，盍隨我返，當折辱之。鵬乃與勇士返至庵側，時某宦車已去遠，乃躍入庵中。尼端坐佛殿，朗聲誦經。見二人來，若未覺。印度勇士方欲前，忽踣於地。鵬乃驚逸，覺腦後有冷風一箭中其耳，狂奔得脫。至某村，又遇陸離，乃詳告之。離方保鏢北上，卽途中勸其洗手改業。鵬終不悟，後卒斃。

於敵云。

●何鳴鳳

長沙何鳴鳳。幼有膂力。慕少林拳術。欲學之。顧久不能得。鳴鳳雖健者。而貌文弱。不相稱。鳴鳳父入川。遇盜死。家僅老母。貧而孝。意氣落落。敵歷功名。寢苦枕戈。冀手刃父仇。以是求藝。心益切。一日有莽和尚。托鉢鉢化於其門。察其貌。知非常人。延入客室。許以百金。且曰。和尚有術乎。僧笑曰。有。生長跪乞。指授。僧曰。此間非授武地。果願學者。則請至四川峨眉山。一訪言訖。揚長去。生自和尚行後。乃整行篋。請於其母。欲入川習藝。母曰。蜀道峻險。難於上天。孤身無伴。途中倘有不測。可奈何。生跪而泣曰。父仇未報。坐視奸賊漏網。爲人子者。居心何安。此去學技。得成。矢復仇也。母聞言。意悵觸。抱鳴鳳哭許之。行次晨。生別母。附輪赴川。過巫峽。訪峨眉僧。一日。行曠野。不得宿。乃冒險前進。明月高照。四望寂寥。道傍松林森然。有鬼氣。忽樹杪一人。躍下。長不滿四尺。直撲己身。生拔刀相迎。交戰六七合。覺其人頗矯捷。自維不能敵。欲返身遁。而白光已至。頸前不及避。閉目待死。忽聞耳旁冷笑。睜目四視。見其人已立。已前衣皂衣。手寶劍。詢曰。壯士。殆長沙何鳴鳳乎。生曰。然。子何人。曰。余名雲強。即飛飛僧之弟子也。師恐子途中危險。故命星夜相逐。生大喜。拜謝。攜手同行。黎明抵瀘州。雲強謂生曰。此去步行不便。弟有故友居此間。欲往假代步。免致長途跋涉也。生聽之。強乃自去。良久牽兩馬來。一黃一赤。神駿無匹。生喜與雲強放轡馳。約行百餘里。天已薄暮。乃投宿。逆旅中見肆主貌險惡。數數睨視客行李。雲私謂生曰。此非善地。當謹防之。生聞言。心惴惴不自持。晚膳後。假寐。而待初聞。後槽馬嘶。欲往探視。急呼雲強。而強已不見。時月色甚明。第見一黑影。

在。外。堂。生。急。躍。出。而。敵。刃。已。至。生。乃。還。刀。迎。戰。往。來。月。光。中。忽。烈。焰。騰。起。店。已。延。燒。敵。勢。餒。躍。出。牆。外。生。亦。躍。而。下。甫。及。地。覺。有。繩。絆。足。顛。踏。不。能。起。正。危。急。間。而。雲。強。已。躍。馬。至。後。隨。赤。馬。見。生。跌。乃。扶。之。起。命。超。乘。疾。馳。追。賊。約。一。里。許。突。有。鏢。飛。至。生。撥。以。刀。墮。草。中。強。願。生。曰。速。備。敵。盜。在。東。方。也。生。瞭。望。之。見。有。十。數。騎。蜂。擁。至。強。舞。劍。先。入。生。從。之。力。戰。移。時。盜。盡。殲。焉。生。肩。被。微。創。強。取。藥。敷。之。立。愈。遂。取。道。嘉。定。行。生。問。曰。弟。醒。時。聞。馬。嘶。急。呼。兄。而。兄。已。出。何。神。速。乃。爾。強。笑。曰。當。吾。聞。馬。嘶。時。急。關。後。窗。而。出。見。有。二。盜。盜。吾。馬。乃。殺。之。願。肆。主。頗。驍。勇。不。易。敵。幸。以。計。斬。之。并。焚。其。廬。生。歎。曰。羣。盜。如。毛。無。怪。人。言。蜀。道。難。矣。強。曰。此。尚。不。足。奇。也。吾。師。爲。言。昔。在。嘉。峪。遇。一。女。盜。有。劍。術。幾。爲。所。敗。幸。遇。救。乃。得。免。生。聞。言。益。知。藝。術。無。窮。境。不。可。輕。量。天。下。士。越。三。日。抵。峨。眉。至。定。光。寺。見。寺。前。有。梅。花。椿。三。十。六。不。能。飛。越。有。一。僧。疾。馳。其。上。視。之。乃。飛。飛。僧。也。雲。強。一。躍。上。椿。言。於。其。師。僧。乃。來。笑。謂。鳴。鳳。曰。來。乎。因。提。生。越。過。之。延。入。寺。中。至。大。廳。有。衆。僧。來。見。僧。曰。此。我。新。弟。子。何。鳴。鳳。也。不。憚。千。里。隻。身。來。山。其。勇。可。敬。其。信。尤。可。欽。汝。等。其。善。遇。之。僧。言。時。衆。咸。唯。唯。生。乃。留。山。學。藝。期。年。拳。法。大。成。僧。又。教。其。舞。劍。法。及。飛。行。術。不。五。年。而。生。身。輕。如。葉。渡。山。涉。澗。疾。如。鷹。隼。乃。私。行。下。山。經。巴。山。道。遇。一。車。夫。詳。言。其。父。被。殺。狀。并。指。示。盜。所。在。生。大。怒。曰。此。仇。不。報。非。夫。也。乃。夤。夜。入。山。探。訪。盜。首。羣。盜。藐。視。之。宴。生。獻。牛。肉。以。刀。送。之。生。口。咬。刀。頭。折。而。吐。之。地。談。笑。自。若。盜。詢。來。意。生。厲。聲。曰。來。報。殺。父。仇。耳。問。子。仇。何。人。生。指。盜。曰。此。賊。是。也。盜。怒。擊。生。生。躍。避。拔。劍。舞。成。白。光。兩。道。天。矯。如。龍。分。盜。身。爲。二。羣。盜。見。之。驚。駭。俯。伏。乞。赦。罪。生。大。笑。收。劍。躍。出。取。道。還。家。奉。母。終。其。身。母。子。重。逢。喜。悅。無。限。

●綠衣女子

山東曹州府張家屯爲綠林嘯聚之所。時出劫掠。有鏢師王天雄者。自恃其力。爲某宦保餉。北上途中。有人語以張家屯多劇盜。天雄笑曰。余自弱冠學藝。以來漫游天下。未嘗遇一敵手。區區張家屯盜。何足懼哉。時某宦所遣之僕。在車上語王曰。滿招損謙。受益鏢師。毋輕視天下英雄。王憤然曰。若以我爲無能耶。我今必由此道。一視若輩。伎倆乃揮御者策馬前進。至日暮。將抵張家屯。衆皆慄慄。有戒心。惟天雄則橫刀勒馬。傲睨自若。忽見坡前有一綠衣女子。跨衛而來。天雄自思。此弱女子。乃子身。獨出膽氣。亦殊不弱。遂躍馬攔其路。女微笑曰。若真不畏死。敢來嘗試耶。言時。出寶劍直迫天雄。天雄亦舞刀相禦。戰數合。女子勇甚。劍光霍霍。盤旋頂際。天雄不能敵。棄餉遁。女大笑。躍登車。叱御者下。以車載餉。銀去。僕從喪膽。進退維谷。天雄亦策騎還。正負氣欲自刎。突有一老叟自後至。顧謂天雄曰。子非王天雄乎。適間小女多冒犯。幸勿介懷。餉銀俱在。可往取也。天雄愧謝。乃與諸人同隨叟至其廬。見載餉之車在籬旁。所插鏢旗亦獵獵翻風中。叟指曰。完璧歸趙。足下可無憂矣。天雄頓首謝。上車取旗下。見旗上有小字一行曰。泰山之上有天滄海之下有地天雄。天雄不可目中無人。天雄視之。捲而藏於車中。揮鞭欲行。聞廬內有女子聲呼。天雄曰。王天雄大名鼎鼎。今日乃掃地矣。此去山東道上。英雄正多。倘遇患難。時可言綠衣女子名。必無害。天雄聞言。愧甚。途次見有一童子。手弄石鎖如舞泥丸。笑謂天雄曰。子爲鏢師。乃不能敵一女子乎。天雄問何人。則綠衣女子之弟也。擲石鎖入空中。高數丈。餘且接且擲而去。天雄見之。咋舌驚嘆。謂左右曰。天下奇人正多。若我者。井蛙自大。無怪乎取辱也。乃送餉銀之某宦處。洗手息業。杜門不出。經此挫折。

前後判若兩人矣。

● 鄧笛

鄧笛字德華河南洛陽人虎背熊腰目光炯炯如電有拔山扛鼎之勇好任俠專爲人雪不平事人皆敬憚之家有老母年六十餘矣一日鄧遊市上遇友廖旭相與買醉酒樓半酣笛擊桌長歌旁若無人廖忽潛然涕下笛大駭叩以故廖曰此間耳目多未便明言必欲知者請就君家詳告可也笛聞言急偕廖出至家復詢之廖曰中冓之言本不欲爲君道然相知如君言之或不我笑君亦知洪菊笙其人乎曰噫非市井間所稱之大力兒耶曰然前日吾妻與雛婢秋香禮佛岳廟適大力兒在殿中刼以歸不令出我力又弱非其所敵忍辱含垢是以悲耳笛聞言氣湧上怒不可遏誓手刃大力兒廖曰君毋躁後日彼與友獵郊外欲報之此其時矣笛諾之廖喜拜辭去至期笛飽餐已挾利刃出城巡弋山林中見大力兒荷弓矢同一騎疾馳來笛突出刺其馬馬蹶大力兒亦踣笛欲刺之而其友仗劍來相助大力兒亦翻身起力搏笛笛舉刀砍其胸大力兒飛一足踢去其刀笛愈怒手搏之同仆地下笛以手扼其吭大力兒被扼斃而笛腰亦中劍傷怒吼復起猛擊大力兒友中其顛而其人劍亦洞笛胸乃同死於山中廖知之扼腕悲悼收笛尸而葬之并迎其母居之家中供飲食一如笛

俠兒曰鄧笛一布衣耳而能不愛其軀爲友赴難其義有足多者矣然而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故聶政不受嚴仲子百金之餽後世賢之鄧笛上有老母下無妻子遽不顧生死爲友復仇雖不失俠義之風而忘身及親君子惜之

離別後之雜記

(癡生)

人生最難堪者別離而已矣。江文通所謂黯然銷魂猶未能盡其概也。人之言曰：一日三秋，悲莫過此。此亦尋常語耳。若吾之於□□，豈止此數語足以形容□□之與吾別也。一月矣，格於校規，未能與吾通訊。然吾知其念我之心，當與我同也。吾嘗閒居□□之音容笑貌，一一奔赴我眼底，腦中而來。我於斯時，欲哭不得，欲笑又不得，一縷柔腸，宛轉旋側，不己我欲一問我摯愛之□□，亦有是態乎？使□□而有是態也，容或有同學師友談笑以遣其愁，而我則索居寡歡，相思不相見，惟歛太息，對玉影而慰情，其寂岑無俚，蓋不及□□之足以怡情焉。雖然□□愛閱小說者也，我欲爲□□祛悶，可時寄小說以媵之。課餘挑鐙閱之，似乎有癡生侍立，似乎與癡生對談，其樂何如？而我則一閱小說，反牽引我無限愁思。蓋我亦小說中人也。春窗無聊，擬每夜於就寢之前，小記一二，則留之以待□□歸時，使□□披閱一過，俾知癡生之癡心，如是當偷垂一二珠淚，以酬我無數之血淚，是亦意中事耳。嗟乎□□識之，我非好惹汝流淚，以爲樂。當知我從不流淚，而爲汝則淚痕已滿青衫，則賺汝流淚，以爲酬答，不亦宜乎？兼葭蒼蒼，白露爲霜，閒誦此篇，不能無秋水伊人之感，恨無彩鳳雙翼，飛到玉人左右，痛也何如。

嗟乎，吾何不幸而爲社會上所不棄之人，使吾不爲人役，則吾將窮日夜之力，以成此雜記，付諸手民，印行於世，且得以一册媵吾□□風清月白之夜，美人挑鐙曼聲而誦吾書，乃今者覩顏爲人師，教務困人昏昏，欲睡，雜記之作，祇可於片刻餘暇，略寫四五百字，則此書之欲達□□之目，非五閱月不爲功，毋乃

非一憾事。今吾雜記之第一層。即當敘吾□□報我以書。所以示吾□□之愛我。乃無微不至也。□□之校規律森嚴。吾所深知。非經家族不得通函。此亦吾所習聞。而□□以吾懸懸之故。乃費盡心計。卒使雁鴻一翼飛來。案頭蓋我□□之爲我而煞費苦心者。於斯可覘。書來以吾校情形爲念。并謂春寒未除。矚我珍重。嗟乎。此我之殷殷在懷。欲我□□善自珍衛者。不謂乃先我而施。有情人抱負何所不同。此亦□□與我同心之一端也。雖然□□之諄諄囑我。乃令我追憶夙昔。不勝太息。蓋臨別之前一日。□□固已諭我珍重。然以別離之難。將藉醉以一哭。至拚命飲酒。卒乃憑欄臨風。不自珍惜。後經余輒語相央。始翩然入室。和衣而臥。嗟乎。我之摯愛之□□乎。汝在家如此。我目能見之。我溫語能阻之。使汝在校復不以玉躬爲可惜。則我目不能見。即使有人以之報我。我又不能以軟語懇汝。即使我柔聲以求。而數百里之相隔。汝又不能聽聞。□□識之。汝之軀。父母所生也。然汝爲我心頭之人。汝身即吾身矣。汝旣囑我愛惜身體。我不違命。汝亦當爲我寶愛愛身。如愛我。勿復自殘。慰我。兼以自慰也。□□知之乎。而從我所求乎。前星期得汝致家函。言近日餐食頓加。我知汝之爲此言也。逆料此信。我必見之。故爲是言。以慰汝母。亦即以慰我也。信如是。則天地間愛我者。惟□□一人耳。□□能真愛我。我復何憾。

今日天氣又寒。不知我□□寒乎。□□在校晨起。至早。同學相約清晨。即至操場。吸得幾口新鮮空氣。固佳然。軀弱如□□安能御料峭之晨風。吾至憂也。抑吾又有懼者。□□素有喉病。於此春日。萬物萌芽之時代。恐乘時而發。萬一復發。吾深望□□即當善自珍衛。毋姑息姑息。力自強制。致貽我憂。雖然。吾爲此言。□□安能聞之。吾必設法函告我□□。俾及早爲之防也。今日作小說多。手腕已酸。不能多述。而吾萬

緒千端之情況。又詞不能達。慚愧慚愧。前數日病愈後漫成二絕。今茲錄之。將待□□歸來示之。『病起腰圍弱。不支新愁。猶欲託清辭。相思道遠。難傳信。嶺上紅梅。知不知。年來心事似飛蓬。爲雨爲雲。一夢中。鐵石肝腸。能怯火柔情。自古失英雄。』蓋前一日猶與□□在夢中握手也。

吾近日本以作小說多。日記荒棄者殆半月餘矣。使吾果爲作小說忙。則亦不應輟日記。蓋亦以日記之作。□□初未之知。設不贊成。此舉勢必罪吾輕薄。此余之所以欲言嘖嘖而欲行趨趨者也。然別離五旬。勞思可知。滿擬清明歸來。款語喁喁。而今日者。□□以書至。知不復歸。則我之思潮。何復能耐。姑自信之。□□既愛我。當不罪我。卽罪我者。或責或罵。我亦甘受。丈夫受妻子之訓責。本不爲失體。內助之賢者。甚至於拔簪以諫。我固喜直而惡諛者也。近日碌碌。三倍於平時。晚間就寢。手腕酸亦不自知其何以忙冗。至是然婚議既定。則成禮非遙。一舉一動。在在需費。我本措大。惟藉禿筆博錢。然則不爲人作嫁衣裳。而因我□□爲之不苦而反樂矣。

今日接□□致其父母片。似深解小生意者。吾聞之其母。□□固不願食零星物者。乃前片出自我手。假母意以詢之。問□□喜食何物。隨時片告。片來謂無論何物。未有不喜。此言也。似對心目中。之癡生而發者。也。□□識之。我於汝之衣食起居。無日不孜孜以爲懷者。□□亦有同情否。

□□父言。今日晤某先生。某深恐余入教非誠心。行將試之。嗟乎。某之於余。心也知矣。而未盡知也。使□□而果敬奉耶穌。我心匪石。猶可轉也。如其不然。則今日向耶穌之膜拜。端因□□而起。卽視爲膜拜。□□可也。余友戲謂余曰。今日耶穌教汝練習。屈膝備將來拜倒石榴裙下。語雖無理。亦殊佳也。

詩 談 軒 絳

(史 女 珠 絳)

清張文端公論詩。具有卓識。不同近日之時髦。文端教子學詩。須學唐詩。勿學宋詩。謂唐詩猶錦緞。宋詩猶葛紗。喻厚薄也。蓋唐詩厚而宋詩薄也。今人多尙宋詩。或崇山谷后山。或宗劍南考亭。朱陸尙平易近人。不爲深澀。張文襄尙宋詩。其詩教之罪人乎。

文襄負一時盛名。余獨薄之。生平作事。出爾反爾。海內有識之士。多目笑之。其爲文貌似高古。間作駢文。對仗不工。語無趣味。諸凡佳製。皆出於僚友之手。嘗作謝恩表。如江漢滔滔。對髮毛種種。自以爲得意。其詩亦大都類是。

李文忠之詩。高出文襄百倍。文襄不能爲。唐詩故假宋詩。以立異。溫敦厚。詩教也。文襄之文字。率多淺露。文且不能爲。焉能爲詩。我故曰。文襄詩教中之罪人也。

豐邑

灤

國華書局舊書廣告

●精刻木版書籍

- 欽定全唐文 洋七十元
- 前宋樓藏書志 (白紙) 八元
- 十萬卷樓叢書 (竹紙) 六元
- 曾文正全集 (白紙) 念四元
- 唐文拾遺 (竹紙) 二十元
- 吳興書存 洋二十元
- 仿宋爾雅 洋三元二角
- 湖州叢書 (白紙) 玖角
- 靖康要錄 洋五元六角
- 古磚圖釋 洋一元六角
- 廣川畫跋 洋三元二角
- 蔡中郎文集 洋玖角
- 雲烟過眼錄 洋一元二角
- 儀顧堂集 洋一元二角
- 潛園書問 洋一元二角
- 景詹閣遺文 洋二角
- 諱麟堂集 洋七角五分
- 六醴齋 洋三元三角
- 帶經詩話 洋二元五角

●精製石印書籍

- 曾文正十八家詩鈔 連史三元三角
- 春在堂隨筆 有光二元二角
- 歸方評點史記 四角
- 大字綴白裘 二元
- 三蘇文集 一元四角
- 段氏說文 三元
- 仿宋文選 連史三元
- 仿宋批 有光一元四角
- 校本 章蘇州全集 二元四角
- 詞令小集 一元二角
- 史姓韵編 一元四角
- 歐北詩鈔 二元
- 香豔小品 連史一元五角
- 趙松雪全集 有光一元
- 大字歷代史論 一元五角
- 秋江集 五角
- 隨園詩話 逆史一元六角
- 王陽明傳習錄 有光一元二角
- 觚賸 小字三角
- 天風閣叢談 一角五分



揚州傷春曲

▲北仙呂

(東園)

(新水令) 背人不敢說。牢騷。莽書生。撚髭微笑。味酸。嫌麩。性熱。恨櫻桃。息影江皋。春又暮。鶯聲老。
 (駐馬聽) 暮雨瀟瀟。有客潛行揚子橋。輕風嫋嫋。無人同看廣陵潮。隋隄楊柳。綠煙飄。韓家芍藥。紅雲繞。閒懷抱。憑花說與春知道。

(沈醉東風) 遊邗水。司勳年少。宴平山。永叔年高。美人魂。玉鉤斜。詞客醉金樽。倒夢惺。燈火窗寮。回首揚州。十載遙。香國裏。有幾分春到。

(折桂令) 舊迷樓。問甚前朝。綠暈莓苔。碧掩蓬蒿。目斷魂銷。當年粉黛。何處笙簫。罷水嬉。龍舟不鬧。踏月回鶴跨。無聊。皓首搔搔。白眼瞧瞧。愁入八瓊花。夜盜怨三三。玉樹春凋。

(沽美酒) 分明是媚青春。豆蔻稍紅。玉豔碧玉嬌。亭訪竹西。餘夕照。錦帆懸鷗戲。沼珠簾捲。燕歸巢。
 (太平令) 怎今日記開河。幾溯泗水滔滔。幾溯游泗水滔滔。繫不住瓜步。征橈賦不得。蕪城新稿對詩。飄酒飄。脫金縷。玉綠女相如是絳仙才調。

(離亭宴)(帶歇拍煞)須記取。碧桃門巷。花開早。綠楊城郭。天初曉。空啼鳥。冶葉倡條。眼看他。鷓鴣飛。眼
看他。鷓鴣。懺眼看他。蝴蝶。噉甚繁華。富貴。塲江都。夢誰先。覺春去。春來寒憐。熱惱。恁詩書。契董仲舒。旌節
光。謝安石。感滄桑。搜文藻。新詞幾唱。酬舊迹。徒憑弔。鷓鴣血。化淚痕。多少愁。圈套解不開。愁圈套

●落花詩 集詞名上下平三十韻

(曉 盒)

(玉燭新)調五百風。幾人簪帽(慶春宮)朝天色占(三姝媚)解語人如(一萼紅)去國漢妃(歸塞北)
離鄉楚魄(望江東)(陽關曲)裏纏綿意都在(傷春怨)語中

(阮郎歸)後寂無踪。豈但天台惱(箇儂)灞岸春深(折楊柳)瀟湘天末(夢芙蓉)舞翻(白苧)為君起
醉(摘紅英)帶露濃。無可奈何(春去也)(碧雲深)鎖恨千重

(南州春色)本無雙。自(舞春風)氣漸降(催雪)詩成杯在手(探春)歸去笛無腔。小酬(綠意)歌金縷
饒有(紅情)撲玉缸。莫向隔江問(消息)(後庭宴)散(月當窗)

(西施)畫舸逐鴟夷。舊是吳宮(連理枝)(桂殿秋)風團扇恨(杏園芳)意尙書知(六州)夢度三千劫
一日腸迴(十二時)回首(上林春)事散雲階。月地(憶仙姿)

(鷓鴣天)裏惜芳菲。(沈醉東風)酒力微(花上月)痕新。卓女(鏡中人)影。故崔徽。自憐(望遠行)多誤
剛(喜團圓)事。又非到此更(無愁可解)兩行清淚(濕羅衣)

(帝臺春)色夢華胥(蝶戀花)叢意未舒(導引)恨無黃石術(逍遙樂)與白雲居。銀(河轉)影風來後
(玉漏遲)傳月上。初遙(憶故人)煙樹外(尋梅)為寄隴頭書

(梧桐影)下幾踟躕。雲鎖(秦樓月)正孤。淮甸春來原草。陽臺夢醒尙蘧蘧。相逢未免(青衫濕)醉倒。應須(紅袖扶)試聽西(烏夜啼)處。宮中調笑。憶還無。

(玉樓人)醉被花迷。滿路花飛。襯馬啼(月下笛)聲和啼鴉。亭前柳色助聽鷗。昭君怨。結餘青塚。

(西子粧)殘。葬濁泥。愁倚闌。千看烟柳。珠簾捲。到夕陽西。

記(探芳信)別秦淮。駐馬聽。鶯到御街。酒醉葡萄催(出塞)渡尋桃葉。惜分釵。(感恩多)處魂應戀。

(薄倖)名存願已乖。夢覺(謝池春)已老。疎簾淡月。寫幽懷。

舊時(明月逐人來)白石。簫聲怨(落梅)橫。槩何人(夢江口)偷桃有客。醉蓬萊。歌殘(白雪)(春聲碎)(縣解紅)塵世念。灰長(憶君王)看帶笑。一枝春。占衆芳魁。

(鳳歸雲)去渺音塵。多少相思。結帶巾。玉女驚回。碧窗夢。銅仙閱遍。絳都春。酒闌怕聽(安公子)泣下。誰憐(虞美人)爲(戀情深)情白縛。桃花水。漲倍傷神。

烟景(陽春)大塊文。傷情怨。別又斜曛。鶯鶯相見歡。情阻燕燕(于飛樂)事分桃李。嬌啼(深院月)柳梅冷夢。渡江雲。(江南春)色闌刪盡(金縷歌)聲不忍聞。

游踪幾度。誤桃源。(歸去來)兮返舊村。月照梨花。添寂寞。雨淋鈴。鐸訴煩冤。彩雲歸。入瑤華。鳥(甘露歌)開智慧門。已(倦尋芳)情未倦。金閨萬里。怨王孫。

畢竟仙家(離別難)彩鸞歸。去路漫漫。瑤池(玉女搖仙珮)瓊島(金人捧露盤)碧海青天(無俗念)曉風殘月。惜餘歡。東皇忍散天花。盡下視(西江月)色寒。

(風流子)晉御風還賸有(緜山月)一彎(解語花)開來歲好(宜男草)發小庭閒(紅窗睡)足舒嬌眼
(錦帳春)過歛笑顏(灼灼花)枝風雨妬莫教(薄命女)同繫
銀袍吹絮(醉垂鞭)走馬長楸(憶少年)選夢怕經(芳草渡)攜歌早過(杏花天)錦城何處(風光好)
金谷當時(人月圓)壓酒吳姬(醉公子)淺斟桑落(勸金船)
羣真漫唱(玉京謠)碧(玉交枝)色漸銷醉裏無端(被花惱)夢中猶自(殢人嬌)春風暖卸(紅羅襖)
夜月寒生(紫玉簫)三十六宮(春草碧)狂心一寸(繫裙腰)
大(好時光)忍浪拋(小闌干)靜挂寒蛸(閒中好)夢驚飄梗馬(上行盃)感繫匏(豐樂樓)空無蝶過
(章臺路)近有鶯抄不堪追(憶舊遊)處新(燕歸梁)覓故巢
(臺城路)吟燕飛高弱(柳腰輕)繫恨牢欲贈儂心(採蓮子)更煩君手(點櫻桃)兩峯醉倚(玉山枕)
九錫追尋(金錯刀)休閒(鳳樓春)色好(大江東去)浪滔滔
兩(兩同心)錦一窠儘(多麗)景悵春過芙蓉繡帶(丁香結)豈惹春心(子夜歌)無暇訪桃到(南浦)
有人斫桂住(西河)(巫山)一片雲(歸處落盡(鞦韆)可奈何
(瑤池宴)罷又天涯羣玉山頭冷(露華)金勒游歸(錦纏道)銅琶彈出(浪淘沙)雙鬢悽唱(風中柳)
十載虛尋(陌上花)一曲(清平調)誰聽沈香亭北(散餘霞)
睡鴨慵熏(四和香)(月中行)遍九迴廊(踏青游)入長安路(采綠吟)成小雅章同命相依託(芳草)
繫情不定怨(垂楊)(夢行雲)處鍾聲動零落鈿蟬(八寶粧)

怕聽(湘靈瑟)上聲(內家嬌)樣舊傾城虛聞羯鼓(傾杯樂)不見羊車(引駕行)吳苑人猶(留客住)
迦陵鳥解(訴衷情)(望仙樓)昨閒歌咏自拂(霓裳)意不平
(簇水)無端又化萍(天香)爲底共飄零頂摩法相(眞珠髻)禪證無生(金字經)(荷葉杯)深酌甘谷
(桂枝香)冷恨空亭瀟瀟一夜(芭蕉雨)烟(鎖窗寒)不忍聽
(暮雲碧)處意難勝人隔(瑤臺第一層)懶(鬪百花)扇繡戶涼添半臂(剔銀燈)(春風嫵娜)天應妬
(孤館深沈)夢莫憑聽徹(西溪子)夜曲(西湖)芳事正蒼騰
譜到(霓裳四換頭)玉妃又作(掃花遊)恨翻淥水(千年調)愁疊荆門(百尺樓)朔雪刀環(怨回紇)
春風簾幕(夢揚州)深深多(謝秋娘)意(眉嫵)猶摹月半鉤
(少年游)跡感升沈一倚(闌干萬里心)樓上仙人(黃鶴引)江中玉笛(瑞龍吟)搔頭漫憶(玲瓏玉)
約臂猶留(重疊金)長(望南雲)春夢隔可堪回首(醉花陰)
碧衣天水(夢江南)烏泣(城頭月)半含開(滿園花)呼七七折殘隄柳(怨三三)(鳳鸞雙舞)相思樹
(魚水同歡)濯錦潭今日只(愁春未醒)(綺羅香)夢尙沈酣
(摘得新)紅一笑拈(小庭花)雨正纖纖(鳴梭)漢女愁如織(索酒)丁嬈恨暗添芳意未酬(青玉案)
微風又動(水晶簾)紅燈漫訴(春雲怨)怕見(雙雙燕)入檐
(少年心)事託長劒(八節長歡)恨漸變(一葉落)時報秋至(六花飛)處有風攪離情舊話(西窗燭)
(別怨)新生北固帆人自多情(花自落)(踏歌吟)就尙喃喃

●寄雲香校書書

(詩 隱)

雲香校書愛鑒。溯自雲迷巫峽。訂密約於雙飛。香蕪鬱金。習情絲而千縷。新題雲錦。遽負香衾。頓教雲散。風流疑是香消。酒解矣。近論雲鬢低禪。香夢長圓。雲母開屏。把盞說三生。豔福香山。題句籠紗。珍兩字芳名。每企雲停。如聞香屑。某某舟回。雲夢馬踏香塵。景寫雲林。滿月則愁牽乙乙。心縈香篆。迴腸則恨種綿綿。從茲悵隔。雲情渺矣。瑟琴之韻。猶覺襲來。香氣入將。蘭蕙之叢。記覲面於春初。賞韶景而星輝。雲爛憶定情於枕畔。承色澤而玉輦。香溫良會。初酣遽惜。雲山之迢遞。重逢何日常披。香草之謳吟。未免有情。願此後雲箋往復。偷容借老待他年。香閣調停。聊寫蕪詞。抒我滿懷。雲望藉伸。藻飾比將。心字香燒。謹布區區。諸惟珍攝。

●寄金寶校書書

(詩 隱)

金寶校書慧覽。邂逅遭逢。金蘭投契。姻緣美滿。寶樹交柯。不期歡洽。鴛盟金燭。正半籠錦帳。遽爾歌催。驪唱寶駒。又遠踏紅塵。悵別金闈。又不覺香生寶扇。矣。遙惟金蟾夜朗。寶鴨香薰。金谷筵開。驚豔則春添。旖旎寶釵輝。映理妝則影照團圓。金屋多嬌。寶藏生色。某某金鈴莫護。寶劍空磨。檀板金尊。記舊遊兮成夢。明珠寶帶。每睹物而思人。悵雲雨以初分。歌金縷而情牽。願曲樂鶯花之相賞。並寶車而話到同心。訂金約以多情。量寶珠而待聘。漫說平康。偶誤人金。其價而卿金。其心况教溫雅。能文人寶。其才而我寶。其德深願共證。堅金之義。實慰惟善。為寶之心。奈此時水遠山遙。金闈悵隔。更何日月圓花好。寶鏡重磨。玉枕金徽。猶記長生密誓。迷津寶筏。會當同假。慈航準備。兼金裝迎。七寶先此布意。不盡欲言。

●擬某女士勸夫書

(穎川秋水)

春光荏苒良晨已度。花朝冷夢孤悽愁境。怎逢月夕。彈二十五絃之錦瑟。多年未叶雙聲鼓。三千餘里之郵程。匝月莫通隻字。愁抑鬱其誰訴。人寂寞以少歡。遊子他鄉。羈人旅夜。當亦與有同情也。憶昔揚鑣就道。攀柳贈行。要魚雁之常通。不辭信誓。唱驪駒而告別。遽賦遄征。當是時也。妾亦嘗搵香巾之淚。登樓而悵望天涯。增繡閣之思。停針而倦懷海客。然猶不忍尼君之行者。良以蓬弧之遠志。應在四方。藁砧之當歸。原期一載。故巧偷盧家小字。慰情姑署。莫愁未織。蘇氏迴文。緘遠貽遠道也。乃者家鄉買客。襪被言還。詳詢征人羈旅之情。則或時露微辭。或不無責備。蓋鶯鶯燕燕。新歡不少。流連鶼鶼。舊好竟忘。盟誓矣。夫飛觴月下。本商家燕客所時需。顧曲花前。亦逆旅遺懷之常事。但恐煙花三月。旣容杜牧之清狂。絲竹中年。遽奪謝安之素志。耳矧情絲。纖縷最易撩人。恨海狂瀾。宜防失足。世無紅拂。伊誰巨眼。識英雄時。乏香君甯肯多情。傾貫介而復金迷。紙醉浪擲。買笑之千金。玉軟香溫。慨贈纏頭以百錦。其如一旦。牀頭金盡。囊內錢空。卽阮眼之橫加。遽蕭郎之莫識。何嗟乎。在妾本非善妬。亦知絮絮其奚爲。惟郎忒煞多情。不覺叨叨之靡已。言詞率直。幸恕其愚。早晚多寒。諸維珍重。不宣。

東園遊戲詩

隨。在。聲。相。應。吟。秋。同。不。同。知。希。希。有。鳥。語。怪。怪。哉。蟲。除。卻。佩。蘭。葉。
不。須。開。藥。籠。一。呼。還。一。諾。心。口。氣。相。通。

●應聲蟲

●寄居蟲

信。是。沙。蟲。化。田。園。浩。劫。餘。蠻。爭。成。觸。鬪。蛉。負。溷。蝸。居。寄。食。難。爲。主。
謀。生。莫。問。渠。藏。身。殊。自。得。餬。口。待。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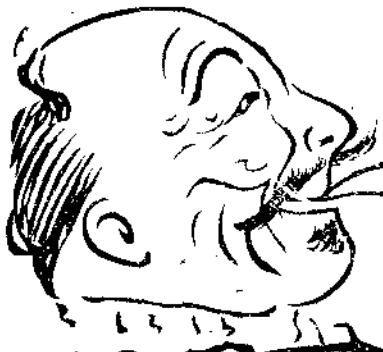
●更正 上期冥景詩係清沈起鳳先生之作誤勸東園合行更

正

丸
堂
云



府



哈哈

林笑廣
出版

是書凡諸
談係專則
俱述既無
一亦落窠
白拾唾餘
節段可發
節段可發
視笑林廣
記尤佳洵
唯品定消
遺廉四角
極折手此
一編可解
除無數煩
惱也

愛情之媒介男女所必備

艷情書牘

坊間所出言情信札之書絕鮮完璧社會上無所取法遂視東抄西襲之本以為寶鑑世無黃鐘瓦釜出鳴良為可歎前如某圖書局所出之言情尺牘抄襲本局有版權之名作十餘篇其書遂大風行顧較擬以維蚯蚓讀者終引為憾現本局編輯部特著是書作者盡屬名家不抄他家一句百零二篇亦香亦豔不佞一節計共百零二篇亦香亦豔不佞不濁全書用典多至一千餘種凡古今情界事蹟無不採入富麗之字典雅之句為之搜羅淨盡誠青年男女交際上不可不備之書有此一書各種情書皆成糞土是書分上

下兩冊卷一類婚卷二類寄外類寄凡五卷類卷三類表情卷四類就事卷五類訣別

編纂者 吳陵李定東 著作者 東園

秋水花奴醉獨軼油病骸詩隱等諸先生卷首冠以聯體序文三者亦復香豔瑰麗讀之有餘韻也洋裝兩冊定價六角



文 選

●謝徐上將夫人孫閔仙夫人和詩牋 東園代作

(絳 珠)

太夫人妝次正思坤。範忽惠巽言。馨挹芝蘭勝。投桃李西池。天近貽卻老之紫芝。南國春牛。擷相思之紅豆。箋飛五朵清曉。朱雲曲和。四枝陽春。白雪青蓮。一派詩雜仙心。絳樹雙聲。經繡佛手。敬悉太夫人家學。徐熙新編畫。薰女宗。徐淑古調琴。牀紫錦。探囊美術。而靈飛篇目。碧紗描粉。長齋而像繡。觀音冠瑤臺。王母之班上元。風度傍銀漢。天孫之宿博望。星槎是有緣人。龍華入會。拈無量子。(佛珠名)鳳藻祝文。某盼斷蓮花。(謂黃山之峯名)鄉離白嶽。(歙縣山名)歌殘桃葉家住。青溪團扇。飄零齊紈。秋冷奚囊。貯滿李錦。春寒紀遊燕子磯。邊檀枝蛻月。攬勝鳳皇臺。下釵朵蟠雲。易賣珠以賣文。千金聲價。比敲鐵於敲句。兩字商量。島佛鑄孫坡仙銘。宋後先一揆。上下千秋。生幸同時。才名曠代。竊念太夫人禪參一指。道悟三身。佛性慈悲。表常惺惺之片語。儒修忠恕。廣活潑潑之數言。面壁功深。無無老萬緣。俱了心齋。忘久有有娘。四大皆空。芋火工夫。諱說十年富貴。蓮臺坐擁。默通一點靈明。餘事作詩苦吟。入定常見。錫飛近鶴。不聞杯渡。驚

鷓。積。命。小。憐。拈。花。一。笑。翹。才。大。捨。作。草。三。更。清。淨。爲。宗。關。黃。老。而。談。道。德。俗。粗。不。棄。招。白。元。而。論。詞。章。茶
 竈。香。濃。賚。小。鸞。之。仙。葷。藥。爐。湯。沸。亢。扇。鷓。之。醫。宗。（謂夫人知醫好佛善琴工畫能文章）有。本。有。文。多。材。多。藝。彈
 琴。卻。敵。執。鼓。臨。戎。紅。玉。知。兵。巾。幘。壯。鬚。眉。之。氣。紫。珍。誌。異。鏡。奩。存。面。目。之。真。遇。虎。當。年。制。龍。今。日。安。禪。潭
 曲。說。偈。簾。陰。福。祿。三。因。鴛。鴦。聽。講。憂。疑。一。懺。鸚。鵡。誦。經。鑑。澈。佛。心。譬。同。光。於。水。月。生。成。仙。骨。想。結。契。於。雲
 霞。一。葉。一。如。來。眼。前。妙。諦。千。花。千。世。界。方。外。神。交。某。小。住。白。門。遠。懷。絳。帳。仰。羨。披。香。之。博。士。俯。慚。泛。梗。之
 羈。人。舌。齒。舊。而。粲。花。身。兼。葭。而。倚。樹。臨。風。蒲。拜。向。日。葵。傾。詩。和。連。珠。言。清。霏。玉。合。修。瑞。札。順。請。金。安。敬。頌
 鴻。禧。統。希。犀。照。

●蘇長公與秦太虛參寥子徐安中關彥長會於松江賦

以勝游難得五人同爲韻

（東園）

三。泖。雲。明。九。峯。煙。暝。萍。水。遭。逢。苔。岑。感。應。翳。詩。客。之。追。蹤。喜。同。人。之。鼓。興。風。流。玉。局。文。場。之。巨。擘。交。推。星
 照。金。山。奎。宿。之。前。身。可。證。黃。鶴。認。華。亭。之。路。依。依。有。客。偕。游。碧。鱸。探。秋。水。之。莊。步。步。引。人。入。勝。昔。蘇。長。公
 之。來。松。江。也。招。禪。友。集。吟。儔。儕。丹。鳳。狎。白。鷗。執。先。牛。耳。望。重。龍。頭。攬。五。茸。之。故。陞。駕。一。葉。之。扁。舟。樽。前。聽
 滬。瀆。潮。聲。情。深。似。水。簾。外。隔。吳。淞。雨。氣。夢。淡。於。秋。今。茲。星。聚。碧。江。得。四。人。之。把。晤。猶。是。月。明。赤。壁。有。二。客
 之。從。游。其。勝。會。於。松。江。也。秦。太。虛。則。填。詞。邁。柳。參。寥。子。則。噓。氣。若。蘭。關。彥。長。則。才。超。吟。社。徐。安。中。則。名。噪
 騷。壇。先。在。座。中。詞。客。共。禪。師。問。答。後。來。居。上。文。雄。與。詩。伯。盤。桓。乘。回。千。里。長。風。請。各。自。盡。情。飲。酒。讌。集。十
 年。舊。雨。願。從。今。努。力。加。餐。本。來。吳。越。山。川。勝。游。不。易。况。復。陳。雷。膠。漆。相。見。恒。難。時。則。桂。閣。追。歡。柘。湖。寓。日。

薛。濺。窺。吳。岷。岡。懷。陸。碧。排。龍。寺。松。杉。青。滴。鳳。山。竹。木。雲。間。聯。袂。橫。雲。則。嵐。翠。千。尋。水。畔。題。襟。活。水。則。泉。珠。萬。斛。有。柳。暗。花。明。之。處。最。易。酬。答。登。臨。參。萍。因。絮。果。之。緣。同。此。平。陂。往。復。於。是。獨。鹿。碧。陰。相。羊。黃。浦。酒。賭。花。籌。筆。歌。墨。舞。既。宜。雅。而。宜。風。果。孰。賓。而。孰。主。鎮。山。門。而。貽。玉。帶。白。石。三。生。歌。水。調。而。撥。銅。琶。青。天。萬。古。題。到。醉。眠。兩。字。亭。訪。孤。僧。新。成。分。韻。二。章。句。驚。僮。父。垂。虹。江。渚。包。羅。氣。象。萬。千。唳。鶴。江。灘。蒼。萃。賓。朋。三。五。豈。徒。攀。躋。諸。子。惜。取。良。辰。踐。車。笠。約。聯。翰。墨。因。侈。故。人。之。雞。黍。慕。前。哲。之。鱸。莼。洗。尋。常。酬。酢。之。虛。文。紫。髯。話。舊。有。聲。氣。應。求。之。雅。誼。白。首。如。新。豪。情。稱。此。江。山。西。北。雲。浮。而。欲。合。浩。氣。望。如。湖。海。東。南。水。闊。而。無。垠。把。酒。問。天。明。月。幾。時。照。我。歸。舟。落。日。臨。風。一。笑。逢。人。已。而。煙。絲。裊。碧。霞。綺。餘。紅。浮。蹤。落。落。行。色。匆。匆。逞。游。興。而。五。人。各。適。語。禪。機。而。四。大。皆。空。愁。裏。添。愁。惆。悵。東。坡。居。士。客。中。送。客。飄。零。南。國。詩。翁。人。生。之。聚。散。何。常。梗。萍。逐。浪。我。輩。之。去。留。無。定。柳。絮。隨。風。迄。今。江。畔。鷗。鄉。千。載。之。遺。徽。誰。續。祇。此。江。干。蟹。舍。四。時。之。佳。景。不。同。

詩 選

● 題女才子說部十二絕

▲ 馮小青 凭闌弔影

(醒 獨)

纔罷新妝曉鏡前。愁痕鎖黛態含妍。臨波照出驚鴻影。消瘦而今強自憐。

▲楊碧秋 繡佛長齋

寡。鵲。歌。成。百。念。灰。塵。心。澈。悟。到。靈。臺。經。參。梵。侶。耽。清。淨。省。識。風。濤。歷。劫。來。

▲張小蓮 隔牆和詩

魏。紫。姚。黃。費。品。評。故。教。譜。出。韻。雙。聲。銀。河。咫。尺。傳。消。息。付。與。鸞。牋。好。證。盟。

▲崔 淑 提罌灌圃

井。白。躬。操。劇。苦。辛。田。家。况。味。耐。清。貧。紅。絲。錯。繫。卿。休。怨。會。有。人。間。未。了。因。

▲張晚香 隱簾窺客

榴。萼。紅。舒。映。綠。醅。小。堂。醺。客。綺。筵。開。蝦。鬚。一。桁。低。垂。處。慧。眼。端。詳。屬。雋。才。

▲陳霞如 倚檻評花

兩。兩。含。情。一。吟。逢。碧。闌。干。畔。話。喁。喁。海。棠。縱。具。燕。支。色。猶。覺。芳。妍。遜。玉。容。

▲盧雲卿 玩月張琴

脈。脈。幽。懷。訴。與。誰。箇。情。祇。許。月。明。知。鴛。絃。輕。撥。調。瑤。軫。愁。煞。商。音。入。破。時。

▲郝湘娥 當筵品笛

蠟。炬。凝。輝。炫。綺。羅。畫。樓。天。半。起。笙。歌。紫。雲。奏。徹。神。僊。妬。占。斷。風。光。此。夕。多。

▲王 琰 添香伴讀

紅。袖。寒。侵。夜。未。眠。鴨。爐。香。暖。篆。生。煙。畫。眉。不。羨。張。郎。嫵。別。有。閨。中。韻。事。傳。

▲謝 彩 入夢遊仙

本是蓬萊第一仙。塵寰小謫駐嬋娟。夢魂渺接青琳宇。斟到瑤漿悟夙緣。

▲鄭玉姬 江頭送別

墮溷粘泥惜此身。臨歧珍重淚霑巾。願君爲作黃衫俠。莫任飄零泣暮春。

▲宋 琬 龕畔遺釵

玉燕雕鎔奪化工。雙飛鸚翼合相同。釵留蓮座非無意。暗卜良姻在此中。

●題蔣使君德華登岱觀雲圖

(東 園)

雞唱一聲日東出。曙色麗天靄晴碧。挺身獨立最高峯。秦碑漢碣巖巖石。當年封有大夫松。摩厓萬古青濛濛。千層萬層翳雲氣。直欲盪我之心胸。倚杖山巔觀不足。白衣眼底變何速。小視天下豁雙目。世界幾疑藏一粟。大天門小天門。天門闕處窺天孫。唐帝禪虞帝。禪七十二家。今不見。但見海東多瑞雲。散時鬣鬣聚氤氳。冲霄有力化龍去。出岫無心隨鶴羣。泰山形勝冠坤軸。縮入丹青成一幅。淡妝濃抹總相宜。多少岡巒在心曲。披圖我慕蔣使君。臥游不效宗少文。顧視清高氣深穩。用作霖雨際風雲。

●春感 和周君拜花之轆轤體詩

(東 園)

時難年荒世業空。芸生已在倒懸中。光陰百六愁青帝。世界三千醉碧翁。有翼遮天希有鳥。無心捧日可憐蟲。眼前多多滄桑感。戰國何須問七雄。傳霖久不沛郊東。時難年荒世業空。春齋闌珊挑菜女。生涯落窶賣花童。尋巢宛轉西飛燕。歸路哀嗷北

鶯。鴻。欲。覽。流。民。圖。一。幅。除。教。鄭。俠。畫。方。工。

擲。碎。孤。琴。走。鞠。通。(註琴處名鞠通)幾。經。鑿。後。識。焦。桐。朝。榮。夕。悴。生。機。促。時。難。年。荒。世。業。空。蝴。蝶。銷。魂。芳。草。

綠。杜。鵑。啼。血。落。花。紅。錢。春。有。宴。開。婪。尾。莫。向。樽。前。唱。惱。公。

猖。狂。阮。籍。哭。途。窮。白。眼。看。人。便。不。同。贈。藥。貽。蘭。成。習。慣。瞻。蒲。望。杏。課。農。功。日。新。月。異。民。風。變。時。難。年。荒。世。

業。空。銀。鬢。久。枯。醴。泉。涸。歲。災。徒。自。卜。綏。豐。

料。峭。餘。寒。斷。續。風。春。來。春。去。太。匆。匆。烏。飛。兔。走。流。光。駛。觸。鬪。蠻。爭。變。局。終。有。定。重。輕。周。室。鼎。無。憑。得。失。楚。

人。弓。先。憂。後。樂。談。何。易。時。難。年。荒。世。業。空。

● 和吟石

(東園)

本。來。杜。甫。是。詩。王。國。關。陳。芳。水。一。方。宇。宙。大。文。空。四。部。古。今。奇。字。問。三。倉。果。能。明。道。知。尊。孔。不。礙。觀。風。賦。采。唐。人。事。欲。談。談。不。得。幾。回。變。局。換。滄。桑。

● 西谿散步

(默庵)

西。谿。雨。初。霽。新。綠。遍。原。野。桃。花。似。含。醉。柳。條。欲。盈。把。游。魚。何。從。容。流。鶯。時。上。下。尋。源。悟。窮。塞。臨。歧。知。趣。舍。生。計。無。乃。疎。心。事。誰。能。寫。晴。風。起。頽。顏。佳。日。逢。春。社。空。有。酒。家。村。不。見。當。壚。者。

● 病後用曲園老人秋感韻

(天民)

漫。云。病。後。少。歡。諧。蕭。瘦。陰。身。憩。小。齋。歲。暮。橘。租。未。收。取。秋。闌。藥。籠。早。安。排。青。苗。久。痛。窮。搜。括。紅。友。才。呼。作。伴。儕。天。遣。詩。人。寒。澈。骨。清。風。明。月。入。襟。懷。

●寄了公伯齊二君

(天 民)

南園管領幾經秋。唱和詩成合付郵。天水待編消夏錄。高陽本是老陰儔。羣賢得得觴兼詠。冊里迢迢阻且修。幾社流風梅社繼。主人偷亦許來遊。

●杭州道中用夢鷗游湖韻

(天 民)

依依楊柳短長亭。越水吳山不斷青。敢望詩名媲東野。何妨畫意寫南屏。看花三月春愁暮。載酒扁舟雲欲停。此去登樓學王粲。半生壯志付浮萍。

●秋日集同人東湖泛舟

(許貞卿女史)

碧水輕舟逐綠萍。蘭橈雙棹不曾停。花開紅蓼新秋景。兩岸煙籠柳色青。招得知音泛碧波。荷香陣陣撲人過。柳陰深處聞啼鳥。却勝悠揚隔浦歌。水面芙蓉處處開。未知清種幾時栽。亭亭玉立迎人笑。我欲題詩媿少才。何處笙歌細細吹。綠陰池館玉鉤垂。芰荷香送垂楊岸。引得遊人放棹遲。

●游湖和靜芳女士

(許貞卿女史)

爲愛湖亭勝景幽。藉隨修禊泛扁舟。大家咏柳詩才捷。不負秋光有此游。半壁晴雲接水光。萬花圍繞滿湖香。同來是處添游興。欲上高樓納晚涼。吟詩分韻競聰明。惟我塗鴉最後呈。爭咏洪都好風景。欲留鴻爪寄幽情。裊裊湖邊弱柳垂。萬株綠樹短長枝。輕舟漫渡游人倦。斜倚風帆日影隨。

●史思裕女士以和胡韻笛女士之作見示即步原韻 (許貞卿女史)

詩咏關雎喜月圓。畫樓深處理朱絃。工商響遏行雲外。驚落天花玉指前。閨閣才華夙慧深。簪花一紙和知音。何期結納逢斯侶。題遍秋光惜寸陰。

●題柳 (許貞卿女史)

柳絮因風拂袖來。紛紛如雨落蒼苔。堪嗟弱質真飄泊。杜宇啼殘喚不回。

●和趙榮卿先生 (許貞卿女史)

清風明月滿江城。傾蓋行來已識荆。敢向騷壇競葑菲。愁深繡閣寫平生。每慚弱質疏慵性。却費詩人細品評。昨夜朵雲吹得下。龍蛇紙上效雷鳴。

詞 選

●滿江紅 登榕城戍樓作 (實甫)

斗大孤城。經幾度英雄血戰。都付與邊沙。擁戟野花。纏箭洗馬寒江。波萬頃。樓鴉壞。雲千片。對西風。有客賦登樓。同王粲。飛鳥外。蒼烟淡。斜照裏。青蕪暗。記小車山路。冷楓紅。遍桂樹。空成招隱句。榆關未了。封候。願到而今。辜負。虎鈴篇。龍泉劍。

●上江紅 (實甫)

天際孤雲。比倦客。心情更懶。鎖霜娥。夜鳴刀尺。翠燕催翦秋色。西來砧杵。急春明。北望觚稜遠。只難忘。江

上。舊。鷗。盟。蘋。花。晚。題。柱。志。成。依。黯。登。樓。賦。添。悽。惋。又。黃。花。開。到。天。涯。池。館。待。送。孤。鴻。歸。雪。積。曾。騎。匹。馬。穿。雲。棧。問。秋。心。一。片。在。誰。家。吹。蘆。管。

沁園春 兩闋

(實甫)

切。利。情。天。華。鬢。小。劫。芳。名。玉。娘。正。翠。冠。覆。額。十。三。年。紀。紅。窗。擁。髻。千。萬。思。量。蟬。翼。雙。籠。螺。蠶。半。擘。料。比。依。家。錦。瑟。長。銷。魂。處。有。盤。鴉。舊。影。墮。馬。新。妝。洗。頭。曾。乞。瓊。漿。便。夢。裏。巫。雲。也。自。香。記。鏡。中。晨。印。梳。憑。橘。婢。鈿。盟。宵。踐。翦。付。檀。郎。把。帶。愁。遮。釵。逢。笑。顫。端。正。風。流。總。斷。腸。心。應。恨。恨。秋。來。潘。鬢。容。易。成。霜。(美人髮)
豆。蔻。含。芳。檳。榔。膩。吐。天。然。俊。生。記。輕。吮。鸞。毫。修。將。眉。史。細。研。雞。舌。誦。罷。心。經。櫻。小。藏。愁。蔥。尖。掩。笑。軟。語。商。量。儂。慣。聽。相。偎。久。見。紅。吟。有。韻。碧。唾。無。聲。樽。邊。低。唱。銷。凝。又。豔。曲。新。翻。點。絳。脣。正。酒。暈。留。湓。隄。防。客。觀。脂。香。帶。沫。薄。倖。郎。吞。夜。月。吹。簫。春。風。試。茗。一。點。相。思。畫。未。成。難。忘。處。是。輕。盈。喚。馬。宛。轉。調。鶯。(美人口)

金縷曲 題桃花扇院本

(皦農)

一。柄。桃。花。扇。小。朝。廷。早。收。卻。紅。香。綠。豔。天。子。無。愁。臣。跋。扈。說。甚。後。唐。後。漢。春。燈。影。裏。箋。飛。燕。金。粉。飄。零。歌。舞。歇。任。雄。師。飛。渡。江。南。岸。淒。欲。絕。廣。陵。散。斜。陽。衰。草。秦。淮。院。聽。舊。曲。許。多。悲。哽。許。多。哀。怨。白。首。山。人。真。好。事。唱。出。一。聲。河。滿。看。扇。底。斑。痕。點。點。不。是。美。人。紅。淚。漬。是。美。人。熱。血。淋。漓。濺。君。不。信。請。低。按。

太常引 秋夜

(皦農)

被。池。微。覺。嫩。寒。生。燈。影。冷。清。清。無。奈。夢。難。成。總。捱。到。三。更。四。更。雁。聲。繞。過。蛩。聲。又。起。愁。裏。那。堪。聽。聽。且。不。分。明。况。兼。着。風。聲。雨。聲。

畫 屏

●滿江紅 自題蕉窗譚史册子

(馮 農)

磨盡輪蹄踏遍了關河萬里。祇賸得幾行殘墨。幾堆殘紙。未向鳳樓知制誥。甯能虎觀談經史。儘猖狂任意亂塗鴉。妄言耳。東山客。空攜妓。東坡老。空談鬼。縱風流絕代。牢騷而已。嘔盡心肝原可惜。拾餘牙齒。無非慧算生平。只有管城侯是知己。

●浣溪紗 題蓬門畫眉錄二闕

(東 園)

椎髻荆釵淡淡妝。蓬門不識綺羅香。綠螺新黛費商量。點點梅花簪額嫩。纖纖柳葉妒眉長。淺深時樣

問檀郎。

京兆風流下筆遲。雙蛾學畫可相宜。蘆簾半捲曉晴時。茅舍竹籬連理樹。豆棚瓜架合歡枝。小家碧玉漫猜疑。

●沁園春 由東亭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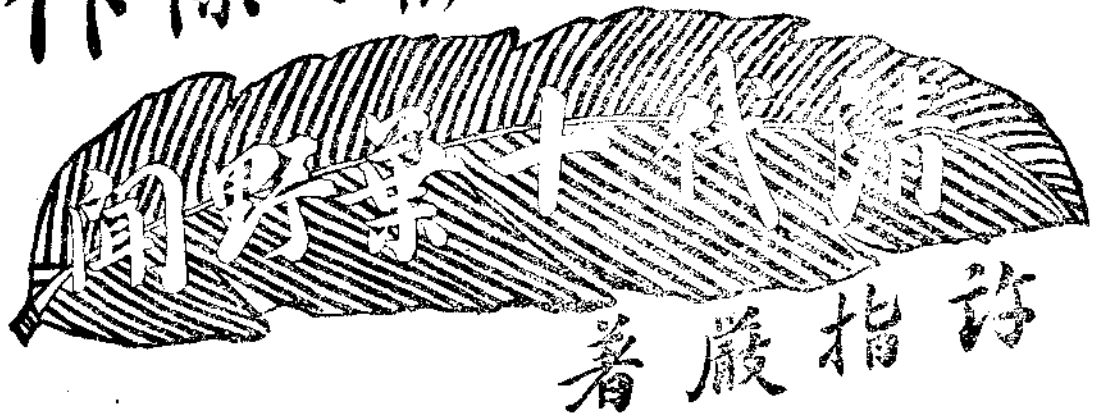
(東 園)

西望西溪。東望東淘。扁舟北行。記陋軒軼事。詩瓢鑠古。晏廬舊迹。詞卷銘今。同叔尊榮。野人高尚。(謂宋晏殊明吳野人)留得千秋萬歲名。徒笑我。枉抗塵走俗。心若懸旌。愛聽鶻噪新晴。覺煖日烘窗。釋硯冰正。鑪茶煮熟。暗含綠意。瓶花插滿。鬱結紅情。鷓起牙橋。麝熏心字。香逗微風。一味清閒。遣興且譜。翻白石。帖寫黃庭。

傳

奇

空 前 之 傑 作



武進許指嚴先生特撰之稿說部大家無故內咸知所著海賢述記正南巡秘行二補編銷上梨萬劇本傳播有編茲又將殆偏一奇聞秘事搜羅綴軫都末經人道而無一箇出以典體過永之筆尤足令讀者愛不忍釋重史事寶繁得此患沈悶者此鬆爽逸宕之作恍如置身百年前日擊常如之情狀何如之二十萬言兩厚冊定價大洋一元目錄如下

- (一) 奉安故事
- (二) 九王軼事十則
- (三) 下嫁拾遺
- (四) 董妃秘史
- (五) 顧命異聞三則
- (六) 拾明珠相國秘事二則
- (七) 奪嫡妖亂志七則
- (八) 九漢外史五則
- (九) 魚亮別傳
- (十) 租珣軼事四則
- (十一) 香巖驚豔
- (十二) 禮部堂議和
- (十三) 林夫人書
- (十四) 圓明園修復議二則
- (十五) 豹房故智五則
- (十六) 孝貞后五則
- (十七) 閻文介方正
- (十八) 四春瑣譚十則
- (十九) 垂簾波影錄五則
- (廿) 熱河行宮歡喜佛三則
- (廿一) 瑪噶刺廟二則
- (廿二) 崔李兩總管
- (廿三) 昌壽公主二則
- (廿四) 清末雀戲
- (廿五) 瓦將軍試金台書院
- (廿六) 肅順獄異聞
- (廿七) 剛愎自用
- (廿八) 寇太監
- (廿九) 劉太監
- (卅) 毓屠戶六則
- (卅一) 端王與溥儀
- (卅二) 榮祿與袁世凱四則
- (卅三) 控鶴珍聞十則
- (卅四) 瀛台起居注五則
- (卅五) 老慶記公司
- (卅六) 倚翠偎紅
- (卅七) 某福晉與某伶
- (卅八) 靴子李
- (卅九) 小德張
- (四十) 春阿氏案
- (四十一) 賀昌運
- (四十二) 吏部醫官案



傳奇

星劍俠傳奇

(東園倚聲)

哭廟 第二十七齣

(臺中設紅布幃幃額橫額書聖廟二字)(老生紫衫上)(指介)咳○咳○咳○貢院。怎麼不見了。是○是○是○科舉既停。貢院要他何用。不如毀去爲佳。(唱介)

(中呂過曲)(粉孩兒)學堂興。科舉罷。甚風清。瑣院月明。號舍那秋闈。撒棘賓客。嘉姓名題。有榜皆花。共登雲高步。涼蟾賦。雲奇才司馬。

(外綠衫帽上)(竊聽介)(拍老先生肩介)(老先生回視介)(外笑介)(問介)文公所歎何事。(老生)你看這貢院舊地。(外)毀去罷了。問他做甚。(老生)此衡文之地。寒士出身之階。只要十四藝取中。便爲孝廉公。(外)想當年科舉時代。此乃終南捷徑。不似今日之運動家。明目張膽。塗面挂鬚的一般人物。(老生)貢院既廢。省得那班舊學。窮年兀兀。嘔出心肝。終日孜孜。若勞神智。今雖無所事。事儒生。飢死榮於侏儒。飽死(外)據云當道要將貢院西之聖廟。賣與外邦。果爾。成何話說。(老生)豈有此理。聖廟如何賣得。不如請天宮君代向六國銀行團。借他幾千萬。以填若輩慾壑。(外)我兩人同到聖廟。展拜何如。(老生)好呢。(入廟介)(唱介)

(紅芍藥)文章賤。不貴儒家世。道艱難。覓生涯。由他新學語。孽牙混東西。誰家天下策。治安痛哭長沙有。

心人涕流盈把。

(外)大成殿。且展拜一番(同拜介)

(耍孩兒)玉振金聲開文化。一座尼山大想當年。詩禮傳家嗟呀。秦人火燒得儒林怕。魯王宮品竹調絲。夜問夫子何爲者。

(外)此聖廟關係兩江文運。(老生)新學家要推翻孔教。別具肺腸(合唱)管甚的。

(會河陽)文德橋南怒嘶老馬。狀元徑北啼煞昏鴉。泮池呵芹苳揚風菁莪。挖雅休誇鼉鼓雷鳴鸞旂。日射春風慈時雨。化宮牆數仞得門。或寡懷題數尺升堂能借。

(外)漢高知尊孔子。孝武表章六經。此西京之所以稱盛也。

(縷縷金)大成殿。典禮加焚香拜下。這壁廂先賢那壁廂先儒。兩廡萃菁華名與器。誰人假風流儒雅。他宋之王安石。明之魏忠賢。盜名欺世。孔庭從祀。怎容他。他兩人自尊。大他兩人自尊。大。

(老生)一个拘相。一个姦閹。宋明兩家之天下。斷送此兩人之手。然猶能依託聖人。沽名釣譽。今之新學而無心肝者。侈口抑中揚外。可笑可笑。(唱介)

(越恁好)耶穌天主。耶穌天主教。案鬧中華。是非黑白。愚蒙蠢不爭。差五經留博士。漫咨嗟前朝精舍。詳訓話漢學家。從今罷談性理。宋學家從今捨。

(外)天喪斯文。吾末如之何矣。(老生)風垂先聖。我敢不勉之哉。(拜兩廡介)(唱介)

(尾聲)專科文學。誰游夏。枉淚珠紅灑。杏壇花有多少。講帳塵迷。舊絳紗。

(外)待我與你題幾句壁間。當道者或見而感悟。亦我兩人挽回之力。(題壁介)(老生念介)

鳳。兮。鳳。兮。何。德。衰。吾。道。其。窮。矣。

(老生)待我讀之作爲聯句(題壁介)(外念介)
麟也。麟也。不祥甚。蔽賢者當之。

(出廟介)

(外)鴟。帶。悲。音。萃。沖。林。

(外)衣。冠。禮。樂。文。明。地。

(老生)孔。顏。樂。處。渺。難。尋。
(老生)不。盡。高。山。仰。止。心。

(徐步下)

藥 軒 談 詩

(史 女 珠 絳)

傳 奇

宋之詞較勝於唐。如秦少游、柳屯田、黃山谷、歐陽永叔、周美成、張子野皆能詞。惟蘇子瞻、辛稼軒則別開生面。諸公以辛麗為宗。蘇辛則以豪邁為宗。然余尤喜辛稼軒詞。其沈鬱處出東坡之上。

辛詞近於詩。如萬里關山烽火北。一樽濁酒戍樓西。之句。又如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及紅袖滿樓招不見。水邊楊柳綠如絲。等語。似此詞句。即晚唐人之絕句。似宋人詩。無此清麗。辛眠今之為宋詩者。八九近於宛陵。吾是以鄙之。

宋詩亦有佳者。如劍南平易近人。未始不可學。然亦有人鄙薄之。余以為苛論。宋人詞尤以南宋為佳。如姜白石、王碧山、張玉田、史梅溪、周草窗、吳夢窗數家。詞中聖手也。詩亦有佳者。特不多見耳。

彈

詞

告廣書新局書華國

駢文之正宗

詞章之冠

吳東園先生評註
六朝文繫

業已再版精裝四冊

●連史紙定價一元有光紙定價七角●

六朝小品為吾國駢文之圭臬凡有志研究駢文者不可不讀六

朝文字顯其文典奧深淵讀者每難於領悟本局有鑒於此爰取

六朝文繫一書請駢文專家吳東園先生詳為

詮釋是書為海昌許氏以著編中各體

俱備為駢文書籍中唯一之善本作文者能取法於此思過

年與今經東園先生加注而後僻文奧典無所

不明旁搜遠紹無所不及奉此以為金

科玉律非特臨文之助抑亦考鏡之資坊間現行之六朝文繫皆

無注脚此書獨注之而又能詳洵研究駢

文者不可不讀之書也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林婉娘彈詞

(續)

(醒獨)

第三回 勸遊

看官。自來有兩句俗話叫做愁人莫對愁人說。說到愁來愁更愁。這般情形。想曾經憂患的人。未有不閱歷過的。但是在下却別有一種觀念。大凡一個人當抑鬱無聊的時候。苦上心頭。向誰與訴。每覺予懷渺渺。空戴奈何之天。塵世茫茫。難覓相知之侶。最好是遇著個朋友。那所處境地。適然和我相同。我利他得以言語投機。互談衷曲。恰也可借抒積悶。究比那索居岑寂。坐困愁城。勝得多哩。若是有自己家裏人能夠隨時隨事談談說說。替我分憂。詎非更為寬慰麼。閒詞少贅。恰說林婉娘小姐。那天因呂夫人週年祭奠之餘。痛哭不止。後來被他父親和長姊秀華竭力慰勸。方始勉強忍住。無如做女兒的幼年喪母。總不免自嘆孤淒。加以婉娘秉性獨高。貞靜幽嫻。絕無時下女子放縱自由的習尚。呂夫人在時。他固然是恪遵閨訓。除了精研繡作。涉獵詩書。而外。對於無謂遊戲。像那又麻雀挖花等種種消閒。概非所嗜。此際悲感填膺。更其是(唱)西窗深鎖。意悽惶。身世蒼茫。輒自傷。但有苦愁增根觸。了無佳遣佐居常。

說甚麼香閣畫。永。多。清。玩。說甚麼綺閣春。濃。稱。豔。妝。說甚麼藻采紛羅。搜。藝。圃。說甚麼芳遊閑。趁。到。山。塘。說甚麼桃嬌柳。颯。風。光。媚。說甚麼燕剪鶯梭。節。序。忙。縱。使。龍。華。饒。景物。怎。便。能。藉。消。煩。惱。快。衷。腸。自。原。來。那。時。恰。值。三。月。初。旬。烟。景。娛。人。春。光。大。好。設。就。尋。常。心。理。而。論。風。和。日。麗。正。放。懷。吟。詠。之。辰。沙。輦。草。香。剛。結。伴。嬉。遊。之。候。况。婉。娘。係。妙。齡。女。子。當。著。這。時。自。宜。興。與。人。同。添。上。一。番。樂。趣。可。奈。他。自。失。慈。親。竟。沒。有。一。天。不。抱。著。哀。痛。的。思。念。想。到。駒。陰。迅。度。不。知。不。覺。已。過。了。一。載。有。餘。母。氏。音。容。日。形。杳。渺。對。此。豔。陽。天。氣。花。木。爭。榮。非。獨。不。足。以。愉。悅。胸。襟。轉。覺。得。綠。慘。紅。愁。隨。處。都。生。傷。感。因。此。上。唱。

不。把。簪。花。臨。衛。格。不。將。詩。學。仿。全。唐。不。嫌。悶。坐。耽。清。慮。不。羨。閒。遊。姊。妹。行。不。作。人。生。行。樂。想。

不。求。時。樣。競。閨。裝。不。憑。談。笑。來。消。遣。不。管。園。林。淑。景。芳。整。日。閒。難。禁。神。情。如。木。偶。竟。然。是。諸。般。

韻。事。早。相。忘。形。容。銷。瘦。無。精。采。成。了。個。悄。悄。含。愁。小。女。郎。自。幸。虧。過。了。幾。天。一。天。午。後。婉。娘。的。次。姊。靜。姝。小。姐。從。上。海。來。了。一。封。郵。信。與。他。父。親。說。是。日。前。接。到。秀。姊。來。函。知。道。婉。妹。為。著。母。親。逝。世。常。常。不。樂。日。來。身。體。欠。佳。面。龐。兒。已。瘦。損。不。少。據。女。看。來。不。如。勸。他。來。女。處。小。住。或。者。離。却。家。庭。稍。堪。排。解。好。在。蘇。申。相。隔。僅。祇。一。天。的。路。程。望。父。親。與。秀。姊。將。女。意。告。知。務。使。婉。妹。允。從。免。得。在。家。中。看。著。阿。母。靈。幃。心。裏。總。是。悽。慘。倘。若。聽。其。自。然。久。而。久。之。必。致。積。衰。成。毀。那。時。疾。病。驟。生。豈。不。又。添。上。父。親。憂。慮。列。位。做。書。人。說。到。其。間。不。得。不。先。將。靜。姝。小。姐。略。略。一。表。原。來。那。二。小。姐。長。婉。娘。五。歲。數。年。前。已。賦。于。歸。係。嫁。與。上。海。郭。姓。的。他。的。丈。夫。名。仲。汾。和。俊。甫。一。樣。也。是。商。界。中。人。與。二。小。姐。伉。儷。間。極。其。相。得。二。小。姐。出。閣。後。到。了。次。年。便。生。下。一。個。兒。子。翁。姑。對。著。他。都。非。常。歡。喜。仲。汾。夫。婦。情。深。於。妻。黨。一。方。面。自。然。是。十。分。密。

切。呂夫人仙去的時候，他曾經陪著妻子特來弔奠，在岳家住了多時。這是過去的話，毋庸細述。再說俊甫看了靜姝小姐稟中的言語，暗想我為著婉兒性情拘執時時痛母，一些兒都拋撇不開。正思設個方法消釋他，一消釋難得他二姊妹有叫他遊滬的意思，狠好狠好，一面想，一面擊了書信進內，和秀華商量大小姐聽了也甚以為是，祇慮及妹子罕有興致，未必肯行。因對著俊甫道：「爹爹說是這麼說，但不曉得婉妹妹肯走這一趟不肯。」俊甫道：「你且同我探探他的口氣，再作計較。」秀華連聲答應，俊甫說畢便匆匆出門到商店中去了。停了一會，秀華忙走入婉娘臥室，把靜姝信上的語言告知與他，並再三申說道：「（唱）靜姊之函語意肫，我三人由來友愛最相親。連枝同氣情真摯，不比那肥瘠相看等越秦。一自妹心多抑鬱，終朝兩鬢帶愁顰。百般興致全蕭索，臉際時驚瘦削頻。為姊的每覩妹顏常納悶，深恐憂思經久惹纏身。故而作簡寄春江去，向靜姊細訴閨中就裏因。今既回書諄勸囑，並盼遣懷閒逛去春申。願吾妹莫辜遠望將他負，亟事修箋付錦鱗。允以日期先訂定，到那時行裝整理賦登程。」（白）方才聽爹爹說起二姊還當派人來接呢，這其間（唱）妹須念彼殷勤意，休說甚勞動輪輿怕苦辛。矧是滬濱風月地，近年來洋場花樣疊翻新。何妨小作勾留客，借着他暫豁胸襟樂幾旬。更有歡情聯手足，和靜姊互傾離緒話宵晨。」（白）三妹啊，這却是一舉兩得的事。（唱）料與中懷無所忤，應不至言難入耳轉生嗔。（白）婉娘因秀華委婉其詞親愛之忱，溢於言表，一時間也不好說什麼不願意的話語，祇回答秀華道：「妹子近來身體並不覺得怎樣，就是大姊說我面龐消瘦了好多，我自己看看却也和母親在時沒甚分別，不過嬌憨的性情確是比從前減少了些，所以講

到那遊山玩景結伴嬉春未免總有些不大高興。唉這無非情隨境易都緣母氏之遽亡歲與時增故覺
 童心之稍改姊姊亦何必便為妹子憂慮呢。據妹子想來一個人當著心緒惡劣的時光憑你眼前風景
 若何韶豔境地若何繁華斷不能移動他的觀念所謂樂者自樂悲者自悲（唱）那其間依然物我兩無
 干我自傷心人自歎 舊恨不曾銷肱裏 新愁又欲上眉端 深恐是笙簫人耳何堪聽 紅紫迎
 眸也懶看 有甚心情來玩耍 要無非逢人便爾話辛酸（白）倒不如住在家中守著萱靈過那冷靜
 淒清的日子可免却許多感觸咧。況且阿父心境日來也狠是不佳定省之間承顏匪易做妹子的更不
 應妄離膝下致累及吾姊一人獨勞侍奉我想還是寫信去回復靜姊決定不去的好。秀華道二姊盼望
 著你若是不去定然要心中不快且過幾天再說罷。婉娘聽了也不置可否一時姊妹二人（唱）重將絮
 語話家常 說後論前費思量 一個是動念劬勞情惻惻 一個是為憐弱妹意皇皇 一個是未遑
 往事拋輕易 一個是故拾閒詞問短長 一個是至姓天成多孝思 一個是孔懷念切協詩章 但
 看他相依並坐談衷曲 不覺檐前已挂夕陽（白）秀華在婉娘房內談了多時看看天色傍晚正待走
 向外邊看他父親回家沒有恰巧秋蟿進來說老爺剛纔回轉問起大小姐和二小姐呢秀華忙回頭對
 着婉娘道三妹爹爹回來了我們出去見一見罷。婉娘隨跟了他姊姊一同前行正是（唱）纔共蘭閨商
 權罷 便須趨侍訴椿庭（白）要知婉小姐果否有瀟江之行待做書人探聽下來說與看官們知道再
 會再會

（未完）

齋

齋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李定夷著 奇情小說 **紅粉劫**

業已四版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為英國大文豪司達渥博士原著定夷先生畢業於南洋公學兼精括盧文字以東方俊才譯西土之傑作事實則據陳出新文筆則沉澀濃郁尤特色者一洗譯本通病人名地名無時助略略之音宜出版未久已風行四海也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鴛湖潮**

業已五版 定價五角

是書為定夷先生傑作結構純用倒提法一洗平鋪直敘之窠臼所述名士佳人凡六七人人人結局各異尤特色者書中主人疑死復生將聞忽領出神入鬼一而緣慳洋酒酒七萬餘言盡從空應盤旋而纏綿憐憫又氣異相對凄楚妙事也亦妙文也業已四版銷路之廣近日出版界無出其右是以見社會歡迎之意矣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寶玉怨**

業已五版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為先生生平得意之作哀感頑豔情文兼至而造意新穎布局精工尤為特色自出版後遠近爭購如獲至寶初版再版俱不及一月即將全書售罄銷路之速實足驚人說者謂鴛湖潮已極說部之精湛寶玉怨則尤有甚焉

李定夷著 革命外史 **茜窗淚影**

業已四版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二萬言書紀二女郎事一姓何名蕙秋一姓沈名瑤俠且學人誼結金蘭情同手足為有兄長歸以妹之介紹與瑤俠訂婚長齡有同學于津相交瑤俠以蕙秋許之光復之役長齡于津率兵北伐長齡病於南京蕙秋俠聞警北上道過蕙秋俠台基蕙秋俠先遁出至蕙秋俠台不遇蕙秋俠亦已死何氏一雙完備借返羊城始知子瑤俠已歸南長齡死何氏無兒子瑤俠乃人替瑤俠不他適仍何氏不嫁而瑤俠可憐然章瑤俠人咳目之事實讀者自無不拍案叫絕也每册定價大洋六角

李定夷著 革命外史 **湘娥淚**

業已三版 定價三角

是書所載不逾三萬言而佈局行文俱極字詞句酌事實之奇文哀婉一字一血一泪一淚一歌可憐之名著亦僅有僅見之奇文也每册定價大洋三角

左玄父著 奇情小說 **瓊花劫**

業已出版 定價五角

湘陰左玄父先生以勤得接爵爵仕選陽政聲所播爭頌甘棠顯名士風流聽政之餘輒怡情詩酒一時大吏莫不交口稱譽光復以還先生寄家海上無復遊遊之志因著書以自娛是書係香草美人之意寓經綸宏濟之才故較尋常小說別開生面本局再三高諸先生始允付之剞劂名家傑作偶一問世至足珍寶愛讀小說者幸速購閱



游戲文章

閨花朝重祭花神文

(穎川秋水)

維太平不易之元。八方無事之日。律展夾鍾之月。春添拾翠之辰。某某等謹重焚坵字之香。再燃金花之蠟。遞獻丹雲之爵。載賡翠茗之詩。致祭於青帝宮中。羣花司命。女夷諸神之靈。曰。霏紅。暈紫。莊嚴。大塊。以文章。織錦。裁羅。點綴。人間之富貴。衆香國裏。四時爛熳。兮。成春蕊。珠宮中。萬花。漱澗。兮。如海。代盡。化工。能事。平分。造物。微權。以。翰旋。寂寞之乾坤。鋪設。須曼之世界。分敷。花事。安排。悉費。仙心。管領。花天。呵護。全憑。法力。故。以。言神德。則。侯其禕。而。以紀神功。亦。猗歟。盛矣。某等。忝居塵世。屬在下風。譜擷。羣芳。略識。花家之掌故。書繙。本草。具徵。花國之源流。爲。仰芳。徽聿。修韻事。每逢。華誕。例啓。芳筵。但。雖具。一瓣之心。香亦。祇循。歷年之舊典。未。足以。仰邀。神貺。俯錫。神麻也。茲者。義取。歸餘。課中。星而不。忒。經推。象劫。幸。蒞首之。非。訛。雖未。徵藕。節於。陸佃。滯證。桐葉。於。李昉。而。鳳律。適調。春仲。非。真臘之。例。後。重陽。駿馬。致貢。春郊。符龜。茲之。來。逢。閏歲。重添。麗月。特。展花朝。花風。廣被。於。瀛洲。東皇。布澤。花氣。交凝。於。蓬島。西母。開筵。爭傳。萬紫。與。千紅。

諧 藪

笑前日兩分春色。待到重英而疊。藝增今年二月。春華燕語鶯啼。聽無數雙聲疊韻。蜂捎蝶彈。看不盡五色。十光用是好趁良辰。爲譜中和之雅樂。特開盛會。先飛上已之羽觴。但願散花女。郎跨鳳常臨兜率。惜春御史。驂鸞時降塵。寔遍開合歡之花。轉永長春之景。繁華富麗。成錦繡之河山。旖旎風流。建芬芳之事業。此則某某等所馨香禱祝於諸花神者也。神其來格。鑒此微忱。尙饗。

●送煙霞嘯傲生歸芙蓉城序

(穎川秋水)

每歲清明前一日爲寒食。禁煙令節也。然亦奉行故事。徒存其名。孰是不食人間煙火哉。而本年則不惟其名。惟其實。恐爲時之過晚也。復提早數日。并有陽奉陰違。罪在不赦之例。於是煙霞嘯傲生瞿然曰。余知禁煙之令久矣。陽奉陰違亦久矣。獨至今日。則勢難假借。蓋陽奉陰違。罪在不赦。以明奉暗違。罪在不赦。解固可卽作陽曆三月之杪。奉禁而藉口於陰曆。禁煙令節尙有數日。故違禁令卽犯法。解亦無不可。休矣。吾將不舉煙火矣。旣而扛其肩。索其頸。作鷺鷥笑曰。幸矣。禁煙者已詔我矣。陽陽世也。陰陰府也。以意逆志。陽世之人例當遵奉禁令。吾若逃出陽世而入陰府。禁令雖嚴。其奈我何。於是走告同志。同志咸拍掌以表贊成。曰。誓將去世。適彼陰土。陰土爰得我所。互相告語。願賦偕行者。實繁有徒。煙霞嘯傲生見道之不孤也。大喜卽諏吉於三月三十一號。亥正啓行。其時生左手挈煙槍。右手攜煙燈。別其鄰里親戚朋友。故舊僕適與焉。乃告之曰。君等可謂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矣。但僕觀玉曆鈔等書。有枉死城諸地。入冥府者。聞例必須假途於此。諸君諒亦不能免此跋涉。但願刀山之尖。如錐。勿誤爲煙籤也。汚池之血。纍纍勿妄視爲土漿也。孟婆莊上。亦有私吸之秘區。惡狗村中。不少挑膏之大店。所帶煙泡。老

土。上。擊。鏡。臺。不。爲。愛。克。司。射。光。所。發。見。過。剝。衣。亭。不。爲。牛。頭。馬。面。所。搜。尋。由。是。過。煙。墩。上。土。坂。獲。居。膏。腴。之。地。朝。朝。暮。暮。大。吸。瓊。漿。玉。液。於。酒。鬼。賭。鬼。色。鬼。財。鬼。慳。吝。鬼。餓。鬼。之。外。鬼。鬼。崇。崇。加。一。實。授。煙。鬼。之。頭。銜。豈。不。榮。哉。豈。不。榮。哉。此。則。鄙。人。等。所。馨。香。禱。祝。爲。煙。霞。嘯。傲。生。及。同。行。諸。癮。君。子。望。者。也。諸。君。亦。有意。於。此。乎。語。未。既。嘯。傲。生。卽。揖。而。告。別。曰。誠。如。君。言。實。鄙。人。等。之。私。願。但。未。知。陰。司。究。亦。禁。煙。否。耳。惟。冀。僕。等。此。去。祇。遇。石。曼。卿。不。逢。介。之。推。則。吾。心。慰。矣。語。畢。率。領。諸。同。志。騰。雲。駕。霧。再。冉。而。去。人。猶。見。其。涕。泗。交。流。或。者。戀。戀。此。陽。世。尙。不。忍。去。乎。抑。別。有。他。故。在。吾。輩。非。箇。中。人。究。不。得。其。所。以。然。也。生。等。既。去。其。行。甚。速。一。時。若。煙。消。火。滅。蹤。迹。杳。然。鄰。里。親。戚。朋。友。故。舊。亦。一。時。散。去。僕。惜。生。與。諸。人。去。之。太。速。也。又。念。其。回。頭。不。早。致。今。日。不。得。不。遷。城。爲。良。也。爰。作。序。以。送。之。獨。惜。逆。筆。太。遲。不。及。書。贈。噫。安。得。有。陰。陽。無。綫。兩。電。一。一。爲。吾。拍。發。乎。

●今年禁煙節之煙鬼賦

以題爲韻并序

(詩 隱)

攷之歲時記。介之推爲火所焚。國人哀之。因於每歲春暮時。相率禁不舉火。謂之禁煙。若有犯之者。則雨雹傷田。事雖不經。然攷鄴中記。凡并州人士。因介之推被火所焚。哀悼異常。自後每於是日。必斷火。作冷食三日。并作乾粥(卽糗也)以誌紀念。風氣相沿。遂成習俗。迄今寒食節之稱。所由來也。按寒食係爲清明節前一日。今年寒食爲夏曆四月四日。卽陰曆閏二月十三日也。距禁絕鴉片烟土之末日。僅止三日耳。而各土棧膏店。因手續未清。請於三日內一律收市。屈指計之。適爲禁煙節日。則是千載上之禁煙。與千載下之禁煙。恰遙遙相對。雖其中事實不同。而其名頗不類而類。因戲作滑稽賦以紀其實。

良辰正近大限初臨燈收隱隱幕揭沈沈數年多而癯老惜日久而根深藥草少分毫之效印花無新舊之尋短榻橫陳空做一場好夢長槍辜負實擔萬種憂心想年來吐霧吞雲歡喜恰償吾所願歎此後絕糧斷食苦惱偏來自從今原夫烟之爲物也本含毒質見惡先賢療病則醫難對敵養神則人可安眠然而林則徐之忠言直諫丁義華之勸告連篇誠以半榻迷魂誤卻光陰不少一朝上癮害將身體難全既晝夜之不分陰陽倒置復金錢之易耗產業全捐奈何對此孤燈每覺逍遙而自得竟爾吹來短笛居然快活以經年而孰知物有必衰樂將太甚條約互修限期同任或議火裏之燒或作海中之浸內地固早頒文告不教信口以吹夷塲亦難緩時期毋許曲肱而枕十年舊約已臨時而到底難挨三省官膏雖暫賣而在所必禁於是催符到日苦叫連天羣驚胆喪一縷魂牽覓計而空教束手裝呆而類聳吟肩豈無良賈深藏莫尋門徑卽有犯規私吸難算神仙買與賣絕此根株永去千年孽障祖若宗傳來衣鉢誰綿一炷香烟時則天氣晴和春光點綴有食皆寒非湯執熱千載之遺事相傳萬竈之炊痕俱滅介之推慘遭回祿紀念猶存死無常活拽冤家魂靈頓絕漫說古今事實兩字則口啣同聲恰當景色鮮明一訣竟躬逢令節但見烟容滿面烟癮當時烟灰猶在烟屑堪資既收餘而拾剩更設法以凝思始也猶可支持差喜糧敷三日繼則毫無儲蓄自然淚併千絲滿眼昏花歎倒運而計將安出渾身冷汗頻遊魂而悵欲何之或則別求方藥不惜銀錢嗎啡試打咽嚙多煎但年湮而代遠實蒂固而根堅空翠住節清明癯發而彌留燈畔頓使過年祭掃病深而莫拜墳前憶當年憑弔前賢何冷食翻爲絕食歎此日應成後懺偏炊煙易以烏煙從茲哀比啼猿磨徒附蟻空自傷心憐如搖尾做人知生趣無多算命

問。餘。年。有。幾。黃。泉。路。近。積。黃。金。而。何。補。桑。榆。黑。籍。冤。深。揭。黑。幕。而。羣。摧。蛇。虺。預。料。來。年。過。節。舊。墳。當。添。築。
 旁。墳。請。看。枉。死。開。城。故。鬼。早。歡。迎。新。鬼。况。復。再。造。新。邦。重。開。覺。路。人。競。爭。雄。時。當。過。渡。煙。商。亦。枉。費。鑽。
 營。煙。靈。可。從。知。悔。悟。三。千。萬。虛。糜。公。債。收。買。斷。不。能。容。五。百。箱。實。貨。明。查。銷。燬。定。當。有。數。自。此。毒。根。盡。剷。
 還。我。中。華。完。善。之。邦。好。教。搗。藻。為。文。續。將。大。筆。淋。漓。之。賦。

●自由吟

(詩 隱)

回。溯。生。平。最。自。由。一。年。四。季。不。知。愁。而。今。歷。歷。猶。堪。記。問。是。寔。區。第。幾。流。
 少。小。從。來。性。自。由。雙。親。譴。責。豈。干。休。旁。人。解。釋。纔。無。事。嚇。得。爺。娘。不。出。頭。
 昆。弟。行。中。獨。自。由。慣。從。同。室。起。戈。矛。分。梨。讓。棗。荒。唐。事。竊。怪。旁。人。說。未。休。
 入。學。攻。書。也。自。由。搖。鈴。上。課。儘。勾。留。今。朝。病。假。明。朝。續。俟。忽。星。期。又。一。周。
 判。是。評。非。愛。自。由。友。朋。偏。覺。樂。相。投。有。時。大。發。滔滔。論。語。不。驚。人。不。肯。休。
 尤。喜。婚。姻。結。自。由。幾。曾。作。伐。覓。良。媒。一。生。那。解。情。天。恨。濶。上。桑。間。慣。並。頭。
 瀟。迹。衣。冠。更。自。由。功。名。唾。手。又。何。求。平。空。一。上。稱。臣。表。陛。下。新。封。百。里。侯。
 剝。削。脂。膏。慣。自。由。金。錢。任。我。一。囊。收。道。途。聽。遍。輿。人。誦。贏得。貪。聲。到。處。留。
 民。國。初。成。尚。自。由。一。篇。長。電。出。風。頭。贊。成。反。對。尋。常。事。直。達。中。央。也。與。謀。
 今。諸。向。君。說。自。由。打。油。詩。句。稿。抄。投。聊。將。豔。史。從。君。訴。能。否。刊。行。付。石。頭。

(指洪憲元年稱臣上表者)

●娼寮銘

(詩 隱)

眼不在高。有媚則名。緣不在深。有錢則靈。臨時家眷。雖醜亦馨。街頭加頂綠。搭脚喜年青。小字呼珠玉。排行記丙丁。可以彈月琴。暢心經。無爹娘之望。礙如夫婦之交。形一入安樂窩。那管風波亭。浪子云。何怕之有。

滑稽新語

●鄉人點菜

(穎川秋水)

鄉人某甲。至城中望其戚某乙。乙以其遠道而來也。挈至菜館小酌。請其點菜。謙讓良久。既而突問乙曰。你看鹹肉豆腐湯如何。堂倌聞言欲笑。因乙在旁。急忍笑而答之曰。現適賣完。請點他種。甲勃然怒曰。這等小菜。會得賣完。不如飯店遠甚。還可稱菜館。麼。急拉乙欲走。乙知其誤。遂自點數肴。與之共食。既而乙出會帳。甲又吐舌曰。如此淡而無味之物。竟值數元。吾勸老兄。以後到他處。還是點鹹肉豆腐湯。又便宜。又可口。勝此多着哩。

●血心壽板

(穎川秋水)

富翁某。性拘泥。聆吉語則喜。聞不祥語。則必效婦孺迷信態。吐沫于地以解之。一日。為翁華誕。親友習知其性。往賀時。皆大作吉利語。藉博翁歡。壽筵上。復各述成語。中有壽字者。以為觴政。翁大快樂。輪至伊戚某甲。則呐呐不能出口。蓋甲本蠢人。罔知風雅者也。既而大呼曰。得之矣。血心壽板四字。非天然成語乎。衆嘿然。翁則已掩耳疾走。而甲猶忘其所以。自言自語曰。難道這血心壽板。還嫌不好。壽翁身上用不着。

他麼。

●煙鬼化孽

(穎川秋水)

四月一號禁煙之期已過。某甲喟然嘆曰。從今日起。枉死城中。不知又添幾多新鬼。時有某乙在旁笑曰。不然。當云枉死城中。不知少了幾多煙鬼。蓋彼輩吸煙時。已號爲鬼。豈有鬼再化鬼之理。甲曰。然則一班煙鬼。將何處去。乙曰。鬼死爲孽。大約此輩當爲孽去了。

●蔡姓解嘲

(穎川秋水)

蔡爲大龜。人多知之。有蔡性者。人咸戲呼爲大龜。蔡聞言怡然。似不以爲忤者。人稱其雅量。答曰。非也。天下之物。有大必有小。彼以我爲大龜。則彼自居小龜。可知。人曰。果爾。則君真便宜之至矣。但此乃附會之談。彼呼爾大龜者。豈肯自居龜子。蔡大笑曰。爾不聞童諺乎。僚姓。啥我姓。蔡老頭子。是你爺。這不是明說大龜有爲父資。格麼。而爲我子者。又非親親熱熱。叫我者。還有何人問者。亦爲驟然。

●燒星宿香

(穎川秋水)

某婦挈兒至星宿殿燒香。徧查自己與子女之值年星宿。一時未得。命兒代查。兒突然問曰。母親。我祖父母之值年星宿。何以不查。一查婦無言。子忽大悟曰。吾知道了。祖父母之星宿。須他們的母親自己來查。但如此說來。你的星宿。亦讓外婆來查罷。婦聞言。爲之瞪目者再。

●媚神妙訣

某生極信神權。每逢陰曆朔望。例至各廟燒香。有詼諧者謂之曰。君嗣後燒香。須帶燒帳簿一本。生聞言。

莫明其妙。還扣所以。則笑曰。初一月半。燒香之人。不下千百。你也。一炷香。我也。一副燭。不請他將姓氏。記着。教菩薩如何辨得明白。

● 懦夫自掩

(穎川秋水)

張某。季常之亞也。而對於友人。則每辯懼內之誣。二三知己。欲試之。故意至張處。將張嘲謔。婦聞之一聲。獅吼。排闥欲出。衆恐傷張顏面。忽忽竟去。明日。遇張於門。謂君不懼內。何以昨日。穀。鯨。若。牛。張強顏曰。君等受我愚矣。我因君等惡謔。故意使內人狂吼。以試君輩。亦懼內否耳。衆言君家內人。何與我事。張曰。你等聞了他家內人聲息。尙且懼而逃走。對於自己內人。其懼怕不言可知。衆遂無言。忽有一人。故作慌張。謂張曰。尊嫂來了。張聞言。急舍友狂奔而入。

● 喜佔便宜

(穎川秋水)

滬上新開店舖。物價必稍廉于平日。廣招徠也。某甲喜佔便宜。聞有新開食店。必趕早往購。一日。有人來告曰。明日新開一店。君可速往購買。甲急問何物。其人曰。係一藥舖。請君多兌幾劑。喫喫。

● 地球變平

(穎川秋水)

教師上地理課。講明地圓之理。一生搖首不信。教師多方譬喻。生仍不謂然。師詰其故。生曰。吾聞父親嘗言。某某出外數年。括得地皮不少。你想地皮既經括去。難道圓的不變了。平麼。同座聞言。不覺失笑。

● 煙貴

(寄恨)

有人戲謂煙鬼曰。汝等本是候補鬼物。今煙禁末日已屆。汝之寶缺。指日可待。吾不得不爲君等賀。亦不

得不爲君等弔也。煙鬼聞而大怒曰：汝固目不識丁之流，難怪不識世務。向所謂鬼者，實貴字之誤。今鴉片已貴到極點，正應這句諺語也。

●和尚滋味

(寄恨)

光復時國民爭相薙髮，相傳有夫妻二人。夫薙髮歸，妻戲之曰：何處賊禿，闖人閨閣，如此大膽，該當何罪。夫卽應聲曰：你等女人，我實在企慕得狠，妻不解，問故，答曰：和尚最企慕的是女子，今晚你可以嘗嘗和尚滋味哩。

●博友鬪趣

(寄恨)

甲乙丙丁四賭友，終局後同臥一榻，夜寒更深，榻上祇有蓋被一條，輾轉反側，不能夢到黑甜。甲曰：我等在賭言賭，還是講講牌經，度此殘宵何如。我想這條蓋被，猶如一張九索，你撫我拉，無異攔和。乙曰：我等四人一索到有一扛，丙亦應聲曰：還有一同暗扛哩。丁大笑，且高聲大喊曰：既有一索明扛，又有一同暗扛，我已撫進兩張，六索一張，七索一張，八索一張，且說且把蓋被用力一扯，說道：只要這隻九索到手，就可以和了。說畢，蒙首僵臥，弄得甲乙丙三人俱在被外各自戰慄不已，連稱了不得了，不得了。

●大鐘不準

(寄恨)

一人至舊貨店購買時表一隻，行經大自鳴鐘前，出表對之，相遲一刻餘，其人卽自言自語道：唉，人說大自鳴鐘最準，以予觀之，分明快過一刻，那得算爲準呢。可知他人傳言殊難憑信，經我親自對過，難道會弄差麼。

●花言巧語

(寄 恨)

某甲善於說誑空中樓閣。妄自矜誇。故人多厭之。一日。過從某士人處閒談。適一客至。問甲姓氏。士人爲代答曰。此位乃某綢緞莊東家。其店貨色儘多得勢哩。客曰。原來是一位大資本家。倒失敬了。甲亦含糊應之。客去。甲謂某曰。方纔君爲某大吹法螺。令某不安。士人曰。此正某實情實理之言。非諛君也。假使足下非綢緞莊東家。爲何一開尊口。就形形色色。能花頭百出的麼。

●二十四孝

(寄 恨)

一人愛子甚殷。凡子有所需索。雖千百金之多。亦毫不吝惜。一日。命子至參行購參。帶去現洋念四元。路遇博友。盡作賭本。弄得徒手而歸。父悉後。非但不加斥責。且善慰之。其母聞而大怒曰。君真溺愛不明者。不幸我家出此不肖子。爲父者乃復一路順從。不加訓誨。恐非吾家之福。父笑答曰。汝等女人。怎知大道。此兒既爲爾我所養。應該竭力愛他。方不愧孝子二字。若果時時加以鞭撻。非特不能稱這孝子兩字。反被他人譏我爲逆子矣。妻聞言。轉怒爲喜。而答曰。如此說來。今日之念四元。雖化爲烏有。倒應了二十四孝中之古典了。

●召租箇中物

(寄 恨)

姊妹二人。妹性戀。且喜誇善裝飾。姊屢戒不聽。一日。新購野鷄葛裙一條。物美價貴。恐着在身上。人不之知。因就姊相商。姊戲之曰。此事大易。祇須倩人寫紅條一方。貼於裙之前幅。人見之。盡知妹之貴品矣。妹從之。貼以遊行。詎知行未數武。被風吹去。百計尋覓。見一家門首地上。亦有紅條吹落。認爲己物。拾黏裙。

上見者均鼓掌喝采。尾隨其後。妹頗自喜。以爲人知此裙之價值也。於是揚揚得意。緩步徐行。適遇惡少。拖而問曰。汝家住何處。箇中物究竟要租幾元。妹聞而大怒。俯視裙上所貼者。迥異乎前方知誤貼。召租字樣。難怪路人之戲弄也。遂大慚。懊喪而歸。

●拆字妙謔

(寄恨)

狎客某謂余曰。某涉足青樓。閱十數寒暑。除喫酒碰和。外初無別樣新聞。不意一昨與友人偶經某妓院。見房中陳設頗堪容膝。所不解者。壁上高貼長條。寫得龍蛇飛舞。是毛非山。山士四貝。西女王見金戈。十四字。不知其義何在。君能爲我解之否。余鄙其雜湊無文。姑置之。無如某再三請解。便恍然會意。對某大笑曰。此拆字格。乃口出賣。要現錢。六個字而已。某聞大悟。對余更狂笑不可仰。

譜
藏

藥軒談詩

(史女珠絳)

張文端尚唐詩。曾文正亦尚唐詩。足見純正人之學。術非浮薄者。所得望其項背。吾爲此言。知我罪我。聽之而已。

唐代之詩學厚。故人心醇厚。歷數三百年。河山一統。宋代之詩學薄。故人心亦浮薄。雖歷數三百年。小朝廷也。吾爲此說。深嫉夫以宋學欺人者。宋人之詩。非沈鬱。直沈悶耳。
詩以言情。爭字句之工。格局之奇。失詩旨矣。此有維持詩教者。當不易吾言。

劇

語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定夷叢刊初集

四版 出版

定夷叢刊初集內咸知斷續零執俱是名著茲輯為叢刊
 第一集凡分四卷卷一短篇小說
 說卷二長篇筆記卷三短篇
 筆記卷四雜著全書凡十萬言記述新穎
 以生花之妙筆集著有大成是為新記小說第一異
 也

定夷叢刊二集

再版 出版

李定夷先生前以新編叢刊出版以來各
 紙書暢銷幾日而集者紛至沓來又
 全書十五萬言刻已卷一說萃上
 再版內容分六卷
 卷一說萃上
 卷二說萃下
 卷三談藪
 卷四自由
 卷五劍兒
 卷六雙原
 卷七雙離
 卷八說萃下
 卷九自由
 卷十談藪
 卷十一自由
 卷十二談藪
 卷十三自由
 卷十四談藪
 卷十五自由
 卷十六談藪
 卷十七自由
 卷十八談藪
 卷十九自由
 卷二十談藪
 卷二十一自由
 卷二十二談藪
 卷二十三自由
 卷二十四談藪
 卷二十五自由
 卷二十六談藪
 卷二十七自由
 卷二十八談藪
 卷二十九自由
 卷三十談藪
 卷三十一自由
 卷三十二談藪
 卷三十三自由
 卷三十四談藪
 卷三十五自由
 卷三十六談藪
 卷三十七自由
 卷三十八談藪
 卷三十九自由
 卷四十談藪
 卷四十一自由
 卷四十二談藪
 卷四十三自由
 卷四十四談藪
 卷四十五自由
 卷四十六談藪
 卷四十七自由
 卷四十八談藪
 卷四十九自由
 卷五十談藪
 卷五十一自由
 卷五十二談藪
 卷五十三自由
 卷五十四談藪
 卷五十五自由
 卷五十六談藪
 卷五十七自由
 卷五十八談藪
 卷五十九自由
 卷六十談藪
 卷六十一自由
 卷六十二談藪
 卷六十三自由
 卷六十四談藪
 卷六十五自由
 卷六十六談藪
 卷六十七自由
 卷六十八談藪
 卷六十九自由
 卷七十談藪
 卷七十一自由
 卷七十二談藪
 卷七十三自由
 卷七十四談藪
 卷七十五自由
 卷七十六談藪
 卷七十七自由
 卷七十八談藪
 卷七十九自由
 卷八十談藪
 卷八十一自由
 卷八十二談藪
 卷八十三自由
 卷八十四談藪
 卷八十五自由
 卷八十六談藪
 卷八十七自由
 卷八十八談藪
 卷八十九自由
 卷九十談藪
 卷九十一自由
 卷九十二談藪
 卷九十三自由
 卷九十四談藪
 卷九十五自由
 卷九十六談藪
 卷九十七自由
 卷九十八談藪
 卷九十九自由
 卷一百談藪

李定夷著 美人福初集

業已 四版

是書為李定夷先生著作等身此書尤為
 出類拔萃出版以來海內爭相初版再版不及一月全
 有句皆香無詞不豔美人讀之
 可以吐氣可以慰情少年夫婦
 讀之可以永保伉儷之幸福
 般士女讀之也當拍案叫絕
 定價大洋六角

李定夷著 伉儷福

業已 四版

自由之說為夫婦之遺毒李定夷先生有感於此爰
 之思善夫婦之道是苦是樂
 七萬言內容豔麗而不佻樂而不淫而
 描寫蕪婉之好却又無微不至
 福也洋裝一冊 定價大洋五角



劇 話



脈 脈 劇 話

恩曉峯去年來滬。隸天聲舞台月餘。嗓子猶是昔日。嗓子也。而氣力遠不如前矣。無論何戲之唱工。皆極力拔尖。而不能落下。且拔尖時。聲顛而浮。衷氣薄弱。可見一斑。如空城計之慢西皮。凡屬伶人唱時。均有抑揚高下。曉峯則一味揚而不抑。高而不下。殊無節奏之可言。幸恩曉峯三字名望甚大。若在他人。未有不吃倒采者。記者平心而論。曉峯現在。嗓子只合演斬黃袍。龍虎鬥。一路戲。次則探母。若夫走低走平之唱工。似非所宜。

反二黃劇唱工。至於譚鑫培之烏盆計。李陵碑。尙已聽劇者於老譚之烏盆計。李陵碑。罔不推為絕唱。而不勝其傾倒者。然自聽汪笑儂哭祖廟後。於是移其向日傾倒老譚。烏盆計。李陵碑之心。以傾倒笑儂。咸謂笑儂此劇。幾駕老譚。烏盆計。李陵碑而上之。蓋李陵碑詞句。僅三數段。落烏盆計。更簡於李陵碑。哭祖廟。則有七大段。詞句較李陵碑。烏盆計。幾增兩倍。有奇。所有李陵碑。烏盆計。腔調。笑儂悉採用之。聚兩劇之菁華。一爐而冶。誠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予屢次往觀。皆手一哭祖廟真本。按冊諦聆。一字靡遺。

昔伯牙聞成連之琴。而曰先生將移我情。吾於笑儂此劇亦如是云。以意造腔。自我作古。名伶始能之。雖然腔不可俗。不可庸。尤不可重複。老譚之享盛名。舉以上三病。悉行屏去。奉以伶界大王頭銜。良非溢美之詞。王鳳卿爲汪派健者。文昭關硃砂痣。取成都取帥印。數劇學大頭。確有神似處。未可厚非。然其唱西皮也。無論何劇。均喜耍疙瘡腔。且連耍兩個。俗不可耐。庸不可言。重複之譏。更烏能免。充其類。直與楊四立之拾黃金丑表功。千篇一律之嘔字呵字調。又奚以異。老譚唱工。戲雖唱至數十句。曾有一句犯重複病乎。卽至無可分別。渠必精心結撰。使聆之者。總覺有纖毫不同處。嗚呼。此老譚之所以爲老譚也。

汪譚係三名家。在伶界成鼎足之勢。今譚孫皆年逾古稀。依然健在。汪獨早死。（按汪年今僅五十有奇。作古時甫逾不惑之年。）雖曰天壽有數。然亦未始非唱工太吃力之關係。當汪盛時。隸上海天福園。往往報貼出而臨時輟演。在家念佛。甚致園主登門懇求。猶不之允。人皆謂其有意留難。實則其唱法太苦。不得不藉逃禪以規避耳。今日桂芬卽幸生存。亦必不肯搭班。可斷言也。不觀王鳳卿乎。每唱至緊要關頭。雙手按丹田一聲。嘎調。方克拔尖而上。亦可知曩昔桂芬之唱之艱辛矣。鳳卿有左耳流血疾。患重聽。聞係唱傷所致。故彼出台時。皆以左耳向上場門。便聆鼓板胡索。立時斜而不正。不知者謂其功架不好。詎知其有不得不如斯者也。

王又宸演李陵碑。托兆一場。唱倒板。不賣。嚙子。而嚙子。自佳。不要花腔。而其腔自圓。推之以下原板搖板。反二黃。均抱定此宗旨對付下去。此其所由中內行不中外行也。

梵王宮爲純粹做表情。戲演之者必須生有一副好面首。而後做工表情。始克出色。否則無異使無鹽跳舞。嫫母謳歌。藝術縱極優美。座客未有不望而卻走者。璧雲麗質。天生宜令人百觀不厭也。

汪笑儂空城計。出場引子。真真獨造不落恆俗。三探時念白。字字根據正史。將諸葛心事和盤託出。不似老詞之隔靴搔癢。傳令後與斬譙後加入兩段二六板。亦屬題中應有之義。並非節外生枝。如是而後始可謂之特別改良。

丙辰臘月十九夜。第一台爲後台所包。凡屬角兒。皆其中一分子。茲特追紀之。三本鐵公雞。鐵金翅。火燒向榮一場。張嘉祥（張德俊飾）與敵扎真刀真鎗。拚命惡鬥。如臨大敵。或謂若輩因包館關係。不得不大賣氣力。然而要錢不要命。亦太危險矣。所難者。擊擊不落空。而又擊擊能讓過刀光。人影。迸作一團。煞是好看。芙蓉草紡棉花。照例唱一齣教子。一齣丁甲山爲點綴品。觀者亦照例喝幾句采。幾成刻板文章。至於大鼓書。乃其特長。令聞者迴腸盪氣。去夫者李錦榮。信口胡謔。急才似較李少棠尤佳。此種伎倆。最合滬人眼光。趙醉梅。汾河灣。身段步法。眼風唱工。念白。以及輕翠淺笑。薄怒佯嗔。靡不力摹。晚華惜乎。痕迹太露。尙未能渾化。自然。予曩觀晚華此戲。覺其輕盈。斌媚。誠爲人所不可及。然舉動不免纖佻。眼角眉梢。隱含蕩意。當日柳金花若照此行爲。吾不知其居寒窳十八年。苦節怎樣。守法後起者尤而效之。做工表情。復變本加厲。亦未免太不爲古人留半點身分矣。麒麟童之薛仁貴。做尙可。唱大難。該伶噪子。平日雖不佳。然尙可將就聽聽。乃唱是戲。竟覺棘耳。度係不常演故耳。陳彥衡之胡琴。指法高妙。自是能品。得采獨多。吾謂是夕。雖係醉梅漏臉。不啻爲彥衡作一陪客。近十數年來。演汾河灣者。要以老譚與王瑤卿合。

演。爲。至。佳。譚。之。仁。貴。雍。容。華。貴。倜。儻。風。流。兼。而。有。之。瑤。卿。之。柳。金。花。與。良。人。久。別。乍。逢。於。懽。忻。之。中。仍。不。失。幽。嫺。貞。靜。態。度。婉。華。此。劇。學。於。瑤。卿。參。以。己。意。致。使。一。齣。完。全。青。衣。戲。變。作。一。齣。花。衫。戲。亦。可。謂。開。風。氣。之。先。矣。

倒串爲年終之點綴品。藉供閱者一粲。佳否不必論也。然所串之戲。有與角兒性質藝術相近者。有與角兒性質藝術絕對不相容者。如去歲歲暮。天蟾舞台倒串是也。祁彩芬演鐵籠山。飾姜維。武旦反串武二。花性質相近。藝術相類。所不同者。武旦姿勢以婀娜矯捷見長。武二花以堅凝雄渾取勝。彩芬演此。武旦派別雖不能痕迹胥捐。然尙見不出十二分外行也。林樹森余瑞廷合演三娘教子。瑞廷以老旦反串老牛。性質藝術不類。而類樹森以鬚生反串青衣。性質藝術迥然。各別竟大致不差。斯誠難得。梵王宮爲純粹花旦戲。而以蓋叫天倒串。蓋伶武生也。性質藝術與花旦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乃扮相既佳。身段蹁躚。工亦居然。下得去。林森勳以小丑反串小生。性質藝術雖絕對不同。然在斯劇非重要腳色。僅求不鬧笑話足矣。所可發矇者。王益芳去喜娘一舉一動。避去武二花架子。裝出衫旦模樣。與小姐東拉西扯。假癡假呆。倒也虧他。做得出此戲。本有做而無念。唱益芳以啞子而演之。可謂因才器使矣。（草橋關）趙君玉飾姚期。以花旦反串黑頭。性質藝術之距離。更不知其幾千萬里。然而君玉竟優爲者。則以渠本黑頭出身也。陳嘉祥以小生扮馬武。與樹勳以小丑反串小生。同屬滑稽性質。無藝術之可言。（大奴蜡廟）譚永奎扮施公。以開口跳反串鬚生。是謂棄武就文。水上飄之費德公。小楊月樓之褚彪。一以花旦飾淨。一以花旦飾白鬚子。是謂女化爲男。焦慶利之天霸。王芝裕之賀人傑。以武淨串武生。性質藝術俱相近。故演來

極佳。此天蟾之倒串也。吾今更述大舞台之倒串。陰歷丙辰臘月念五晚。大舞台封箱。特煩各名角倒串。以娛座客。予入座時。正演（韓琪殺廟）十四盞燈反串。老生唱秦腔。嗓音清越。聲調圓轉。小寶義反串青衣。幾句梆子。尚可聽。惟嗓門太寬。不類梆子。青衣（雙搖會）真小桂芬之大娘。王又宸之二娘。小枝水。仙花之小面。唱做應有盡有。不做題外文章。（大白水灘）小萬盞燈。去青面虎。身段矯捷。虎虎有生氣。與十一郎相值。居然大摔其壳子。而不止。沈韻秋去青面虎之妹。腰支款段。步法靈活。恰合武旦。身分。賈璧雲反串十一郎。担禮而出。英華發越。氣宇軒昂。走邊亦好。惟大戰青面虎。棍法微緩。足力少弱。然以花旦演如是之大武戲。吾人觀之。要當另具一副眼光也。（頭本虹霓關）姚俊卿去東方氏。孫紹棠去王伯黨。臨陣時之扎搶。調情時之姿勢。絲絲入扣。真看不出半點倒串。來小達子之陰陽河反串李桂蓮。唱做念。均可。惟尊範。不堪承教耳。

或問予曰。笑儂唱工。近於何派。予曰。笑儂之唱。初本學汪。既而學孫。近則略師譚意。故以唱工論學。老孫有五六分相似。處學汪。不過二三分。學譚。則不在唱。而在念。笑儂之唱。深得一咽字訣。抑揚頓挫。極類菊仙。所不同者。嗓門衷氣。無菊仙之寬大。雄厚耳。沈鬱激昂。饒有汪意。至於念白。咬字準。發音正。不露稜角。餘味曲包。僅聞其聲。未有不疑爲老譚。二者笑儂以票友資格。廁身伶界。今春秋已六十矣。研究數十年。戰始克卓然成家。盛名非可倖致。票界新進。一登卽以汪譚孫自命。以視笑儂。能無愧煞。

天蟾舞台尙小雲。在北京本有蘭芳第二之稱。年幼於蘭。貌相等。藝少弱。願曲專家。皆謂小雲苟能藝與年進。將來實蘭芳一勁敵。曾有某文人組織尙黨。以抗梅黨。可見其魔力之大矣。

武。日。中。之。有。九。陣。風。猶。之。鬚。生。中。之。譚。鑫。培。武。生。中。之。楊。小。樓。觀。過。九。陣。風。泗。洲。城。取。金。陵。搖。錢。樹。其。餘。不。足。觀。也。已。

第一台全本三國志。馮志奎之曹操華容道一場對白。操則始動以情。繼之以泣。三麻子之關公。自是。老。手。麒。麟。童。之。魯。肅。做。派。漸。即。安。詳。不。似。曩。昔。毛。燥。是。進。步。也。苗。勝。春。之。孔。明。舉。動。神。氣。直。一。江。湖。術。士。儒。將。風。流。那。有。半。點。克。秀。山。之。蔣。幹。不。矜。才。不。使。氣。按。着。規。矩。平。平。穩。穩。做。去。前。輩。典。型。於。茲。未。墜。趙。雲。卿。之。周。瑜。計。賺。蔣。幹。怒。打。黃。蓋。體。貼。戲。情。雖。不。及。朱。素。雲。然。衡。諸。李。慶。棠。猶。爲。彼。善。於。此。該。台。自。陳。嘉。祥。解。職。周。瑜。一。角。悉。以。慶。棠。承。乏。近。忽。易。以。雲。卿。可。謂。因。材。器。使。矣。

閻羅果有其人乎。吾不得而知也。閻羅果可以罵乎。吾又不得而知也。第既有罵閻羅一戲。且就戲論戲。不必問陰曹果有閻羅否也。亦不必問閻羅果可罵焉否也。按此戲緊接風波亭。胡迪居恆崇拜武穆。以武穆之忠義。不得其死。憤天道無知。爰於睡夢中與閻羅王講個豈有此理。少洩憤懣不平之氣。其。事。雖。幻。其。志。大。可。哀。也。笑。儂。演。是。念。白。警。策。唱。工。激。昂。有。致。做。工。波。瀾。老。成。與。閻。羅。對。白。戟。指。而。罵。曰。黑。炭。頭。閻。羅。無。如。何。也。強。項。哉。胡。迪。李。文。成。飾。陰。差。勾。拿。胡。迪。唱。幾。句。頗。類。王。鳳。卿。足。引。起。看。客。興。味。吾。因。之。重。有。感。焉。秦。檜。殺。一。岳。飛。卽。有。胡。迪。向。閻。羅。質。問。宋。教。仁。林。沈。慶。輩。相。繼。爲。袁。政。府。暗。殺。何。竟。無。一。胡。迪。向。閻。羅。嚴。重。交。涉。乎。噫。

汪笑儂所編洗耳記。取材於唐堯讓天下於許由故事。壬癸之交。黨爭極烈。笑儂稅駕京華。特編此劇。以諷國民進步。兩黨言近旨遠。寄託遙深。曾演於某某兩園。都人士。甚表歡迎。前月演於第一台。笑儂飾許

由吳堃芳飾堯帝。堯枉顧勸駕。許拂袖而去。掉頭不顧。意至決絕。然此身雖未牽入政界漩渦。此耳已爲堯之一種利國福民口頭禪。充塞靡間。急赴河干。湔滌其耳。適值巢父牧牛。詢許由何以洗耳。由告以故。巢乃將牛他去。不復令飲此河水。以許由耳中污穢。已躡入此水。恐清白之牛。爲此水所污也。嗚呼。許由之品格誠高矣。而巢父之品尤高。笑儂等能將三代上人物描摹盡致。洵足爲患熱中者下一劑清涼散也。

大凡新編一劇。情節宜新。結構宜緊。而布局尤宜奇特。方足引起閱者興味。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善作文者。其妙在此。善編劇者。其妙亦在此。大舞台六本宏碧緣。自朱龍灰心出家。尋師起。其中不下十數幕。直至宏碧桂同日賦佳期。演至此幕。遂作一結束。觀者觀至此。亦疑宏碧緣將於是告終矣。乃於拾禮登門。宏勳服罪。下忽加入靈堂行禮。大動干戈。一幕絕處逢生。令觀者咸曉然。尙有絕妙文章。在七本宏碧緣中也。

馬前潑水。純屬描摹家庭勢利。甚於友朋。嘗讀戰國策蘇秦以連橫說秦篇。至貧窮則父母不以爲子。妻不以爲夫。嫂不以爲叔。而後知家庭間。純以金錢爲粘合品。漢之朱買臣。亦蘇秦流亞耳。妻崔氏。因無可餬口。迫而求去。要亦猶是人情。以視今日上海女壓膏梁。衣文繡。乘汽車。逛各游戲場。以爲未足。仍演出軋餅吊膀及背夫潛逃諸活劇。猶爲彼善於此。

前月在貴仙觀。貴俊卿。臧豔冰。合演汾河灣。老貴之薛仁貴。唱做均中。肯綮豔冰之柳金花。扮相尙可。念白純係山西味。唱工可知。做工更無一是處。斯人也。而演斯劇。未免太不自量矣。

賈璧雲演戲。深得假癡假呆四字訣。而此四字訣用之。梵王宮。尤爲相宜。緣描摹年甫及笄之女。郎於男女情慾一層。本在半明半昧之間。與喜娘種種調侃。妙在隱而不露。此璧雲之特長也。

天蟾舞台尙小雲。色藝均上選。所演各劇亦超超元箸。不落小家氣。而滬人對之。則不甚措意。良以滬人眼光均爲晚華。吸攝腦海中。只有晚華二字。縈繞不已。縱有愈於晚華者。亦覺視晚華爲遜也。小雲適逢其會。豈戰之罪哉。

時慧寶唱柴桑口中一段。反二黃。大開大合。真力彌滿。昔人所謂銅琶鐵板。唱大江東去。慧寶唱工。殆髣髴似之。

笑儂所編左慈戲曹操。乃合文藝美術二者而成者也。其中如擲杯化鶴。釣四頭鱸。弋取龍肝。身入羊羣。種種游戲。均足引人入勝。吾謂是戲非笑儂不能編。亦非笑儂不能演也。

李陵碑一劇。老譚暮年始享盛名。誠以音節蒼老。神與古會。絕非矜才使氣者所能爲。現王又宸演此。抑揚吞吐。又覺神與譚會。知其錘鍊之功深矣。顧吾有不能已於言者。老譚年逾七十。工夫已入化境。其唱也。宜其味淡。神希。不食人間烟火。若夫又宸。年當壯盛。其唱也。似宜如春花怒發。不可如秋柳蕭條。蓋未至老譚年事。便力求平淡。則至其年事。嚶音將枯槁。殆盡毫無生意之可言。又宸解人。其以予言爲然否。戲曹操一事。見於三國演義。左慈殆術士之流。亞舉動雖覺離奇。然出其詭譎之手段。侮弄神姦。巨蠹。要亦非常人也。笑儂卽其事而編爲戲劇。場子悉根據演義。無所增減。結構自然齊整。穿插自然完密。所加入者。唱詞念句。耳與操辨論黃柑空實。所云貧道爲人腳踏實地。中心誠實。所剝柑子。俱屬實的。丞相欺

詐待人。此心早空。無所有。故所剝。柑子俱屬空的。詞雖淺顯。確寓玄機。不得以其爲游戲三昧也。而忽之。演小放牛之花旦。宜有聲有色。方足引人入勝。近觀大舞台。賈璧雲所演扮相。秀麗念白。清晰唱工。委婉最妙者。臨去時。喊一聲。牧童哥哥。聲顛而柔。聞者怦然心動。牧童（李紹棠飾）果何修而得此也。

近君玉演花田錯。杜十娘花魁女等劇。說白神情步法身段。唱工悉做馮子和。可謂惟妙惟肖。然天然姿勢。猶有爲子和所不及者。則君玉瘦而子和肥也。

近年鬚生之氣足。莫過於時慧寶。正月間在天蟾舞台演翠屏山。去石秀吵家一場。唱石三郎進門來迎兒。罵道之罵字。拖至六七板。其氣之足。得未曾有。

特別改良四字。爲近今伶人口頭禪。其實改良二字。尙夠不上。還云特別。汪笑儂所演空城計。除搖板二六數句中。西皮仍沿襲固有之詞外。餘若引子。念白。暨城頭上之西皮。悉行改去。復益兩段快板。爲他人所無者。必如是始可謂之改良。必如是始可謂之特別改良。

某日之夕。貴仙園樊春樓演三本鐵公雞。扎真刀時。某伶以雙刃盤繞春樓項際。一不經心。將其頂皮戳破。血肉模糊。座客皆代捏一把汗。謂春樓恐不能終場矣。詎竟以棉布包裹。傷痕搏戰愈烈。何其勇也。

詩 談 軒 藥

(史 女 珠 絳)

今人喜學詞。而不推原所自始。詞者。詩之餘也。吾嘗謂。工於詞者。必工於詩。未有詩不工。而能工詞者。晚唐之七絕。以後近體各詩。均近於詞。沈鬱如溫庭筠。雅麗如李商隱。雋逸如馮延巳。方之徐庾。有過之無不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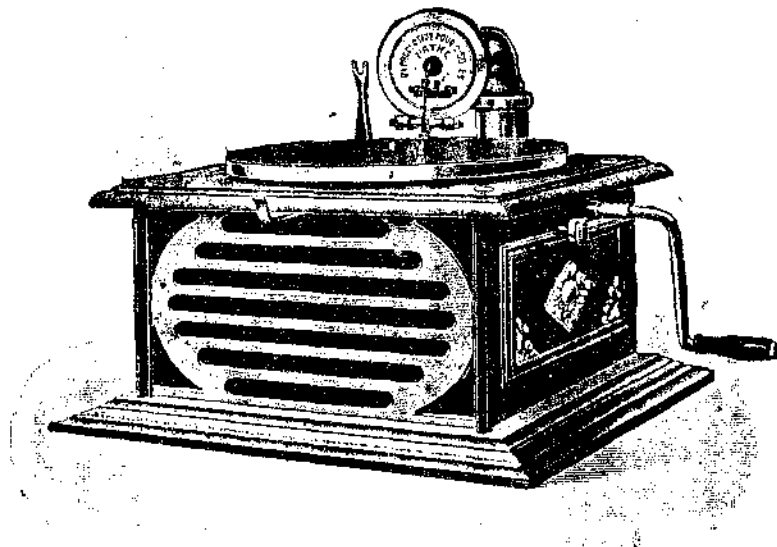
今人競言宋詩矣。宋詩如宛陵。我讀之。倦欲思寐。沈悶已極。安得如唐人之沈鬱乎。蘇東坡。黃山谷。差強人意。不知今之負鼎鼎盛名者。必宗宋派。是何居心。假如唐之歷數。如周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則宋人之詩。猶是唐人之詩。豈世代有升降。而詩亦有升降乎。詩以言性情。三百篇之刪。不過風雅頌。其體不過與比賦。今之時髦。沾沾然以表章宋詩爲主張。余深以爲不然。

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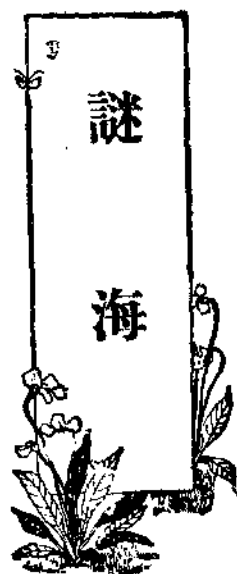
海

百代公司
機樣



本公司金鋼鑽針笛聲機器雙面
 唱片早已馳名環球毋待贅述所
 需鑽針一支久用不煩掉換即此
 一端異點頗蒙社會歡迎况唱片
 盡搜羅普天下最有聲望之名角
 所唱全屬真確毫不虛假不但自
 信且可面試如欲樣本函索即寄
 所遞回件郵資敝處自行粘訖

上海
四川路
九十九號
 天津法馬路十六號
 香港皇后大道



謎 話

●別有會心室談虎

(續)

(張惟一)

我邑謎風極盛。張燈者歲輒十餘次。其所以能繼續不絕者。或亦以有錦標之維繫乎。俗以色緞長方。製成錦標。際張燈之辰。高懸其側。而於諸謎中。擇其尤者一。謎底密納封中。比猜者命中。卽拆開相示。果不差累黍。閉幕後。則取錦標隨俸令僕專奉於猜者。奪標者乃定期張燈。以爲酬答。彼此授受。輾轉弗已。謎風之盛。良有以也。客秋八月二十有六夜。益聰學校設燈。主席爲莊君楚楚。予適獲暇。從衆遊焉。至則箋影紛飛。五光十色。中有二條。爲金蓮步步嬌。杏熟多墮。元園中。皆射四書句一。隨時猜下。卽能中的。首條射。足以有容也。次條射。果在外。已而復見反其智一箋。亦射四書一句。初次着想。以爲水逆行也。射之則不然。於是另行尋思。忽憶尙有回也不愚句。銖燕悉稱。底面緊扣。以此猜之。居然命中。密封啓開。面底暗合。奪得錦標矣。潮屬徵射之風。數年前亦極盛。漢潮大東民權漢聲等報。輒刊之。而予尤喜一一試猜。不

中不休。勞心焦思。至廢寢食。一旦豁悟。懽躍欲狂。其間不乏佳者。茲遺錄之。如丘明射四書。仲尼日月也。囊射古人。呂公著分明。是你過犯射書經。非予有咎。楸射詞牌。半剪梅。非常綠樹射唐詩。一歲一枯榮。孩射六才。一時半刻。秦生射蒙經。有周易。皇后射古文。夫為人主者（解鈴）腹稿射易經。文在中也。書生射詩經。實函斯活。從一而終。射左傳。有死無二。生兒皆象賢。射字。管年來此風不振。音沉響寂。不可復聞矣。今年春觀潮日報發行。記者醉生素具此癖。懸謎徵射。第一期甘茂射聊目。羅祖盲公。生盲仔射四子父。子不相見。打電話射四子。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魯智深出家射六才。我經怕談禪。懶參戒。刀新蘸錢。塘江上。水波平。射縣名。潮安。杏苑無人。月自明。射字。胡。陳。壽。三國志。射水滸人。曹正。余皆命中。惟烟薰灶。君射黑司。命則以藥名。未能盡識。雖經度意。推出不敢自信。以致既得復失。殊可惜也。第二期孔明七縱。孟獲射左傳。服而舍之。三多射時令。七夕。除夕。息媯。飲恨。事文王。射四子。夫人不言（解鈴）憑君傳語報平安。射四子。言不必信。商人充校師。射紅樓夢。人賈代儒。浣花草堂。射鳥名。杜宇。亦均命中。而隔牆酌和。射五唐一句。則以讀詩不多。未能射中。實則為歌聲。接比鄰耳。

謎

錄

漢高祖與冒頓和親

四子一

邦君為兩君之好

承歡膝下

四子一

而子悅之

青衿僂達

四子一

（捲簾）

狂者進取

失諸正鶴反求諸其身

四子二

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

孔林

四子一

邱陵也

以昔年女弟子爲妻

四子一

(解鈴)

夫人幼而學之

悟

四子一

不得吾心

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

四子二

(登樓)

亞飯干

航路

四子一

水之道也

吾語汝

四子一

予與爾言

郎君的的是奇才

四子一

夫子之不可及也

散學

四子一

校人出

昭王溺於漢

唐詩一

流落征南將

其言清淨

唐詩一

無人信高潔

今其室十無四五焉

唐詩一

訪舊半爲鬼

長途僕僕

唐詩一

他鄉復行役

強幹

唐詩一

無才日衰老

崔巍枝幹郊原古

唐詩一

錦官城外柏森森

古文漫滅

唐詩一

年深豈免有缺畫

來此絕境不復出焉

唐詩一 (繫鈴)

乃與秦塞通人煙

而未嘗有顯者來

唐詩一

城中相識盡繁華

幽音變調忽飄灑

唐詩一

淒淒不似向前聲

館娃宮

詩經一 (解鈴)

亦施于宇

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詩經一

又良御忌

且

詩經一

一日不見

蔡倫造紙

詩經一

魚網之設

返輿奉迓

書經一

御其母以從

信

書經一

非人其吉

天聽

書經一

聞于上帝

睡車早起

書經一

載寢載興

土民

諺一

黑心人

經營商埠

諺一

租地造屋

萬徑人蹤滅

諺一

此路不通

不把雙眉鬪畫長
苦恨年年壓金線

諺一

窮人面上做工夫

爲義帝發喪

文言一

哀莫大於心死

海市

文言一

無地起樓臺

采石騎鯨

文言一 (繫鈴)

浮一大白

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

文言一

喪心病狂

林逋之妻

美人名一 (繫鈴)

梅妃

桃紅

美人名二

麗華灼灼

秦莊襄王

論語一

子為政

淳于意曰緩急非益也

論語一 (解鈴)

女弗能救與

口

字一

胖

杖者出

千家詩一

家家扶得醉人歸

(以上賈叔香著郭蔭葵述)

清節堂聚餐

四子一

食之者寡

失火即滅

又二

其然豈其然乎

蓮步

又一

君子所履

怎奈裁縫忙不了

又一

以服事殷

一紙狀詞辯明冤屈

又一

片言可以折獄者

妓女終宵抱枕眠

又一

寡人好色

謎 謎

五

劉阿斗接位

又一

為備故也。

鴻詞科不第

又一

博學而無所成名。

孟君最喜學奢華

又二 (不連)

中人以上焉得儉。

好女不吃娘家飯

又一 (徐妃)

食夫稻。

殺之而不怨

又一

服上刊。

靠吹爐過日

又一

民非水火不生活。

人情璧謝

又一

反其敬。

捐簿

又一

助者籍也。

戲將開場

又一

喜怒哀樂之未發。

插草標自賣其身

又一

我待買者也。

迴環曲折疑無路

又一

不直則道不見。

妻妾爭風

又二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

潛艇

西廂二 (不連)

走將來氣冲冲骨都都翻海波。

默默情懷為送春

又一

無語怨東風。

盜賊口吻

又一

我圖謀你東西來到此。

千樹桃花繞佛門

又一

將一座梵王官化作武陵源。

外國人來華獻技

芹儀

反背民意者怎能長享
遐齡汝其靜候毋躁

夫人相

太上王起兵殺入京城

再造乾坤

劉寬被婢污朝衣

黑夜行竊

望門守寡

(以上寄恨著)

帝鄉

半真半假

口若懸河

兩點一直一直兩點

夕照掛林梢

無隙可尋

又一

又一

左傳三

新名詞一

舊劇名一

海上遊藝場一

卦名一

魚名一

藥名一 (捲簾)

字一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四子一

遊藝中原

秀才人情

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

內容

伐子都

新世界

家人小過

烏賊

女貞

理

值

訓

慎

杲

未有孔子也

謎 海

誌 海

辭嚴

同上

乏竹難醫俗

同上

簪蓮花益顯其媚

同上

長白

唐詩一

老屋燬于兵燹

同上

帝王之頭

時令一

軍隊無餉即亂

易經一

(以上潛蛟蒞儀同述)

父召無往。

八

無君子莫治野人。

君子成人之美。

萬里寒光生積雪。

舊業已隨征戰盡。

上元。

窮則變。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凡患背痛風濕水腫腎筋痛大
 脚風膀胱炎石淋腦筋痛小便
 諸疾若服此丸無不奏效如神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上海北京路十五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圖中寓意



兜安氏秘製
 此丸專治內腎各
 症如背痛風濕水
 腫腎筋痛膀胱炎
 石淋腦筋痛小便
 諸疾若服此丸無
 不奏效如神